

破天荒之小說雜誌

● 材料豐富 ● 與味醞郁 ● 均首尾完全之作 ●

第三集現已出版 目錄列下

包天笑
主 任

小說大觀

短篇 言情 牛棚絮語 武俠 傳眉史 軍事 喬裝之

半夜 愛國 無國之人 世交 雀恨 外交 世界秘

史 偵探 夢 神怪 赤鬼手 家庭 半覺 歐戰 四十

四年 政治 飛艇一夕

長篇 滑稽 瓊島仙葩 社會 如此京華 偵探 覆車

社會 嫁侯恨

其餘雜著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價目 季出一冊約三百頁左右定價洋一元
全年四冊三元六角郵費每冊七分半

上海各埠 文華書局 發行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春九)

M8
I316.1
116

春聲

江南劉三



自敘

文學之軌。浩渺宵深。畢百世俊彥之心力。所莫窮也。而至龐雜者。尤莫如稗官一家。蓋庶九流之卮言。三儒之枝說。上之載秘記于金鑿。下焉探閭巷之瑣語。傍之則遙譯佞盧。微之則籀演名理。無弗能入也。粵稽前古。有可稱者。漢晉而下。迄于兩宋。石林載筆。掇拾簡章。天寶紀遺。點染宮禁。蓋猶足備石衢爲一家言。復次元主中夏。文學凡下。士夫始專于詞曲。而百種繁興。雖復微近巴人。猶曰未泯正始。亦可作也。復次自元以下。迄于遜清。平話始昌。代有述作。百川泛濫。時見江河。耐菴雪岑。遂爲一代所尙。始別于章句。蔚爲大宗。繼此至今。西學東漸。鉛槧之士。多文益彰。而謂秉轉移風尙。左右社會之能。儒林巨公。亦有稍稍爲之者矣。錫鈞撰次是書。一衷醇雅。比年以來。斯事至濫。往往遺詞選字。義且未安。而囂然自鳴。多所刊布。坊間所陳。觸目皆是。察其陳義。初無足觀。誨奸導淫。變而益厲耳。錫

鈞無似。敢謂持此。淺。凌轢一世。特集中諸子。強半文人。迎合斯世之功。所未敢望。若夫誨奸導淫。使今之社會風尚。爲江河之日下。則我知免爾。乙卯歲不盡八日。華亭姚錫鈞識。

春聲序

中華民國四年歲不盡十一日姚子鵷雛將有春聲之作書來屬爲之叙。余識姚子以元年春在海上太平洋報社。觀其所撰鴻雪印說部。爲燕伶梅蘭芳作者。纏綿悱惻。都數十萬言。歎爲奇構。曩贈姚子詩云。落魄姚郎髻未殘。難忘鴻印舊宣南。弇山才調原無匹。可有人間李桂官。又曰平生姚伯子。差喜共清遊。說部才無敵。文章鬼亦愁。蓋謂是也。姚子又有博浪椎傳奇之作。紀汪先生精衛陳女士璧君伉儷佚事。排日載諸報章。會報社中輟。書亦未竟。余甚憾焉。世變旣亟。舊侶星散。姚子息影峰泖間。杜門却掃。若將終其身者。則益以小說自放。于是述余與吳門陸生遇合事。譜爲菊影記傳奇。復點綴金風亭長風懷二百韻。成燕蹴箏絃錄一卷。並使余叙而刊行之。海內外讀姚子書者。卽此可以知其梗概矣。今日捲土重來。橐筆走海上。創爲春聲一集。期與並世諸賢豪左提右挈。蔚爲宗風。猷

五侯之鱗。而集千狐之腋。其盡善盡美。復何待贅言。抑余獨深有感者。以姚子之才。文章爾雅。卓然名家。既不能遭承平。充石渠天祿之選。樹名山萬世之業。繼漢二史。備唐一經。與日月俱壽。復不能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飛書馳檄。踵陳琳駱賓王之後。以一吐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氣。願乃摧之厄之。飢驅而窮逼之。使之俛首低眉。降而與虞初夷堅爭一日之短長。然則姚子之于說部。其有不得已者存乎。抑將有託而逃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傳曰。詩亡而後春秋作。今春秋亦既亡矣。士生斯世。有筆有舌。終弗甘以啗啞死。不託之於說部。而復將奚託哉。而復將奚託哉。松陵柳亞子序。

春聲第一集目錄

序

自序

插圖

平泉書屋畫四幅

靈運佛像(一)

靈運佛像(二)

明皇窺浴圖

宋趙仲澗五王熙春圖

楊古蘊手書墨蹟

宋徽宗畫松風

元無名氏畫山水

短篇

目錄

白福

醒雲

劫花淚

博愛

恨

學獄

皇帝借債

記湖杭異人事

別爾爵邸

我為誰

長篇

簷曝餘聞錄

林紓

林紓

麋子

小鳳

瘦鵲

倦鶴

中洽

鵪雛

鵪雛

鵪雛

鵪雛

賓河鵝影

瀟湘雁影

劇本

炊黍夢

筆記

抱香衫隨筆

吳船殘響錄

稗乘譚雋

浪游筆記

詩詞選

文錄

目錄

寄鵝
塵雛

鵝
雛

檠子
鵝香
雛塵



目
錄

詩錄

詞錄

餘

畫概

錄

四

張逸少



晋代谢灵运长眉佛像

直七十三寸横三十三寸



晉代謝靈運羅漢像

直七十三寸橫三十三寸

陰歷新年

唯一之消遣品

- | | | | | | | | | | | | |
|--|--|---|---|--|---|--|---|--|---|--|---|
| ▲
小
說
情
靈
鸚
夢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五
分 | ▲
小
說
想
火
星
飛
艇
夢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 ▲
小
說
湖
海
飄
零
記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五
分 | ▲
小
說
春
水
沉
寃
記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 ▲
探
偵
情
謀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五
分 | ▲
小
說
孤
雛
劫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 ▲
小
說
情
靈
鸚
夢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五
分 | ▲
小
說
刺
薔
薇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五
分 | ▲
小
說
探
黃
金
舌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五
分 | ▲
小
說
碧
血
巾
全
一
冊
價
洋
五
角
五
分 | ▲
小
說
情
靈
鸚
夢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 ▲
小
說
千
古
恨
全
一
冊
價
洋
二
角 |
|--|--|---|---|--|---|--|---|--|---|--|---|

(春十四)

上海各
文
明
書
局
發
售
代
局
書
華
中
省

陰歷新年一舉

兩得之消遣品



休息之佳辰	人之習慣爲	春瞬屆因國	急景凋年新
-------	-------	-------	-------

◎	◎	◎	◎	◎	◎	◎	◎
<small>偵探小說</small>	<small>偵探小說</small>	<small>偵探小說</small>	<small>偵探小說</small>	<small>偵探小說</small>	<small>偵探小說</small>	<small>偵探小說</small>	<small>偵探小說</small>
盜	生	秘	雙	鴛	鴛	夢	談
盜	死	密	淚	鴛	鴛	夢	談
盜	美人	女子	痕	鴛	鴛	夢	談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四冊
價洋一角五分	價洋三角五分	價洋三角	價洋二角五分	價洋五角	價洋七角	價洋一元	價洋一元

屠蘇觴酌團
聚家人得此
下列各書爲
侑酒之品演
說之資既足
屏絕不良之
嗜好用能增
廣有益之見
聞一舉兩得
莫善於此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情	情	悲	費	秘	倫	電	身	妻	玉	春	情	美	寫	淫	毒	案	情	情	情
孽	仇	紅	劍	室	傳	妻	身	觀	如	夢	秘	劫	緣	婦	案	情	情	情	情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四	三	二	二	二	六	二	二	四	五	五	二	三	三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最新醫書

必攜女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册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最新

西法鍼灸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外科易知

全書一册

價洋八角

上海各省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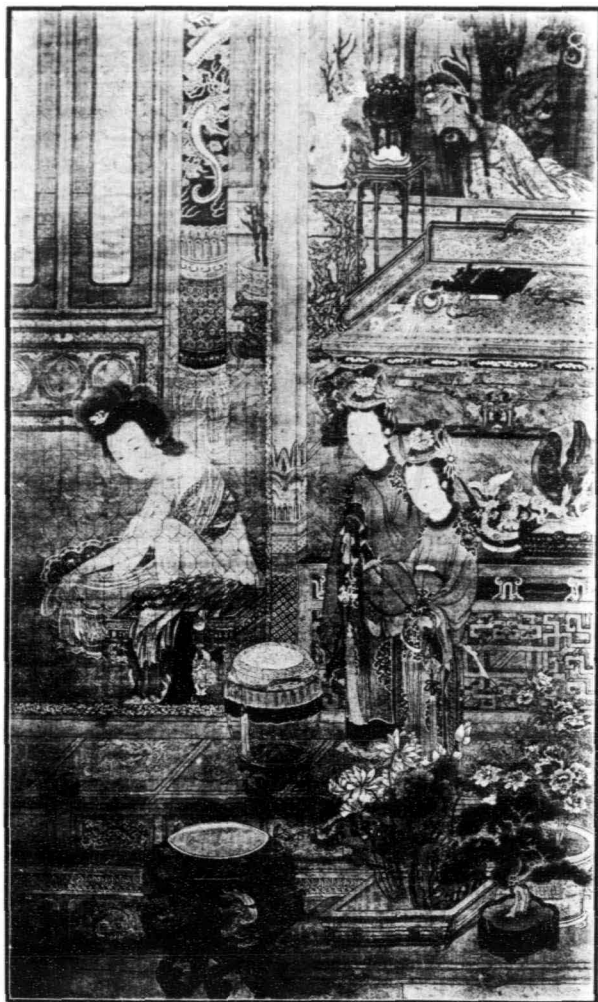
明

書

局

發行代售

(春十)



宋代張擇端明皇窺浴圖

直六寸橫三十五寸



宋代趙仲澗五王熙春圖

直五十二寸橫二十八寸

古今小說名著

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出版內容列下



裴林雜俎
 虞初新志
 南潛楮語
 堅瓠集
 漫遊紀略
 淞南夢影錄
 此中人語
 吹網錄
 清嘉錄
 千百年眼

薄燼小品
 虞初續志
 舌華錄
 笑笑錄
 蟲鳴漫錄
 聞見異辭
 鷗陂漁話
 浪迹叢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第二輯

八十册

價洋

八元

上海文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春十二)

古今小說名著

說庫

本書搜羅古籍
半係秘本抄本
及名家手校未
經刊印本計一
百七十種都四
百萬言誠說部
之大寶藏也

全書六十冊
厚洋八元
價郵費每部
四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孫成仁弟文后
枉駕請教
知返棹
代道及也
龍門主簿
若藝梁一編
可直言也
欽感里寄居幸
白抱恙乃舍之而來不
輕減看兒劍弟時已
在院到致言先生正社
接託頗為投契一日出所
語曰此有不愜
為有劍先

生性澁曰何謂
予曰似畜有畫梁先自
曰是吾所起也
予曰我補之可乎予
之曰諾
老弟天造敏
一扁之式
世且踐前
弟之有優
博亦不
過
月十日

·美優情文·奇新實事·
 ·利便帶携·本小裝精·

小本小說

種十

社會 小說 花 蠹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偵探 小說 吳田雪冤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愛國 小說 碧玻璃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言情 小說 水底鴛鴦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哀情 小說 桃源慘獄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奇情 小說 血巾案 全一冊 價洋一角	札記 小說 殘夢齋隨筆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幻想 小說 魂遊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奇情 小說 黃金劫 全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社會 小說 門富奇談 全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售代局書華中省各 ● 行發局書明文海上

(春一)

林 渠 南

初 著



利得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黑奴顛天錄

全書一册 價洋七角

(春七)

上海各
文 明 書 局
發 售
行 代



鼠 松 畫 宗 徽 宋



元 無 名 氏 畫 山 水

本雜誌月刊一冊按期出版 愛讀諸君請將下列定單填好并應納之費寄交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爲荷

春 聲 定 單

姓 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 書局定購春聲 冊

自 年 第 集起至 年 第 集止計共寄上洋 元

角 分并郵費 元 角 分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

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請按期照寄爲要此致

書局台照

年 月 日

具

文明書局購書章程

一 外埠采購圖書者請開列書名並備價銀送寄本局總發行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得信後立即照信配齊寄奉

二 書價可由郵局匯兌或信局寄遞其匯寄各費由購書人自理

三 郵局不能匯兌之處可用郵票代價辦法如下

甲 郵票以一分二分至二角爲限三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乙 郵票抵實洋九五折計算如寄郵票一元作洋九角五分

丙 郵票污損及不能揭開者不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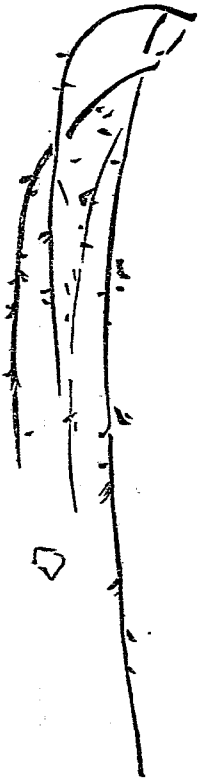
丁 須用新郵票舊郵票不收

四 寄費照書價加一成算請與書價同時惠寄如須掛號寄奉者每件另加掛號費

五分

五 惠寄書價如有餘款本局當代購郵票寄還

短篇小說



筆記小說大觀



發行所上海文明書局各省中華書局

本書搜羅

虞初唐宋

明清名家

所著小說

二百餘種

分輯出版

陸續出版

諸	鐸	三異筆談
觚	朕	埋髮集
子不語	墨餘錄	
盤窗異草	里乘	
閱微草堂	庸閒齋筆記	
耳食錄	金壺七墨	
增廣智囊補	庸齋筆記	
夜譚隨錄	壺天錄	
夜雨秋燈錄	淞濱瑣話	
秋雨齋隨筆	嘯亭雜錄	

第一輯十八冊 價洋八元

(卷三)

白福

林紓

方海上未有輪船時。閩越之海行者。均用木質之船。越以寧波爲盛。閩人稱之曰北船。若泉州廈門之海賈。則曰南船。往來煙臺山東。每季秋之杪。閩人望山東船歸。得利恆數倍。顧其製甚窳。有經數年不修者。則轉售之人。漁陵人白氏。頗饒於財。而吝。一日。以二千圓轉購得一舟。例宜修治。以賃人。白氏以爲季秋南歸。更修之。不苦晚也。南臺有徐五者。習操舟之業。其妻陳氏。甚賢。當白氏賃舟於劉姓時。劉招徐爲舵工。陳曰。吾流衣江上。曾見其舟。旣窳且朽。不如勿行。徐曰。吾老於海事。往來二十度矣。舟敝隨時。可以棉苧灰油之屬。塞其罅漏。且余經大風濤無數。胡惜此行。陳知不能止。日怏怏無聊。長夏旣盡。初秋已屆。然炎景流金。鬱蒸不可耐。則時至江上。洗衣。天際一白。風帆寸寸。心計九月來舟。決吾夫矣。用足自慰。已而近十月。來船次第皆南。石步之上。貨物山積。陳每日必臨視。渺然無復迹兆。已而交長至節。忽聞隔鄰延女巫。巫上神時。聲類鬼嘯。陳方縫紉。忽鄰嫗奔入言曰。五郎已託女巫之身。呼娘子相見。陳大驚。甫入門。巫大呼曰。吾妻。吾不聽若言。果海死矣。陳哭曰。汝何人。巫曰。我徐五也。舟垂至煙臺矣。夜靜無

風。余方坐舵樓望月。舟忽傾側。余把舵。舵亦左偏。而艙底睡人爭呼。水入咄嗟間。船已全側。水漫其上。萬聲呼嘯。都無救者。舟沈矣。余抱得木板。飄流可數里。遇鯨囓。吾足遂葬魚腹。然當與白氏較。曲直彼不應。以漏舟。實我同時死者二十七人。均歸矣。言已仆地。陳以舟久不歸。且得巫言。知徐之死。耗決矣。遂持服奔詣白氏。而二十六家亦皆起。集諱白氏之門。白以鬼言無左驗。卽往愬之官。亦必不直。一一以溫語却之。

是夜。家人聚飯。白氏兄弟四人。白福居長。入邑庠矣。其次曰合。曰和。曰修。和年三十餘。善會計。而齋。賃舟而斫於一修。卽和所倡議也。方以手擘蟹。忽投螯大呼曰。何來多人。擗吾髮也。立仆地。呼痛。曰。萬拳交下矣。輾轉聲嘶。不移時而死。眼鼻之血。沁出。二睛外。弩死狀至烈。於是家人始信鬼言非妄。和旣殮。家人畏鬼。則廣集其親屬。可三十人。合其家人近六十餘。扇戶聚談。或以葉子格爲戲。不寢以防鬼。忽庭際風起。門忽自闢。燭奴一雙。自几上憑虛而行。轉入內室。爇其帷幔。火乃立熾。衆爭集撲救。始熄。噍嗽終夜。舍後高樓。聞有十數人赤足往來其上。福擁衆上視。則樓上足迹宛然。小大間錯。數之。近二十餘人。於是延僧超薦。可七日。鬼患少息。第七日。僧綱司伏地禮佛。福倦先寢。命

合同僧衆。合膜拜座。下久不起。僧怪之。引視其面。則泥塗滿塞其口鼻。死久矣。家人大駭。莫知泥塗之所自來。知孽深追薦。決無驗。日夜慄懼。不知死所。

福有摯友丁君。素以膽力自詡。聞狀來省。福遂留以自壯。丁襆被宿之樓上。樓廣可五楹。一燈熒然。三更後作深綠色。丁擁被靜伺其變。無風檻忽自開。丁起以目外盼。有三人。以黑布裹其首。臃腫無度。二目似腫。不能啟視。一人以手強撐其睛。二睛作暗綠。唇吻噙闕。似欲有言。丁投之以枕。似中其頰。噉啾作聲而滅。下起視。檻闔如故。而枕已在檻外。開門拾枕。挑燈吸菸。坐向待旦。白氏羣奉以爲神。留之不聽歸。丁所居屋。與修隔一板壁。修夜臥。輒呼丁就枕。上語海事。至四更。丁倦而睡。平明。忽聞人聲大譁。醒聞修死。趣視。則修踣於書案之下。以髮辮交案足。自經而死。一手尚堅握辮末。似有人爲之助勁。丁大駭。謂四更向盡。修尙有聲。奈何遽逝。因亦慚沮。謝去。自是福家日耗。所蓄三舟。遞碎於礁。

山東焦姓。負白氏債五千金。福不得已以舟北行。至而焦氏延館其家。供具至豐。腆語及宿。則怫然似不承福。怒焦氏三子爭出。且用武。焦止之。是夜父子四人。越窗而入。

一人扼吭。三子搗其要害立死。則加繩其頸。懸之壁間。以爲狂易而自裁。時白氏親屬無在。遂草草入殮。旅襯附南船歸近甯波矣。風起海上。舟碎於礁石。全舟死者二人。而福櫬遂沈。於是同產四人皆盡。家遺三孀。修末娶也。福二子和合各一子。家旣中落。遂貨宅於楊某。

楊起家博徒。從吳春波鎮軍。破海寇於虎門。以軍功得獎。先是楊無賴作橫。苦其州里里人謀殺之。則取毒蛇斷而爲段。合豚蹄煮之。其馨觸鼻。楊至舉鼎盡之。歸臥楊氏之祠。入夜毒發。焦渴不得飲。則取案上花瓶中殘水吸之。都盡立愈。明日里人集視。以爲死矣。楊方酣臥起之。楊自言夜來凶渴。得瓶水飲之立解。衆檢視瓶中有死蜈蚣二。知解蛇毒者此耳。楊旣得官。而白適貨宅。人言宅凶。楊立購之。旣入居。鬼影憧憧。楊拔劍起逐。鬼笑於隅。陬曰。爾見紅卽黜。時楊方爲遊擊。頂蔚藍也。日夜苦鬼擾。嗣得丁生言。白氏死舟人二十七。則削爲木主。題曰二十七人之位。祠之樓心。歲時薦以脯酒。怪立定。已而楊循資得副將。易紅頂。防鬼言之驗。日媚上官。用以自結。元旦自海上購得鱧鯉魚首。絕巨。血腥猶絳。加以銅盤。上之制軍。制軍滿人多顧忌。以爲不吉。立鑄其級。遂

罷官落漢。無何亦死。轉貨其宅於溫陵楊氏。自是相續入居者。感如楊某之禮祀。故二十七人之木主。轉數賃戶。皆奉之如神明。而鬼跡亦垂滅矣。

踐卓翁曰。此宅余亦見之。爲地非廣。唯宅後高樓連楹者五。窗以綠玻璃爲之。隔鄰。楹樹臃腫如山。夏來綠陰掩映。窗戶吾友陳懷之弟東之。能寫花卉。善書。慕其樓之幽邃。入居之。然亦知有鬼。則挾其戚四人。連榻於小室中。五人擁被深談。忽皆無聲。彼此互視。口噤莫發。見東之舉左腕。似爲人提挈。堅執不可下。斗然而醒。遂以香燭禮於木主。明日入居。經年無恙。是秋七月。余爲東之延飲評畫。值雨。泥濘不能歸。東之延余宿。是樓。余年二十餘。聞白福事。初不了了。不然卽此樓也。五更起旋。燈光黯黯。見南嚮有龕。中祀木主。余就視。則題曰二十七人。此時毛髮竦然。願自念與鬼無怨。且年久或不崇生客。卽笑語之曰。諸君勞苦矣。當不以生客爲梗。苟不值雨。亦不擾及諸君。明日破曉卽行。無敢更瀆。語後就枕。明日述之東之。東之以余爲有禮也。

(完)

春聲椒始。乞文於畏廬師。師事集不暇爲。此兩篇則得之友人者。片鱗寸羽。固足珍視。亟刊卷端。以餉閱者。瞻望日下。白雲在天。尙望不吝續惠也。

鵝雛附識



三

自
編

六

醒雲

林紓

裕吉者。滿洲之正白旗人也。姓章佳氏。爲福州駐防佐領。頗嗜文史。彬彬能詩。一子一女。女名醒雲。玉容粉頰。高鬢若漆。美麗冠全旗。裕吉擇壻苛。醒雲年二十。未字也。性孝友。曾讀劉更生列女傳。日不去手。嘗師事瓊河劉夫人。夫人老嫗無子。養其夫姪。謝元舒爲胤嗣。元舒白皙如玉。習法文。精算學。熟通鑑。而能文章。劉夫人愛逾所生。而元舒亦孤子。其依夫人。猶倪之就乳。夫人有田數畝。足以自贍。然尙授女生徒。用爲元舒學費。元舒數日必歸朝母。有時見醒雲。拱揖以外。不通一辭。然久亦漸稔。女悉其愿。亦不斂避。元舒年十七。女以弟稱之。而元舒亦時至女家。謁裕吉。裕吉名爲滿人。見諸王。贖貨。政出多門。海內解體。人心且亂。知長白王氣盡矣。頗欲以女婚漢族。用以自結。見元舒愿懣。語言訥謹。又樂其好學。頗屬心其人。未之洩也。辛亥。廣東事起。黨人雖煨燼。裕吉以爲古來發難。多篝火狐鳴之類。決無文士甘決脰洞腹。從事於此者。亂必未已。益欲以愛女託之漢人。一日過劉夫人家。元舒適侍膳。投箸起迎。主客素稔。遂坐論粵事。裕吉聞元舒曰。朝廷失政。不鑿人心。粵之爲亂。癰疥耳。吾恐蘊毒內潰者。尙不止此。元

舒歎曰。庚子之變。肇自驕王。幸內外大臣。尙有老成人。爲之調護。今屏王當國。陸海二帥。付之乳臭。賄索無多。而腥聞流布。此適以助黨人之焰。且不去慶父。魯難終未已也。裕吉大驚。以爲年少。指陳大局。乃了了得其柄。相攸之志益決。顧尙濡忍未發。秋九月。武昌陷。于是宜昌及荊襄。以次皆揭竿。大勢瓦解。閩督松公。將軍樸公。得耗驚絕。松持重。而樸有據。略。遂勒兵以備。旗漢日水火矣。裕憂心如焚。時微服過謝家。語劉夫人。欲以愛女見託。夫人愀然曰。大禍不遠。旗族恐無遺。然佐領善人。必獲天佑。醒雲猶吾愛女。老身生死與共。今宜先易裝。匿吾家。禍發或不之及。近南軍已解體。楚氛惡。城外少年。潛與楚合。有彭寵者。儉暴小人也。甘人如飴。城中之變。旦夕耳。裕感荷且泣。遂歸。潛送女于瓊河。並其幼子阿良。女易高髻爲拋家之髻。美乃無度。然戀國別親。已成淚人。時生亦歸。與女相見。以禮防自割。未敢輕肆一言。女亦服其謙謹。劉夫人曰。瓊河去旗營近。禍發恐爲礮火所及。吾有戚居南嶼之蘿洲。僻壤也。避地爲良。計甫定。一夕忽聞礮聲發于九仙山之麓。城中火起。其光燭天。于是巨礮之聲達曉。出望山麓。火屯如蟻。每黑烟起處。巨彈立出。其聲礮然。計聞謹諱之聲。則旗兵蟻附登山。已而致駟跟。

踰。民軍遂搗入旗營。松公居節樓。尙安謐。然知不免。乃服金葉。從容而出。行里許。道仆矣。閩人雖昌言革命。然雅重松公忠潔。于是以禮成殮。樸公竄匿人家。爲邏者所得。言軍政府徵公入面。三數少年學生引之行。及九仙山之下。少年爭出劍斫之。劍鈍不可入。則叢刃之。瘞諸道周。

城中粗定。立孫公爲都督。彭寵副之。一時當事之少年。咸列要津。旗營盡投械降。民軍而裕吉子女已行。遂逃至洋嶼。洋嶼漢軍營也。時劉夫人已挈醒雲阿良至蘿洲。洲去城遠。醒雲以不得裕音耗。日慘然不怡。夫人有老僕吳適。頗明暢有識力。請入城探取消息。既至。問之旗汛人。無知者。有老軍與裕相識。曾檢尸。亦不得裕。知未死也。而女終不憚。淚眼慘黛。食飲皆廢。生心憐之。願未敢進慰。計唯得裕。或足以慰女之心。生同學某。方佐軍政府。薦生爲祕書。生藉以探裕行止。遂入幕。

時議將以兵加洋嶼。殘逃入洋嶼。雖名漢軍。然荏靡不習兵。大軍臨蒞。當無免者。往返議降未決。軍政府竟以兵出。生請從。既至。洋嶼人大奔。前鋒捕得數人。其一裕也。生請諸主者。言爲己之蒙師。因得釋。勿論。裕覓生。問所以從軍之故。生歎曰。吾蓋爲丈來也。

醒姊聞旗營燬。則日夜恣哭。老母左右。咸不得當。以吳僕問丈生存與否。傳聞遍檢國
殤。丈實未與其數。今滿人以自藏者。惟洋嶼。而府主復議殲旃。吾意丈或在是。今果得
之。醒姊或少慰矣。裕曰。殘生不能殉國。累及足下。拯我於萬死之中。卽有面目。胡能與
愛女相見。今女身旣屬劉夫人。唯夫人所命。婢之可也。生聞言。知裕言中之意。慚沮不
能自堪。堅請一蒞其家。慰醒雲。用止其哭。裕決言將削髮爲僧於湧泉寺。生知不可留。
贈以二十金。裕匆匆作書遺其女。渡江而去。

生歸告母。並出書。俾轉語醒雲。雲得書。且未發。而淚漬其函。沾濕都滿。書云。告愛女醒
雲。及阿良。旗人入關。凌踐漢族。甚於漢族今日之報我。聞旗營破後。死者百數十人耳。
固旗人屈辱而降。然較之大兵埽滌江南時。血肉狼籍者十萬分之一耳。不死刀兵。必
死寒餒。以列祖列宗之姑息種人。不令執業。與齊民等。罄國力以養疎散。今日國亡。安
有全地。吾衰老不足惜。惜吾種人。將淪爲厮皂。至可悲也。劉夫人慈憫。謝公子英特。爾
將來終身之託。卽在謝家。今爾長爲謝氏人矣。余入山。決不再履塵世。爾安心爲人婦。
萬勿念我。此諭。

女得書。既慚且悲。幾納首於懷。不敢仰視。劉夫人知狀。則拊其背。令起曰。佐領幸未捐生。此女公子之福也。且士而成佛。女公子又何所戚之。幸且進食。以慰老身。女計不示夫人以書。則父言弗達。若猝呈諸夫人。則又恥於自薦。沈吟既久。故故弗行。夫人力引之入。女故遺書於地。若弗省者。女行。生俯拾得之。則大喜。陰白夫人。夫人笑曰。即無此書。佐領亦爲不食前言。生曰。何謂。夫人曰。武昌事起。佐領已以愛女見託。此特示女之書。堅其前諾。汝但沈浸於學。得此賢助。後來之福無窮也。生大悅。遂決計赴滬上。卒其所業。夫人遂爲之治婚禮。

女此時見生夷然如平時。既成禮。生曰。吾自拾丈書。如在光天化日之下。猝然入繁華之艷夢。又不自信其有是事。則處處捫壁循牆。細觀所懸書畫。歷歷讀之。又出庭墀。仰望白日。知萬萬其非夢矣。始開口而笑。女從容曰。婚嫁常事耳。男女之愛。果受之以節。則可絲久。若君所言。固屬深情。然已近浮薄。亡國餘生。但知事姑相夫而已。豔情之語。語非其人。幸君勿出諸口。生愕然。自是洋洋乎稱爲閨中畏友矣。

(完)

切花淚

糜子

吳門有汪姓者。字心餘。年甫三十。以瘵死。遺一中年之孀巫氏。及小兒女各一。兒曰阿玉。可九歲。女名阿紅。亦七齡矣。幸膝下雙雛。玉雪可愛。少慰孀居之苦。而家道式微。巫氏日以鍼黹餬口。每當夜長。人靜。獨守孤樓。正好藉刀尺聲排遣。其有限之年華。無聊之歲月。已。

一日。巫氏方坐窗次。爲其玉兒製襪。眉際蘊愁。心中至淒碎。阿玉時往鄰塾讀書。未歸。見阿紅秀髮掩頸。兩頰作玫瑰色。精白之齒。嬌然微露。手撚黃薔薇一朵含笑而入。其丰姿絕世。正如奇花初胎。旣入。即投身母懷。曰。阿母。其俛首。我爲母戴此花也。母曰。我與花緣分頗薄。蓋未上我頭。已將三載矣。言次。凝淚于睫。女亦若解母心事。然戀戀母懷。嬌啼宛轉。且兩手捧其母頰。爲之飴淚痕也。

巫氏偶爾舉目。見斜陽半落。餘光射于簷牙之上。又聞小鳥格磔於亂花叢樹中。心中自思。阿玉何尚不歸。忽爾過門聲起。阿紅笑曰。玉哥歸來矣。急出啓關。阿玉卽挽阿紅小手。以入。阿紅掩口嗤嗤而笑。阿玉曰。妹亦太愁生。我見汝淚痕。猶界於面。而笑聲已。

出諸口。真可謂啼笑無端矣。斯時巫氏覩此一對天然玉合子。自必滋喜無比。忽一念及如此。離年已皆爲無父之人。其悽惻又不可言狀。

阿玉見母畢。母曰。兒飢乎。言時入房出餅餌分啖。二雛食已。阿玉曰。天色晚矣。母可停鍼。挈吾兄妹至公園一遊。否。巫氏許可。蓋屋後有菜圃。可半畝許。蔬之外。雜栽花果。阿玉兄妹視以爲小公園也。時兄前行。妹則引母裙。且手携一小筠籃。以備拾果之用。既至園中。巫氏倚扉而立。視兩兒遊戲。阿玉蹲身土墻下。靜觀。二蟲鬪草間。興正濃。忽阿紅狂呼曰。玉哥來。阿玉奔視。則妹方緊拊一雪色貓兒。兄至曰。哥爲我鞭之。阿玉曰。雪奴（貓名）犯何罪。阿紅曰。枝上有二紅蜻蜓。盡爲所吞。阿玉聞言大怒。鞭十數下。驅之出園。須臾二人見新綠陰中。梅子纍纍。乃強其母爲采數顆。而入此皆阿紅幼時之閒情逸趣也。

入夜。母子三人登樓矣。巫氏就鏡下治鍼。齋阿玉取書旁坐。溫習阿紅時。強阿兄爲之講解。二人同聲誦讀。琅琅可聽。蓋阿玉日間所授于塾師者。燈下即以授其妹。而阿紅絕慧。迴勝乃兄。故阿玉書中時有脫忘。則反就問阿紅。或塾師出聯語。阿玉亦必歸。

商諸妹從此兄妹二人互相爲師矣。

流光荏苒五年於茲阿紅亭亭玉立警挽雙丫竟成一姣好之女郎讀書之暇則助母習女紅而家本貧薄時阿玉年已十四巫氏欲令之業商乃卽傭於本城之錢肆阿紅嚮學之心至是益摯數請於母得從塾師讀脯修缺乏則自仰給於織指且以女紅易紙筆學小楷點畫端妍午夜衾枕間猶擁小書卷而臥尤可見其真嗜殊好本之天性者也。

已爾阿紅與鄰女翠如者相識翠如長阿紅二歲貌娟好而性黠阿紅與之爲友不知一生之孽根已種於此矣翠如後入附近之普愛女校爲女學生入校後卽說阿紅同往肄業巫氏不以爲然翠如出巧語助阿紅鼓動之其事始成斯時阿紅年正十三綺齡秀質入堂卽冠其曹偶頗受校長稱獎與同學亦至洽無忤其天姿國色尤足動人先生怒矣只能得阿紅之明眸一瞬嬌喉一嚀立卽消歸焉有之鄉阿紅時或少犯校規亦不加責也色之可貴願若是哉。

學堂門前有一小方場四周圍以鐵欄繁花碧藤蒙絡其上場上細草如鋪綠鬪場外

卽街夾道植梧桐及榆柳每當夕陽將下有二妙鬟携手同行於綠天之下口唱小歌爲狀至適則阿紅與翠如散晚歸也次日東曦上樹阿紅卽與巫氏爲整理其髮易髻而辮其衣裳不華而潔襟上必綴一家園所種之鮮花至七句鐘卽辭母上學如是者習以爲常

遇休沐曰阿紅或至學堂與同學練習樂歌及爲蹴鞠戲或約翠如至家中小園藉草觀書傍花散步其二人之形影實無日相判者一日阿紅偶見歐美小說中有男爵美人之事於是邀翠如至卽以海棠花下爲跳舞場自居爲男爵翠如爲美人唇櫻換嘗纖腰互抱一時香風拂嬌喘細細落紅如雨狼藉於玉肩之上其相親相愛不啻一對瓊枝璧月之小偶蓋天真爛漫中方寸之情芽已從此漸漸萌矣

未幾翠如與王生相識王生者杭州人隨官吳中一韶顏俊目之美少年也白袷翩翩平生惟以尋香獵豔爲事雖入學堂讀書而每日口脂面藥修整服飾一若奉爲課程者然傍晚則蹀躞於普愛女校之前後可四五次蓋王生之身已墮入翠如之情網二人幾不可一日不見見輒作無數情話此種情話想長日在學舍中預備者不然何滔

滔不竭。如此有時。通一箋。箋上作蟹行之歐字。而文理類不能解。然二人自可相喻於筆墨外者也。

翠如生長。蓬門綺羅未識。今則衣鈕上挂珍珠。鑲嵌之小金錶。右手之小指加金約指。約指花樣乃篆一央字。意者其鴛鴦之央歟。此皆王生之定情物也。大凡定情之物。較諸親長所賜及已之以金錢所購者。尤足寶貴。翠如時時以炫阿紅。阿紅數作諧語爲之道喜。翠如微赧。然心中滋樂也。而翠如所以報王生者。則纖纖素手所結五色線之小囊。及剪綵之像生花。王生受之已榮。過於金魚之袋。文虎之章矣。

一日風日晴美。翠如輕衫小扇。効男子粧束。與王生同遊於金閨門外之留園。園中風物正佳。二人携手徜徉。覺小鳥作聲。好花弄色。無一非增漲其愛情之料。至此心神俱醉。須臾園出佳茗。遂就臨水之小榭對坐而語。翠如曰。西子湖果比山塘佳否。王生曰。西湖爲地。誠佳。然山溫水軟。自吾觀之。終覺蘇勝於杭。吾至死不去此間矣。翠如嫣然曰。儂與君同去。則何如。王生曰。妹言信耶。吾祖母病。吾父將請假歸養。吾因戀妹不忍去。然家庭間難免無小風波也。今妹能同去。天下美滿之事。尚有逾此者乎。翠如曰。吾

往雖非難事。然抵杭將寄身何所。此則君當爲吾善謀之也。王生曰。此無慮者。杭地女校如林。至則任妹自擇。何如。翠如曰。姑緩商之。今日天色已晚。儂欲歸矣。王生曰。天色晚乎。吾二人今日之遊。可謂樂而極歡矣。然吾欲延其時刻。至百年方已。語時同緩步出園門。握手爲別。余知王生是晚其夢魂當轉輾於曲廊小樹間也。

斯時二人之愛情隨年月而增。阿紅之學問亦隨年月而進。蓋阿紅質既聰慧。又能專心致力。故所學均能深造。其奧立品亦純粹無瑕。然所短者無識而寡擇。薰蕕不分。猶引翠如爲莫逆。不知翠如有王生後固已久。無阿紅且翠如之名譽大損於人口。非一日阿紅以暱翠如故。輕薄之子。遂亦切切然有以議其後矣。

阿紅自入校以後。其兄阿玉歲能得百餘金。歸奉其母。家道漸臻小康矣。巫氏仍終日在家治鍼。翫顧孀居幽獨。憂多樂少。年纔四十。髮漸頽白。兩眼已花。不能更從事於工綴之物。阿紅每夕燈下。出其緒餘。或繡或畫。或剪綵。無所不妍。巧得錢。反較其母爲多。而未嘗以爲已有。巫氏亦不以其錢充家用。常爲阿紅購趁時之服飾。雖不能如翠如之精妍。然此僅以纖手一雙得之。亦非易也。

巫氏則布衣蔬食。未嘗少改其度。蓋性安樸素。非故事擢節也。阿紅常語之曰。母某衣已敝。盍添製一新者。某味頗佳。盍購取一嘗。母年鬢已多。亦何必終身食苦哉。巫氏曰。吁。吾女未見世界。苦人乎有終朝而未得一勺之食者。隆冬而未得一衣之襲者。正多也。以我較彼。卽覺甘已無比我。猶恐命薄不能永。永如今日也。阿紅曰。如是則女何得獨厚於母。巫氏曰。吾女不當與老母比。女如含苞之花。正宜以和風甘露醞釀之也。母則已如經秋之樹。霜霰將集。自分其黃萎矣。阿紅聞言不覺黯然無語。蓋吾人骨肉之情。大概母女最爲密切。而此巫氏之與阿紅。尤非尋常母女可比。自是阿紅非復前此嬌痴纖小之阿紅矣。芳年漸長。情竇亦開。每途遇少年。目光一注其面。則必生一種難言之感情。似羞非羞。似喜非喜。蓋女郎至及瓜年紀。固當有此狀態也。某日對戶封姓之妻胡氏。適來閒話。謂巫氏曰。令嬾之美。蘇州殆無第二人。足爲其匹。汝何福生此玉人。巫氏曰。爾過獎矣。此女貌亦並非出衆。然秀慧嬌柔。猶足令人憐愛。時阿紅在側。聞二人言。面有羞容。遽俯其首。胡氏曰。吾當摩挲老眼爲覓一佳壻也。言已。視阿紅而笑。阿紅大頰即離座去。入臥房深匿。不出。蓋已化羞爲愁矣。

間數日。胡氏復至。見巫氏笑曰。吾常謂令媛貌既至美。福亦非小。今吾言果驗矣。巫氏聳然語。此語何來。胡氏曰。令媛之佳。壻得矣。巫氏曰。壻不可必。何更云佳。胡氏曰。汝不聞此間有富戶童姓者乎。巫氏曰。未聞。胡氏曰。即金師巷童知縣也。童知縣新賦悼亡欲圖續娶。吾心目中以爲如童知縣之富貴。必配以令媛之才貌。方合。巫氏曰。然則知縣年幾何矣。胡氏曰。年纔四十耳。貌亦偉然。人皆謂其有冠帶相。且處人極善。復有勢力。汝家長耶。苟得其一臂之助。不難平步青雲也。巫氏曰。良佳。但婚姻爲人生大節。且吾僅此一弱女。容細商之。當卽報復。斯時胡氏爲意至得。又瑣瑣童氏屋舍之大田產之富。至一小時之久。始行。行時拊巫氏之肩曰。金師巷吾明日去。俟選定吉日。吾卽來取庚帖。巫氏良久曰。諾。

更箭沈沈。孤缸曖曖。阿紅對影。悄然方涉遐想。忽母氏緩步入房。阿紅起立曰。阿母盍安眠乎。巫氏曰。時尙早也。日間封家嫂來。所言兒聞之否。阿紅心忤。然動知必以婚事。此時幾無一語可答。徐語曰。未也。巫氏則色霽言溫。以胡氏所述。盡告諸女。阿紅驟露不耐之色。低聲曰。兒願依母終老。何議及此事。爲巫氏知女不願。遂不復言。

間日胡氏來索庚帖。巫氏婉謝之。胡氏以爲庚帖非婚書。比姑持此三寸紅箋。以爲其卸責地。他日占筮不合。索還亦無妨也。巫氏竟昧然授之。其事不以告阿紅。而阿紅則微有所聞。然亦不便詰其老母。惟自幽思憔悴。日在愁雲淒霧中。非復如曩時之花嬌玉笑矣。

一日忽郵遞尺素書至。發緘命讀。則翠如寄自虎林者也。書曰。

紅妹粧次。別來時以爲念。姊於日者抵杭。暫寓湖濱旅舍。當此大好春光。欲約我妹來此。同爲西湖之遊。段家橋畔。小舫衝波。白公堤邊。青驪繫柳。蟠蝨蝕蘚。讀鄂王之豐碑。乳燕銜花。弔蘇娘之芳塚。觀雙峯插雲。勝披畫本。掬三潭印月。足證禪心。蓋西湖擅十洲之勝。而陽春占四時之先。願遊之懷。想吾妹亦同之也。謹佇芳躅。即惠德音。翠白。

迴環諷誦。知此種筆墨。非翠如所長。必出於王生之捉刀無疑。然此一寸芳心。已不覺馳往六橋三竺間矣。而於阿母前若逕白以遊事。必難得其許可。無已。乃言同學某在杭某校主講席。有事而書來。乞往代庵者。老母亦以嬌女多愁。不如姑暫出門爲排遣。

計於是遂曲從之。

微波渺渺。汽笛鳴鳴。而阿紅子然行矣。野色滿窗。無心領略。迴首一帶遙山。斜暉掩映。若送此鸞飄鳳泊之美人。而作離別可憐之色。擁衾斜臥。但聞風聲水聲。迷離愉悅中。又似遠遠聞阿母喚女聲。心至淒厲。未免深悔此行也。

次日輪船抵埠。翠如已得信。遣人迎接。遂乘籃輿。至湖濱旅舍。握手歡然。是日天晴朗。無風。午飧以後。翠如喚一烏篷船。蕩漾過西泠橋。山翠如滴。綴以參差之樓閣倒影。入湖中。隨波作渦。暈絕似一幅泥金山水。夾堤桃花。色如微醒之楊妃。與垂柳叢雜。紅碧間色。濃淺靚豔。隨空氣之盪激搖曳。笑人白袷少年。靚粧稚女。蹁躑裙屐。拾翠尋芳。而多頻頻注目於烏篷船中之二妙鬟。一若忘其領略春光者。

四圍山色。一鞭殘照。有側帽輕衫。跨雪花驄。自蘇堤揚轡疾馳。鈴聲琅琅。間以馬蹄得。得行近段橋。攬轡迴顧。視線適與船中人相接。船中一人亦已瞥見。伊郎披花拂柳。而前手揮縞巾。嚶嚶致語曰。儂等在此遲君已久。君來何姍姍。幾疑君健忘矣。馬上人勒驂。凝視翩然下鐙。繫馬於垂楊之下。而登船也。

伊何人歟。蓋卽翠如之所歡。王生。王生見阿紅同在。笑曰。難得芳蹤。到此吾妒。湖山具
茲豔福。阿紅聞言。流波暈頰。不得不報以一粲。半晌。嚙嚙聲。出自朱櫻之口。蓋別來
無恙之四字耳。而翠如則偷擲王生之腕曰。頃者君別赴他人之約乎。適儂不招呼。其
忽忽過矣。然君卽不來儂等。亦何處不可遊覽也。王生謝曰。午前有厭客至。絆余足不
能行。後又奉父命。作一八行書。脫稿卽出門。賃一騎。兼程並進。不容稍遲。然已勞妹久
待。疚我心矣。於是三人相將上岸。徧覽園亭祠宇。晚風動樹。倦鳥歸林。殘陽漸下。地平
線。游騎畫船。多已散去。阿紅曰。夜色侵矣。盍歸乎。來乃復登船。王生則仍超乘而去。
阿紅與翠如既歸旅舍。相對一燈。喁喁話舊。翠如曰。妹近在家作何事。伯母健飯否。儂
以伊人之招。忽忽首涂。故未及與吾妹話別也。阿紅曰。姊行之次日。妹往姊家。卽知之。
但云已膺此間女校聘矣。至妹之家。事片言難盡。母也不諒。造作冤孽。邇聞將字妹於
金師巷董氏。而諱莫如深。不令妹知此事。而信妹在此塵世者。暫矣。女權未張。婚媾不
能自主。當爲天地間無可名之第一憾事。不知前生作何孽。墮此魔障中。也。言次。淚毗
瑩然。翠如曰。妹勿多慮。斯事未必果信。苟家中多煩惱。何如卽留學於杭。吾不日亦將

入校矣。阿紅嘿然。

繼王生與翠如之秘史爲生之父所聞。父持家嚴厲。不禁勃然。禁生屢迹不能至。門以外其苦乃同囚虜。而翠如孤館淒涼。盼穿秋水。旅食所負亦已不支。卽阿紅行囊時時稍爲之助。今且罄矣。阿紅乃速翠如同作歸計。無奈翠如輕薄楊花。風狂已慣。阿紅漂蓋桃李塵劫。難逃蓋翠如嘗於旅次與一班梨姐花塢相識。早被人窺而居爲奇貨。至是竟投其機。奔忍捨身爲賣笑生涯。而最傷心者白璧無瑕之阿紅。遂與翠如同爲一對可憐蟲矣。

進院之前。阿紅絕無所聞。一日翠如託故與之遊拱宸橋。乃爲一惡搗所誘入。迨阿紅知已爲人所賣。推心飲泣。亟欲自殺。而迴念老母龍鍾。阿兄孤弱。卽死此孽海中。此心卒莫由表。白何如忍死。須臾以待彼蒼之見憐也。由是自誓不應。客翠如則時入以甘詞。久之有文人雅士至。始稍稍出見。諱阿紅之名。而改呼紅玉。

一日有虞山彭生者。遊慕浙東。道出之江。小作勾留。遇友邀飲於翠如處。曲巷傳車。深宵刻燭。頗極一時文酒之樂。迨酒闌歌罷。座隅有一垂鬟。鬢靨如雨。後棠梨煙中。

芍藥而嘿然不發一語若重有心事者彭生不覺惻然心動詢其名爲紅玉聆其口音爲蘇州觀其儀態絕不似風塵中人乃約以明日來訪之

次日傍晚阿紅默坐淒涼芳心撩亂渺渺思潮正爲無限之起落而外報客至歎焉足音蹙然而入者卽彭生也阿紅見彭生一跌蕩書生儀容秀雅決非登徒子之流亞或能爲薄命人援手而出此孽海亦未可知故是時旣驚且喜轉悲爲感不知當以何語先也半晌始招彭生坐以香茗進彭生曰吾昨日與卿一面料卿非風塵中人卿其有難言之隱乎阿紅不待其詞之畢已伏於几上淚如斷綆之珠嗚咽不能成語乃屏婢媪殷殷告以前事生黯然曰卿勿過傷余當爲卿籌虬髯公黃衫客非異人任也其靜以待之阿紅含淚感謝鄭重而別

數日有警卒與偵探數人至院中向搗索紅玉搗不敢匿繼之去阿紅旣見彭生於客邸感極而涕挽生之腕堅握弗釋黃昏人靜阿紅破涕宛轉欲與生訂白頭之約生慨然卻之而居以別室生有詩云國事艱難家事拙不堪自誤誤佳人卽爲阿紅作也又數日送阿紅入工藝女學校臨別叮嚀謂阿紅徐徐謀歸計也

(完)



切花
誤

博愛

小鳳

余老矣。追念往事。覺地下無地獄則已。否則余名字必隸籍此中。佛說口頭懺悔。孔子曰。既往不咎。此特大聖人勉人改過耳。何足以例余。余家素豐。先大夫隸宦籍。車馬在門外。笙歌滿堂上。巍然動閭。襁褓中母嘗懷余見戚黨。戚黨諛余爲令器。余誠令器也。官階食廩。罔不煊赫一世。而余罪以是重矣。

母婢吉兒。余之佳伴。余雖幼。罔弗攜與俱。母妊余妹。揮余就婢宿。余恆中夜失乳而號。婢潛解衣就余。芬馨噴溢。輒襯雙頰。酣然醉矣。母妊既頻。余乃無夕不與婢俱。視婢如飴。日就傳讀。自信慧倍常兒。傳譽余於父母。父母但顧余笑。屬余於吉兒。寢長。畢五經。傳授余文選。歸爲吉兒。曼聲誦之。吉兒喜。以果餌佐余。夜深課輟。衾輒枕雙。熱香四流。吉兒恆以薄怒警余。而愛護益篤。時余年十五。果餌余者。願長玉映。父母德其謹。余議捐質券。論婚士族。吉兒於是覷然作師母去矣。

師爲黃州士人。豐於學。奮於命。四十餘猶老童子。得吉兒。感主人誼。不忍去。賃一廬於牆左。夙與入教。余讀。而余慧大減。日與鄰兒嬉。師以余不耐讀。輒早歸。歸每覲余於其

望。視師母方凝笑執針線也。越三月而師母妊。余遂不復與鄰兒嬉。顧不慧如故。師亦不復嚴督余。且日誦余慧於母前。時妹子方彌月。母思所以乳之者。得毘陵莫媪。媪新寡。寄遺腹女於鄰。出應乳傭。入余家後。恆陰捻余腕。余甚畏其健。輒逃之師母家。師母拒余令返。凡三數返。遂稍稍與媪習。一夕聞母語父曰。媪乳驟減。似不能飫阿大妹。當別雇一人。而以莫任襁褓。余不解所謂。戲以語莫。莫竟怒視余者再。余驚欲號。逸至師母許。告以故。師母不特不余慰。且泣然向余。嗟乎。余誠何罪。致就吾所愛者之白眼哉。翼日余家驟多一人。其人服事如莫媪。而妙媚過之。余母屬呼以媽。余乃媽之默念。媽與媪年歲不相若。呼以媽。殆亞於媪耳。願媪由是日怒余以目。且日攻媽短於母。母以愛吾妹。讒言不欲信。益與媽親。余念母苟不引與媽同坐臥者。親媽即愛余焉。未幾而余妹期歲矣。親朋畢集。交口之譽。直如印刷之紙版。苟無二舅家親姨者。余且中席逃矣。

學使按郡來。余被父母命。襆被入南都。議所以伴余者。嚴莫如師。時師母已爲余生世弟。且彌月矣。人謂余世弟酷似襁褓中之余。余頗笑其妄。父母愛余篤。屬余於師。伉儷。

俾一司寒暖。一督課業。余深感父母愛子之懷。跳躍出門去。所不捨者。余世弟甫彌月。卽令別其父母從莫媪乳耳。

秦淮河畔。厲廬櫛比。淮徐揚鎮間。水旱且四五載。老弱轉溝壑。流離至此者。羣謂科舉。賴積德。醜錢向土人。賢於大腹萬倍。因是災鴻之數。幾十倍於應舉土人。時師方奔走故舊間。余隨師母居。爨澣灑掃。樂乃不支。一日師母午睡。方酣。余爲覆衾垂帳。已出倚戶際。見有襜褕局促以前者。乞兒女也。含淚言不食三日。願得炙餘。余審視旣周。引入。願不入厨下。竊以師母盥濯之具。出授女。女初不解。揭巾視几上。則澄澄作魚肚白色者。在焉。盥濯旣畢。爲理髮作雙丫髻。而師母醒。呢喃呼余矣。

榜發獲雋。欣然隨師與師母歸。去里門三里。迴視行李。不特多膽黃捷報。且爲師母鬻雛婢歸矣。征車甫解。議婚者接踵來。余意此特若輩欲多得油酥蹄膏殘吻耳。然家豈少是區區者。苟各饜所欲以去。余且擁衆美作南面王矣。顧父母平日若甚愛余者。至是獨靳靳。僅許一人使去。余初頗鞅。漸亦置不復念。惟自此日而後。師母遇余輒避。卽鬻來新婢。亦不復加余以顧盼。其他若莫媪與媽。且聯合以訕余。余欲走告親姨。

而姨又病矣。

既婚。始服師母輩讓德。實有不可及者。吾妻脂香粉輒。而新嫁娘嬌羞儀態。又足令人放眼人間。不識一物。况媵以來者。如平勃之於漢高。皆有造作一世之度。因是余幾爲吾妻與媵所私有。夫七尺丈夫。而私有於妻媵。豈人情哉。顧父母見余如此。相顧歡慰。若酬平生。此誠事之大惑不解者。余於是磨刀霍霍。作潰圍突陣計。儻意不及一月。父母竟命余隨妻媵歸。妻無父母。寡嫂視吾妻如女。則媵余也可知。居數日。余方樂此不疲。而吾妻信讒遽挾余歸。夫余家臥榻之側。眈眈於余者。且倍蓰於寡嫂。而妻乃挾余歸。不智孰甚。時余猶二十許少年耳。自顧來日如錦。天生福於余。不取有殃。乃竭吾之力以應。儻知事乃大謬不然。余妻有宿瘤。舉措易怒。既歸。余疾益劇。譙訶遍閨內。怒後必繼之以泣。父母罔知吾妻疾。每左妻而抑余。余乃起坐如針毡。幸是歲貢於鄉。例得官。父以余不習吏事。不欲余行。余念靚姨等不來。婦又善怒。決意他去。乃輦資入都。掣銓得江右。及謁省吏。吏迎余以目。溫澤踰同輩。漸諗。竟小字余而不名。余以雙月到省。聽鼓年許。得署星子。星子在山僻。自是而余之厄運至矣。余行時。左餞頗盛。顧皆不足

溷余。獨厲主呼女行。舉杯道珍重。則此情彌可感耳。

平生頗有青雲志。既至星子。始謫宦途生活。非人生所能堪。山城十里。左右侍余者。其
瘠羸奇醜。直如枯腊。口鼻洩唾。恆污鬚頰間。而皂襪破靴。却足與之相稱。嗚呼。此豈人
世間物。或天公妒余。故降余於此羅剎之獄耳。苟能棄官歸里門。即日受吾妻扑責。猶
天堂矣。而上官偏譽余能。非余不勝疲難。留不令去。小隸有沈某者。每出必侍與前。叻
喝聲清以越。余偶矚之。雜髮猶覆額焉。遂呼侍衙內。倍其廩給。一時被執。絳呼總管矣。
然使余而不爲赫赫邑宰者。又何因而護此奴子哉。昔鄭板橋得一王二。至形諸篇什。
持吾奴子去。不知老人當復何若。

星子地朴。民椎魯不習私法。余從前賢治亂世用重法之說。刑法頗峻。一日有呈牒來
訴者。言夫傭工鄰邑。婦私從里中惡少宿。夫出年許。而妻孕者再。惡少以利啗夫。後母
僞稱婦不孝。告里黨而出婦。婦遂醮於惡少。逮夫歸。入宮不見妻。得其實於好事者之
口。憤然以佔婦訟惡少。余乃牒拘惡少及婦。至見婦楚楚。年猶少。因押惡少於吏。傳婦
入燕寢密詢之。翼日一鞫定讞。惡少踰牆搜人婦。罪且不赦。姑以遇婦不惡。減械三年。

杖二百。婦夫棄婦不顧。情義已絕。判離。婦留官給配。而追惡少賂後母者入官堂下聽者。錯愕叩謝去。余退堂。皇呼沈隸進酒。隸色殊懈。余惟故爲不察耳。

余蒞邑。載許讞案以百計。而邊僻下邑中。始稍稍有南朝金粉氣。古人以燮理陰陽責宰相。今乃知之嗟乎。苟令余宰天下者。如此邑矣。

余昔求去不得。至此日漸不欲去。而省吏忽以上控案飭員來勸。余倉皇謁之。拒不克見。饋以筵。則捧以反曰。某非謀醉飽來。余不知所指。獨自進酒。歎息視沈隸。隸未語而委員之書來。言欲假新入署某女傭去。是固非余願。然何能不願哉。

天道之行不息。其禍福人。乃如雲雨之下降。雲雨將霽。於晴雨之交。必有溟濛之氣。炫爛之霞。以承上轉下。沈隸與村婦案。殆將霽時霞氣乎。或謂是直亡國之槩。弧箕服耳。余不知究爲何屬。然余竟以是行矣。舟泊潯陽。聞琵琶聲甚苦。出艙竊聽。絳於巨絳。顛入水際。椿觸雙目。江水灌入如流泉。嗟乎。幸爲官人。身。人肯援以出。而雙目盲矣。韓愈代張致李浙東書。謂心猶未盲。使余并心而盲者。亦少作幾許孽。世之盲於目者。其心慧。其欲熾。余固然。凡盲又何獨不然哉。

隔夕琵琶聲又作余以盲益識其哀怨且身業已廢卽膺憲眷何補前愆此時不作放浪愚已遂呼彈者入以手代目知爲伎人有蹠躩於左右者急揮之去迷離一覺江水碻碻船下兩岸聞浣紗女聲清越靡曼漸作鄉語蓋泊金陵城外矣余斯時自喜盲余目者聽余耳柴門近處必有莫媪與媽余妻與媵媚聲以悅余苟然者余將以摸索爲賭而以渠輩爲采庸知甫近故鄉聞呼聲甚厲嘈雜中竭余耳之聽辨之云某家火全家成燬燼幸留一子作官去否且絕香火嗟乎誰使聽余耳而令余辨此傷心語哉

(完)



博
愛

六

恨

瘦鵲

嗟夫。嗟夫。此悲劇也。淚華斑斑。帶以血絲。塗澤于其脚。本行墨之間。演之日。距今已三十年矣。登場人物。凡六三。爲文學家。一爲不知誰何之人。一則爲畫家。調鉛殺粉。爲術特神。能捉天下萬物。狀之于尺幅之間。而插寫美人。尤覺脂香粉膩。見之者。爭稱之。謂其五指之力。不弱於帝力。能作好女兒也。此五者。均男角。畫家主之。然天下佳劇。不可無女角。脫無女角。則立覺其枯寂。故此悲劇中。遂亦不可少此女角。其芳名曰小娟。玉貌娟然如玫瑰。此三文學家者。均稱之曰天上安琪兒。劇未半。遽暈彼。不知誰何之人。全劇之幕。將下。吾畫家亦飄然而逝。徒遺其一幅心血。凝成之美人。畫資人惆悵。嗟夫。嗟夫。此悲劇也。

予何人。卽此劇中之配角。所謂三文學家中之一也。畫家柯氏名蓮宗。予儕友也。予儕皆窳人。子錢。箭常空。而腹箭滋富。則卽賴此腹箭得錢。以實錢。箭予儕之所入。雖微。顧乃善于行樂。筆耕墨耨。不以爲苦。苦長日相對。但解歡笑。至人世間。煩惱抑鬱。悲痛愁苦等字。初不列入予儕之字典。而彼阿蓮。則生性多感。迥與予儕異。暮春花。落。隆冬。鳥死。

亦復添其愴惻。既見予儕歡笑，則亦歡笑。時或售其所爲畫，得資奉母。每分其餘，沽酒飲予。儕予儕，悅益盛，稱其畫口大，張酒食在唇，嚮間躍躍欲出。阿蓮聞諛，亦悅，撥箸蘸酒，割桌作美人畫，酒痕縱橫，幾弗辨美人面目矣。當是時，猶爲予儕演喜劇時也。惟是天下之喜劇，幕數恒少，故爲時亦暫。幕甫閉，笑聲猶未絕，而賺人眼淚之悲劇已登場矣。此悲劇之開幕也。實自一女角登場始。此女角之來，實以阿蓮爲介。芳名兩字曰小娟。小娟何姓，不特予儕弗知，阿蓮弗知，并小娟亦弗自知。小娟登場之日，乃在秋風秋雨之天。是日爲九月，蕭晨風厲甚，殘葉辭柯，漫天作人舞。阿蓮自其廬所來，工場工場者，予儕四人共賃之一小屋也。屋小而潔，且靜。阿蓮作畫，于是予儕亦爲文。于是無以名之，則名之曰工場。或謂是名弗稱，當易一雅名，斯得而予儕則頗以爲當。良以天下文人實亦無異于苦力，彼苦力自食其力，文人則自食其心，爲業雖殊，爲況一也。用是予儕一致，稱是屋爲工場。他人因亦從而工場之。阿蓮來時，每在凌晨，以步不以車來。必以時不爽，晷刻人家。僉目阿蓮爲報時之鐘。阿蓮過則皆知爲七時半，立紛紛治朝炊矣。阿蓮家與工場之間，有橋如弦，月日邂逅，橋爲阿蓮，每日必經之地。過時且憑欄。

小立對水照影以掠其光澤之玄髮是晨過橋時乃忽見一十七八女郎癡立橋畔雙
波注水似有所思女身尙衣單衫狀至瑟縮若秋後弱柳不禁風力者衫已敝舊多破
裂痕香肌如雪都于破處隱約外露阿蓮見此貧女臨水癡立疑其有他心不能無動
因趨前輕拊其背藹然詢曰女郎立此作麼生此中初無游魚也女聞聲立迴其首而
艷若春花之玉顏及其湛如秋水之明眸乃映入吾美術家評香品玉之慧眼從茲刻
骨鏤心縱歷千萬劫而弗能忘阿蓮初不期于亂頭粗服中竟得見傾國之姿瞬息間
似受電感神經都爲之震女陡見此冠玉少年爲狀亦至靦覷素醫本如淡白梨花至
是則類一乍放之玫瑰俯首弗答者久之旣始仰其淚花榮榮之波眸銜悲注阿蓮面
發爲嬌怯之聲曰儂願死耳阿蓮急曰以女郎妙齡胡遽言死而不見此世界方鞞鞞
如花耶女喟然曰其如此鞞鞞如花之世界弗能容儂何阿蓮曰吾意匪世界弗能容
女郎恐女郎弗能容世界耳女曰謂世界弗能容儂可謂儂弗能容世界亦可質言之
儂天下之畸零人也人有父母儂獨無父母人有兄弟姊妹儂獨無兄弟姊妹人有戚
晚朋好儂獨無戚晚朋好卽人人所有之姓氏天亦斬儂而弗與襁褓中事儂都渺茫

不自知。但知十數年來。有一不知誰何之老儒。教儂育儂。老儒貧士也。月入微資。用以自贍。且復盡力贍儂。匝月以前。老人遽以老病死。屋主磨儂出儂。遂無家。飄泊經月。窮無所歸。汝謂此世界。辯辯如花耶。儂則謂爲一片長林。豐草實虎狼之所窟宅。試思以儂孤零之身。日見凌于虎狼。如何能堪。世界既不容儂。則儂卽去此世界可耳。阿蓮。然曰。女郎。母然舉世皆虎狼。吾初匪虎狼。願援女郎。以手幸女郎。信吾女郎。無家。吾有家。在寧。弗能爲女郎家。耶。女郎行矣。女垂其螿。躋照其亂鬢于水中。尙猶豫。弗卽行。阿蓮弗耐。促曰。行矣。行矣。需事之賊也。而女仍猶豫。弗卽行。綻其香櫻。作微聲曰。儂願死耳。母溷儂爲阿蓮。揚聲曰。女郎。奈何。故言死。令人弗怡。女郎果敢從此一泓清流去者。吾亦當奮袂從女郎。後女郎死。吾則與女郎同死。女郎忍死。吾耶。女郎聞茲懇摯之語。宛轉出于少年之口。顏色不期微絳。已乃吃吃笑曰。愁哉。郎君儂死。無與郎君事。郎君乃欲與儂同命何也。女言至同命。斗憶其下尙有鴛鴦二字。世人往往連帶言之。憶及花腮。又絳若朝霞。阿蓮弗覺立曰。女郎謂無與吾事。願吾偏欲與女郎事。女郎其從吾行矣。女不得已。遂從阿蓮行。途次自顧形穢。低頭弗敢仰視。沿途人家承家之婦。向以

阿蓮爲時計。按時治朝炊者。今日則頗訝其後時。見其後。又隨一鶉。衣花貌之女。郎則更竊竊私議。弗置。然而阿蓮弗顧也。予于前行一武。一回其首。似防女郎之遜。中心滋揚揚。自得謂今日拾得一並世無兩之美人畫。範本歸矣。既至工場。女尙羞澀。次且不逮。進阿蓮則力引之入。且笑慰之曰。女郎母懼此非虎狼窟也。女亦嬌笑曰。儂何懼者。旣入阿蓮已躡躡而舞。予儻初猶未見女。見阿蓮狀則咸愕。然以爲顛蓋阿蓮平日實未嘗有此每晨來時。悄然如鬼影。予儻雖循西例。與道晨安。而阿蓮聲息都無。但一點其首爲報。今日之舉。直突兀出人意外。表故予儻不得不疑彼爲顛。阿蓮舞少間。始引彼女郎面予。儻朗聲言曰。若曹其趣起。逐此天仙化人者。予儻睹女益愕。且驚其豔。予因笑謂阿蓮曰。阿蓮汝殆嘗上天去耶。不然何引此天上安琪兒歸也。阿蓮雀躍曰。柯阿蓮今日成名矣。若曹試視之。似此美人。並世烏得有二。天殆欲玉吾于成。因以此姝見賜。脫無此姝。將從何處覓好範本者。自今日始。吾且捉取其眉黛頰痕。一一着之紙上。此畫而成柯阿蓮畫名。立滿天下。若曹其誌之。成吾名者必此姝也。予亟曰。以君傳神之筆。寫此絕世之姿。兩美旣并。傑構斯成。他日不特享盛名。且獲大利。吾輩碌碌當不

復着君眼睫矣。阿蓮怫然曰：「惡！是何言！子自吾爲何如人，寧有以一朝得意遂忘故人者？」此畫果獲售，自可得重資。阿母老矣，年年苦寒，向者以所入薄，但能製羔裘奉母。今後則當易以狐貉矣。若三人爲吾患難之交，吾烏能忘一得資且與諸君共爲平原十日之飲也？予儕即同聲歡呼曰：「君子哉！阿蓮乃能不忘其舊，吾輩今當祝君成功。」阿蓮曰：「諸君毋譁，吾畫今未着一筆也。」遂微笑，顧女引女就其桌，次坐，即詢之曰：「女郎，來已進餐，未女又微頰嚶，嚶答曰：「猶未也。」阿蓮矍然曰：「然則飢矣，當少進食物，始得因命小童入市，市饅首，少選已歸，立奉之。」女且淪茗進，既則側坐視女，進食恐女嬌羞，佯作他顧，實則其眸子初未一去，彼姝羞花閉月之面，而彼姝之面自亦有動人情處。香肌皎然，白如璧玉，顧于白中，又帶淺絳，如植紅牆，靡于雪裏，亂髮似雲，半鞞蓮額，間有數十絲下拂，及其秋波秋波澄然，如水映月，偶一微轉，直足令人狂易。阿蓮舉其全神盡貫注于彼姝，幾已自忘其身。予私念阿蓮對此如花飽餐秀色，今日可無事進午餐矣。女食已，阿蓮始如夢之乍醒，命小童以巾進，女繼乃言曰：「吾當爲女郎寫生矣。」女郎曷坐日光中，以手支頤，作思索狀，惟姿態須出自然，勿示人以強制。彼室隅不有一西方。

美人圖在耶。請女郎以妙目移注其上。無事顧吾。則吾下筆寫汝神態。在勢當益生動。女自顧其身。曰以儂此狀。詎可入畫圖耶。果爾。則街頭女丐千百均能爲君範。本何必儂。阿蓮曰。吾圖汝玉貌也。衣服以爲章身之具。雖敝寧足損美觀。吾正欲以汝此狀收入畫圖。彼無敷粉黛淡妝濃抹。自命爲美人者。如以吾美術的日光衡之。且不顧而唾耳。女嫣然笑曰。君意儂殊不甚了了。特君既以儂此狀爲佳者。儂又烏敢悖君意耶。阿蓮曰。女郎厚吾。吾至感女。郎語次。遂張一素紙于畫架。理其繪具。削鉛筆備作草圖。女卽如阿蓮言。舉纖手支其香頤。爲秋暈。思遠狀。阿蓮凝神注女面。木然如癡。着筆數四。當立以橡皮去之。陸陸可一時許。紙上但有鉛痕。初無美人面目。觀其均不得神志。似亦弗屬於畫。而縈於太虛。縹緲之鄉。有頃。阿蓮遂擲其筆。廢然嘆曰。吾筆雖能生花。其如難圖天人寶相。何次則移椅近女坐。柔聲言曰。吾誠憤憤。既欲友女郎。乃不問女。鄣芳名芳名果云何者。女以嬌面面阿蓮。如雛鶯之嬌。囁曰。儂小字小娟也。阿蓮曰。可人如花。固當肇錫此佳名。然其上當冠以何字。耶。小娟曰。儂適已告君。他人有姓氏。儂獨無姓氏。百家姓中無一爲儂姓氏。亦可謂無一非儂姓氏。阿蓮曰。然則汝父母安在何。

物老蚌產此明珠。殊足令天下之爲人父母者見而艷羨也。小娟婉婉言曰：「郎君健忘，
哉儂亦已告郎君矣。儂世界畸零人也，鳳飄鸞泊，身如萍梗，初不知孰爲儂之父母。儂
果有父母者，今日當不致淪落。至是且亦何致低首下心，見凌於彼，蜚蜚之賦，天乎儂
無父母也。」女語至是，哽咽幾不成聲。紅冰之淚已類珠落玉盤，溟溟而下。遂俛其螭鱗
之領，弗能復仰。阿蓮雙眸亦赤爲狀，悲旋出素帕，遙擲於小娟之身。悲聲言曰：「小娟
母悲，繼念締交未久，不當直呼其香名，則立易爲姑娘。又循西例稱密司，顧數易終覺
未當，因仍其舊稱曰女郎。小娟取阿蓮帕搵其淚痕，榛首亦少仰。阿蓮復曰：「女郎母
悲汝，旣無家，吾幸有家。吾家即汝家也。小娟搖首曰：「是何可者？人生於世，貴自立耳。資
人籬下，匪計也。」阿蓮曰：「女郎何出是言？吾方欲賴汝成名，汝乃忍棄吾去耶？汝即欲行
吾亦必強汝弗行。」小娟遂無言居頃之時，已亭午。遠處禮拜堂中鐘聲，鯨鏗而動，報十
二時。予儕咸起。阿蓮起，小娟亦起。珊珊至，畫架前斗作錯愕之聲。曰：「嗜君畫猶未着筆。
耶。」阿蓮曰：「然此半日間，吾癡看花容，直同入夢。自明日始方能捉吾夢影着之紙上。今
女郎可隨吾歸進午餐矣。言旣即與予儕爲別，逕攜小娟去。午後二時許，復與小娟偕。

至小娟衣履已一新。蓋爲阿蓮亡妹所遺。彼此身材固相若。御之乃適稱。予儻覩狀。咸炫其美。以爲眞天上安琪兒矣。阿蓮于意亦滋悅。復引小娟面予儻。歡然言曰。諸君觀之。此非畫中人耶。予笑曰。天上人爲畫中人。吾阿蓮成名必矣。阿蓮曰。然吾將成一從來未有之傑作。一躍而爲美術界之雄獅。若在西土且冠桂葉之冕。卽皇冕亦不足數耳。予曰。吾輩當爲君賀。阿蓮如未聞吾語。又揚揚作得意之聲。曰。此畫一成。世之人且無一弗知。吾大畫家柯蓮宗二十二行省爭相傳觀。擊節嘆賞之聲。騰于三大流域。南北後遂渡重溟。達西土西土美術家一見。咋舌謂耶。穌基督降生以來。未嘗見此神品。今乃出于中土人之手。大足爲中土光。吾人號稱先進。竟不及思之行。自慙也。手是各棄其畫筆。畫板誓終生不復作畫。而法京巴黎之大美術院中。遂以吾畫占首席矣。居未久。美國之大富豪僉買棹來巴黎觀此。不世出之名畫。觀後心皆大動。各出重金爭購。恐後萬而十萬。十萬而百萬。卒爲一人以千萬金購去。至是吾不特爲世界之大美術家。亦儼然爲中國之大富豪矣。堂上老母慈顏必且大展卽吾畫中人天絕艷。傾動一世之小娟當亦粲其香櫻以嫣然一笑報吾耳。予儻聞此。大美術家一席豪談。

如聽人作夢語不期失笑然吾人心自未始無此期望小娟在側亦吃吃而笑繼卽曼聲謂阿蓮曰聽郎君語固足令人起舞然此蜚聲天下之名畫果安在可得而示儂否阿蓮少默指室隔一巨鏡笑答曰吾畫在彼鏡中汝自臨觀可矣小娟曰郎君休矣空言寧能集事阿蓮曰然則吾當着筆汝其趣坐遂疾趨至于畫架之前小娟卽亦盈盈而坐支頤如前狀阿蓮手甫拈筆神志似又弗屬尋則兀坐于其自由椅中然雪茄吸之且吸且視小娟狀似入夢雪茄之烟交篆如香霧縷縷四騰氤氳弗散阿蓮之身幾亦隱于烟裏而眸子矍矍尙注小娟不已小娟知阿蓮又罷畫立嬌嗔曰君何刺促弗寧至此筆旣屢把屢輟畫將何由而成阿蓮微喟曰汝勿嗔吾是實汝之罪也汝何事具此瓊花璧月之姿殢人心魂奪人神志且吾適已告汝今日方在夢中夢境迷離顛倒幾不自持須俟明日方能寫汝玉影也小娟聞其語中似有微旨則赧赧然注其星眸於壁間之西方美人畫上弗敢一視阿蓮阿蓮仍吸其雪茄木視小娟迨及斜陽瘦時幾已看癡花影矣詰朝朝旭乍放其光阿蓮卽挾小娟至工場及予儕至則已聚精會神曲繪美人眼波意殊專一不若昨日之弗屬是日把筆可七小時初不一顧予

儻且嚴緘其口。沈默無語。薄暮遣小娟歸。命小僮造其家。將寢具。至夜中。卽下榻。工場挑燈對畫。端相弗已。然此竟日所成者。不過兩泓秋波。足見其下筆之着意。迥異於平日。是夕。予亦宿工場中。爲彼伴臨寢。阿蓮始與予語。每發一語。必及小娟。似一分一秒間。亦弗能去之於懷。予私自領悟。知彼萬丈柔絲。已着吾阿蓮身矣。翌日。小娟夙至阿蓮。復畫意興頗騰。舉凡五日面部之草圖。已成。又五日。遂及其身。此十日中。阿蓮已爲情網所絆。無復解脫之餘力。正如癡蠶織繭。絲絲自縛。觀其狀。且將僵死。繭中不作化蛾之想。予儕昔固好調詼。則皆加以諧嘲。輕謔。或借端他事。故爲旁敲側擊。而阿蓮懵然無覺。顛倒于小娟。如故一日。凌晨。予至工場。入時。頗突兀。則見阿蓮跌坐於地。展二手。把小娟柔荑。雙眸上仰。燁然發情。光注小娟面。小娟亦垂睫視阿蓮。花鬢微絳。如牆靡。二人無言相對。神會於情天之上。初弗覺他人之潛窺於側。予自諭孟浪。將返身出。而阿蓮已覺。立頰其頰。躍然遂起。予亟致辭道歉。謂事出無心。初非有意。阿蓮他顧無語。惟微蹙其眉而已。越數日。距阿蓮邂逅小娟之日。已兩星期矣。阿蓮從事於畫。頗力。夜仍宿工場。但遣小娟歸其家。一夕。爲星期六日之夕。天上星月俱燦。不翳纖雲。予

儕三人散步於公園中者久之遂入一餐館就晚餐入座未久隔壁中足音環然似有
 人至須臾即聞啁啾之聲隱約可辨其一為男子一則如遠樹鶯語聲絕婉媚殆為女
 郎予儕初本弗欲竊聽人語特以彼女郎之聲似所習聞則各側耳屏息以聽已而聞
 彼男子之聲曰卿既云愛吾胡尚戀戀于彼吾心為無價之寶匪可供卿作玩具也語
 發少寂尋聞微噫之聲似出于女郎檀口繼乃言曰郎知儂者今遽弗能諒儂耶郎之
 識儂纔七日耳儂之愛郎已不可謂不厚郎心何猶弗知足耶予細辨其音吐幾于失
 聲而呼視吾二友亦皆相顧失色蓋此嬰嬰宛宛者絕類小娟顧吾心雖蓄疑尙未敢
 遽必良以阿蓮掬心瀝誠以愛小娟小娟心匪木石詎遂吐棄其欸欸深情舍而之他
 况天下女子之嬌喉大率相類彼隔壁女郎或未必即為小娟也念至是疑雲渙然盡
 釋復續聽後此作何語男子又曰吾固知足然卿當知吾人愛到深處即亦不能無妬
 今彼儂長得與卿相對飽餐卿之秀色謂吾尙能默爾以息耶語次刀叉聲鏗然作足
 見語者心中之鬱勃彼女郎又曰儂知郎心矣郎殆欲儂立絕彼人來從耶耳儂既愛
 郎自烏敢拂郎意惟郎亦當體儂苦衷儂之殘生實賴彼以保兩星期來所以愛儂對

貼儂者亦備至儂胡可不虛與委蛇少慰彼心一俟彼畫告成儂即從耶俱去天涯海角唯耶所命至欲儂立與彼絕是實背信而忘義儂不爲也予一聞一俟彼畫告成之語色乃暴變知彼女郎決爲小娟矣傷哉柯蓮宗汝特空用其情耳方嘆嗚間又聞彼男子冷然作聲曰慎哉卿言吾人生斯世尙欲樹信義耶圖富貴可耳須信義胡爲彼士大夫輩且各棄其信義于不顧遂逐于利祿之場以卿女子身誰復以信義相責者卿但從吾幸福正復無量彼窮措大耳窮年自食其力一月所入且弗足供吾一夕行樂之資卿其思之將從彼耶抑從吾耶然卿旣弗能即絕彼儉吾亦胡敢相強但有微納用爲吾二人定情之券至是卽聞有聲橐然似啓合者須臾則又物願卿哂繼以嚶嚶之聲曰嘻耶爲儂故竟不惜金錢購此鑽石指環貽儂耶男子夷然曰是莪莪者又何足道僅三千金耳卿曷以玉纖授吾吾當爲卿加之以後則聞喁喁語低抑不可辨予儕念及阿蓮慘默無語酒食入口幾亦弗能下咽越十分鐘許聞隔室中足音又蹺然作知彼二人將去則皆注目於門外少選卽見二人聯臂而過一爲西裝少年狀至挺拔一則果小娟也予儕擬覘彼二人所往因各輟食命侍者登賬同起從之旣出

二人以馬車行。予儕則僱人力車，遙躡於後。過街三四，抵一巨厦前。二人同下笑語而入。予仰首，則見電燈光下，巨字作金色，赫然一旅社也。二友亦已見，字均作色視。予乃不期而顛蹉。夫此狀，脫令吾阿蓮見之，其腐心怵骨爲何如耶？予儕舉眸四矚，見對字爲茶肆，因相將過街入肆，憑陽臺坐。藉曰：品茗實則將俟彼二人之出。顧歷時良久，初未見彼二人無已，遂出緩步而歸。工場途中，各有所思，寂然不交一語。既至門前，予少止，顧謂二友曰：今姑勿告阿蓮阿蓮之心，不禁摧殘也。入屋見阿蓮據椅坐，畫前方睡。蓮花面上，藹然有笑容，不知其作何好夢，乃得意如是。予儕對彼畫中倩影，癡立移時，始各太息而去。明晨小娟猶未至，阿蓮指畫示予曰：吾草圖已成，子觀之不其美耶？予憶及昨宵所見，心乃彌痛，低聲答曰：似太美耳。阿蓮不解，吾旨但對畫微笑，自鳴得意。詎知此畫中之人，方將磨刀霍霍，寸劊其心矣。小娟來時較平日特遲，玉壓襖，紅媚眼，亦惺忪作倦態。阿蓮見狀，亟柔聲問故。然彼小娟者，吾舞臺上之明星也，佯笑巧言爲技，特工阿蓮遂又見蒙於萬重雲霧中，冥然罔覺。自是日始，阿蓮盡益力，長日把筆弗輟。初無倦容，惟偶與小娟款語，始得少息。而一片深情，至是乃如日光穿雲，弗能復。

掩小娟匪石人也。寧有身受而弗覺者耶？予儕冷眼旁觀，屢欲醒阿蓮迷夢，念彼設於此際，覺悟尙未爲晚，迷戀益深，則他日益難解脫。一日，予儕自工場中出，途次集議，擬卽以彼夕事白之阿蓮，因相將復返時，斜陽已半隱，見阿蓮尙坐殘光中，拈筆設色於畫上，全神貫注，初不聞予儕之入。半晌，渠猶未覺，予遂惜然謂二友曰：吾輩行矣，時猶未至也。於是各躡足而出，聽彼迷離恍恍，顛倒于沈沈大夢之中。姑以俟諸來日出至街上一友亦謂予曰：子言良然，今者時猶未至，自以少須爲得，吾輩法當俟彼傑構告成以後，始破其情夢，意彼對此畫裏真眞，或可少慰其痛苦。吾觀此畫筆致，固自不弱阿蓮，畢生之心力殆已盡萃於是。當世美術界上，殊不數數觀也。匝月後畫已告成，而阿蓮之精力亦罷，雙頰失其華彩，深刻勞瘁之痕，眸子則灼灼四射，作光倍明，畫成之日，小娟以頭痛爲辭，未暮卽告歸。阿蓮則招予儕同觀，其畫笑顏微展于意，乃良得顧猶，悄立于側，以俟予儕之品評。予儕但有嘆賞，初不得一適當之評語，觀望移時，彷彿見小娟如花招展，自畫中盈盈而出，珠香玉笑，一室皆春。身上雖衣敝衣，而天仙化人之妙容，初不爲之減色。似此美人畫，可云不世出之傑作。阿蓮傳神之筆，固足以壓倒

一世矣。予歎賞久之。念吾非畫家。耳果爲畫家者。寧減吾二十年壽命。願得署名于其上。少選。遂摺阿蓮肩。歡然呼曰。美哉。此畫柯阿蓮。可以不朽矣。阿蓮微笑曰。子以爲美耶。吾亦云然。三十日勞心勞力。得此似尙值得他日。或竟高懸于巴黎大美術院中。爲千萬人所瞻仰。孰則知之者。予曰。是固意中事耳。彼美術院中之素壁。一得君畫。且立生其光輝。然君將何以名之。阿蓮曰。即名之曰（仙影）。似頗直截了當。予微唱曰。畫中人固類仙。影惜其有塵心耳。阿蓮弗解。吾意惟發其銀鐘之聲。朗然言曰。日之夕矣。吾輩當博一醉。以賀吾畫之告成。酒闌。更往劇場。樂此一宵。三君其能從吾遊乎。言次。笑聲遽絕。示其中心之得意。而予則省省然憂憂。此得意。瞬即幻爲泡影。歸于烏有。復陷吾阿蓮。以入悲慘之境。歷劫不能自拔。微睨二友。似亦黯然無歡。旣出阿蓮。即引予。齊入一餐館。縱酒豪飲。酒酣而出。驅車至新劇場。入座時。繡幕已揭。正劇方登場。一時華燈四燦。座人盡籠于一片銀光之中。面目歷歷如畫。阿蓮樂甚。則又盛稱小娟。弗置。謂其有才有貌。多情多義。天下粉黛千萬當意者。惟此一人而已。縱談間。游目他矚。目光遽定。顏色遽變。朱唇亦立泛爲白。予知有變。亟就其目光所注處視之。則見去予齊。

座可丈許。一靚妝美人。方儂一美少年。肩並頭。歎語時。以羅帕掩其櫻唇。吃吃作嬌笑。美人衣飾甚都。似出大家。春葱上一鑽石指環。奇光燦然。直射吾目。諦視玉貌。雖僅見其半。然予已一望而知爲小娟也。阿蓮木視許久。似喪其魂。已而嚼齒低呼曰。天乎。吾何罪。呼既。忽面予。儕作微笑。虎躍而起。疾馳出座。去觀其爲狀。殆類狂。易予儕大駭。亟同起追之。旣去。劇場阿蓮如虎出柙。奔乃益力。直置生命于弗顧。予儕狂追不舍。至于工場。見阿蓮已奪門而入。始各少止。二友謂予曰。傷哉阿蓮。寸心碎矣。子善。辭令曷入。慰之。予遂入。則見阿蓮方兀坐。畫前掩其面于手中。咽泣弗已。而畫中仙影猶孀然。作淺笑。似笑。此癡人。盲目盲心。浪用其愛情也。阿蓮聞予足聲。立仰其首。予趨前慰之。阿蓮把予手。銜悲言曰。君其去。吾母故相。溷吾將窮此一宵之力。補吾碎心也。予復力慰之。始出。翼晨。予儕同至工場。見畫尙在架。而阿蓮已杳。意必歸也。因亟同造其家。至則門已外。肩有鄰人出。謂柯家已于今日凌晨。他徙不審。何往。有函一。囑呈三先生者。遂出一書授予。剖封讀曰。

嗟夫。吾友吾今去此矣。三君夙知吾者。當知吾心已寸碎也。而今而後。吾當力忘彼。

人。力。忘。此。土。栖。息。荒。村。寒。市。間。侍。母。以。終。從。茲。溝。水。東。西。相。見。不。知。何。日。「仙。影」
作。爲。吾。數。十。日。心。血。所。成。用。特。遺。吾。三。君。作。爲。畢。生。之。紀。念。至。吾。他。畫。都。已。付。之。一。
炬。俾。吾。不。祥。之。名。字。卽。隨。枯。燼。同。滅。不。欲。留。諸。人。間。爲。人。嘲。謔。嗟。夫。吾。友。長。相。別。矣。
友。誼。無。盡。會。當。握。手。于。百。年。以。後。也。柯。蓮。宗。白。

嗟。夫。嗟。夫。此。悲。劇。遂。于。是。閉。幕。矣。天。胡。不。仁。獨。令。斯。人。恫。傷。憔悴。懷。其。碎。心。而。去。讀。吾。
書。者。亦。欲。一。見。「仙。影」乎。今。猶。在。吾。書。室。之。中。日。夕。與。吾。相。對。花。鬢。半。展。嬌。然。作。淺。笑。
而。吾。柯。蓮。則。已。不。可。得。見。二。十。年。來。一。面。無。緣。不。知。茫。茫。天。壤。間。何。處。着。此。傷。心。人。也。

(完)

學獄

倦鶴

天街沉寂。霧影迷離。電燈閃爍中。露一種悽愴可憐之景象。其時俄京聖彼得堡克魯阿撒街。畫樓臨道左。有一風鬟霧鬢之美人。凭窗而立。眉目間隱含憂色。小語曰。天乎。講學乃獲罪乎。不然。又以何事挂法網乎。

美人名赫菲亞。有謂其慕蘇菲亞之爲人。而取此近似之名字者。有謂其名掛虛無黨籍者。都未可知。赫菲亞之父。爲愷斯億。曾任駐法大使書記長。赫菲亞侍父往。因就學巴黎。俄國留法學生有阿克鳩夫。亦閩閩裔也。邂逅他鄉。兩相慕悅。願其相悅也。非如世俗男女。感以瓊瑤。投以桃李。久處新共和國。聞法人稱道盧梭孟德斯鳩諸哲之學說。深印腦筋。如着魔。如中電。平日喁喁切切。輒相謂如何可使俄國如法蘭西。如何可使俄國爲英吉利。攜手並肩。纏綿軟語。不外此種事。不知者以爲二人之情話。其實。非情話之情話。乃世界上莫大之情話也。

維多利亞夫英吉利。嘉富洱妻義大利。此極言無人可夫之妻之爾。阿克鳩夫與赫菲亞。志趣既同。赫菲亞心中。覺阿克鳩夫外無人可夫。阿克鳩夫亦以赫菲亞外無人可

妻。轉笑維多利亞及嘉富洱。雖貴爲君相。而家庭幸福。乃遠遜彼等。易得千黃金。難得有情人。彼等愛情之牢縛。非特形影不離。抑且肺肝可掬。殆謂瀟漫宇宙。再造俄國。皆係於吾二人之愛情。二人自命。直新斯拉夫族之亞當夏娃也。果也良緣美滿。有志竟成。愷斯億竟許赫菲亞婚阿克鳩夫。而兩人結褵於巴黎。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愷斯億攫痼疾。辭職歸聖彼得堡。赫菲亞孝女也。亦與阿克鳩夫同返祖國。無何而愷斯億疾篤。愷斯億逝世。阿克鳩夫亦以法國大學畢業之資格。出任聖彼得堡法律學校之講座。

阿克鳩夫將就聘。商之赫菲亞曰。卿乎。吾誠不欲與卿爲每日數小時之離別。然吾與卿同抱宏願。欲增長我俄人之程度。欲改良我俄國之政治。吾以爲虛無黨今日固未奏效。即奏效亦恐人民憎於天賦人權之旨。改革之結果或不良。擬從教育上爲根本之培植。卿以爲然乎。赫菲亞曰。耶。耶愛妾。耶尤愛斯拉夫人。妾愛耶。妾尤愛俄羅斯國。耶之志。妾之志也。行矣勉旃。勿戀戀作兒女子態。

一日。阿克鳩夫方自校出。探手衣囊。出時計。注視指針。目不他瞬。蓋阿克鳩夫每日赴

學校預與赫菲亞約定歸來時刻。及期則赫菲亞躬迎於門。攜手入室。話本日所舉之學說。預測其有何影響。以爲笑樂。有分秒差。則閨中人望穿秋水。途中人亦默印靈犀也。乃旁有警吏來。卒然問曰。先生即阿克鳩夫乎。阿克鳩夫曰。然。警吏曰。然則吾長官有事奉邀。幸移玉趾。

閱者諸君。當知俄國警察之威。令人股慄。况阿克鳩夫一書生。呼之來敢不來耶。阿克鳩夫此時。一念此身未犯何罪。則坦然無疑。一念不知何時得歸。勞愛妻倚閨望。則怒焉如擣足趾。無一息停迴。腸已千百轉。而警察署當前矣。隨警吏逡巡入。警察長據案坐。呼阿克鳩夫問曰。汝畢業法國乎。阿克鳩夫曰。然。汝法律學校教授乎。阿克鳩夫曰。然。警察長曰。然則汝何以妨礙治安。違犯國憲。阿克鳩夫愕然曰。長官何言。我乃不解所謂。警察長曰。汝謂國家由人民之契約而成。汝謂人民有天賦之權利。汝謂人民擁立君主。而唯君主所欲爲。卽失其國民之資格。汝謂貴族特權之政治。與天賦之人權。兩不相容。信有之乎。阿克鳩夫曰。然。有之。又曰。此我所得之師傳。世界之正義公理。我有何罪。我自講學。又何與長官事。警察長曰。汝亦知我俄國爲何國。汝亦知汝任何

國之教育事業。汝爲帝國人。居帝國地。竟排皇帝。排貴族。煽民權。汝實違犯國憲。汝以講學。使人民信汝邪說。悉起而主張人權。益助虛無黨。張目。俄國現有之秩序。必不保。汝實妨害治安。汝須知汝之所謂正義公理。乃法國之正義公理。非俄國之正義公理。我俄國之正義公理。惟皇帝之權威貴族之勢力。汝反此大義。何自謂無罪言。次翹其鬚。若有得色。阿克鳩夫艷然怒曰。汝輩今日尙坐井觀天。以蠡測海。謂世界趨勢。可以背馳。專制稅政。可與終古乎。汝輩專務錮蔽民智。乃至仇視講學乎。勿多言。我甘殉世界人道。惟汝所處置。

阿克鳩夫入獄矣。赫菲亞尙盼其歸也。是日本約以五時歸。俄而六時。而七時。阿克鳩夫足音杳然。羹沸於釜。肴具於杵。屆晚餐時矣。在平日言笑燕燕。一室春風。極家庭唱隨之樂。今則赫菲亞塊然獨居。淒涼欲絕。且狐疑滿腹。不復有貯餐飯之餘地。乃自出探之於學校。得聞阿克鳩夫被捕耗。驚且暈矣。猶強自搯拄。趨警察署。欲一面詢顛末。至則警吏以日暮辭。無已。仍歸邸第。是夕也。錦屏寂寂。電燭熒熒。觸目皆愁慘之色。此中人之以眼淚洗面可知也。

次晨阿克鳩夫方在獄中默念己身之不幸。俄國之黑暗。俄門啟矣。獄卒導赫菲亞入一抱腰。一接吻。無言相向。蓋赫菲亞既哽咽不能出一語。阿克鳩夫亦不知從何說起。非二人之不落言詮也。良久阿克鳩夫始曰。卿！我乃以講學獲戾。因歷歷述昨夕事。赫菲亞遽正容答曰。果如此乎。盧梭當日舉世欲殺法政府。至形圖而名捕之。曾幾何時。盧梭街日內瓦府之石像高矗雲表。巴黎招魂社之馬鬣封過者無不矜式。我輩之患在學術不如盧氏效果。不如盧氏身之囚之殺皆非所計。耶今陷身暗獄。爲待決囚。妾柔腸寸斷。深爲耶悲。尤爲俄羅斯人民悲。然耶與妾兩人之身一人之身也。皆斯拉夫民族托命之身也。耶以此獲罪。妾仍以耶志自勉。妾不能行耶志。寧相隨狂狷耳。阿克鳩夫急吻之曰。吾感卿惠。俄羅斯人感卿德。卿行矣。勿以我爲念。

阿克鳩夫入獄後二十餘日。警吏數人偵探一二人擁一女郎入第三局去。第三局者聖彼得堡審判國事犯之地也。此女郎面罩黑紗。曳巴黎式之長裙。衣服殊都麗。態度殊婀娜。道旁嘖嘖。羣謂若個玉人兒。究犯何罪。得毋虛無黨耶。及審判後。則聞此女郎爲厄利德。散布印刷品。反對俄政府者。以發往西伯利亞定讞。

此女郎果厄利德乎。非也。赫菲亞探視阿克鳩夫歸。私語喃喃。書空咄咄。薔薇未戰。色黯。將離瓜瓞。不綿心傷。獨活。自念郎苟殉人道。我亦義不獨生。徐起至案左。搜盡篋。啓錦囊。取一小冊子。反覆展誦。旋握管疾書。此冊何物。蓋赫菲亞近年之著作。阿克鳩夫爲題其眉。曰人權鑑。大概本法蘭西人權宣言。而指摘俄國之惡政治者也。然未嘗出以示人。至是窮一夕之力。塗乙點竄。刪繁冗。補罅漏。次日持付秘密印刷機關。付梓行世。未一旬而聖彼得堡莫斯科華沙諸大都市。人手一編。洛陽紙貴矣。偵探警察。坐是乃大忙碌。既踪跡此書所自出。復訪察著者爲何人。當赫菲亞之探視阿克鳩夫也。獄卒頗聞其語。且阿克鳩夫有一志同道合之賢妻。俄人亦多諗者。第三局長格葛雷氏。迭訊阿克鳩夫。冀得顛末。然赫菲亞發行此冊。署名爲厄利德。彼其居心。實懼苟用己名。必株連其夫。即有一線生機。亦將復窒。阿克鳩夫雖亦疑之。然既不忍入愛妻於罪。且並無其妻之名。故雖鞠訊。卒無所吐。然偵探視綫。固以赫菲亞爲集合點也。赫菲亞有舊同學多莫古女士。向亦醉心法國學說者。時相過從。作長談。痛論俄國政治之腐敗。但多莫古近爲一男子所蠱。與訂婚約。此男子則爲私家偵探。世上無知人欲驗。幾

人到此誤平生。多莫古與此偵探往來。火一般熱。膠一般粘。不知覺間。每露他人之秘密。然赫菲亞於多莫古之一段新豔史。尙不知也。赫菲亞被逮之前一日。多莫古適過訪。深閨舊伴。慰我寂寥。夙昔同心。兩無疑忌。不禁於忘情時。微吐人權鑑之大意。次日即有警吏來。捕赫菲亞去。漏洩春光。多莫古殆不免嫌疑地位歟。

沉沉黑獄。深鎖紅顏。獄中况味。赫菲亞但於阿克鳩夫入獄之際。精神上嘗之。今則軀殼亦嘗之矣。芳心欲碎。隻影自憐。雖甘以身殉人權。而於同心共患難之夫婿。一日間思念之度數。直不少於鐘擺之振動。况依然明月。送秋千以無情。如隔銀河。填星橋而待鵲。明知同在此獄。而相見無緣。且不識多情之夫婿。亦知汝愛妻之來此否。汝若知之。憐卿憐我之情。亦能自寬解否。凡人靜極之際。萬念紛來。赫菲亞此時。母乃類是。檻車具矣。戒途長征矣。越烏拉嶺。渡貝加爾湖。抵寂寞荒涼之西伯利亞。赫菲亞平日皎如玉樹之臨風。豔如紅蕖之映日。至是乃蕉萃枯槁。判若兩人。乃征驂甫停。眼簾有觸。若喜若悲。若疑若信。則其地之羣囚中。有一人在儼然阿克鳩夫也。耶已在此耶！妾亦在此耶！不禁脫口欲出。顧哥薩克守兵。獐視如鬼。手鞭箠一。不如彼意者。切切

私語者。輒舉手痛拊。血肉作紅雨飛。赫見阿。阿亦見赫。竟相對不能通一語。咫尺蓬山。紅牆銀漢。情場之苦境。於此爲極矣。

幸而哥薩克兵。狼雖如狼。蠢則如豕。且不解法國語言。阿克鳩夫與赫菲亞。雖不能夕同居。日同食。一訴相思之苦。而於同役作時。漸得以隱語相問答。久之而囚人多習之。其語維何。有解法語之遊人。述其日用之名詞曰。Droit Personnel。曰 Contrat Social。

(完)

皇帝借債

債民

唉！怪事怪事。皇帝又借債了。說這話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鄉下人。披着一條腌腌臢臢的麻布手巾。掛着一條蓬蓬鬆鬆的稻草辮子。手裏還擎着一把四分五裂的破芭蕉扇子。一面搖着一面說着。那對面的也是一個村牛。年紀約三十外歲。赤着脊膊。腦後拖着一個鹹菜把子。蹲在一個大碌碡上面。聽了這話。便霍地站起來。說道。豈有此理。皇帝家裏金山銀礦多着哩。你看他賠起外國債來。動不動便是幾百兆銀子。幾千兆銀子。那裏還會同我們窮百姓借債呢。老六哥你想想看。莫不是縣大老爺想我們孝敬他點地皮。不然便是差大爺想出花頭。敲我們的竹槓。再不然便是……講到這裏。忽然的咽住了。老六道。老八怎麼不說了。再不然便是什麼。老八跳下碌碡來。走到老六跟前。低低的說道。便是董事先生地保老爺倚官仗勢。又來榨我們的油了。老六點點頭就不講了。那東邊一家籬笆旁邊走出一個白鬍子老者。走兩步咳嗽一聲。還喘噓噓的。柱着一根細竹竿。做的拐杖子。慢慢地踱得來。老六老八見了。急忙的迎上去。一連聲叫着王伯伯。王伯伯。王伯伯道。你們在這裏乘風涼麼。老六老八道。乘風

涼呢。你老可曉得。皇帝又來借債了。麼。你老活到七十多歲。從來的皇帝。是從來沒有這樣事情的。何以民國的皇帝。却年年向我們借起債來。皇帝家會哭窮。我們窮百姓。豈不是大家應該餓死了麼。王伯伯嘆了一口氣道。俗說大有大難。小有小難。皇帝向百姓借債。也是說不定的。但是我聽見董事先生說。今年仍是按畝派捐。這分明是抽田畝捐罷了。那裏是借債。老六接着說道。我們心裏也不明白。聽你老一說。確確實實。是抽田畝捐了。昨天董事先生叫地保老爺到我家裏來。說我家裏每年收三石租。要出三元。老人家裏一石半。租要出一元五角。這不是田畝捐。還是甚麼。上年派捐的時候。剛剛莊稼上場。我收了三擔租。他却只派我一元五角。今年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反而加了倍了。要像這樣加起倍來。我的三石租。將來恐怕都不夠出捐呢。王伯伯道。我去年在城裏聽見說。皇帝借債。還有債票呢。又有人說。皇帝借了去。終久要還我們的。我想。這都是皇帝教縣大老爺騙人的。我們小百姓。還能問皇帝討債麼。所以我上年雖然派了大洋十元。却另外加了五元。送給董事先生吃。茶董事先生假惺惺的裝着。不要還似。平要寫張收據給我。我却苦苦的央求他道。我們還有不相信先生的麼。先

生替皇帝辦事還會錯麼。還要什麼收據。好在我的錢既然捐了。也不想皇帝還我。一毫便是十年八年後皇帝真還起錢來。我也情願送給先生吃茶收據。就擺在先生這邊。罷那董事先生聽了我這一番話。似乎臉上有點笑容。却又沈沈的說道。皇帝借債誰敢向他討也。斷無還的道理。這張收據不過騙騙人罷了。給我也沒有用處。只好點火吃烟。但是你這茶錢。我却拏着不過意。我又央求他道。先生不必說客氣話。我們靠先生的事體多哩。但求先生不把我的姓名寫在捐冊上面。下年如其再有這回事。便派不到我的頭上。那就是先生的大恩了。董事先生便笑嘻嘻的說道。係這老滑頭。真想得週到。我便收了你的罷。但是我吃了你的茶。自然要幫你設法。你放心罷。那時我還扒在地下。磕上幾個大頭謝他。所以今年竟一文也沒派着我。我却落得不管。子老六聽了。便說道。王伯伯到底年紀高。閱歷深。竟調皮到十二分。你老上年派了十元。親自送到董事家裏去。還見着一張收據。我們派了一元兩元。不過交在地保老爺手上。收據兩個字。且不會聽見說過。債票更沒有看見過了。好在我們出了捐。也不想他還錢什麼。債票什麼。收據有也好。沒也好。縣大老爺吃茶也好。董事先生吃茶也好。地

保。老。爺。吃。茶。也。好。我。們。只。好。當。會。茶。東。罷。了。老。八。也。笑。着。說。道。我。還。聽。見。一。句。話。可。不。敢。在。旁。人。面。前。說。好。在。王。伯。伯。同。老。六。哥。都。是。不。會。搬。話。的。人。我。便。說。了。罷。我。們。那。位。董。事。先。生。從。前。不。是。個。光。蛋。麼。自。從。上。年。辦。過。一。回。田。畝。捐。田。也。買。了。五。十。畝。了。牛。也。買。了。兩。匹。了。大。兒。子。也。娶。媳。婦。了。大。女。兒。也。出。門。了。他。的。錢。是。那。裏。來。的。只。怕。是。茶。錢。收。多。了。還。有。那。位。地。保。老。爺。不。是。窮。得。沒。飯。吃。的。麼。自。從。上。年。幫。着。董。事。先。生。辦。了。一。回。田。畝。捐。米。也。五。斗。五。斗。的。買。了。粗。布。衣。裳。也。穿。完。全。了。鴉。片。烟。也。多。吃。幾。口。了。他。的。錢。又。是。那。裏。來。的。只。怕。也。是。茶。錢。分。多。了。老。八。說。罷。便。吃。吃。的。笑。老。六。也。笑。王。伯。伯。也。笑。老。六。一。回。頭。遠。遠。的。望。見。兩。個。人。來。便。說。道。那。不。是。董。事。先。生。帶。着。地。保。老。爺。來。了。麼。讓。他。們。發。他。們。的。財。去。罷。我。們。各。人。回。家。也。吃。茶。去。罷。

唉。作者。做。這。一。篇。小。說。却。是。含。着。一。泡。的。眼。淚。一。肚。皮。的。窮。氣。看。官。你。想。鄉。下。人。是。可。憐。極。了。連。總。統。都。不。曉。得。還。是。滿。口。的。皇。帝。皇。帝。他。還。曉。得。什。麼。叫。做。國。債。那。些。辦。國。債。的。縣。大。老。爺。受。着。巡。按。使。大。人。的。壓。力。也。只。好。學。着。他。壓。一。壓。百。姓。城。裏。百。姓。調。皮。些。他。們。還。看。看。報。什。麼。九。扣。收。款。呢。六。厘。利。息。呢。還。瞞。不。住。他。們。然。而。勸。到。

他們出錢。總是哭窮不了。所以縣大老爺沒得法。只好把些董事先生傳上來。某鄉派幾千元。某鄉派幾千元。限幾天繳。董事先生。嘴裏便一千二百個是字的答應。下去。只得同地保老爺商議商議。用那按畝抽捐的辦法。有錢的呢。就大敲他。一敲沒錢的呢。也零碎派他。一派好在收據也不發。就發給他們。那些鄉愚也不敢要的。所以一個堂堂正正的公債。竟變成田畝捐了。那些狗鄉董狗地保。竟一個個的變了土財主了。照這樣看起來。公債的信用。糟蹋盡了。將來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的公債。又怎麼樣辦呢。債民自跋。

鶴雛曰。債民此篇。以嬉笑代痛哭。以痛哭爲呼籲。稍有人心者。讀之當無不動容。雖然比年政務。病民而不利國。類此者衆矣。安能一一爲之燭照。而披寫之。卽能之亦但我債民之痛哭呼籲而已。安能動彼廊廟章綬之聽。則鶴雛與債民不亦虛爲此豐干之饒舌哉。噫。

皇帝借債

六

記湖杭異人事

鴉 籬

道家之正宗爲性命。其要收視反聽。乃凝于神。遂能前知。殆與近日哲理心理二學相參互。其傍出則爲術數。微矣。間有可信者。亦催眠術。千里眼之亞也。客窗無俚。友人喜述異。偶能成憶。輒復筆之。

紫陽先生。臨安人。與張陞貴善。顧制行。絕不相類。人見之于光緒中。葉率五十許人。也冥默孤往。人罕接其面。夜所居室。書聲琅然。越日人造問所業。終不答一語。人稍稍引去。先生亦終不顧。猶介自守。一芥不苟取。黃冠草屨。儻然遺世。所居屋數楹。花木環之。菽治絕整。循畦舒嘯。時或竟日。獨以善陞貴故。人僂陞貴。遂亦僂先生。造請者日益衆。率占祐患。問休咎。強聒不已。先生不將迎。亦不拒。徐擇一人。略答數語。其人始茫然。繼大悟。終且汗下自投焉。復之其他。亦如之。所言無詭說。無諛辭。父勉以慈。子勉以孝。如是而已。人其聞之。則似熟察其陰私。無不神寒體聳者。于是一郡以爲神。積久。先生稍厭苦之。客至不復酬對。書心肝脾胃腎五字于几。目注神往。邈焉如傍無人。將死戒其侍者。治事如恒。詰旦不起。趨視膚已冰。而衣服褶疊置床次。無少亂。郡人購葬之。舉槨。

絕輕。或以爲化去也。

張陞貴者。居某寺中。風狂爛熳。冬夏一布袍。嚴寒行風雪中。冰鏗然落鬚眉間。未嘗言寒。盛夏金石流爍。未嘗見其汗。自言能爲醫。病者乞治。則支以他語。雜取淤水敗葉施之。然病者無不應手愈。酬以金。輒不受。或繼以謾罵。爲易以錢。始持去。然亦不過二百也。陞貴舉止紆徐。袖寬可容斗許。旣得贖。則市餅餌實其中。所行過。兒童輒成市。陞貴則徐舉袖中餌。徧啖之。畢。從容竟去。拱宸橋者。武林之繁墟。陞貴時殊荒落。官府徵地賦。附近居民無應者。陞貴某日坐橋下茶寮。獨大言曰。誰言此地荒者。苟有認徵微賦者。不十年富矣。肆人夙神陞貴。爭趨詰其故。陞貴曰。遇馬而開。遇羊而盛。謹誌斯言。當是時。陞貴名張甚。言出遽喧傳。達于官署。仁和令姜某。以名進士。令浙。素惡異端。聞之盛怒。立遣役執之來。將窮治之。令甲吏胥莫敢應。令愈怒。躬率隸皂往。至則張已端坐而化。令檢驗。佯作持巨鍼刺張胸。入五分許。鍼無血。咸謂已死。令始罷。令輿馬去未遠。張已能坐笑語。揚揚如平常。嗣修拱宸橋。工久不成。張遍告人。將以身殉。語訖赴水死。未幾而有湖州某之事。

陞貴之語。馬謂馬。開羊指乙未。拱宸橋之發。遠果符其時。

湖州某。不詳其姓氏。能術數。其

友知而要之。則謝弗能。某日偕遊于市。立橋側。一擔不托者于于來。友復以爲請。某曰。可。然我術不以窘細民。君輩當償其值。則可一試。咸應曰諾。某俯拾石塊。以意作數。塈擔不托者方過橋。至塈石處遽躓而顛。棄擔于地。復起。整擔將行。卽復仆。如是數四。不托盡不可食。擔者踞地泣。始笑償之以錢。某遊杭。飲于酒肆。肆人弗能禮也。某怒。陽爲沽。質其壺以歸。越日而肆中酒甕盡罄無滴酒。肆人大駭。嗣察知某所爲。卑辭往乞。怒甲笑曰。若尙敢無禮乎。茲姑宥汝。所失酒在屋後空甕中。驗之良信。知其異人也。

鷓雛曰。天下事理之不可窮。如是哉。聞諸譚者。上列故實。亦得之一友人。其人固亦好言術數。嘗令人手一物而已。則踽步作術求之。能舉其物質狀不爽。是又他心通之類歟。

記湖杭異人事

別爾爵邸

鴉 雞

咳。人。生。世。界。上。風。雲。不。測。這。種。事。原。也。是。常。有。的。無。論。如。何。我。這。夥。心。自。己。總。能。支。撐。得。住。但。是。……但。是。這。消。息。要。一。傳。到。他。耳。輪。中。這。怕。就。要。懨。死。了。他。呢。但。是。事。已。如。此。也。就。說。不。得。了。這。時。別。爾。男。爵。獨。坐。在。書。室。內。一。隻。司。撥。玲。圈。椅。之。中。垂。頭。喪。氣。的。那。面。目。頓。時。就。老。了。許。多。本。來。滴。翠。般。兩。道。脩。眉。如。今。在。那。眉。梢。平。空。的。添。了。許。多。蕭。一。雙。秋。水。皎。的。碧。瞳。也。溷。了。眶。邊。隱。隱。現。着。濕。痕。把。一。方。白。巾。拭。個。不。住。口。裏。喃。喃。的。說。着。拿。那。淚。眼。四。面。瞧。瞧。他。的。屋。子。覺。得。楹。梁。上。的。雕。刻。牆。壁。上。的。名。畫。架。上。的。插。架。芸。籤。几。案。上。的。玲。瓏。陳。設。依。舊。的。一。派。繁。華。富。麗。氣。象。好。似。在。那。裏。開。口。而。笑。叫。他。主。人。不。要。傷。心。那。裏。知。道。他。主。人。正。在。腸。若。涪。湯。之。際。眼。見。得。這。一。座。二。百。年。來。簪。纓。世。襲。的。爵。邸。不。上。三。月。便。要。歸。他。姓。了。到。那。時。不。要。說。別。的。卽。如。男。爵。今。日。身。子。坐。的。那。隻。圈。椅。也。不。能。不。和。主。人。握。手。告。辭。另。覓。主。顧。試。想。男。爵。此。時。的。傷。心。還。傷。心。得。了。嗎。他。自。己。鼓。厲。着。自。己。的。勇。氣。鎮。定。着。自。己。的。心。思。把。編。貝。般。的。牙。齒。咬。得。格。格。地。響。兩。手。交。叉。着。胸。前。似。乎。要。把。胸。中。洄。漩。洶。湧。的。思。潮。竭。力。按。捺。下。去。却。如。何。能。毀。依。舊。

的一起一伏不已。鬧得全身都索索地震顫起來。他自己知道今天萬萬的支持不下。急忙斟了一大盃白蘭地。揚着頸子。一氣喝完。拓地走了開去。在滿室中來往亂走。忽地又凝了一凝神。走到書桌邊。開了抽屜。取出一支玲瓏小巧的十二響手鎗。握在手。中。對着著衣鏡。把自己端相了一端相。微微地歎了一口氣。自己兩頰上紅的如胭脂一般。握鎗的那隻手。却顫個不住。宛然害了手症似的。自己笑自己道。別爾。你往日的勇敢。那裏去了。怎的忽然變出婦人女子的態度來。如果這樣去上決鬥場。是要叫人譏笑的。喂。不差。不差。今天本來也是決鬥。今天是我。和命運作最後之決鬥。喂。別爾。放大方些。一鎗便斃了。決不要放到三鎗的快些快些。證人要發煩了。說到此地。忽然收起了嘲弄的態度。把心一橫。舉起手鎗。端端正正的向着自己胸口。正待振機。不覺又觸着一件最關心的事。慢慢的吐了一口冷氣。把手中的鎗又放了下來。把一只臂倚上火爐簷上。支着頭低低的說道。我無論如何。不應當不給他一個信。使他知道我是爲什麼死的。也可以免他無謂的悲傷。是的。大丈夫事。光明磊落。來蹤去跡。須要使他分明。何況又是他呢。咳。愛蝶司。愛我的心思。便連我也不曉得他多少萬丈。但是。遲。

了。已來不及了。我是個四海無家之人。怎能得消受他這千千萬萬的溫和甜密的愛情。罷了。愛。孽。司。你。也。不。要。怪。着。我。總。是。我。的。命。運。不。好。帶。累。着。你。也。做。了。一。場。空。花。幻。夢。如。今。你。那。心。中。之。人。別。爾。和。你。告。辭。了。望。你。千。萬。要。恕。我。的。罪。惡。替。我。禱。告。上。帝。罷。別。爾。一。壁。想。着。一。壁。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那。淚。珠。一。點。一。滴。的。滴。上。鑪。簷。再。也。忍。耐。不。住。過。了。三。五。分。鐘。方。才。慢。慢。的。一。步。挨。一。步。蹣。跚。到。圈。椅。上。坐。下。重。復。開。了。抽。屨。取。出一。張。粉。霞。色。的。書。箋。把。筆。蘸。了。墨。水。慎。慎。重。重。的。寫。了。一。行。又。擱。了。筆。歎。了。一。口。氣。接。速。寫。了。數。行。把。筆。一。放。取。那。書。箋。輕。輕。的。放。在。唇。邊。接。了。一。個。三。分。鐘。的。長。吻。那。淚。珠。兒。早。又。滴。滿。書。箋。自。己。鼓。動。全。身。的。勇。氣。把。書。箋。輕。輕。塞。入。封。中。方。要。丟。過。再。去。取。那。手。鎗。時。說。時。遲。那。時。快。書。房。門。外。一。陣。拍。手。的。聲。音。和。着。一。陣。銀。鐘。般。的。笑。聲。書。房。外。早。進。來。了。一。個。輕。裝。俏。警。冶。容。曼。態。的。女。郎。曳。着。薄。如。霧。縠。的。淺。碧。長。裙。披。着。灰。色。上。衣。一。雙。皓。如。霜。雪。的。玉。腕。舉。起。來。交。叉。在。頸。際。把。一。個。花。冠。也。微。微。偏。了。一。些。只。見。他。帶。着。笑。把。一。雙。曼。目。覷。住。別。爾。道。好。呵。我。偷。窺。着。你。的。秘。密。了。別。爾。我。來。了。已。經。好。幾。分。鐘。你。一。聲。兒。不。言。語。在。這。兒。寫。些。什。麼。我。可。是。不。許。你。瞞。着。我。的。別。爾。這。時。老。大。一。

跳把方才鼓起的一股勇氣。早丟向瓜哇國中。兩隻手一齊軟下來。逼得臉上發白如紙兒一般。幾乎連心房的跳動也停止了。只是呆呆的向着那女郎發愣。再也掙不出一句話兒來。女郎眼快早瞧見書案上一個書函。墨藩未乾。是方才寫下的。便含笑行近別爾的身傍。歛歛的道。別爾。這封信可許我瞧一瞧。我想你必然又做了好詩呢。還只管發歎。做什麼。說罷輕移皓腕。便要取那信封。別爾一眼瞧見。急得什麼似的。額上的汗珠都逼了出來。連喘帶說的道。愛蝶司。我愛這……這你看不得的。一句話沒說。寫早搶了那信封。塞入衣袋中。心想發一個狠。索信給他看了。倒也了結。只是始終沒有這個勇氣。那時愛蝶司便老大的不願意起來。一隻手伸出去。幾乎收不回來。這樣子還是他和別爾的第一回呢。你想愛蝶司怎會不生氣。骨多着小嘴兒。向傍邊椅上坐。不由的冷笑道。別爾。你不給我。看也罷了。但是你不犯着生意。你看臉都青了。這又算什麼。難道我和你還有什麼秘密不成。你倒說呀。這時的別爾真是冤屈到極地。他也萬想不到愛蝶司此時會來。而且一定要看他寫給愛蝶司的信兒。言語之間。倒似怪着別爾不給他看似的。真是百口難辯。只是呆呆的一言不發。幸而愛蝶司是非

常愛着別爾的一時間便回過意來。看着別爾。又是詫異。又是可憐。他剛要我別的話兒來岔開去。一眼又見火鑪簷上一支雪亮的手鎗神經斗的一震。不知不覺的失聲道。啊。嚙。這是爲的什麼呀。這時的別爾。真是做聲不得。恨不得那牆壁上頓時開了一個孔穴。好讓他插翅飛了出去。顏色一陣陣的更變。青黃迭現。好似開了個顏料舖一般。那一顆心真個比臨着宣告死刑。上斷頭台那個當兒還難過。正在延挨之際。當不得愛蝶司這時已疑心到十分。一疊連聲纏着別爾。要叫他告知緣故。又立起身來。傍着別爾坐下。把一個頭直僵到別爾懷中。那黃金似的頭髮披了別爾一肩。呢着別爾道。別爾。我不與你這個樣。你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告訴我。你當真還是愛我呢。不愛。你要是真不愛我。那就罷了。要是愛我。你就別瞞着我。我好別爾。你告訴了我罷。不然。我便一輩子不出這書房門口。說罷。嬌然露齒。只自竊笑。把別爾的萬千心緒在這一嘆中斗的鉤了起來。不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我愛你。快別逼着我。我想這書兒你還是不看的好。是的。我愛你。決意不看了罷。你也別胡思亂想。我是決不瞞着你做事的。不過這一回……咳。望你以後還是拋了我的好。我如果有什麼意外。你不必儘

着記望着我。我愛記着罷。這便是你的別爾。向你說前後的肺腑話。你要……說到這裡已哽咽得說不出來。聲音也啞了。那時愛蝶司不聽便罷。聽了真覺得青天霹靂。意外驚慌。不覺的一手將着別爾的頭頸。一手按他的胸前。急道別爾。什麼事。你說出這樣的喪氣話來。這不是我聽錯了嗎。別爾。你到底說什麼。快說快說。這時他緊蹙着微睜星眼。急得氣都喘不過來。別爾那時又是愛他。又是憐他。不由的沖口而出道。你別急。我就給你看這書兒。說罷向衣袋中搗了出來。向桌上一丟。急急的把兩手掩着臉。心中一陣難過。便向沙發上倒下。愛蝶司着那書兒不到一半。一雙纖手已顛個不住。末了索性全身動抖起來。噢的一聲。已經暈了過去。別爾大驚。連忙起來。把他擁到懷中。低低喚着。心中感激他的至情。到十二分。不覺又洒了幾點淚。愛蝶司醒了過來。顛聲道。別爾。你難道真無以自揀嗎。這些話是真的嗎。便是真的。也不打緊。別爾。你快別起這些念頭。你要知道。你這生命是我和你二人合着的呀。說罷一陣傷心也嗚咽個不住。這時屋中靜悄悄的。止有那時鐘機兒板着臉。不言一笑。一秒一秒的走將過去。不一回鏗鏗的響了。十一下。別爾斗的一驚。連忙把愛蝶司推開。又眼瞧着爐簾的

手鎗免強鎮定着道。我愛。這時你可以回去了。讓我料理我自己的事。愛蝶司一言不發。止把頭搖了一搖道。別爾。我不信。我此刻萬不能離開你。我想。你這書兒一定是撒謊。是的一定是撒謊。說着連連搖頭不止。別爾急道。我愛。你別傻了。這種事那裏可以撒謊的。我真個已經破產了。不到三月。我這裏的一草一木都屬了別人了。但是並非由我自己做成的。咳。這也不必說他父兄的事。原和我自己的事一樣。求你原諒我罷。愛蝶司怔怔的覷着別爾。覺的他神色如此。這話萬無不實。便道然而別爾。你也太胡突了。破產的一件事。算得什麼。我和你的愛情。又並不在乎財產兩字的說到這裏。又把別爾的頭髮揉了幾揉。又柔聲下氣的道。別爾。我和我的愛情。是百劫不變的。你現在便赤手空拳一無所有。可知道。你還有一件最珍貴的東西。比了那些金錢田產。還要高貴個十倍百倍。這便是你。和我的愛情。這愛情能穀使你快樂。能穀使你忘掉了一切。能穀使你整刷精神。重做一番新事業。出來。別爾。你雖說如此。好在我們結婚的日子近了。結了婚後。我們便清清苦苦的過一輩子。也不見得一定會窮死我。別爾。你聽了我的話罷。說到這個當兒。又俯身下去。溫溫的和和。別爾接了一個吻。只是別爾

依舊是一聲兒不言語。愛迭司想了半回，忽然點頭道：「是了，是了，我想我愛這樣傷心，必定是舍不得二百餘年的故家舊木，一旦歸之外人，如今這樣罷我父亨利男爵遺下來的家產，恰和這裏差不多，如今不拘賣了那一邊，歸清了債務，便是了。我和你的財產將來總得要歸併一處的，又分什麼彼此別爾？我求你這句話，你也答應了，我罷別爾聽到這裏，不覺臉上一陣陣潮熱起來，連頸子徹鬚，腳紅個滿面，心想堂堂丈夫，怎麼叫愛我的女子代理債務起來？這一下子，豈不成了個卑鄙賤夫了嗎？連忙把頭一搖，說道：「我愛這萬使不得，我如何好用起你的錢來？這話請你不必再提，還是讓我自己料理爲是。」愛蝶司見他說話時一種斬釘截鐵的氣概，依然一些兒沒有改變，心中更添了十分欽愛之情，只一時想不出個解決的方法來，蹙着眉兒，悄然不語。別爾也不則一聲，雙眼不住的偷覷那手鎗，臨了兒還是愛蝶司想出一個主意來，帶着笑說道：「別爾，這樣罷，你不是說破產還有三月期限呢？安知這三個月之中，又想不出一個兩全的法兒？你且忍耐着幾時，無論如何，必要接着我的信，允許你行事，你才行，不允許時，你休得要亂鬧說時，又嫣然一嘆，半莊半諧的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你的

生命是我和你二人合着的。你要戕害了這中間，也有我一半兒呢。如今我要去了，你聽不聽我的話。快立一個誓。別爾不語。一會兒勉強着乾笑道：我愛這又何必呢。遲早我總是這個辦法。要有法子。早想了。愛蝶司聽了一定不依。膩着他。一定要立一個誓。別爾實在不得已。只得宣了誓。允許他三月之期。愛蝶司方才歡天喜地的抱着別爾。一連接了幾個吻。方才分手。那臨行之時。眉梢眼角之間。更露出一種志得意滿之狀。可惜別爾沒有留心到他。

光陰先生板着臉兒。不言不嘆。一天一天的過去。是無可挽回的。三個月的日子。禁得起幾個曠眼。但是在別爾那裏。又覺的慢得了不得。不是日子過得慢。實在別爾太要緊。喬遷到別一世界去了。他明知目前境地。無論如何。總斡旋不過來。勞勃男爵的采邑田產。本來也不很多。不過在中人以上。經了老男爵及別爾的哥哥勒里兩人的揮霍。黃金虛耗。早已典質一空。到了別爾手裏。竟是無立錐之地。還虧他竭力掙節。支持了幾年。剋肉補創。也在所不免。一過這回的馬而吉節。實在萬無法想。只有預備破產的了。那天呆呆的坐在書室裏。心中雖然空空蕩蕩。了無罣碍。但是想起先勳蕩然片

瓦不存。自然的愁來欲絕。這時別爾男爵的景况不好。已漸漸傳開來了。親友賓客漸漸的日稀一日。到得二月未滿。居然的門可羅雀。轍無停車。男爵也不去管他。暗想。倒也省了我許多酬酢之費。實在拜賜不小。不過有一樁最奇的事。便是那亨利男爵家愛蝶司小姐。自此也就絕跡不來。別爾想着愛蝶司決不是負心的。自然決不可與他人同年而語。何況息壤在彼。他還痴心望我恢復故業呢。他這不來。一定是怕遇了我傷心之故。這也不能怪他。忽地又把手重重的向他自己額上擊了一下。笑道。別爾。你也太痴了。這時候。你正要以不見愛蝶司的爲妙。還苦。苦憶他。怎的立刻直豎起來。取了一枝雪茄吸着。在室中踱來踱去。看看夕陽。西下。天色四合。那邸外的一花一木。漸漸的沉入黑闇中去了。嘆了一口氣道。不過如此一日。日挨去。咳。愛。送。司。你。何。必。一。定。要。我。受。這。三。個。月。的。罷。呢。

過了數日。忽然有個僕人跑來告訴他道。亨利男爵家的爵邸買了。別爾正在書空咄咄之中。一些兒不介意。但想不知又是那個亨利男爵呢。難道世界上還有與我一般命運的人想了一回。又過了數日。忽毅然決然。叫人知會他的律師。說要破產。一句話

出去。不到一星期。那律師便跑了來。說現在有一個經商驟富的美國人。要買這邸地。做別墅。別爾一口答應了。三日之後。便已成交。只是那新主人終不曾見過一面。別爾等他的價款交下。料理了數日。夙逋一清。在這當兒。不知不覺已過了三月之期。以外別爾硬着心腸。把大事辦妥。暗想。我如今百事已了。還痴等着愛蝶司。做什麼。便又慢慢的踱到書室中。開了抽屜。見那枝玲瓏雪亮的十二響手鎗。依然端端正正的擱着。不覺暗暗點頭道。如何。我到底還脫不了這一則呢。可巧那時又有一個僕人喘吁吁的跑了進來。說道。爵爺。愛蝶司小姐來了。而且還帶着許多東西。奇怪的很。說猶未了的。愛蝶司已走了進來。明粧華服。比前益覺倩豔了許多。一見別爾。便擁抱着。連接了幾個吻。帶哭帶笑的道。我愛別爾。你可苦了。但我叫你總不要灰心。我有法子呢。說畢。連忙向襟底取出一個小革囊兒。雙手呈上道。我愛可瞧一瞧。睜過了。我便要毀掉他哩。別爾這時一些兒不明白。不知他鬧的是什麼一回事。急急開了革囊一看。不覺呆了半邊。你道他囊中是什麼東西。正是一大疊的契約。有亨利伯爵的賣產別爾男爵邸。賣產各種契約。一帛不少。別爾呆了一回。愛蝶司見他看過了。便連囊取過。向火爐中。

一丟。烈轟轟燃個正着。別爾忽地醒悟過來。大叫道。是了。是了。咳。愛。送。司。你真誤了。我呢。這。叫。我。怎。樣。對。得。住。你。和。你。那。叫。亨。利。爵。邸。四。字。呢。愛。蝶。司。笑。着。接。吻。道。我。愛。我。要。揀。你。也。說。不。得。了。

我爲誰

編 雜

蒙克洛自迭雍趨程之第一日。手弄其絕重之銀鏈。鏘然作聲。曰嘉哉。我茲爲誰。迭雍之人。嚙不知我爲慶賀大帝加冕之代表。以副牧師資格。一躍爲國中之聞人。嘉哉。乃負手于背。張目四眄。似欲覓途人而告之。顧威望雖張。而胃力實枵。以蒙克洛凌晨來自倭司忒村。教堂中之庵人。輒善睡。蒙克洛遂無從得晨餐。此時已十時。有半。胃中隔宿之硬麪包。已見偪于蒙克洛胸中之熱度。漸滅無餘。遂不得不時時作響。以警告此聞人代表。謂更不以物實之者。將超距而出。與蒙克洛爲最後之握手。蒙克洛大恐。迺微步入一餐肆。去車站僅半哩。行時力支其腰腹爲聞人之狀。顧腰腹乃時時抗命。不從節制。此時蒙克洛所服。至可贗笑。殆如贗造之古瓶。土色斑斕。而施以時花之點綴。爲狀迺至弗稱。高冠至堅實。特徵窄于顛。每一冠之必勒額作紅痕。如爲其顛。畫棋枰之界。此冠蒙克洛至寶視之。非厠聖節。必不之冠。故歷三十四年。呢色仍新。如乍脫冠匠之手。燕尾之衣。博乃無倫實則非博斯衣。固蒙克洛牧師少時之服。此時日嚼粗硬之麵包。不期身瘠如腊衣。遂不適於其體。固不當以是答衣。此外尙挾行杖一。聖經

一。賀表則貯之行篋之中。表外尤有白色之禮衣。則牧師證人婚嫁時所服。似此牧師視朝賀之事。類于證婚。特彼不審。將以拿破崙第三嬪之誰氏。行次高舉其杖。氣概有類教皇。肆傍之人。相顧愕然。謂此牧師必自喪家送殯歸。而此喪家又靳不與錢。故鬱怒至此。實則牧師固無怒。卽有怒亦但恨。恨其腸胃之囂鳴而已。旣坐傳餐。侍者立以饌進。牧師視之陰念。如在平日者。此盤餐固較堂中之硬麪包爲良。特不能概之今日。今日之我爲誰。非恭賀大帝加冕之法蘭西送雍城倭司脫村村民代表副牧師蒙克洛乎。爲身分計。此尋常餽品。萬不當取。以果我名貴之腹。顧蒙克洛雖如是矜持。而腸胃已不復能耐。幾欲奪喉。大呼攫取。此盤中之品。以去蒙克洛無術。亦姑進之。立時刀七之聲。凌亂。牧師旣飫。尙目注盤中。形很很之色。意謂汝輩。乘我不備。以賤品實我腹。果我謁大帝歸。將傳語我侍從。盡碎盤碟之類。無少遺。特肆中侍者。則竊竊議牧師食量之宏。屬鬻無算。猶戀戀有欲炙之色。兩者不審其孰是。而車時屆矣。牧師乃立起赴車站。

車中牧師流盼四矚。形其得色。微恨同車舉非解人。迺無人趨前向之申賀。心念汝輩

固鄙我爲賤牧師。不知蒙克洛爲牧師之時代已告終矣。今而後方將與聖經長別。爲藉豐履厚一呼百諾之蒙克洛。若輩又胡知者。我賀表之。我村名之古益以我年高德耆望實並茂之蒙克洛。牧師爲之代表。舉法國誰足儷我。雖我村民固少。僅農戶數十家。然此復胡患。大帝當不以是爲病。又我村藁貧。土壤居迭雍城之下。特此益不足論。我村固無不納稅之民。其忠實實爲無上。如是種種。特爲我之過慮。語有之。半麵包較無麵包強也。我將赴巴黎。覲我大帝。思至此。精神立爲煥發。拊掌而歌。力擲其冠。冠觸窗櫺而墮。仍不自已。車中之人以爲牧師癩發。或將毆人。則盡斂避移坐。不復與面。牧師乃逾無膠。不得已取聖經讀之。牧師平生好爲偉人。志意高抗。故于經辭絕。生此時。矐目而視。字字如觸怪物。力欲成誦。顧終不能脫口而出。則大怒掩卷。遽沈沈而睡。而腦中猶有聞人代表之四字。跳躍上下。漸至漫漶。化爲一人。軀幹偉岸。服大將制裝。拈髭而笑者。則已也。如是久久。車停。檢票者力推之。蒙克洛始醒。倕僂下車。檢票者推其冠夾鉛筆耳際。口中則微語曰。異哉。此老教士龍鍾如是。至巴黎胡爲耶。

牧師至巴黎。于時爲拿破崙第三加冕大典之前三日。旅邸擁擠。已無復隙地。牧師挈

行篋。奔走通衢中。累日。氣咻咻然。卒不能得宿處。於是置篋禮拜堂之階石上。坐而少憩。此時始驚巴黎之繁曠。爲平生所未見。然盛氣殊不少衰。人人過其前。牧師輒以盛氣相向。努目。忤視。如有宿仇。行人爲之辟易。牧師之意。以爲彼輩。但見我爲老牧師。故人人咸以憐憫之色向我。不知我固非我。我爲誰。爲攀龍附鳳之俊傑。爲賀大帝加冕來也。苟我引手。篋中出我。倭司脫村之賀表。汝輩必至。震驚欲絕。特牧師以仁慈爲懷。不欲人以震怖而失其魂耳。忽有一人進拊其肩曰。師從何來。乃止于此。牧師微睨之。作不屑狀曰。我乎。若固知我之爲誰。其人失笑曰。師不自知。我則知師之爲牧師。無疑也。茲且弗他語。師得毋欲得逆旅乎。牧師點首示意。其人曰。我爲聖路易逆旅之招待者。我當導師行。且語至此。翕脣作響。以手微揚。一街車卽應聲至。其人曰。師行矣。我爲師取此篋。卽取篋納之車中。同載而去。牧師心鬱鬱。以爲降尊。乃與市儈同車。顧亦無策。則焦竦而坐。少時。車止。同下。牧師之室。乃在四層樓之顛。偏仄險隘。僅容一人。牧師大怒。堅請易舍。肆人言無有。客果不欲者。則請另賃。牧師不得已。亦遂安之。摒擋旣畢。展臥而憩。首抵窗。足抵門也。

餐時既屆。廣廳中男女畢集。珠光寶氣。觸目欲炫。牧師心氣固壯。亦復自慚形穢。頗不自禁。惟念果得帝眷。驟富貴者。當悉以文綺珠鑽飾我堂中之犬。以洩我憤。此時則背燈而坐。默然自飯。背誦賀表中警語。以自壯。然而餐畢矣。牧師既歸室。忽憶一事。則力按電鈴。呼侍者至。詢曰。他日大帝加冕。當在何所。汝知之未。侍者曰。師得弗欲往一遊矚乎。然禁備森嚴。出入恐弗便。我意師以弗往佳也。牧師不待其詞畢。立大怒叱之曰。止。若胡言。我固齋有賀表來賀。今上加冕者。我爲代表之一。即語未竟。侍者熟視其面。已欲胡盧。力忍之。詢曰。然則師代表何省。曰。非省。曰。非省。然則何城。曰。無城。曰。然則師果何人。牧師昂其首。以手作勢。曰。若知我爲誰。我迺送雍城西倭司他村之代表兼爲村中之牧師。惠偕蒙克洛氏。是侍者力掩其胸。奔迅而出一。至梯次。笑聲已大縱。旋謂其伴曰。却而司汝思之。果我大帝拿破崙第三。更加冕一次者。將見我架上之鸚鵡。亦能爲勸進之代表矣。我思此老牧師必癩作。不然弗能狂謬至此。却而司則曰。此事究之。汝法國不及我英之故。汝法之人。日日言民主。而胸中則人人欲爲攀龍附鳳之功。臣乃至垂老之世外人。熱血激心。成是癩症。是實大可憫。惻侍者不然之。嘵嘵與辨。而

老牧師百不之聞。心中但念我爲誰。我究爲誰。往復不置。

越日。老牧師盛刷其外衣。嚴妝既畢。卽至籌備加冕事務之所。崇樓輪奐。閎深窈窕。爲老牧師平生幻想中所不能到。行人盤旋如蟻。穿堦穿堦。老牧師亦顛頓而前。至一處。標其門楣曰賀表收存處。門中一人據案而坐。服二等軍官之服。肩章燦然。冠上插一羽。受風微顛。年事在三十四之間。虬髯繞頰。目彪然作異光。蒙洛克見之。已不寒而慄。復見衛士數輩。槍劍如雪。雁立而鷹視。益大驚。足趨趨幾於不前。此時心魂已蕩。幾欲舍賀表而逝。一念臨行之時。曾宣言於衆。謂此行無異登仙。以布衣往者必章綬而歸。果衆不見信者。可對聖經而宣誓。今若是胡以歸面。思至此。不期力鼓其垂絕之勇氣。向此將軍爲一鞠躬。願此將軍乃岸然不答。顧一衛士曰。詢之彼何事者。牧師期期曰。我爲代表。爲賀加冕來。果弗可者。我亦卽歸。語已。欲上其表。將軍咄然曰。止。若爲誰。且何業。牧師垂首曰。我爲倭司他之副牧師。將軍不語良久。嘻曰。牧師且副牧師。曷不歸若堂。官若。經較來慶賀。爲功良也。語已。亦不顧視其表。文立團而擲之一紙篋中。明日隨禮單門券同出。寘之腐草之間矣。

牧師知不得當。意固以情籲之。但得一觀禮之券。使我得入。駢足立一分鐘。即使雙眸無覩所覩者。但爲前列之背。我亦無靳。以我意初不欲果覩大帝。使果得覩者。天威所攝。亦立足以消耗我之軀命。至于十年之久。但得一次入場。歸我倭司他時。可以爲粉飾。吾辭之資料於願已足。如是思維。至於久久。坐上將軍。已大弗耐。厲聲曰。先生胡仍弗行。得毋須人掖公出耶。果欲之者。我則尙有囚車。以汝風狀固不難判。以禁錮十年之罪。牧師聞語。至囚車二字。大驚立。犇而額汗已續。續而下。此時眉目腰腹亦無復能力。自支厲以爲偉人代表之狀。但有鼠竄喘息欲絕。額上堅冠亦不勝顛頓而墮。牧師惶恐中。至不暇取而拂拭其灰。牧師旣行。侍衛之兵不期闕然。卽將軍亦局局不已。此時聖路易逆旅中。已張賀燈。燦若列星。組織錯落。作拿破崙三字之形。牧師張目徘徊。幾無從覓其門邸。陰想今日始知大帝加冕之真相。固與草莽之民何與。然每聞大帝就職宣誓之中。必有仰承民意云云。不審此民意云者。得諸伊誰。殆卽大帝一人之智力足抵國中千萬之氓。大帝之意卽爲民意。舉國中但有遵奉無敢抗撓。緣是國中之人相率習爲趨踰儀注。備一日之朝賀。他事又寧可計。然我儕細民乃並此區區而

不可必得。奈何。老牧師且思且喘。胃部立復雷鳴。蓋牧師之身。忽通忽賤。窮極變化。而腸胃之位置。則如故。不升不沈。初不因牧師之蹇運。而減其消化之力。牧師此時。頗憶其飢。捫索囊中。資斧垂罄。計供一二日者。尙足支厲。於是亦不復爲饜。飶甘肥之想。依然進。其枯寂無味之麵包。侍者進具。則詫愕不已。意此老人。或見拒於同席之闊秀。故容色灰敗至此。不則必爲車驂所驚。或傾跌而失其足。蓋老人此時之顏色。并惶懼頹喪。縛惱爲一。而出之。目動唇顫。時時狼顧。則爲受驚。深顰其眉。似以濃愁爲鉛。失望爲筆。而加冕二字。則執此以饋飾。諸六十老人之眉部。醜怪之狀。不能使人對之。而弗驚。然亦微斟其酒。進曰。師今日似宜爲大帝揮杯申賀。師不見乎。巴黎國民代表方盛設筵席於我廣廳之上。巴黎名士淑媛。下至女優。無不蒞者。噫。此何聲。此非巨觥貯香檳。舉以相觸之聲乎。此又何聲。我知之矣。利亞那姑娘。方爲主人。延奏國慶之曲。此相愛啞玲聲也。師不知利亞那姑娘。爲康堆侯爵之女。所謂交際界之女王者。姿容資產。舉弗論。卽論樂技。已足洪醉一國都之男子。師亦識之乎。以交際之女王。奏曲賀政治。其之國皇。眞二難并具。天下無論何國君主。儻則足儼我皇者。言已張吻而笑。且謂。此時

恨我無紅酒。不則亦將借人觸杯爲樂。牧師聽已。心神爲癡。忽念如此盛會。安得無我。迭雍代表之名。或都人不審我之僑。此乃未以東延我。失此良宵。我蒙克洛畢生。幸運盡洵影矣。思極計當以語哀侍者。使出觀客單。以決其有無。顧弗論巴黎社會。卽迭雍倭司他亦無不得東而圖與宴之事。語出必爲侍者揶揄不止。於是踟躕可五分鐘。決然託命侍者以恢復此千載一時之遇。乃舉杯向侍者微笑。柔聲曰。若思紅酒。盍姑盡此杯。吾尙有辭。侍者此時實則已醉。以方爲夥伴。闖至鄰側。小肆飲劣釀。盡擲碎其瓶而歸。顧得酒亦不復辭。舉飲立盡。復欲力擲其瓊。幸爲牧師所止。旋告以謀。侍者亦諾。顧雖諾。侍者之目已上仰。此時方模糊辨蒙克洛之顧。數其白髮之莖。數實則白髮非客單也。

牧師立促侍者出窺。侍者雅步去。力言無有。牧師嗒然。此時百念皆灰。心境之枯寂。如人行於沙漠之中。莽曠蕭寥。心氣俱絕。微微似尙聞樓上廣廳中男女跳舞之聲。間以笑語。雜沓至不可名狀。幸所居室距廳絕遠。牧師罷無力。不能奔迅至廳竊窺其狀。不爾一窺足使老人氣壅而死。又陰羨侍者雖不與宴。尙得假進饌之故。竊一寓目。亦是

豁朗其胸次。已乃並此而無之。堂堂國民代表。乃至不足並一下。役天帝有知。何以爲其忠實。無上之教徒。地思至此。立起開篋。欲取聖經出。立擲諸樓窗之外。寘經手中。擗目而視。手垂發矣。忽復悚然。自止。喟然曰。我爲誰。我究爲誰。於是寘經案次。取菸吸之。默坐深思。不復作語。

著者曰。我書至此。我爲誰一語。已數見不一見矣。實則牧師此時之我爲誰。與前次之心理。固已大異其趣。此時百幻俱絕。天良陡萌。思我何人。非牧師耶。胡爲乃爲是。謾聖毀書之舉。更進之。牧師也。而與人家國胡爲者。且此加冕。果足爲應天順人之舉否。如是思維。汗下如瀉。卒明立以車返迭雍。他日人見之者。特爲一皓髮長眉。慈祥和霽之老牧師。與人語刺刺不能休。聽之率脩己愛人之語。向之豪舉。如隔世矣。卽其破碎之聖經。亦敬謹裝潢列之座右。至死卒未與作別。特斯堂清苦牧師之腸胃。尙作雷鳴。與否。則不可知也。

(完)



長篇小說

警世續海上繁華夢

初集一册 價洋六角 二集即月出版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海上繁華夢
 共三集緊接前書先後凡二百回
 一氣呵成實為說部中洋洋大觀
 第一集已經出版二集三十回大
 半為近日花叢事描寫尤覺盡致
 准本月感出書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書局代售

簷曝餘聞錄

鳩雛

鳩雛讀稗乘。至儒林外史。心好之。謂其寫明季文士。上九天下九淵。藻飾續繪。無復剩義。閱世之士。可以觀矣。遜清一代。文學頗昌。于乾嘉名輩繼出。軼事流傳。詼詭譎恣。風流儒雅。殆亦百禩之徵也。爰以墨餘。成此贅錄。匪曰國故。藉存遺聞。庶幾其亞歟。嘗謂說部之書。無繫世要。卮言日出。亦固其所。特少繩以雅。斬不導淫。或撫拾掌故。或逐譯西書。載陳載。調要視正。論爲易入。綴學之士。所深賴焉。春間有燕蹴筆絃錄之作。刺取竹垞。亦猶茲編。以卷菴閣主爲首。若夫屬事連犴。間出造作。固猶愈于畫向壁也。乙卯孟冬。錫鈞鷓雛甫識。

第一章 踞石獅狎侮鱗賈 誦水疏折服詞林

陽湖縣治南。爲里可十餘。有山巖然。童而孱立。小溪抱之。折而西。有臨水之村。戶凡數十。竹籬籬扉。風物幽絕。居戶強半耕。次爲牧。又次乃賈。故設肆者殊尠。村風尤樸。粟帛外無他需。有之社集豚蹄。歲時濁酒。如斯而已。吾書發端之初。卽系此村中之一人。以是人故。吾遂不得首述此村之梗概。知質樸之區。珠韞川輝。精華初不外洩。乃篤生

俊彥。所謂幌敝而物佳也。程生者。字禮堅。居村中。凡三世。禮堅生未週歲。父彥華遽遭時疾卒。遺孤煢煢。家四壁立。先是彥華讀書。入邑庠。治毛詩。亦間爲韻語。遐邇莫不才之。城中陳翁者。妻以女。即禮堅母也。陳故世族。嗣中落。田產已盡。而世讀書。固未衰。後裔無無文者。陳翁無子。僅一女媿文。則自課之。稍長。盡通諸經。尤喜習韻語。背誦昭明文選。如瓶瀉水也。翁嘗歎曰。天不相我。使我爲鄧伯道。苟媿文而男子者。青紫如拾芥耳。緣是尤憐愛之。顧貌絕娉。無問名者。陳翁媿文尤高自期許。逾數年。得程生。彥華文。陳翁狂喜。持以示其女。女無所可否。特曰。氣秀而神不王。攸束處時。見蕭瑟之致。此子固才。恐不永年。禍祜隨天。我亦固不自知也。陳翁知女有允意。乃使人微露其指于程。程固貧未娶。聞之大喜。過望。遂娶焉。程生既得才婦。益溺苦于學。婦亦耽吟詠。蘆簾紙閣間。唱和不輟。而家政井然。初未以米鹽瑣碎妨程。程益德之。逾年生禮堅。是年疫盛。行不三月。彥華遽以疾歿。遺孤猶襁褓也。陳翁知之大戚。堅迎女歸。女不可以撫孤守節。當于夫家不當于母家也。翁無術。則姑厚恤之。顧翁家亦貧薄。力不足終覆程。程氏佐以女紅。乃僅足給旦夕。荏苒數年。而禮堅生九齡矣。程夫人念家赤貧。無以供禮堅。

讀。因未就傳。又念先世家聲。不欲從茲而墮。意恒忽忽不樂。禮堅尤穎異。廣穎豐。下十許歲。行止如成人。程夫人絕愛憐之。未幾陳翁亦歿。無嗣。視含殮者。夫人及禮堅而已。陳翁殯殮。執夫人手。目禮堅曰。兩姓之不餒。視此子矣。我老無成。彥華英英而早卒。皆天也。今若此。必以此子竟我及彥華之志。然爾家固貧。奈何。語未卒。翁泣。夫人泣。禮堅亦泣。自是夫人課子之心。乃益堅。夫人日中織。得一縑。呼禮堅持售于市。垂晚。夫人浙米治餐。禮堅得錢。則踴躍持歸。爲夫人市鹽鼓。脫粟一飯。而母子之樂。乃彌甚。夜中夫人檢殘書。擇其易者。授禮堅讀。禮堅輒不待三復。已了解。夫人授已。復織。或事針黹。而禮堅執書琅琅就風簷誦之。非漏三下。輒不得休。禮堅心念讀亦大易事。胡我目所接者。都不知書。意人自不知好耳。願我聞人言。持是乃以市富貴。夫富貴何爲。胡以必索。自故帑之中。則區區蠹腐之餘。人當有寶之。若連城者。乃殊不見有車駟之人。臨我門而索取。以去。如是輾轉。心彌不釋。乘間遂以告其母。母笑曰。若才童年。乃遽薰心及此耶。我教汝。固無望是。特願汝讀書明道理。治生愛物。以娛我暮年足矣。苟讀書必富貴者。視若外祖及若父何如。語至此。淚已奪眶而出。禮堅大踟躕。亟以他語亂之。乃解一

日爲清秋之晨。氣宇肅爽。晨曦融融。漸接牙簷而上。禮堅方攤文選。諷太沖詠史。諸作斗憶一事。立奔迅向市井而去。市中有雜貨之肆。距禮堅家才數十武。主者爲一老翁。爲村間方聞之君子。所以然者。以老翁有感串居城中。爲縣學生員。老翁時至城中。就其家偵取闌閤消息。歸則向衆津津道之。衆旣懾于生員之名。尤羣服老翁博洽。則交推不置。因之夕陽西下。耕作旣罷。小肆之中。屢趾恒滿。來者旣朝。老翁講宣講。翁樂時復出柿餅饗客。故客之心。目在老翁。與柿餅之間。禮堅旣至門。老翁是日殊無歡。以昨譚一故事。經人駁斥。指爲誣妄。心乃悵悵。竟日爲之不怡。則推其眼鏡置額際。拭目而唱。意謂世風不古。孺子乃敢議及長者。此寧爲可。禮堅呼曰。王丈。孺子奉揖。翁蹙額下視。徐曰。汝耶。禮堅以何事來者。孺子須知。以下王翁將爲長篇之論說。揮寫其朝來之伊鬱。乃爲禮堅銳利之聲所止。曰。我將向丈乞銀硃也。王翁愕然。視此童子形態。決爲健敵。更言將不得直。乃力吞咽其餘辭。詢曰。若須銀硃胡爲。又將以塗面具。飾炫入耶。孺子須知銀硃之爲物。其貴重爲何如者。時一人攙言曰。丈言謂何。老者意得。取菸管向火吸之。意此朝之言。有人見聽矣。則威力立張。慷慨曰。若輩皆稚齒。曾胡知者。我聞

前村馬秀才。富戶也。語此三字。乃故洪其聲。若惟恐人聽之。弗審不知。凡得聽王翁宣講者。固已人人耳熟之。無需爾也。而王翁少進其菸。復曰。前年延一牛相公至家。授其弟妹讀。牛相公新入庠。故馬秀才特延之。不爾。簞舍中人。安用白衣廁足其舍。牛相公既至。命取三字經數卷。慎重取閱。將加句讀。舉筆墨筆也。牛相公大怒。遽擲筆于几。聲錚錚然。盛氣呼馬秀才。謂馬大不敬。在例館師。句讀之筆。宜以丹。不以墨。設在密過。或躬遭斬喪者。乃墨之。茲我既未喪其父。若母。皇。上。春秋鼎盛。萬無乘龍之理。馬秀才之爲非。咒詛我。則爲怨。謗國家。詛我。猶可。怨誹國家者。罪當族。氣洵洵然。將控馬秀才于理。馬秀才大恐。亟力辯無他。以首控地無數。袖中出青蚨千。納牛相公懷。久之。牛始色霽。復言歸于好。自是我始審銀硃之貴。貴乃無倫。語已大欬。四顧向僂言者。已不顧去已久。王翁復大怒。面絳。徹頸際。意其更來者。我當力以菸管叩其人之脛。顧其人弗在。乃祇以菸管力撻其几。斗憶禮堅。徬徨未去。則復聲蹙。撮銀硃錢許付之。禮堅懷之。申謝乃歸。王翁目送其去。灰白之眉。幾以擊故。連合爲一。微歎曰。孺子貧至無磅。乃妄意好讀書。似汝骨相。乃足爲相公耶。我城中趙表妹丈。方面大耳。望之尊嚴如神。乃窮士。

載力得青一衿。汝何如者。日得脫粟。活老娘。不填溝壑。尙不可得。乃謬妄冀此。且語且入。悼歎不已。禮堅亦弗聞。既歸。取丹筆加文選。識其心賞。諷誦愈烈。母顧之。尤大樂。無已。如是復及一月。某日晨起。方洒掃。斗聞戶外喘息聲。有人叩關。啓之王翁。已至。禮堅無語。則揖之。然心亦微詫。念母子相依。十許稔。舍外祖。外無有過我門者。以我家故。貧貧之。爲力足。力屏一切。朋友親戚。使舍我而去。乃獨不能屏。王翁則王翁。良亦異人。王翁顧禮堅。謂須請見嫂氏。禮堅立肅。王翁坐。入報母。頃之。程夫人已出。柴釵荆布。已及中年。而氣度端嚴。望而知爲大家。乃不爲貧悴所累。王翁揖之。夫人答禮。訖。肅客坐。王翁旣坐。徐捋其髻。啼曰。嫂子弗怪。接鄰多年。乃不相存問。良以老子年方衰朽。不良于行。卽有行時。又率爲城中戚串。邀去。作十日飲。碌碌至不暇。寧家問。其他矣。夫人唯唯。徐曰。深感高鄰厚義。顧今日以何事見枉者。願聞之。王翁微歎。顧禮堅。以烟管就其吻。曰。嫂子。我爲此言。似爲無禮。顧老朽質直。人無不知者。城中相公輩。卽以是故。稱老朽曰王翁。質直不欺人也。語已微歎。少止。似欲待人之讚語。顧乃無之。則不得不續言曰。老朽視嫂家况。乃大可憐。今禮堅長矣。胡弗令出謀食。亦足少分嫂勞。是爲質直之

言弗然。老朽亦不輕吐。以程相公在日。遇老朽厚。亦賞老朽質直。不欺老朽。苟不爲是質直之言。虞死後無以面我亡友。夫人聞語。念彥華平生。實未與王翁爲友。然其意固可感。乃曰。承厚愛。未亡人實不知所報。第未亡人家固貧。亦不欲富也。寒家世代讀書。止此一脈。尤不欲其輟讀。而他驚。母子相守。飲水讀書。亦未遽填溝壑。敬謝翁矣。王翁面復絳。亟曰。執言趨令郎廢讀者。老朽誠告夫人。老朽之戚趙相公。簞序中人也。肄業揚州梅花書院有年。茲以山長病歿。故返里。今且行矣。昨與老朽言。愁首途之日。孤寂無伴。且謂此屆書院方考試生童。獲雋者。得入書院肄業。月得膏火銀三兩。吾鄉乃無人應者。不甯可怪。我聞大樂乃亟以令郎薦。趙相公謂果欲行者。行李往返之資。渠一人任之。獲雋喜不必言。卽不獲當于嫂亦無所損。不甯佳耶。夫人初意殊不樂。以禮堅往。繼念讀書事大。使禮堅至名邦。交碩彥。縱覽藏書。異日或當有成。終愈于葦門圭竇中。守數卷殘書以終老者。意遂決。乃謝王翁約日而別。至期夫人爲禮堅摒擋行裝。雖貧薄亦楚楚無虞。飢寒夫人揮涕勉禮堅。語達旦不已。禮堅默聆而首肯。母子之淚不期齊落。錯綜衣袂之上。不勉其爲母淚。爲子淚也。越日王翁將之同行。禮堅由是遂至

維揚。我書至此。當別叙一事。暫與禮堅母子及王翁作小別矣。梅花書院爲維揚文藏。長之者率海內耆宿。是年山長某病故。繼之者爲江右張士清。字退菴。以編修告歸。奉母。詩文奇崛。負海內重名。爲南中三大家之一。車騎出都。雍容華貴。所至逢迎恐後。尊酒不空。戶屢恒滿。至維揚。揚人士固留之。以長梅州書院請。退菴念京秩清苦。家故貧。三徑之資。殊不足以奉母甘旨。乃允焉。兼迎母之揚。爲就養計。方禮堅起程。卽爲退菴履院之日。院中司禮者。先期戒諸生。肅行冠雁行立。以迓院長。逾時提調知揚州府某至。諸生迓之如儀。而院長殊未來。衆皆焦悚不可耐。又無敢失儀以取咎。乃貌爲恪恭。而心中則人人有情意。日卓午。院長始輿馬至。院長四十許人也。清癯鶴立。微鬚。長不逾中人。而果銳之氣。撲人眉宇。至中門。降輿。雅步入。與提調爲禮訖。茗坐少憩。禮堂中則已盛設以待。山長提調率諸生調聖如儀。送神訖。飲福。提調卽宴山長于院。揚之名紳數人陪焉。院生則別具席於廣廳中。恣其飲啖。以盡一日之樂。飯次人人競譚。所譚又率爲新山長之爲人行事。加以評隲。語遂大喧。其間一人鼠目而鶚顧。語次時揚其。其一人一語出。則必欲踞衆口之顛。於是弗論人言之當否。悉加以詆斥。蓋不如是。則

不足拓其人發言之地。衆方喧喧時。其人立發其故態。揚箸斥曰。大衆弗譁。論人必目擊親炙。則言始無誤。若輩亦但扣槃捫燭耳。誰如我者。則釋其箸。翹其拇指曰。我姨表姑丈汪總商。固今山長張公友也。張公之揚。必主其家有年。我親炙其顏色者屢。大衆亦知總商家之富爲何如者。卽論飲食。語時。方以箸取盤中之羊膏。則曰。卽如此羊。衆知汪家乃若何治之者。衆和曰。不知也。曰。汪家年例遣幹僕。齎鉅金。購取上選之綿羊。數百頭。飼之。則以精粲參苓之屬。數月始入庖。別以數人監之。閉置空室中。一人持杖數輩。驅之以杖擊羊後股。羊大犇。盡數日夜方已。則羊體菁華。悉在前肘。於是取肘襖之餘體。棄弗食也。故甘美過於尋常。珍錯倍麗。語已立健進。衆笑曰。若然。君何不之。汪府。噉珍羊。嗜此草。具何爲者。其人弗答。徐昂首曰。上年張公過此間。我總商汪公宴之時。余亦以汪公之招。在坐。語已略止。引目四眇。矜其得意。復曰。衆知張公以詩名當世乎。飲次則立觴政。以詩句飛坐客。我汪公固非不善詩。特慙務煩劇。稍稍健忘矣。須知詩者。固措大爲之。以取悅貴盛。若旣貴盛矣。能詩又胡爲者。幸汪公天擅聰睿。力索得一句。曰。柳絮飛來一片紅。按次當張公飲。張公固不善體人意。又特自矜炫。舉爵曰。柳

奈何以云紅。請示上句。則當飲。顧汪公乃偶忘之。甚寤。於時我乃起曰。語時。則果釋箸而起。曰。張公聽之。舍親固匪誤。上句爲夕陽返照桃花塢。南宋人詩也。於是坐客皆釋。出不意。爭以目向我。有離坐而起。飲酒。盡我者。張公無語。舉酒自飲。後汪公遇我。必稱我博洽。出張公上。謂我他日名位匪微也。然此又胡足道者。語畢微笑。引盃自慶。顧乃無人離坐。壽之者。衆中一人大聲曰。楊恂。爾又大誤。此甯秋心司農事也。事隔十年。君乃遽據爲己有耶。言已長笑。不顧而出。衆爭目之。審此人爲院中著稱之狂人。黃姓名。蘇。字庸齋。陽湖人。廷瘦鶴立。清狂磊落。有不可一世之概。黃蘇旣出。膳廳徘徊迴廊中。心念士習之卑靡。至今日極矣。世間乃有若楊恂其人者。不甯可異。正咄咄間。陡念張某才得一第。亦大躡蹻。乃不念世有黃庸齋其人耶。必有以報之。於是跋敝屣。行入山長私室。時張方送府縣紳士返。入室去冠服。少憩。手盃茗。凝睇若有所思。庸齋趨而入。整敝舊之衣。一揖朗聲曰。門生請見老師。有疑義奉質。語已。亦不寒暄。抗然而立。張公愕然。意頗誹其不敬。視其衣冠岸異。眉目奇古。髮久不薙。積垢滿面。決踵見肘。而無悉索之態。心亦異之。徐曰。子姑可坐。徐言所懷。庸齋大笑曰。異哉。我來以所疑。明師至。

求益之不暇。我固弗須坐。苟思坐。奚患我室無坐具。而必於是我。以質疑來。師乃肅。我坐。異哉。師也。語已益笑不止。張公意微愠。然亦不能不驚其狂邁。蓋張公固亦狂士。沙日亦嘗使酒罵坐。目無儕輩。中年微斂抑矣。今日乃遇其偶。心雖少之。不能不以同病相憐也。乃曰。然則若何問。恣言之。果我能奉答。必不自隱。庸盦曰。諾。於是滔滔滾滾。數史傳疑義若干條。經疏疑義若干條。僕指而譚。移時未已。張公靜聆之。有知者。有所不知者。則舉所知以答。於是譚益肆。庸盦口講指畫。沫封於吻。髮皆聳。立面垢剝落。有聲。張公亦漸忘其尊。加足於膝。以手拈髭。坐而傾聽。至青紫處。則擊几。齟然曰。善。善。待僕相顧竊笑。謂主人狂態復萌矣。不知何許來此狂生。乃足與吾主分庭抗禮。衣敝至是。腹中物值固不貲。一僕。至謂自是而後。我卽道行。遇乞丐亦當加禮。不呼叱。其人著者曰。乞丐如何。我不敢知。至庸盦爾日之狀態。則似之矣。二人高譚。漸及水經註。張公心念是類繁雜之書。卽至博洽者。亦難盡記。則曰。是書僕少時固涉獵及之。茲廢置不復講久矣。君有所得。盍以教我。庸盦笑曰。師固不之習耶。門生雖凡鄙。頗能憶之。則朗講鄙道元全書。纖悉不遺一字。未數章。張公笑曰。止矣。我折服君矣。以君記問。當世舍金

少詹十駕外。當無過君者。有之惟陽湖名士黃庸。君固具何脩能而得此。庸蓋長笑曰。身即陽湖黃齋。何憶孔北海。乃知世間有劉備。今日之謂也。有一語告公。天下如齋者。至夥。公異日遇之。幸弗以翰苑面目向人。亦盛德事耳。於是復一揖。彳亍出矣。張公固不怒。目送之。歎曰。異人也。自是張公遂不敢輕梅花書院士。遇黃齋。敬禮尤有加。是日庸齋返己室。大笑聲。磔磔然震牆壁。曰。快事。快事。自縣試折小陳後。此爲至得意時矣。於是終夜輾轉不復寢。甫明。亟攝衣起。秋晨驟寒。簷際墮霜。着窗上。朝嗽。卽之立融。作巨珠。纍纍。庸齋衣故單。又敝不掩體。則力搓其掌。取暖意。行次衣。繆繆。有聲如被紙。初不類衣。過司閽者之室。閽者張目哈然而庸齋意。乃至得徐至衡門外。門次有石獅。二百年故物也。庸齋跨其一。習爲日課。而論次。又必昭弗穆。庸齋嘗謂江淮之間。必出異人。二己其長。尙有次者。遍索弗得。因虛右以待。幾視石獅。爲鵝。鸞。班。秩。顧庸齋。雖自重如是。而人人咸弗之信。院側餅師。負擔而出。以趨朝墟。顧視庸齋。踞石讀書。迺心。不置。以爲丐者。胡以弗丐。而讀殆院門未啟。丐者少憩。候院中人出。乃乞周振心。亦惻然憫之。顧弗敢留。促行。行次則揚長自語曰。趣行。趣行。不者。我擔中又少一餅矣。其

後日日如是。始弗之怪。庸盦踞坐。金風刺衣。而噓氣成雲。曾無幾微寒相也。旭日既射。院中人語漸雜。蓋堂餐時矣。庸盦弗食。讀如故。衆既餐畢。則聚而笑語。遙矚庸盦。而目笑。顧絕弗敢犯庸盦。以庸盦在院。以狂肆稱。力又絕偉。忤之者輒飽老拳。衆既畏惡。訛嚴憚之。遂相戒弗近庸盦。庸盦之枯寂。至於但有石獅爲其良伴。讀久。偶一舉首。忽而曰異哉。昨日冠蓋。今日冠蓋。梅花書院。乃有今日。眞黃庸盦所不料也。茲非又向我院中來者耶。而是時亦已爲衆目所矚。立辨來者之爲何如人。來者與馬絕盛。前導者可五騎。鮮衣花帽。騎俊如龍。似爲公府虞侯。騎過綠圍之輿。以四壯夫舁之。尤有執柬者。致饋者。紛紛逐輿後。旣止。騎者皆下。輿中人命止輿。卽有四僮從掖之以出。冠貂御狐茸茸如蝟。面枯白。舉步氣息若不屬。衆中有相識者。則咸回顧耳語曰。此汪總商也。總日始爲山長來。爲山長來。於是人人爭呈其驕羨之色。著者曰。當時無怪爾也。以汪。今商之富足。象一院之措大。爲力尙。瞻惜其弗爲耳。人則安得弗羨。正於是時。陡見一人。孿妮而前。垂首至臆。作媚態者。則爲楊恂。庸盦心異之。計當察其何作。則見楊恂行至。總商側距其僮。從尺有咫。亟屈一膝。垂手白楊恂。請表姑丈大人安。總商微睨之。若不

相識。仍俯其首。槃。而前。儼從。且以其手微推之。使弗近。總商。楊恂。大踟躇。兩廊之衆。皆竊竊笑。爭以目向之。楊恂面絳。迺徹兩鬢。進退。皆不知所。可。庸盦大怒。立跳擲而下。履飛去。數丈外。力犇而前。及汪總商。自後以手掣其領。曳之。汪商大驚。反顧。覩庸盦狀。縷。腊立。而目光如炬。益大慄。以爲遇。皆儼從。皆辟易不敢前。庸盦大聲曰。若識陽湖黃。蘇。黃。先生乎。若何人。此何地。敢爾恣肆。更若是者。必不爾恕。則又顧楊恂曰。此爲楊先生。若亦識之。後此弗復。無禮。以自取。僂語已。汪商木然無聲。蓋驟驚之下。心神已癡。庸盦則力推之。始釋曰。茲姑釋爾。汪商顛頓數武外。蹙而入。庸盦拊掌狂笑。徒跣飛越。上石獅。睥睨如故。爾時衆驚愕不已。亦良佩庸盦之膽力偉。謂能挫辱此盛名鼎鼎之鹽商。則天下事無不可爲矣。汪商既入。謁山長。周旋盡謙下之致。寒溫訖。曠曰。貴院生黃蘇。語未竟。張公拈髭。喏曰。異人也。君亦識是人乎。是人殊不媿爲無雙國士。論考據詞章。江以南無此才也。異日享大名。當在鄙人上。鄙人懾服極矣。君適言及此。我尙憶此君少時一事。殊足笑人。語時則仰首微思曰。當時令陽湖者爲做同年。陳本甯。名下士也。縣試之日。輒常服巡行院中。黃蘇文方成。擲筆於几。拊案曰。今日嚇殺小陳矣。

陳誠其卷面名字默然而去。及揭曉，蘇之名獨無有。衆咸大駭，謂蘇歲必前列，茲獨無名，疑以病不應試。蘇亦內自詫。向晚，忽鼓吹送一案出，標曰：「超超等第一名黃蘇。」蘇悅，衆喧如雷。陳令徐步而前，撫蘇肩曰：「今日嚇殺小黃，否相與一笑。」後陳遇我，乃自述之。猶謂黃生之狂態，日拂拂我心目，間不去也。卽鄙人亦優容之。君言及此，亦識之乎。我謂君所交文士皆下駟才。若黃生者，方足爲千金之駿，識之異日弗可失也。張公語未已。汪商已跼蹐無地。以山長旣深，致禮重于其人，則告訐之言弗可入矣。汪商固輕士，特不可以例輸苑。汪商重翰苑，若神張公之言，遂勢在弗能弗聽，無慘與辭。嗣是遂不敢復至梅花書院。以黃蘇故，然越日山長亦事集，以觀風之試，校閱勞也。試竣居首者爲程禮堅。禮堅遂入院矣。

第二章 蘿蔔頂文人狡獪 蕉葉扇老子癡頑

禮堅旣至院，張公深見賞異。禮堅始與庸盦不相下，然禮堅固不敵庸盦，多聞內自作。遂兄事焉。久之，益相得，講道論藝無虛日。二人出入必偕。于是門外虛位之石，獅亦有入踞之矣。一夕天微雪，江天一望黯如潑墨。禮堅枯坐齋中，沈沈如有所思，所思萬端。

而時時及阿母。思歸之念。旋生。極力拂拭。終不可去。則取書讀之。而慈母手澤。赫然在書中。則對之欲涕。正徊徨間。庸盦闐然自外至。大笑曰。快哉。今日酸風刺骨。中奔波未少息。然我殊謂值得。若亦欲聞之乎。禮堅笑曰。何事。乃意得至此。又駭曰。此物何來。見殆癩發矣。且語且笑。一一以其物陳之案上。曰。此爲紅蘿蔔之頂。此爲稻草所結之垂珠。此爲馬鬣所成之翎。噫。是何意耶。則狂笑絕倒。以禮堅年固稚。好弄之性。猶未除。得此乃大樂。曰。兄試演之。亦足于枯寂中博一粲。庸盦正色曰。若究提孩。乃不審。我此物之用。爲用博且要也。若欲一覩其異者。詰明試依我。我步亦步。趨亦趨。則當能償若願。禮堅固詰之。庸盦靳不言。遂罷。次日飯罷。庸盦已懷物而出。禮堅陰隨之。懼一洩言。庸盦將吝不與觀。尾行至一通衢。有巨宅赫然臨之。宅西則爲茶寮。庸盦入擇僻處坐。禮堅見其舉止詭秘。意大弗耐。乃闐然而前。庸盦微睨之。曰。若來耶。靜觀弗嘩。嘩且敗我事。禮堅首肯。坐頃之。一作僕御裝者。張皇入。四眄如有所覓。庸盦招之。遂趨至其前。徵語曰。渠今日弗出。若可弗俟。語已忽忽即去。庸盦亦起偕禮堅歸。禮堅終憚然。苦詢不得端倪。第曰。姑視他日而已。明日又如之。如是者數日。而其人忽曰。今日出矣。將至平。

山堂赴某顯者宴。庸憲急領之。以物按其手。鏘然作金錢聲。其人立轟而去。庸憲大喜。眉目間得意之色畢露。立起取所攜御之禮堅。此時乃駭不可狀。第見庸憲蘿蔔爲頂。稻草垂胸際。腦後馬鬣之翎。方受風而顛。飾已提肆傍。一巨葵強跨之。巨葵帖然不少動。觀者駭以爲炫人也。未幾巨宅中衡門齊闢。僮從盡騎以待。汪總商出矣。庸憲一見。力鞭其跨下之葵。口中則作呵殿聲。葵大轟。乃視馬爲速。頃刻已及。于是按轡徐行。遂汪總商與後。瞬息間已渺。途人聚觀者無數。咸謂爲風人。或謂是人不得於汪總商鬱而成風。乃作是狀。尤謂是人資財必盡爲汪總商所奪。其所以至此者。正坐失產之故。禮堅聞之。尤心賊不已。亦遂自歸。是日垂暝。庸憲始歸。歸則狂笑不已。禮堅哂曰。兄謂汪商儻從猶少。乃不惜以身益之耶。庸憲冥目搖首不語。徐曰。非孺子所知。我自行樂耳。言次跂足而臥。探囊得胡餅大啖。曰。我至平山堂。彼僧入。我亦憇。止假山下。坐候之。彼僧不知。謂我去也。縱飲極歡。拇戰聲達戶外。我亦哦我詩聲。愈高。示不稍讓。覺饑。則出百錢市胡餅噉之。有餘。亦及我騎。我騎葵也。得胡餅已歡甚。戀戀我側不少。離亦猶彼僧門客之爲狀矣。語已少息。復曰。我俟之久久。彼僧乃出。我立從之行。彼僧時時在

輿中目我。我意彼殆將風人我也。胡知禮堅僂言曰。兄休矣。一市無人。不風人。君者豈獨彼。僂庸盦大聲曰。此其所以爲一市人也。若亦作爾許語。是若亦市人矣。我胡風。衣冠者。衣冠耳。沐猴而衣冠之。則又何可。汝視我服。何如。語已。力拔其馬鬣之翎。擲之地。曰。天下悉若是而已。禮堅無語。相與一笑。各歸其寢。次日。情盦方起。卽有閹者偕一緯帽之僕。忽忽入。見庸盦執禮甚恭。言家主請黃先生安。兼有書柬。庸盦取書視其封。哈曰。汝耶。又將胡爲。折書中言。辱荷眷注。感媿莫名。先施之隆。無以爲報。敬具不腆之儀。白蠟干。聊爲膏火之資。簡褻弗罪。某白。庸盦得書。始大怒。欲以拳擬之。繼忽默然。詢其僕曰。將來未。僕敬謹對曰。已作二禮盒。挈之來。候先生示。庸盦曰。卽取來。歸覆汝。主可也。僕唯唯。處分畢。辭去。禮堅是日。殊不樂。以宵來鄉思。苦縈魂夢。起乃惘惘似宿醉。以禮堅傍晚得一家報。爲老母手書。詞意至溫。露悱惻。大致謂。已爲兒聘得一婦。以吾家固衰宗。嗣續之計。不可不亟。且汝亦長。在理老母當爲兒辦此。顧我家貧。奈何。此次之姻。爾堂舅媒也。而老母主之。爲城中洪氏女。亦書香而中落者。其在我家。可謂兩兩相稱已極。老母雖未見其女。聞頗知書。則母願已足。無復他奢望。已貨我嫁裳簪理。爲兒

下聘矣。茲告兒無他語。遲兒業成始完姻。努力珍衛爲望。禮堅得此心。乃大弗寧。念老母於已。可謂愛淪肌髓。顧以已故。致使垂老之母。貨其嫁衣。此如何而可者。尤念久去庭幃。母之孤寂已極。無聊出此。以博他日之承歡。用娛晚景。母意正復可悲。且思且淚。潛潛下。冥思兒時。至於釣遊之鄉。一草一木。無所不憶。心上一潮。遍悲愉交雜。終夕不復成寐。晨乃顛岑岑也。禮堅得師友啓。學已大進。晨草得烏夜啼一篇。持以至庸。盒室。則呀然無人。顧視几上。殘箋作狂草一詩曰。山眞隱隱水迢迢。酒祓清愁意未消。斟酌滿江春。漲了兩行紅粉。一輕橈。禮堅讀之。微領其首。似已了解。卽亦不更衣。匆匆出院去。迤邐間。風日漸朗。晴雲滿空。道傍老樹。枝葉童然。作伸臂攫人之狀。而原草知春之將至。已全舒其綠。此時風物。蓋在冬春之交。禮堅旣至虹橋。四眄間。已見庸盒放舸中流。雜坐者似爲釵黛。顧甚隱約不可辨。庸盒亦已瞥見禮堅。遽大呼命停橈。舟子遂緩緩移楫近岸。禮堅諦視。乃笑不可忍。庸盒囚首垢面如前狀。衣綵綵如紙。亦無改其故。此時飲已微酣。則跛脚臥艙中。以象箸擊節。歌東坡水調歌頭詞。嗚嗚不已。亦不視禮堅。歌闌始起擲箸曰。咄哉。天上三分人間第一。流程生亦知我樂乎。盍來飛一

觴禮堅踟躇不卽下。庸盦強曳之。坐定四顧。賦不可狀。舟固精潔。裝潢尤曄。艙中絲竹。鼓板之類咸備。有數輩吹摺之管絃並奏。乃彌覺其觸耳。欲沸列坐。長眉三數輩。紫羅裾藕絲裙。墮髻作懶裝。踞齒善笑。姚冶光華不可方物。禮堅素不出里閭。又母教嚴。日未嘗覩是類。則竊竊私歎。以庸盦爲非可。尤見庸盦肘次堆白銀無算。每伎歌一闋。終則揮巨鏹擲其懷袖。已輒自浮一白。沉沉然欲醉。禮堅無策。則姑聽之。禮堅故美丰儀。服御亦稍整飾。妓爭目之。禮堅乃大頰不自聊。於是舟已緩緩而前。衆樂俱掩。斂作細響。平波恬然。溫磨欲醉。未移時。庸盦肘次之金垂罄矣。舟泊橋次。少憩。庸盦已洪醉。尙張目四眇岸次之人。岸次槐柳扶疎。下有羣人駢足而立。似爲炫人之場。實則非也。維揚此時奢靡已甚。聚博之風遂張。率有呼盧喝雉者。隨地張場。以來縱博。盤龍。癖者稍稍趨之。浸至匪地無有。此時方有一短褐之人。年事已老。匆匆囊錢至。願行障袖。似不欲面人。禮堅失聲笑曰。博徒中乃有資高重望如此君者。良爲不易得。庸盦大笑。旋狂呼曰。嘻。此非大癡先生耶。胡以至此。良爲我所百思而不能得。禮堅曰。誰爲大癡。非庸盦僂言曰。剛泰忠也。子詎不知者。禮堅微笑曰。否。我終不信。剛泰忠先生學問文章。

冠絕一時。乃屑爲此。庸盦曰：此其所以爲老剛耳。適我辨之甚晰，決爲非誤。矧老剛先時固嘗長梅花書院者。我耳濡目染，其聲音笑貌已久。茲詎遂不能識。我知老剛固嗜博，非一日事也。禮堅笑曰：若然，必語我以詳。不然，我終莫之信。以此事固至足駭人者。庸盦笑曰：若言亦甚善。孺子狡獪，欲誑我。以其詳，故言終弗之信。然此時暮矣。盍歸院語之。禮堅曰：諾。遂起登岸，付賃資而返。晚膳畢，禮堅至庸盦許，圍燈共話。禮堅曰：茲可語我以剛大癡事矣。庸盦曰：勿躁。聽我陳述。子知剛大癡胡爲棄職也。剛少讀書，羨博覽，亦頗能泛覽子史。乙未以鴻博授檢討。京曹清閑，玉堂華貴，甚自得。不審胡故。忽觸此老之慧性。庭試策中，力陳滿漢當通婚。國家定鼎已久，不宜更存此界。洋洋五千言。思之思之。今上英武，法網尤密，盈庭卿貳，孰則敢出此批鱗之舉。果也。嚴旨罷歸，不與復出。大癡之爲此人，頗疑之。或知此老冒利，乃謂此老蓋實薄京秩之貧。又覲覲江淮，離賈之富，激而出此。以爲從此直聲震天下，無處非伊。噉飯所，又戀戀此棧豆，胡爲者。不期旣歸，而所望大失。離賈固禮重名士，若戴帝天。特所禮者，要爲二種：一則踞傲驕亢，示人以不可測；千金之奉，安坐受之，故爲落落不出一感激語。尤宜不承主人意。

旨。主人每有陳詢。必揮斥無少諱。而語中實陰爲之地。欲揚反抑。使主人既歎其高復感其私。已則曰。眞名士。眞名士。一則阿諛奉迎。無所不至。投其人之好。主人嗜名者。則導之。噉名主人。冒利者。則導之。攫利復宜。小有才。間出舊作。竄入主人之名。刊以行世。齷狗。一生安富。已極。所不可得者。神仙名士兩者而已。神仙既不可驟得。則姑降而求爲名士。果能揮斥少許金錢。而不須讀書識字。名士之名。已安穩而得。則又何樂不爲。於是嘉之。稱之曰眞名士。眞名士。語至此。禮堅笑止之曰。我欲君譚剛泰忠君。乃盛引無謂之齷賈。夫齷賈事。又與剛泰忠胡涉者。庸盍以手試茗壺曰。冰矣。盍溫以火。隨移銅鑪。檢獸炭數枚投之。焰立熾。則眞茗壺其上。引手微烘。復語曰。若不知茲。乃與泰忠至有。關繫。泰忠細行固不檢。其人亢直。尙不失爲中人。旣至淮。俯仰均不得當。乃鬱鬱無所就。州牧憐之。引置梅花書院。閱年。又以不得於同儕。故引去之。粵以捆載書院中。楮墨之屬。至家。故爲其友鄞縣金榭山所譏。泰忠脚之次骨。榭山卒。銘誌則泰忠爲之。遂多微辭。蓋用是以報私怨。泰忠之行。往往類是。往者。今上南巡。泰忠循例迎駕。今上曰。剛泰忠固猶未死耶。蓋今上亦以前事。耿耿於懷。泰忠懼甚。召見時。至嚙不能聲。上

曰若家居何所事。秦忠期曰。臣無所事。以賤值購破銅爛鐵。陳地上售之。上大笑。初上惡其妄譚國事。有窮治意。聞此乃解。手書買破銅爛鐵六字付之。秦忠出則大喜。自是無敢有北行意。而縱博亦彌甚。且好短褐草屨雜稠。人中呼喝甚得筋漲。於額弗恤也。禮堅聞語微笑曰。此公亦可謂有癖好者矣。然實亦無礙。人固不可袒裼裸露。以爲曠達。若此類者。偶一爲之。亦致足以見其邁往不羈之韻。庸盦長笑曰。未也。未也。我語未竟。若乃好僂言。更如是我乃決不更語。禮堅笑起揖曰。諾。請亟畢爾語。我聞固未娶也。庸盦曰。某日。大痴雜博場中。博方酣。聞有呵殿來者。則督學使者某方謁客過此間。時天方暑。大癡袒絁。葛芒鞋。不韞手蕉葉扇。興味淋漓。殊不自遏。使者過。大癡未覺也。斗見與中人若甚習見者。忽憶某年秋闈分校時。得一弟子。貌正與類。復思名。姓籍貫亦合。無訛。大賊亟歸。則學使與從已集門外。固爲謁已來也。大癡踟躕。甚不敢。自衡門入。叩後戶。亟易衣始出。見焉。門生見禮已。譚次。時時目之。大癡大頰。強詢之。門生曰。不敢欺。老師頃與過博場。一老博徒。貌乃與師絕類。故未能忘耳。大癡駭媿。交作語。期曰。是或爲偶。然其門生一笑而罷。自是不復至博場。博者有年。茲或故態復萌。

耳。禮堅若未出里閭。安知天下事。須知士大夫此類者多也。語畢起躡屨而去。口中則微吟曰。本無胸次容公等。別有樓臺寄夢中。禮堅微笑曰。狂奴故態。有如是哉。

(未完)

賓河鷓影

鷓 雛

第一章

却說那年秋尾冬初。維也納城一條賓倫格河裏的水。瑩潔得同玉一般。微風吹着。打了幾千百個殼紋。兩岸的榆椽。只顧臨着河流。徘徊顧影。不多一會。一鈎眉月漸漸的穿出林梢。把千百道清光。一齊注射在那河流素面之上。把莎裏的鷓鷯鷓鷯。驚得打夥兒的拍拍亂飛。在那煙波瀾森之中。微微的聽得幾聲欸乃。和着清清泠泠的唱歌聲音。一葉扁舟上立着一個英偉壯健的男子。掉着雙槳。慢慢的開來。那個男子虎一般健的軀幹。却穿着件毛茸茸的厚呢大衣。把領兒拉得高高的一直壓到腮上。一頂廣簷的呢帽。四邊垂了下來。要在我們中國的畫圖上。人家可都要當他是個披箋帶笠的漁翁喇。只見他一邊掉着槳。身傍放着一瓶上等的拋脫爾酒。拍的一聲早去了瓶塞。也不用杯盞。揚着脖子。把瓶口和他的嘴唇。接了一個吻。嚙哆哆的一氣喝了一半。放下瓶來。看時那賓倫格河裏的水。光攪和着那月光。一片清涼。從布篷底下直漏了進來。天上半星兒雲影也沒有。真是水天相映。蔚藍一色。那人停着槳。怔怔的癡看

一回接着便喟然歎了一聲。又唱起歌來。那歌辭是。

山川無恙兮。如我何。我行四野兮。悲蹉跎。秋葉盡脫兮。秋水始波。橫槩中流兮。期我于山阿。我行却曲兮。如我何。噫吁嚱。山川無恙兮。如我何。

那唱歌的聲音。冷泠中帶着抗烈。到了末韻。便似裂帛一般。瞥然停住了。那餘音繚繞。好似激得水波都盪漾起來。那人把帽簷掀了一掀。才要再取酒瓶。月光之下。早露出他的面目。看來年紀還不過二十歲。濃濃兒的眉。碧爛爛的眼。含着一腔飽滿的精神。這時雙眉微蹙。快現着不快樣子。那雙閃電似的碧眸子。只緊緊的注着河流。悄然不語。那槩便啞啞的又盪開來。猛可裏一陣馬蹄聲。從西岸樹林子外直穿出來。離那河邊不過百碼遠近。只見兩騎馬一先一後的拚命跑來。八個蹄子追風逐電似的走着。月光之下。那人早瞧了一個清楚。爲首一騎。一個西格羅式的花冠偏在半邊。那支靴羽顛危危的要墮下來了。把一雙纖小的手腕控住絲韁。身子似乎不住的在那裏顛。後一騎馬那個人。却身材高大。一手籠住韁。挺出一隻右手。手裏還似乎有件東西。那人一見知道這件事一定有些兒不能不管。一個惡漢窮趕着一個柔弱婦人。不是奸

盜還有什麼。那時賓倫格河兩岸靜悄悄的。不要說人影兒。便連飛鳥也不見一隻兒。我要不救他。還有誰救他。說時遲。那時快。兩騎馬距離河岸不過在二十碼外了。他們似乎也已見了河中的小船。那第一騎馬上的女子。只嚷了一聲救人。那聲音已經啞了。後騎的知道不妙。只見他那惡漢一挺手腕。將要扳那鎗機。在這當兒。礮的一聲。一顆彈兒從蘆葦叢中直飛出來。那惡漢的鎗還沒有放。便掉在地下去了。右臂上鎗早着。嚷了一聲撥回馬。飛也似的向樹林子裏逃去。只有騎上的女子。只嚇的索索亂顫。幾乎據不住雕鞍。那時船中那人從從容容的放好了手鎗。把船攏了岸。整一整外衣。便一躍而上。向着馬上女子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放着朗朗的喉嚨說道。密司受驚了。幸得小可在這兒。如今密司可不用害怕了。請你恕我的冒昧。我可以助密司下騎。略憩憩兒嗎。一面說着。一面溫溫和和的走近來。看女郎已驚得說不出話。那人便扶着他下了馬。在一塊石磴子上坐下。忽然又想着了一件事。飛也似的奔回船中。取了那瓶拋脫爾酒。一個酒盃。又飛也似的奔回來。斟了一盃酒。授給女郎。誰知那女兒方才在性命呼吸之間。死命的在馬上掙挫着。如今強盜已走。一緩過氣兒來。早精神

罷茶再也支持不住。一仰身暈倒在地上了。那人一見並不驚慌。只立刻放下了酒盃。屈着一膝把女郎輕輕地抱了起來。把他擁在懷內。慢慢的把一盃拋脫酒放在女郎唇邊。使他飲下。不多一會那女郎精神已復。微微的吁了一口氣。嬌擡星眼。向四邊望了一望。斗的見自己坐在一個男子的懷內。不覺急的兩頰通紅。要立起身來。委實的四肢無力。那人知道女郎已醒。便不等他開口。先說道。密司。此刻覺的怎樣。方才是密司暈了。女郎帶着戰兢兢的聲氣。說道。如今那賊人呢。從此我再也不騎那棗驢兒了。那人接口道。此地沒有坐處。密司還是到我的船中略坐一會兒。說罷便攙了女郎起來。一步步的走到船邊。上了船。女郎那時拿眼細細的打量那人。一泓秋水。中流露着萬分感激的意思。那人恰好也回過臉兒來。和女郎的視綫鬥個正着。只見那女郎雪膚花貌。中帶着幾分嬌憨。婀娜的神態。一頭栗色的髮兒。堆了一個雙辮。一雙俊目。略帶些兒錫態。真是橫波一顧。令人魂消。穿着最時的青灰色騎服。一根綴着綵勝的馬鞭兒。還在手中。軟洋洋的倚着那人臂上。那一寸芳心。還不住的忐忑跳動。那人雖然是鐵石爲腸。也免不了心中一動。却急忙收斂着。請女郎在艙中坐着。自己便凝

神正色的在女郎對面坐了下來。一壁拿手叩着船舷。便道。密司恕我。可肯把今兒這事的原委告訴我嗎。說着頓了一頓。那時女郎的神色已完全復原了。便囑着歷歷的驚聲。說道。先生。我真不曉得要怎樣謝你好。我今天要不遇着先生。可一定要落那賊人的毒手。先生。這原也是我的不是。我家廐內昨天新得了一匹棗騮兒。便是我今天騎着的。生得神俊不凡。我一見了。我便一定要騎。那國人却也曾勸我。說這匹馬兒非常兇劣。姑娘騎不得的。又嘖嘖叨叨的什麼。今天晚上的跳舞會。老主人的車要配上那棗騮兒。去延一個貴客啦。我一聽了。便嚷着一定要騎。因為我向來自負騎馬的本領是不差的。怎禁他說我不會騎那馬。我便騎定了。而且不許他跟隨。我那國人聽了。怕鬧出亂子來。便要去回老主人。叫我的父親阻止我。我便撒一個謊。說我不騎了。叫他出去替我買東西。他一走。我便立刻上馬偷跑出來。却一路走得好好的。沒半些兒不舒服。我在馬上不覺笑了起來。想幸也沒有信那國人的撒謊。不然豈不辜負了這樣的好馬。我一路上歡歡喜喜的逛了一回。又去歇落地看了看那古塔。在埃西公園裏坐了一回。天也晚了。我也逛盡了。便起身。上馬回家。不曉得這一回。那馬的劣性

發了。因爲路傍有一夥小樑樹。他要走過去嚙那葉子。我不答應他。他便咆哮起來。却驚起那邊樹上一隻鷓子。張着翅翮。從馬頭上直掠過去。那馬便橫七豎八的跑去。只辣樹林子。小土岡子穿過來蹤上去。把我驚出了一身冷汗。那邊又很冷落。道上簡直沒有一個人。誰來幫我勒住那馬。費了許多時候。好不容易那馬的劣性定了。我勒住韁透了一口氣。四邊一望。哎呀不好。誰知一陣亂跑。早走到一個不知什麼地方。很大的樹林子。四無人煙。那太陽已漸漸的墮下地平線了。我要回去。又不認得路。把我急得什麼似的。却好那賊人騎着馬在樹林裏出來。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看那人時。一言不發。只把眼光注着河水。靜聽女郎的話。女郎便接着道。我那時還指望他是個好人。便問他進城的路。他打量了一回。一眼看見我身上的鑽石東西。着實望了幾眼。似有垂涎之意。便說他肯送我進城。我自然歡喜。便跟着他走。走了一回。愈走愈荒僻了。我那時精知不妙。心裏急到萬分。偷眼覷他。只見他正取出懷中的手鎗呢。我喊了一聲。曉得這人一定是斷路的強盜。便沒命的打着馬。向剌斜裏逃走。那賊人便追了下來。說到此秋波一轉。殷勤勤的道。今天真是虧了先生啦。先生這樣的俠義。直教我說到

這裏便吞住不說。一個粉頸却漸漸的低了下來。玉頰上一陣紅潮。眼波溶溶的。只是欲說不說。那人連忙說道。密司。請你快不要這樣客氣。這不過偶然路見不平。便相助一臂。又算得什麼。密司快不要記在心上。只是我遇着這個機會。得與天仙化人稍効微勞。這倒是平生之幸啦。說着微微的笑了。一笑。倒把那女郎說得含羞起來。不知怎樣方好。那人便道。小可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和密司譚了許久。還沒有請教密司的貴姓芳名啦。女郎低鬟一笑道。我叫梅白爾斐文。我父親便是斐文伯爵。是這裏維也納城的府尹。我母親却是西班牙人啦。先生好像不是此地人。是說到這裏。那人搶着說道。不差。不差。小可是普魯士人氏。却立路索的便是一向沒有到過貴國。這回是從西印度回來的。還想在這兒耽擱幾月啦。這裏的風景真好。我看就是瑞士意大利也不過如此。怕還沒有這裏的天然蔥蒨哩。斐文笑着說是。兩人譚了一回。浩月當空。玉露無聲。萬籟俱寂。在這悄悄的賓倫格河裏。一對可憐蟲。早深的墮入愛河。那河濱的鷺鷥伸腳高眠。還在那裏向他兩人暗暗的點頭歎息。喇過了一會。却立司便答應送梅白兒回他邸第。這時斐文伯爵邸中。遊騎如雲。霜燈映月。開着那維也納城中。

人人注意的跳舞會。這並不是維也納的人民自古以來沒有見過跳舞會。也不是斐文伯爵家的跳舞會。和尋常人家異樣的好看。不過這一會。伯爵會中請了一位盛名鼎鼎。說是跳舞皇后的女優。這女優兒才從瑞士南返。便道過奧國。也會在却拍爾大劇場中獻過幾回技。與斐文伯爵曾有數面之緣。他的名字喚做立愛浪担紐兒。司客脫。黃金似的髮。蔚藍似的眼。玫瑰似的容貌。楊柳般的腰肢。沒一樁兒。考不上最優等第一。只是情性驕亢。舉止不凡。輕易的章綬巨公五陵年少。不值他正眼兒一覷。人家說他另外有個情人。心盟金石。白首不移的了。却從沒有人見過他那情人一面。司客脫却也不論對着何人。總是冷冷的。好像從不知道愛的一個字。那天斐文伯爵把他請了來。頓是轟動了許多青年貴族。却說那老伯爵斐文。披着銀絲似的一頭白髮。襯着一雙圓彪彪的怪眼。穿着燕尾禮服。在廣廳中和衆賓客周旋。內中便有一個客人說道。怎麼今天不見斐文姑娘。他是最歡喜熱鬧的。斐文縐着眉說道。這妮子真個奇怪。我不怕衆位見笑。實在他從小兒沒有了娘。把這孩子慣的了不得。今兒騎着我的棗騮兒。又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一天到晚只是頑不韌。我也沒有法子啦。說着丟掉

了手中半燼的雪茄。搓着手。很露着焦煩的樣子。便有一個叫做愛倫夫人的拍着掌笑道。伯爵。今天有了司客脫姑孃的跳舞曲子。斐文姑孃也不能不回來的。勸你不用擔心。預備着耳朵。停一回。儘着賞音啦。說的衆賓一齊笑了起來。說道愛倫夫人真說的不差。我們停回大衆痛飲香檳。謝謝伯爵的盛意。叫我們得聆法曲。這時伯爵那嚴重的輔頰邊也微微露一絲兒笑意。把手按着胸前一隻打簧金表。道。十點鐘了。是開會的時候啦。司客脫姑孃還沒有來。這便怎麼處。正說着只見一個僕人跑到伯爵身邊說道。姑孃來了。只一句話把衆賓的視線陡然集了過來。千百隻眼兒齊齊向廳門邊望着。道是司客脫來了。老伯爵也慢慢的立了起來。把一個紫羅的胸結整了一整。這是斐文伯爵生平沒有的事。可見他的傾心啦。一回兒聽得迴廊中小蠻靴的步聲。把那幾個青年貴族。心脈震動得跳個不住。一回兒廳門開處。白梅爾帶笑帶跳的走了進來。把一雙嬌憨的眸子。向衆人望了一望。走到伯爵身邊。親了一個額。說道。阿父。我怕你等的不耐煩了。今天我又鬧了一個亂子啦。伯爵把眼色示意叫他不要說。這時便有衆賓上前和他寒暄。梅白爾也一一回答。一會兒廣廳中祇聽見梅白爾銀鐘

般的笑聲。和着衆賓客的笑語聲。頓時熱鬧了許多。愛倫夫人撚着他的栗色髮兒。笑道。梅白爾姑娘。今天你的容貌有了對兒了。停一回。你可見着啦。但是你別妬。忌我總歡喜你的。梅白爾只是笑。一會兒說道。夫人我看你也長的不差。雖然有了幾歲年紀。還是那麼白嫩。要是我變了男人。我是一定要娶你的。愛倫夫人笑着輕輕的打了他一下。瞰着他道。傻孩子。又胡說了。停回仔細我告訴了你的老子。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呢。梅白爾膩着他道。好夫人。你說什麼。你要告訴我的父親。敢又怎麼。除非你做了我的母親。我才一句話未說完。愛倫夫人早鬧的臉上熱刺刺的。發恨道。這孩子。越說越不成話了。你這樣。我便不和你再說。梅白爾偷眼覷他父親時。只見他們正圍着桌兒。鬥白立奇耍子啦。衆女賓也有和他所歡說笑的。也有忙着整衣理鬢。亂個不了的。便悄悄的說道。夫人。你才說的那個是什麼人。愛倫夫人道。那個麼。便是這個呀。梅白爾急了。把身子倚在夫人肩。上道。夫人。好夫人。你別那麼作難我。知道我的性子是最急的。夫人只是笑着。一聲兒不言語。梅白爾道。是夫人真不告訴他。一扭身。嚙嚙着小嘴兒。在夫人身邊坐下。也不則聲。夫人見他沒趣。笑着道。好孩子。你不用發急。我告訴你。

了我說的那個人便是却拍爾大劇場的立愛浪担紐兒司客脫姑娘今天會裏有他的梅白爾詫異道怎麼今天會裏有他我父親從沒有和他往還過呀夫人冷冷的笑道往還麼怕還不止往還便算了哩梅白爾聽了便不由的不心中一驚心裏只覺怔怔的不知怎樣才好再要想拿話去問愛倫夫人夫人却是再也不言語了梅白爾沒奈何怔怔的退到他父親身邊那時衆賓客等那大名鼎鼎的跳舞皇后已等得不耐煩只他白立奇胡亂的閃着老伯爵一壁敷衍着衆賓一的把他的白髮兒撚個不住看看已經十一點過了方才聽得迴廊邊一陣的步聲有四五個僕人喘着進來高聲道司客脫姑娘到只見一個碩碩婀娜的美人兒後邊隨着一個樂師拿着三絃琴進來這時廣廳中一片喧笑聲把白立奇的玩意兒也止住了在那嘈雜的聲音中老伯爵脫冠上前執了司客脫姑娘的手兩片灰白的鬚子中放出笑盈盈的音調說道姑娘今天想必辛苦了這時才來我們大眾已等候得久啦便向大眾約略介紹了一介紹衆中也有向來認識的便上前去和他供維酬應那不認識的便竊竊的議論他的美貌說那髻式怎麼的人時喇鴨色與爾羅的禮衣怎樣的新巧喇有和他執手的

便說手指怎麼樣的蔥纖。真是柔荑一握。真是目有視。視司客脫。耳有聽。聽司客脫。便是那伯爵也背着他的雙手。哈哈的笑的不住。把那府尹的尊嚴伯爵的華貴。全個兒丟掉在爪哇國了。獨有梅白爾。愁蛾雙鎖。半聲兒不言語。他心中只把愛倫夫人的一句話。上上下下的潮着。還不止往來便算了。不止往來。還有怎樣。唉。便不忍說了。只可憐我。那去世的母親。再想。不想在今兒。還有人來分我父親的愛情。他在九泉之下。也要不安喇。但是這不過是一句話。不見到我父親便當真這樣。而且我父親平日是何等尊嚴。何等矜重。那有便看了一個女優的道理。但是愛倫夫人和我父親。也算。是老友了。他很能知道我父親的性情的。他何以可說出這樣奇怪可怕的話兒來。難道我父親果然要忘掉他自己的身分嗎。眼看着今兒他父親歡喜的情形。和那向來好久沒有聽見過的笑聲。覺得這話兒。確確的有些兒靠的住。他要和別人有了情愛。那情愛深一分。便對于我已死母親的情愛減了一分。久而久之。那邊的情愛。完全增加這邊的情愛。却全個兒消滅了。不然我父親一向見了我。便要撫着我的頸兒。親着我的。頰兒。說好孩子。你真像你母親的。有時還老淚盈盈的洒在我的髮上。何以今兒。

個覺得冷澹了。一些便是我親額的時候也不見他。一絲兒笑容呢。唉。不用說了。總之這司客脫將來一定要做我母親的對頭。那是我一定不能饒恕他的。他心中這樣想着。所以見了司客脫那種千嬌百媚的樣兒。鶯啼燕囀的喉嚨。和他父親握手深談。直好似千百柄鋼刀刺他的心一般。眼兒不住的偷覷他們。心兒却不住的忐忑跳動。粉頰兒紅的似胭脂一般。等到大眾入席的時候。飛潛雜進。笑言宴宴。他還是同木偶一般。那時司客脫姑娘恰恰和他父親坐在一塊兒。席間許多被服煊燦的貴婦們。老爺正眼兒也不覷他一覷。只和司客脫密密的交譚。又用手中的刀叉。畫着桌兒。點點指指的。不知譚的什麼一會故事。司客脫却用一塊絞絹掩着口不住的吃吃兒笑。這時衆賓客也有些看出來了。也有竊竊私議的說。今兒有一個鋼鐵做成頸項的人。要屈服在石榴裙下了。只不知那老天何以故意差池着。豈不成了「樹梨花壓海棠」的故話呢。這時愛倫夫人正用刀剖着一個梨。和隔坐一個少年說話。只聽得少年說道。愛倫夫人。你還記得去年那一回嗎。我們和俄京新到的檀倫子爵。天天掉着槳。在賓倫格河裏。消磨長日。還說學遊泳呢。那裏知道那俄羅斯人最是膿包的了。不得。才把

身子入了水。四肢就好像拘攣了一般。幾乎不把他淹死了。我們七手八腳的忙着救。起來。他倒說從此以後。我要不學會了遊水。再也不到河裏來呢。你想這話可笑不可笑。愛倫夫人聳着肩道。海西子爵。你又說謊了。這是希臘古人的笑話。你如何說是檀倫說的。也就形容得太過了。分兒了。海西道如今可不比從前了。那河濱荒涼得不成樣兒。聽說還有斷路的強盜呢。累的玩耍的人就慢慢兒稀了。說到這裏。梅白爾接着道。正是。子爵說的不差。我今兒便遇着這一回事。虧得有一個却立路索的少年。救了我。說到此。只見司客脫一雙閃電似的眸子。歛的射了過來。梅白爾却也毫不介意。把方才的事說了一遍。說到自己暈去。那人把他救醒。又請他下船。譚了好久。還伴送他進城的當兒。看那司客脫姑娘。臉兒漸漸的變了灰白色。一雙眸子兀自注着梅白爾。面上身子却軟洋洋的。靠在椅背上。微微的吁了一口氣。老伯爵這時正譚的入彀。看了司客脫的樣子。也很有些兒詫異。還認道是他聽見女郎冒這個險。婦女們的性情。不由不驚。便攔着他女郎道。這些話不用說了。今兒難得請了司客脫姑娘來。大家正喜歡。你却去冒這個大險。叫人聽了心裏害怕。如今可再不敢獨個兒去逛嗎。兒呀。

快靜靜心聽司客脫姑娘的妙曲罷。一席話才說完。鋼琴的聲音便悠悠揚揚彈了起來。司客脫走至琴邊。唱了一支法國的名曲。是桑希而大詩人做的愛立梅坦爾故事。道着兩美爲了一個男子爭妍鬥寵。那失寵的坦爾自訴胸臆。唱的激越非常。臨末忽轉入最低的調兒。司客脫有氣無力的唱着。活現出一種失望無慘的情形。悽悽切切。把大眾都聽住了。欸的一聲。鋼琴停住。司客脫也坐了下來。臉上慘白。好似大病了一般。身子也顛危危的舉着一盃白蘭地。那支腕索索地只自抖鐺的一聲。早把酒和盃兒全摔到深翠色的案幕上去。老伯爵見了大驚。慌忙的過去鞠着躬兒道。姑娘怎麼樣。別是有些兒不適了罷。這是老夫的不是。方才過于勞動了你了。如今還是回去憩憩兒。一會兒就好了。說罷分付外面預備馬車。送司客脫姑娘回去。還殷勤的握着手。問姑娘可要老夫送你回去不要。司客脫只搖了一搖頭。向大眾道了一句抱歉。便亭亭而去。衆賓客看着伯爵揚着斑白的鬚子。還粧着溫存腔兒。忍不住要笑。梅白爾一眼只望着司客脫一步步出去。心中暗暗納罕道。怪呀。

第二章

本來天下最靈慧不過的是女孩兒的心思。別的不說。至于關着人生情愛的關頭。他們的芳心自警。更自不同。一言一動都好樣含有什麼意思似的。在人家以爲最不足注意的地方。他却以爲至要。必得審查出這裏邊的消息來才罷。如今梅白爾爲了他父親那件事。心中恍恍惚惚了好幾天。在他眼裏看出來。他父親斐文老伯爵比從前。槁槁改了個樣兒。以前老伯爵是最惡徵逐的。他那一付嚴重態度。本來也令人望而生畏。又是秉着維也納地方生殺全權的府尹。一天到晚。擺着坐公堂的樣子。酣歌恆舞的地方。輕易見不着他的影兒。如今却第一件最喜歡的事。是觀劇。不拘公務忙到個什麼樣兒。一天一定要抽個空。到拍爾劇場去一躺。那斑白的頭髮。天天刷上膠青。把他當做了一件公事。整衣刷靴。鎮日價忙。梅白爾見一回。便想起他去世的母親。一回。瞧着他父親等到公事完篇。便坐着馬車。駕着棗驢兒。一溜煙的去了。只好暗暗的傷心。有一天。梅白爾拈弄了一回針線。覺得倦上來。便拋下了。獨自一個呆呆的倚着雕欄。把一隻皓腕擱在欄上。右手兒放在唇邊。不住的嚙那指甲。沉沉想着。只覺兩個人影。立在面前晃來晃去。一個便是他母親。一個却是賓格爾河邊的少年。却立司

路索。想着一邊兒。便放下那一邊。剎那間那一邊兒的影子。又湧上心來。一寸芳心中。不知怎麼。鬧得千頭萬緒起來。驀聽得壁上的時計。鏗鏘響了四下。知道是父親回邸的時刻了。不多一回。便見草場外風馳電捲的進來自己家裏的一部馬車。他父親跳了下來。昂着頭向上望着。見了他便微微的笑了一笑。向書房那一方走過去了。停了好一回。還沒見出來。梅白爾沒精打采的退歸自己室內。想父親一定又在那裏講他的粧飾了。無論年紀老到怎樣。總還有這一則兒。豈不奇怪。他却起了一個心思。想悄悄地走到他父親的書室。偷偷兒瞧去。覷着機會。還可以規諫他父親一回。心裏想着。脚步兒便趑趄的向書室行去。只見書室的兩扇門。緊緊的閉着。在百葉窗眼裏一觀。他父親正對着大着衣鏡。整他的胸飾呢。梅白爾也不則聲。把門推了一推。却是虛掩的。便呀的一聲開了。老伯爵當時見了他女兒進來。心中也有些兒慚媿。忙把拈着胸結的一隻手。放下去。拈他的鬚子。粧做在那裏沉思一般。梅白爾笑說道。阿父。今天回來得恰似略略早了一些。怎麼又換了衣服。是那裏赴宴嗎。老伯爵赴赴的答道。正是。是一個伴倫夫人。不是不是我記錯了。是衣利亞公爵夫人請我去吃晚飯。他們那

裏還開着美術評論會。有好一回兒耽擱呢。女兒我知道你近來的身子不很爽快。熬不得夜。所以沒有叫你去。你快去憩憩兒罷。說罷這話也不等他女兒回答。搶了一頂帽子。望外便走。老伯爵這時心中也覺得有些對不起他的亡妻。又怕他女兒絮聒他。巴不得一步跨出了大門。去揀他最歡喜的事做去。這時梅白爾也跟着出來。嘴裏說道。阿父。但是這幾天秋涼得緊。老人家身體也要保重。可早一些兒回來罷。伯爵聽了這話。忽然停住腳步。怔怔的瞧着他女兒道。正是天氣狠壞。我自然自己保重。但是沒有一個人服伺我。總覺得有些兒不方便。梅白爾笑道。父親。你這話可差了。不要說這裏男女僕役。那一個不是服伺你老人家的。便不要這些人。還有你女兒哩。老伯爵撚着鬚子。狠不願意的答道。他們各有各的職務。便是你做女兒的。也有你做女子的責任。難道說你一輩子不嫁服伺我到老嗎。好傻孩子。說着連連的搖頭。梅白爾一聽這話裏已經有些機鋒在裏面了。不覺暗暗着急。便又問道。那麼阿父的意思。打算怎樣呢。伯爵躊躇了好一回。面上忽地漸漸的發起燒來。囁嚅着道。這個。這個。現在且不用說。橫豎你到了那個時候。自然會知道的。總之你父親自有一個主意。就是了。梅白

爾聽到這一句話。好像焦雷轟頂般。噤噤不語。眼看着他父親跳上馬車飛一般去了。怔怔的立了一會。唉了一聲。方才要回他的臥室。只聽得很高朗的聲音叫道。梅白爾我的孩子。你在這兒瞧什麼。你父親到那裏去。吾方才瞧見他的馬車啦。原來是愛倫夫人來了。笑吟吟手撚着一朵紅羅吉花兒。打扮得一身華麗。出落得別樣風流。原來愛倫夫人年紀雖已三十外了。却似舊的薰香傅粉似少女一般。生成的熱鬧場中人物。寡居數載。依然不減他的興趣。不過行止光明。並沒有些兒放蕩。也算是難得的了。這時愛倫和梅白爾手攙着手兒走着。一面歎歎的說道。梅白爾我瞧你這幾天清減了許多了。好孩子。你有什麼心事。你可不要瞞我。我總肯帮你忙的。你快別自苦了。梅白爾笑着道。夫人。你真肯幫助我嗎。你說我有心事。你便猜一猜。爲的是什麼。夫人笑道。好孩子。你真要我猜嗎。我可能一猜就着。只是猜着了。你可別賴。我們一同到屋子裏去講罷。這兒怪涼的。二個人便向梅白爾私室中來。愛倫夫人坐下。把梅白爾做的針線東西。翻弄了一回。指着說這個好。那個不好。說了一回。却只不回答梅白爾方才那句話。梅白爾瞅着夫人道。夫人。到底你猜呀。我這裏又不開什麼美術評論會。你講

這些做什麼。夫人格格的笑道。我猜。我猜你心中一定爲了那賓格倫河邊的少年英雄。有些丟不下他。這是少年女子的普通感情。我也是過來人。還用猜嗎。只是你才說的美術評論會。恰好今天尼勒泊爾公園。倒真開着一個美術評論會。說罷又笑。梅白爾兩頰紅紅的。瞅了夫人一眼。說道。你可猜錯了。我這事是並不爲的那個。說着頓了一頓。又道。怎麼今天尼勒泊爾公園。又有一個美術評論會。那邊衣利亞公爵邸裏。又開了一個。不就有了兩個了嗎。愛倫夫人一怔道。那個衣利亞公爵邸。你想是在那裏做夢呢。一個月前衣利亞公爵夫婦雙雙到瑞士去了。還開什麼美術評論會。那是去評論他那空空洞洞的一所屋子呢。梅白爾驚道。夫人。這話怕不確罷。這是我父親方才告訴我的哩。愛倫夫人聽了。側着頭想了一想道。哦。你父親告訴你的。接着又笑道。這事便有些緣故了。梅白爾又撞了一個悶葫蘆。心裏只自不解道。夫人。是什麼緣故。你告訴我罷。我想我父親是一定不騙我的。夫人笑道。你父親騙你不騙我。却不知道。不過這美術評論會。是只有在尼勒泊爾的。便是我今兒晚上也去呢。說着亭亭的立了起來道。好孩子。你將息着罷。要有興味。咱們今晚一塊兒去可好。梅白爾點

了點首。這時滿腹疑雲。也不暇同愛倫夫人歎語。由他自去了。梅白爾一個人在草地上走來走去。把手叉着腰間。一個蠶蟬似的香頸。俯着看那夕陽兒。漸漸西墜。人影兒漸漸長起來。不到一會。便已暝色四合。花影蒼然。梅白爾用過晚膳。約略裝束了二回。用個厚厚的面網罩着玉容。便坐上車子到尼勒泊爾來。正走到尼勒泊爾公園門口。只見面前有個人影兒一閃。閃到暗中去了。那人身材很高大。隱隱約約好像還把一塊白巾兒絡着膀子。不由不心中斗的一驚。想不要又像前回遇了險。只見尼勒泊爾公園中遊人如蟻。熱鬧異常。也就寬了許多。下了車。輕移蓮步。慢慢的進了公園。且不到會場上去。只向柳陰花畔清靜去處走去。走了一回。沒見半個熟人。便連愛倫夫人也不見。心中納罕。且向一隻鐵椅上坐了下來。略略蘇息。才坐不到一刻兒。忽然來了一個紳士模樣的人。溫溫和和的走到面前。略一舉手說道。不料姑娘一個人坐在這裏。累成找了好久啦。咦。姑娘。你無端戴着這個勞什子做什麼。梅白爾愣愣的聽着。正不知這人是誰。只覺着這聲音。好像不久在那裏聽見過一般。這裏電燈黯澹。急切看不清那人的龐兒。只得立起身仔細認了一認。驚道。呀。是路索先生麼。先生怎麼知道

我在這裏這幾句話未說完把路索也驚的怔住了。方才知道是認錯了人。連忙鞠躬道。原來是斐文小姐。小可一時認錯了人。冒昧得狠。小姐不要見怪呀。梅白爾這時倒弄的含羞起身。一會兒頰上潮熱。那顆心又勃勃的跳個不止。只答不出一句話。好方才說了一句。先生從那裏來。找的是誰。路索囁嚅着道。不過是一個女友罷了。梅白爾。一想覺得那話又說冒失了。那裏有才見過兩面的人。便盤問起他的朋友來的道理。只羞得連耳根都紅了。路索知道他爲難。便想拿別的話和他岔開。便在傍邊一張椅上坐了下來。道。小姐。我們從那天別後。又有一星期了。日子真快。但願你以後永不要這樣不如意的事。梅白爾這時方定了定心答道。先生那天的仗義。真叫我沒齒不忘。但是先生何以不肯到我家裏來。我那天告訴了阿父。阿父也狠敬佩你的。至于我更不消說了。狠願意同你做朋友喇。先生。你可肯到我家裏來嗎。路索用狠懇切的聲音答道。小姐。這事我現在還不能回答你。因爲我現在爲了一件事。這事沒有做成。我是永不和人家酬酢往還的。梅白爾聽了微露着不悅之色。說道。先生。如此是你不允許我做你的朋友嗎。我想說到這裏便咽住不說了。路索看着他似蹙非蹙的翠眉。

似愁非愁的星眼。流露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這種感情竟能壓服住路索的鐵石心腸。他垂着頭。弄着衣上的鈕扣。心中不知怎麼的也漸漸有些兒愴恍起來。正在這個當兒。忽聽得一個女子聲音。在那裏說道。喂。這鷓鴣兒。怎樣又飛到別處去啦。那種嬌滴滴的音調。觸着梅白爾的耳膜。不覺又是心中一動。只見路索立了起來。說道。小姐且請坐着。小可有事去去便來。說罷連忙辭了梅白爾。向那說話的地方走去。一璧走着一璧心中想道。今天真可謂奇遇啦。只是這斐文小姐。雖是這樣的殷勤向着我。可惜他的地位和我恰恰兒立在反對。無論如何。我總沒有和他交接的緣分。我可不能爲着娟娟此多犧牲了我平日的抱負哩。正想着。耳邊忽聽得叫道。却立司。你想什麼。一檯頭只見司密脫已立在面前。穿着灰褐色四週緣水紋的禮衣。嫵孌亭亭。站在那裏。眸子中露着焦煩的樣子。說道。却立司。你來了多會了。你怎麼不找我。我却和別人兒拉扯。我見你們譚得好密切呢。我才喊了一聲呀。你怎麼一臉的不快。不是因爲我打斷了你們倆的話嗎。路索一言不發。過去携客司着脫的手。低聲道。愛浪。我愛你。別多疑啦。你放心。却立司總是你的。却立司不會叫人家奪了去的。司客脫笑道。那麼那。

天寶格倫河畔遇着的斐文姑娘呢。路索笑道：「你又來了。怎麼你總不相信我的話。難道你不許我救一個難女嗎？」却立司也笑道：「我不知什麼道理。天天惦念着你好似我自己的影子一般。一天不見着你，便像失掉了我的心似的。要聽見你，又和一個女人做朋友。我心裏便說不出來的不快活。那天斐文伯爵裏我聽見了密司斐文的話。我幾乎便暈了過去啦。求你原諒我這妬忌也是婦人家的尋常之事。不過因為我愛你比常人格外進一層，所以那妬忌的心思也格外比人深一層。但是我總是愛你的。便是叫我丟掉了性命，我也總是愛你。說到這裏，不覺微微的吁氣。路索忙撫着他的手掌道：「愛浪，我知道我深信你。我的靈魂第一便是這件密事。第二就是你了。決不會再攙入別的事的。你放心罷。說着擁着他，輕輕地接了一個吻。司客脫便倚着路索的肩，在一張椅上坐下。定了一定神道：「路索，如今我們譚正事了。你計畫的這件事，怎麼樣了。路索忙把眼兒向四面望了一望，見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便輕輕地說道：「我好教。你喜歡這事已垂成了。司客脫也輕輕道：「垂成了。路索道：「正時不出一禮拜。我們匈牙利的十萬健兒，便要轟轟烈烈的把那奧兵驅逐出去了。只是第一層沒有藥

引子。這一劑藥。便不能見效的。我這會來。便自己奮勇做這個藥引。把一粒彈丸。輕輕送掉了。那殺人不眨眼的維也納。府尹斐文。便叫那偌大維也納城中。頓時內亂起來。我們好趁此大舉。我愛。你想這不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嗎。司客脫聽了。半晌不語。路索說道。我愛。你怎麼便不言語。難道你還未滿意嗎。司客脫吐了一口氣道。滿意是狼滿意。但是你的生命可很危險呀。路索笑道。我愛。你這便不像是我。却立路索的情人。了。這又值得什麼。你我的愛情。是萬劫不變的。區區形骸。又當顧恤嗎。司客脫笑道。却立這話狠。是我便依你去幹這件事。如今快同我到會場裏去罷。說着兩人立起身來。手挽手兒去了。不半會。椅後大樹傍邊。跳出一個凶神似的人來。揚來白巾。絡着的手。說道着了着了。哼哼。你做的好事。還傷我一鎗。倒在這裏。同這個不知恥的女優。鬼鬼崇崇的商量這種事。哼哼。我總教你瞧着罷。說着一溜煙的去了。却說那邊梅白爾。坐了一會。胸中只覺得七上八下。不得停當。便起身向會場中來。想尋找他的父親。但是一寸芳心中所印的路索。一個小影。又深了幾分。這當兒。問他。到底是念着他父親。還是念着路索。弄的他自己也有些兒。不明白。啦。在會場中逛了一會。總不見老伯爵的。

影子。却見愛倫夫人立在一張水彩畫的前面。和一個女友。指說點點。不知說些什麼。梅白爾便上前去招呼了。問他可看見他父親。愛倫夫人笑道。怎麼不見着他。還和他說了好一回會兒的話呢。如今那到那邊廊下去了。却說老伯爵斐文。果然坐上馬車去約司客脫姑娘赴會。但是司客脫總懶懶的說有些兒不舒服。請伯爵先去。要身子不覺得怎樣。便隨後就來。伯爵無奈。只得會場中等他。一直等到三點多鐘。把個斐文老伯爵焦煩得什麼似的。却又不敢走開。怕萬一他走了。司客脫倒來了。豈不辜負他的盛意。又遇着愛倫夫人絮絮叨叨的譚了一回。只沒有說起他女兒的事。所以梅白爾在園中。伯爵再也想不到。不過覺的厭煩極了。便信步走到廊下去。只見遠遠的有一雙男子。携手而來。來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司客脫和却立路索二人。一路上款款的譚着。路索道。愛浪。你到斐文邸中。可曾認清那老斐文的面貌麼。愛浪笑道。怎麼認不得。這個老頭兒。最可笑的。是這點年紀還和我絮絮的道他愛我呢。路索不答。只問他斐文伯爵的年貌被服。以及平時玩好是那樣。親信的是那幾個人。司客脫笑道。却立。你到底愛我不愛我。路索笑道。這話已不知說過好幾百遍了。還用問嗎。司客脫也

笑道。但是你的愛我。總沒有我愛你的真摯。路索道這又何以見得呢。司客脫道。譬如我見你遇見了一個女郎。便妬忌着。心中恨不得那個女郎立刻死了。永遠不能把手指觸着你的外衣。你却不是這樣。你聽見了有人要愛我。你還是漠然的。這便可分得出我們兩人的深淺了。路索笑道。我愛。你這話又差了。你們女子有女子的血性。我們男人便有男子的胸襟。那是不能盡同的。你到底把斐文的詳細告訴了我呀。說猶未了。司客脫眼快。只見斐文伯爵兩手插在衣囊中。彳亍走來。司客脫這一驚。宛如遇見怪物一般。他深恐一說出來。却立鹵莽。一定要做出事來。在這大庭廣眾之間。可一定要給人拿住。他明知路索犧牲着性命。但他總不忍眼見着情人擲了生命。便撇了路索。說了一句再會。三腳兩步的跑到斐文跟前。叫了一聲伯爵。斐文舉目一看。喜的真好似小孩子見着娘一般。滿面堆下笑來道。好姑娘。身子好了麼。來了多會了。說着。又舉起一雙怪眼向前邊望了一望。心裏又疑惑起來道。姑娘。方才不是你嗎。我好像見有一男一女手挽手兒走着。說着司客脫笑道。伯爵。我與你說過好幾回了。叫你不要盤問我。你什麼又盤問起來了。方才的人。便是我。你待怎麼樣。你說呀。伯爵連忙告罪。

道。姑娘不要動氣。這是老夫一時的不是。脂油蒙了心。唐突了姑娘了。以後再不敢問便是。如今請問姑娘。要望那裏去呀。司客脫心中暗暗的笑着。這老頭兒還是這樣的胡笑。好不自量。便要拿手去格斐文。不叫他近前。忽地心中一轉。沉吟了半回。翠蛾微聳。竟把隻左手授與斐文。說道我們且向茅亭邊去逛一回罷。我也覺得玩膩了。要翹翹兒呢。伯爵拿厚胼的手握着他那香溫玉軟的柔荑。快活得說不出話兒。只是唯唯的答應着。一會家兩人已到茅亭邊。一行石磴子上坐下。伯爵睜起那一雙老眼。瞧着司客脫。目光中好像要放出火來。身子已軟化了。司客脫亭亭不語了一會。忽地放着嬌婉的聲音道。伯爵。你儘着瞧我做什麼。我看你好幾回欲語不語的樣子。你到底是那一回事。如今只有我們倆在這兒。你好說呀。說着媚眼流波。笑了一笑。你想那想喫天鵝肉的老斐文。那裏禁得起這樣的淺挑輕逗。登時如奉丹詔一般。驚喜交集。只期期的道。天上安琪兒。真是我命運中的明星。姑娘。我聽了你這幾句話。頓時使我枯木重春呢。姑娘。你可知道。我是斐文家第七葉的伯爵。還是這維也納城的府尹。我在這裏有裁判一切的權力。有十幾世揮霍不盡的金錢。但是我一切放棄了。我只是愛你。

姑娘。你可能愛我麼。你可能嫁給我嗎。我能使你安樂。使你滿足一切欲望。便是你嫁了我。我也決不干涉你。儘依着你歡喜的事做去。但要你答應嫁我這句話。我就心滿意足了。比了國皇超擢我做宰相還快活。那斐文氣吁吁的說了一大篇話。好不切絮。那司客脫姑娘。却只一聲不發的聽着。末了兒才道。伯爵。你這話可真的嗎。斐文急的發誓道。我如有半句話哄着姑娘。我等到上帝開神聖裁判的時候。我自己願意打入地獄裏去。司客脫嫣然一笑道。不是這麼說。我如答應嫁你。我說的話。你果然一一依着我做嗎。我的要求。你永不駁回嗎。我怕你顧着伯爵的尊嚴。未必真能依我呀。斐文連聲道。依依一百個依。你可不能再拒却我了。司客脫只笑着。再不言語。斐文情不自禁。不由的拿起司客脫纖蔥的十指。放在唇邊。吻了一吻。呀道。好一夥鮮紅的硃痣。越顯着白玉般的手。真好美麗。真好美麗。司客脫急奪手道。伯爵。你不用再囉唆了。讓我再細細的酌度。過了三星期再回復你。我還要看看你果然能依我的話不能喇。如今我可要回去了。願你晚安。更願你農安。說着。柳腰款擺。姍姍而去。把個斐文伯爵。鬧得好似失掉了魂一般。呆呆立着。直到望不見他的影子。方才無精打采的喚套車回去。喚

了好一回。不見他的車夫答應。原來車夫見沒事。早到隔壁一個酒店裏喝紅酒去了。伯爵好不生氣。一步步踱出茅亭來。只聽得柳陰中嚶嚶鶯聲喚了一聲阿父。舉目看時。原來是他女兒來了。伯爵想着日間的扯謊。不免也有些慚愧。但是索性粧做沒事人兒的樣子。坦然道。我們好回去了。你有坐車來嗎。梅白爾道。坐車來的。但是阿父。我方來見司客脫姑孃在這裏出來。阿父可看見嗎。伯爵眼望着別處答道。什麼司客脫。我沒有看見他。女兒你別多說了。我們坐車回去罷。梅白爾也不再言。父女二人同車回去。才到家只見會客廳中燈火猶明。梅白爾也不在意。自向阿父道。晚安。回他的寢室。只見一個僕人跑到伯爵身邊道。方才來了一個客。坐在會客廳裏。說有秘密事要報告府尹呢。伯爵呀了一聲道。這半夜裏還有什麼事嗎。

第三章

却立路索獨個兒出了會場。覺得熱鬧場中。俗塵萬斛。立在公園門口。揚着頭吸了幾口空氣。看着滿天星斗。玉露無聲。四邊兒靜悄悄的。只有他騎來的那匹烏雲白鼻駒。還繫在槐中陰。迎風長嘶。路索撫着他的長鬣。嘆道。你也無聊得狠了。但是你忍耐着。

些。總。有。日。叫。你。効。命。疆。場。同。你。異。種。肉。薄。呀。那。馬。好。似。懂。的。他。的。說。話。一。般。不。住。長。嘶。四。蹄。竦。動。路。索。騎。上。了。緩。轡。垂。鞭。覓。他。的。歸。路。走。了。二。英。里。多。些。才。到。桌。卡。士。橋。畔。離。他。的。寓。所。還。有。半。英。里。遠。近。這。裏。是。維。也。納。城。中。最。僻。靜。的。所。在。只。有。一。兩。家。小。咖。啡。館。家。照。着。半。明。不。滅。的。電。燈。遠。在。百。碼。外。有。幾。個。穿。着。厚。呢。大。衣。戴。着。闊。邊。帽。兒。的。人。進。出。路。索。也。不。在。意。催。馬。急。行。才。到。橋。邊。只。見。橋。下。的。水。激。着。碎。石。潺。潺。的。似。萬。玉。滾。鳴。一。般。星。光。映。着。水。光。逼。的。人。精。神。一。聳。斗。的。把。賓。格。倫。河。那。件。事。提。上。心。來。把。鞭。絲。揚。了。一。揚。心。中。暗。暗。太。息。想。我。却。立。路。索。自。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委。身。許。國。把。那。人。間。男。女。之。愛。久。已。付。之。東。流。却。不。道。如。這。桌。卡。士。橋。下。的。水。一。般。有。東。流。的。水。便。有。西。流。添。注。着。兀。自。滔滔。不。斷。那。司。客。脫。一。邊。未。了。如。何。又。添。了。個。梅。白。爾。斐。文。我。可。要。自。己。仔。細。着。萬。不。可。爲。蠶。之。自。縛。呀。想。着。歎。着。忽。地。那。白。鼻。駒。一。聲。長。嘶。倒。退。了。幾。步。路。索。一。驚。急。睜。眼。看。時。橋。下。邊。黑。茸。茸。的。有。個。人。影。兒。一。晃。盪。的一。聲。一。個。彈。丸。兒。向。帽。簷。邊。直。擦。過。去。路。索。急。伏。身。在。鞍。橋。上。一。手。拽。韁。騰。出。一。隻。右。手。搗。出。手。鎗。只。見。那。黑。影。兒。撲。上。橋。來。還。未。上。橋。路。索。一。揚。手。也。回。敬。了。一。鎗。鎗。聲。過。處。白。烟。四。冒。那。個。

人影兒却不知到那裏去了。路索一聲長笑。依舊揚揚催馬。走下橋來。自己回他的寓所去了。明晨薄日初升的時候。那却拍爾劇場的司客脫姑娘。已絕早起來。在他自己寓裏理了一回髮。薰了一回衣。晨粧才畢。便進早點。食時神情總有些兒恹恹。况却並不爲別的。只爲他的情人擔着心事。他眼看着那奧地利如狼如虎的軍警。如鬼如蛾的偵探。總覺得不是好主顧兒。他那情人却義胆如天。一些兒不覺得還拚命的犧牲着自己去做事。他那一寸芳心。天的如旋磨一般。想着他拿他高尚潔白的女兒家情感去敷衍那府尹斐文這通爲的是什麼。無非預爲之地罷了。可憐我一個弱女子能做的出什麼來。不過盡我心不叫我那人非薄我是一無所能的弱質也就罷了。想到這裏不由的酸淚如鉛。直沿着玉頰滾了下來。正悲傷哩。忽覺得肩上有入拍了一下。接着狠柔和的聲音說道。愛浪。我的孩子。你又在這裏傷心了。司客脫回過頭去。却是却立路索來了。面色狠歡喜的。精神煥發。丰采異常。襟上簪了一朵很大的紫羅蘭兒。顛危危的在那裏含笑。司客脫道。怎麼你這麼絕早就來了。又一聲兒不言語的倒嚇了我一跳。你昨兒晚上回去好嗎。路索笑着拽過一把椅子坐下道。好很。好。你

不見我今天的臉色嗎。昨兒做了一夜好夢。睡的很安穩。說的司客脫也笑了。路索回想着昨晚臭卡士橋畔的鎗聲。恍惚還在耳邊。不過總不肯說出怕司客脫受驚。只聽司客脫又說道。如此很好。你說安穩。我也安穩了。我愛。你怕還不會用過早餐。快來一塊喫罷。路索道。不用。我已喫過了。我這回來。却有一件比喫早餐兒還要重要的事呢。司客脫嬌嗔了他一眼道。你既不喫。我也便不喫了。真個分付侍女撤去盃盤。在路索身傍坐下來。問道。却立有什麼事。你快說。路索笑道。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我們的意思。知道那老斐文。很愛你。便要你做個探子。在你身上。探明白了斐文伯爵家出入的。道路和一切。以便我們行事便了。司客脫嗔道。我不來。難道要用虛情假意去哄那斐文嗎。你還提他呢。那東西簡直太不知自量。還絮絮叨叨的向我求婚。我。司客脫。雖是個伶人。但是心中愛了一個人。却只有一片純粹純白的愛情。斷沒有半絲兒他意。可以混合的那老斐文。一面口口聲聲說是愛我。一面却誇他的口什麼。府尹喇伯爵喇威權。喇財產。喇說了一大堆。這還算是真愛情的嗎。路索却笑着故意和他玩笑道。那嗎。你看我怎麼樣。司客脫眼波微颺道。你還用說什麼。難道你同斐文一般的。路索

笑着道。正是。正是。我果然同斐文一般。我愛你的情。也算不的高尙純潔。也有別的念頭。夾雜在裏面的。我實對你說了罷。愛浪司客脫聽了。等時急的面色如紙兒一般。說什麼。你也有別的念頭。難道你又愛上了別人嗎。哎。我這猜真猜的不錯。我果真有了情敵了。上帝可憐呵。說着幾乎暈了過去。路索方悔說話太過了。忙道。吾愛。你聽着。我還沒有說完喇。你怎麼便急的這個樣子。我告訴你。我所說的別意。是並不是愛人。却是愛國。我心目中第一最愛的是個匈牙利。第二才是你。你可許把匈牙利做你的情敵嗎。司客脫怔怔的聽着。撲嗤一聲笑了出來。道。好險。我幾乎想是沒命了。這時他一顆螻首。直倚到路索的懷中。把一頭金絲似的澤髮。披了路索一肩。香息微聞。口脂潛度。不由不把路索一個鐵錚錚的男子收拾住了。却不道那間壁客室之中。有一個蹙損愁娥的女子。正在那裏進退維谷。手足失措。你道最誰。却原來是斐文伯爵的女公子。梅白爾姑娘。梅白爾如何會到這裏來呢。原來他自昨天同他父親回家之後。胸中的疑雲。更湧起了一層。睡在牀上。翻來覆去。兀自睡不熟。挨着香枕。眼眈眈望着窗兒。那窗上好似張了一幅圖畫。畫中便見他父親同司客脫並坐在公園茅亭之上。促膝

譚心十分親熱。一會兒又變了司客脫穿着結婚的禮服。和他父親並站着。恍恍惚惚。又見他去世的母親。含着一臉的失望。拿愁苦的眼兒。瞧着他。梅白爾忙把纖手掩着眼兒。想睡去。却總睡不着。好容易已到天明。那芳心中千回萬轉的籌度。總想不出一個斡旋的方法。正進着朝餐。忽地心中一動。想做什麼。我何不索性用個釜底抽薪的法子。去勸那司客脫不要嫁我父親了。要勸的他動。我父親便也沒有了法子。仔細想想。雖然覺得無禮。但也不能不行。主意已定。便分付外面預備馬車。到含芳橋司客脫的寓所來。到了門首。按着電鈴。由一個女侍模樣的人。招待進去。在一間會客室裏坐下。說主人才喫飯呢。請貴女少待一回兒。說罷便鞠躬退了出去。原來這會客室和餐房只隔着一層壁兒。那邊的聲音。這邊一聽一個着。這時司客脫和路索。正說着纏綿情話呢。那裏還有心去照顧着隔着壁兒的動靜。那侍女不知道主人和這位路索先生。是不久便要成夫婦的。必定有幾句體己話兒。也不敢去驚動他們。等了十分多鐘。聽見裏邊沒有話聲了。才把門兒扣着。裏邊喚道進來。那女侍便鞠躬進去。報道有一位梅白爾斐文姑娘來拜訪。已候了好一會兒。路索聽着斗的立起身來。目光爛爛。

的瞧着。侍女司客脫却慢吞吞地道請他稍坐我就出來。呢這位姑娘也奇異。我和他素沒有來往。大清早來打攪人。不知是什麼回事。說着又回顧對路索道。請你略等一等。我打發了他。還來和你有話說呢。便起身出了餐室。從回廊裏走到會客室的門口。一看呀。那裏有什麼人影兒。這斐文姑娘早不知那裏去了。滿室一瞧。却祇有一朶紫嫩嫩的玫瑰花兒。這在地下。露香猶濕。司客脫愣了一回。那侍女也愣愣的做聲不得。却說那梅白爾。悶坐在會客室中。正在打算那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却聽得隔壁中朗朗的人語兒。他並不是有意要竊聽人家的秘密。只是祇隔着一層壁兒。那語音清清楚楚的送入耳來。却也沒有法子。只聽路索的聲音。正用話安慰着司客脫。司客脫却一聲兒不言語。似乎在那裏嚶嚶啜泣。梅白爾不聽猶可。一聽時好似冷水澆頭。那五臟六腑。立刻冰涼起來。幾乎呼吸也停住了。幸而他沒有聽見路索起初那一席話。不然他知道一個五中傾倒的路索。要致死他的父親。他正不知還要怎樣傷心呢。這時他慢騰騰立了起來。一個失望的高山。把他的膝首直壓到了胸前。兩肩一上一下的聳着。知覺全失。眼前膝黑的好似入了地獄一般。身不由己的移步出了會客室。

顛危危的走出大門。等到司客脫出來。他早已去的遠啦。在車中還是一悲一喜。心頭似軸轆般轉着。喜的是司客脫並不能真嫁他父親。悲的是司客脫唯一的情人。却是他素所欽佩的路索。回到家來還是竭力支撐着。但是合家的人已瞧出他已經失了容啦。且說司客脫回到餐室。告訴路索。梅白爾姑娘已經去了。心中深疑方才的話。已經被他竊聽了去了。路索却毫不介意。立起身來。辭了出去。司客脫細細思量着路索現在的地位。實在危險得狠。正在計無所出。却好又見一個侍女喘着跑進來。報說斐文伯爵爺到了。司客脫斗的一驚。却鎮定着粧做沒事似的迎了出來。只見伯爵穿着全身制服。金章燦爛。面作異光。哈哈地笑着道。姑娘。在下。來得早了些。可不打攪姑娘嗎。司客脫和他執了一執手。笑道什麼話。伯爵怎麼這樣搗謙起來了。這裏你也不是第一回來呀。說着讓到客坐裏。坐了一回。伯爵却也沒別的話說。只把眼兒瞧着司客脫躊躇踟躕的。司客脫笑道。伯爵。我知道你今兒又有什麼話兒要說了。我一瞧你的顏色。便知道的。只是你別又是盤問我喇。伯爵經這麼一說。那顏色更覺得忸怩。強打着笑容說道。姑娘真是絕頂的聰明。這話可給你說着了。只是這也不算什麼盤問。不

過。不過方才出去的那個少年是誰。那長長兒眉毛。直直的鼻子。碧爛爛。一雙眼兒。精光射人的。是不是姑娘的親戚。還是什麼。司客脫這時早已安下心來。反粧做出那不悅的樣子。微微冷笑道。伯爵。你這還不算盤問我嗎。我知道你是這兒維也納的府尹。有生殺之權。極歡喜盤問人家的。但是你別把此地當做你府尹署的大堂啦。伯爵滿面慚愧的說道。是的。是的。但這也是在下的一片癡心。姑娘可別見怪。如今且譚我們的事啦。姑娘。那尼勒泊爾公園的話。姑娘到底幾時可以答應我。還望姑娘憐憫在下的愚誠。不要叫我失望才好。司客脫格格的笑道。爵爺。你又來了。才隔了一晚。便這般的逼着人家。這須不是買賣的事呀。我幾時真信服了你。便答應嫁你。現在還沒到這時候哩。伯爵聽着。知道緊催他總不是事。便換了口道。便是。須是。如今第一層在下願意爲姑娘効力。做姑娘的忠僕。姑娘但有什麼事。用着我。但請分付我。要是在下得到的。便赴湯蹈火。也沒有不答應。至于那一層。往後再說罷。總之我實在愛你。一定等你。等到你信我。再說那話。如今要告辭了。在下還有一件要緊的公事要勾當。姑娘請自在罷。說着辭了出來。司客脫這天也不到劇場中去。獨自個悶坐在家裏。坐臥不

安精神。渙散不到晚上九句鐘。便自睡了。一覺。嘗騰。到十一句鐘。一個女侍把他叫醒。取出懷中一張紙兒。遞給他。司客脫睡眼惺忪。問是那裏來的。那女侍用手做了一個暗號。司客脫知是黨人密信。忙忙接了過來。就着電燈光下。只閱得一行。哎喲一聲。把紙兒摔去半邊。看司客脫時已暈了過去。那女侍也只叫得哎喲。

第四章

却說斐文伯爵對司客脫說還有一件緊要的公事。要勾當。是什麼事。原來那天晚上伯爵回到家來。僕人說有客在會客廳中候着。有秘密的事要報告。伯爵想了一想。便揮退僕人。走進了會客室。電光影裏。只見一個彪形大漢。穿着做工人穿的粗呢衣服。戴着便帽。坐在下首一隻椅子上。不住的翕唇作響。消遣他的寂寞。老伯爵向來是最講究身分的。那裏見這種人到他的會客室裏來。不覺勃然不悅。不過他說是有密事來報告的。不好便叱他出去。只得放着最嚴重的聲音。說道你是誰。那人聽了回顧伯爵。連忙起身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把那絡着的右膀垂下了。答道。小可叫做巴士敦。是皇帝陛下最忠實的百姓。這會是特來給爵爺請安。還來報信的。伯爵點了點頭。不

覺聲音便溫和些。道報什麼信。你可坐下說。巴士敦鞠了鞠躬道。謝爵爺。小可站着狼舒服。也不敢多費爵爺的時刻。只略譚幾句就完了。便是一個匈牙利的黨人。伯爵立時放出彪彪的眼光道。哦。黨人。巴士敦道名叫却立路索。他們黨人中多稱呼他做秋風子。這回潛來維也納。要圖害爵爺。引起革命。他住在保西路巴得夏旅館第十九號。那時伯爵又道。哦。保西路巴得夏十九號。巴士敦道正是十九號。爵爺別忘了。這是小可忠實的報告。可以在上帝前發誓的。爵爺把他拘來一訊。就明白了。說着便又深深地鞠一個躬。伯爵不語了一回。拈着鬚子說道。很好。明兒到署裏來領獎金。那人諾諾的應着退了出去。斐文明天一早。因為是聯邦的國事犯。陳明了奧皇。領了逮捕狀。匆匆而去。他打宮裏回來。便到司客脫那裏轉了一轉。回到府署。便立刻發命令派警署長去拿人。自己便高坐堂皇的等着。不多一會。早把一個劇烈黨人秋風子前簇後引的拿了來。伯爵眼望着那人的身材舉步。心中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怔了一怔。及至近前。看清他的面貌。不覺心頭一驚。幾乎說不出話來。暗想這可不是才在司客脫門首見的那個少年。一絲不錯。眉目舉止。宛然無疑了。這黨人何以又在司客脫那裏進出。

難道司客脫也是。呸！一定不是的。他便與司客脫認識。這事定與司客脫無關。忽地一轉念。又把那方才的一腔妬念。提了起來。提高着喉嚨。喝道。你便叫做秋風子的。却立路索嗎。好好。如今有人告你是革命黨人。意圖暗殺。引起革命。你有什麼辯論。沒有。路索挺着胸脯。揚着長眉。說道。府尹。你既然說是有人告我。何不叫那原告來對質。呵。斐文伯爵突然被他一駭。一時答不上來。只睜著怪眼。看着他。路索冷笑道。府尹。有生殺之權。你說是黨人。誰還敢不自認做黨人。况且我是一個確確實實的黨人。這回是確然。以單獨的意思。來謀刺你的。請你不必多問。便定了。我一個死罪。就完了。斐文伯爵到也想不到路索承認得這麼乾淨。一腔妬氣。無從發作。只好按捺下去。便分付打入迭立盜牢獄中去。嚴緊的看守着。只不許虐待。至於讀書寫字。一概不准。路索向斐文點了一點頭。便昂然而去。這迭立盜牢獄。是維也納最著名一個所在。銅牆鐵檻。高聳入雲。這裏頭不知葬送了多少英雄。那灰褐色的獄門。好以一隻怪獸一般。張着口。等着那鐵鎖。瑯瑯的人兒。一個個的生吞進去。那渾身是膽的。却立路索。便也是其中之一了。一宵易過。斐文伯爵清晨起來。忙着到署。整理了些別的公事。便擬了一條命令。

發到迭立盜去。把那國事犯秋風子宣告死刑。准於明晨八句鐘執行。料理既畢。坐了車兒。出衙署。想到司客脫那裏去一騎。一來去親近他的玉容。再則可以盤詰他和路索的事。想罷。便命馬夫到含芳橋來。到得寓所一問。那知已經出去了。只得怏怏的回邸。下人們接着。便河道司客脫姑娘來望爵爺。在客室裏等着哩。斐文大喜。三腳并做兩步的跑進客室。邊聲道。姑娘可累你等候了。實在抱歉得狠。一眼只見司客脫玉容。寂寞。淚痕。猶在道呀。還未說完。司客脫已見伯爵進來。連忙定了一定神。把一腔愁思。改做滿面歡容。深深款款的道。爵爺。我特來瞧你。不想你還沒回來。倒驚動了府上呢。伯爵笑道。笑話笑話。姑娘光臨。我們歡迎還來不及啦。接着便自己坐下。把外衣一抖。道。忙壞了。天天辦公還忙不過來。百忙裏。又跳出一個革命黨來。攪老夫的賬。真是那裏說起。司客脫道。革命黨嗎。是誰。可拿住了沒有。斐文笑道。正是。便是姑娘不問。在下也要告訴姑娘。那革命黨叫做秋風子。已經拿住。打入迭立盜牢獄去了。司客脫聽得迭立盜三字。立刻顏色慘變。道。迭立盜嗎。那是一個狠可怕的所在呀。斐文道。正是。也好叫那厮嘗嘗這可怕的况味。還有一層。在姑娘前可不敢說。司客脫說什麼。斐文道。

那秋風子那廝的面貌。却宛然和昨天在姑娘門首見的那少年一般。真好詫異。司客脫吃的笑着。面色却白的似石像一般。說道。伯爵。你總脫不了那老話兒。實告訴你那少年我也並不狠認識的。你放心罷。只是我今天有一件要求你的事。斐文笑道。什麼事。儘請說來。是做得到的。我總沒有不答應你。姑娘。但分付我一句話。我的胃力就立刻加增啦。司客脫正色道。我要一紙在迭立盜牢獄自由出入的允許狀。你可給我罷。斐文聽了半晌兒做聲不得。只得婉轉的道。姑娘。要這個。那是立刻可以給的。只怕姑娘沒有用這個去處呀。司客脫笑道。伯爵。你到底還是不能依我。要我。便給我。管我有用處沒有用處呢。老實說了。我聽人家講迭立盜獄那麼利害。那麼怕人。我是生性最好奇不過的人。本要想去瞧一個明白。今天又給你說起來了。引動我好奇之心。要去逛一回。是真的。斐文聽了。囁嚅道。不過。姑娘。司客脫橫波一盼道。不過什麼。你不過不肯依我罷了。說着。粧做要立起身來。斐文早着了忙。連忙道。依你。依你。我立刻發一個命令去取來。姑娘等着罷。說罷。便匆匆走了出去。一會兒。只見一個下人騎着那匹最快的棗騮兒。飛也似的跑出邸去。司客脫便坐着和伯爵閒譚。隔了不到十分鐘。

那人已回來。取到允許狀呈上。伯爵轉身遞與司客脫。司客脫取狀時。那只手微微兒有些顫動。便謝了一聲告辭去了。司客脫回到寓中。在牀上躺下。這時一絲氣力也沒有。四肢百體都麻木了。一眼見着壁上。却立路索的小影。還是微微含笑。好像那碧瞳兒。注着他。叫他不要悲傷。那司客脫的珠淚撲簌簌的溜下。腮來。嗚咽個不住。一會兒取出。却立路索贈與他的東西。取出來看。這樣弄那樣。那眼淚兒也點點滴滴的洒在那些東西上。猛可裏一聲狂叫。便暈倒了。那壁上的挂鐘鑼鑼的響了六下。侍女們聽見。忙着進來喚醒了他。勸着他胡亂進了些晚餐。司客脫還不住的無聲暗泣。侍女們知道他悲傷過度了。勸他也沒用。只好怔怔的呆看着。直至十下鐘。司客脫綁着眉兒。把編貝似的銀牙。咬了一下。好似決定了什麼主意似的。便揮手叫侍女們出去。却掩上了寢室的門。不到十五分鐘。便見一個氣概軒昂的少年。從寢室裏出來。坐上馬車。向迭立盜去了。原來司客脫是女優。他那化粧手段。本來是很高的。再說却立路索自從被一起如狼似虎的軍人。拿住了。關在迭立盜牢裏。那邊的陰慘。真叫人一刻兒也存不得身。他却只是若無其事的進了獄室。四周一看。一隻木牀。幾個石磴兒。

還有一隻白木的桌子。一個水瓶。這室中的陳設。便止此了。因為府尹分付不許虐待的。還算少為好些兒的地方哩。路索走了進來。笑說道很好很好。這裏很安穩。倒一些兒沒有危險的。只是如肯把法國上等的雪茄烟賜我一枝。那便更感激不盡了。須知我是頂歡喜那種煙的。先生你聽見了嗎。那獄卒板着臉兒。只不答應。鬧的一身便鎖上門走了出去了。心裏也詫異道。那裏來的這個沒心腸的漢子。連這裏多不害怕。只怕問起來到有些棘手呢。想着也自去了。看看天晚。那獄室中本來不見天日的。這時更黑暗得和地獄一般。路索冷笑了一陣。閉目坐着。細細的消受那淒涼況味。胸中再擺不去的。是匈牙利和司客脫兩個名字。只是如今功敗垂成。一身為犧。那第一層也將就算敷衍過了。只是他呢。想到這裏。那司客脫的亭亭倩影。好像只在這暗室之中。晃來晃去。忽又想到他得了我這被捕的信息。不知悲傷到怎樣喇。我雖然時時鼓勵着他。用義俠的精神來感化他。只是他那一縷柔情。總是萬難消滅的。但是如今一切完了。我也只好聽之天命。無論如何。再不必想念他了。便暗暗的叫着愛浪的名兒。說再會了。我愛。但願你後福無涯。前途珍重。說罷了這兩句。一雙精光耿耿的眸子。也現

着濕痕。那鋼鐵似的手腕。也有些索索地顫起來。過了一會。那獄卒又開門進來。拿了兩片薄薄的麵包。一瓶冷水。這便是這獄中的晚餐了。還算他們的厚意。替路索燃了一盞慘綠色的油燈。路索也不喫那晚餐。一個人清冷冷地坐着。直到十一點鐘。將要睡覺。那門兒又呀的開了。路索立刻收拾起愁容。用着嘲弄的口吻道。先生。想是飯罷了。來和我閒譚嗎。狠好。我也正想找個人。譚天。喇。說着。却見來的那人裹着件毛茸茸的大衣。拉着闊邊的帽兒。那帽簷兒直壓到眉梢。簡直和他在賓括倫河裏的時候。一個模樣兒。不由得不陡的一驚。身子從牀沿上直豎了起來。睜着眼睛道。你是誰。只見那人半晌兒不言語。慢慢的去了帽兒。把大衣領口拉了一拉。再舉起一顆鮮脂般小紅痣的左手來。路索只驚的連連倒退。啊呀了一聲。恍惚似在那裏做夢。喇。司客脫却不忙不慌的在牀沿上坐下。這時玉容不會露一些悲傷。兩只眸子中放出作異光。宛然和路索的神氣一般。路索替他卸了外衣。不覺詫異道。怎麼我愛。你穿着這一身男子的衣服做什麼。司客脫目光一顫。連忙借着窗兒遮飾過去。道。沒什麼。路索。你心裏覺得怎樣。呵。路索按着胸口。微微的笑道。不怎樣。或如今倒安逸了一絲。不挂。

了。呵說着舉了舉手道。我的匈牙利萬歲。司客脫咬着銀牙也強勉笑了一笑。說道却立我真佩服你義勇的氣概。我做了你這樣俠士的情人。我心中說不出的快活。無論如何我決不悲傷你的愛情。我深深的篆在心房裏。一千年一萬年也沒有。一些兒糳糊。却立。但是你還記得前日我們倆說的話嗎。路索笑道。愛浪。你說那裏的話。你的話我總記着。沒有半個字遺漏的。司客脫重重的執着路索的手說道。如此。我今兒有一句話要求你。求你允許我。在這世上。我也只有這一句話求你。了你聽着。我要求的愛情。永永不變。無論你活着。或者我活着。不許你再愛別一個人。你如得出了險。你總要抖擻着精神。抱着你的宗旨。做去。無論無時。總像我在你身邊一般。不要忘掉了。我。你允諾我罷。說時那聲音已咽住了。却立拿冰冷的手執着司客脫。慘笑道。我愛。這不用說的。這是我要求你的呀。但是我看你還是丟掉我的好。我如今的責任已盡了。不日便要把這清淨的靈魂。授給上帝。這花團錦簇的世界。久已與我無緣。你還苦苦的戀着我。不要耽誤了你的青年。呵。你須仔細想想。司客脫別過臉兒去。半晌道。我不問這些。我只要問你可允許我的這句話。路索道。一百個元諾。我那裏還有不允諾的理。司

客脫鏡聲的呼了一聲。我的上帝。身子已疲罷的了。不得。路索擁着他。司客脫便倚在路索的懷裏。閉着眼。輔頰邊却微露笑容。路索輕輕地和他接了一個吻。只聽見門外獄吏的聲音。呼道。先生。關獄門的時候了。可以出去。喇。司客脫斗的睜開眼來。輕輕離了路索懷抱。路索倒微微歎了一口氣。司客脫叫道。再等我一等兒。便拿着外衣和帽兒。將要穿戴。口中只說。却立記着。別忘掉我呀。忽地回眸向路索嫣然一笑。道路索你瞧我這身材和衣服。可像你一般不像。路索道很像。很像。簡直和我一模一樣。愛浪。你這身衣服是打那裏弄了來的呀。司客脫不答。一壁把大衣和他穿着。把帽兒和他戴着。笑吟吟的道。路索你走近這門邊來。我要借着燈光瞧瞧你。到底像我不像。路索愣愣的正不知他是什麼用意。便依他走向門邊來。不提防。着的一聲。司客脫把室門開了。很命的把路索向外一推。推出了門。着的一聲。又關上了。驚的門外的路索和木偶一般。要喊出聲來。想一想。又縮住了口。還不肯走。禁不得二三個獄卒在傍邊簇擁着。道。早要關門了。先生你早些出去罷。你還是將了府尹的特許狀來的。才許你到這個時候。說着也不等路索答應。把他扶出迭立盡獄的門外去了。隨即打着陰慘慘的關

門鐘。悽風四激。鷓鴣怒號。路索如麻醉般立在那裏。那魂靈兒還悠悠的繞着迭立盡獄室之中。一陣箭攢般的心疼。早暈倒在地上。歇了半個時刻。寒飈拂面。才把他醒了過來。這時也顧不得俠義的氣概。剛强的精神。那淚珠兒如泉水一般。滴個不住。胸前抽搖着哀呼道。我的愛浪。我的愛浪。我真佩服你了。却還是我誤了你。從今叫我怎麼對得起你呀。哭了一回。聽那冷森森的獄鐘。已報十二下。沒奈何站了起來。一步步走着。黑魃魃一個影兒穿入樹林裏去了。那迭立盡獄那隻怪獸。却還是大張着口。向着他。還希望他再來喇。過了一晚。明天清晨斐文伯爵。絕早起來。依舊穿着他那燦爛輝煌的制服。坐在官署裏。兩傍邊。一個是本城警務總長。一個是陸軍總長的代表副官長。齊齊的坐着。兩廂站了二十四名軍士。鎗刀如雪。鴉雀無聲。開着最神聖莊嚴的軍事裁判。把那國事犯人却立路索提上堂來。過了這一堂。便要執行死刑喇。這時斐文伯爵心中還推敲着那犯人路索到底是司客脫姑娘的什麼人。是不是他情人。還是真不相識。心口相商的呆了一回。早見軍警簇擁着那犯人路索上來。依舊是直挺挺的站着。一言不發。審判官便照例的問了幾句。可奈那犯人半句回答也沒有。副官長

便宣布說犯人是默認了。苟山少校請你十分鐘內預備好鎗隊。便在署中大場上執行死刑。分付已畢。而少校答應一聲遵命。不多一回。便擁着犯人立在大場中心。十二個軍士執着快鎗。把鎗口兒齊齊對着犯人胸口。這時斐文伯爵也走下階來。在場邊站着。監視行刑。他那一雙圓彪彪的怪眼。已不知經過了多少流血的慘狀。早是視而不見。漠不動心的。好似把死人的熱血。封了他的雙眼啦。不多一會時刻已至。伯爵疾疾的高呼了一聲。快執行。只見那犯人徐徐的把玉面仰着天。目光凝靜。略無一些恐怖。把沒綁着的左手。揚了一揚。呼道匈牙利萬歲。却立路索萬歲。一句話未說完。碎的一聲。白煙冒處。司客脫的靈魂已挾着他那千萬丈深的愛情。栩栩的離那塵濁世界去了。行刑已畢。警務長和副官長也離了坐同着府尹斐文走至場心。監視着處置那尸身。伯爵細細端詳着那尸身。看軍士們包裹。只見一個軍士去把那尸身縛着的繩子鬆了下來。舉着那左手。去褪那衣套。只見右手掌上一顆猩紅鮮明的硃痣。直映入伯爵的眼簾來。伯爵似發瘋般狂呼了一聲。疾忙跑到尸身邊。把那尸身面貌。仔細看了一看。止不住一陣發顫。那身子搖搖欲仆。早有那的僕人上前攙住了。兩位陪審的

警長和副官長也吃驚道府尹。怎樣了。可是中惡喇。伯爵搖了搖頭。分付道趕緊掩埋了。說畢也不和他們作別。顛危危坐上馬車。便回去了。却說自那天以後。報紙上沸沸揚揚的說着最利害的牙匈牙利黨魁秋風子已被官廳捕住。執行死刑。接着便是却拍爾大劇場著名女伶愛浪擔紐爾司客脫失蹤不知去向。問他那裏的侍女。只說從那天晚上十句鐘出去了。便不見回來。有的說司客脫已被一個爭風的情人謀殺了。有的却說那黨人秋風子是司客脫唯一的情人。秋風子一死。他便厭世獨居。向深山荒僻的所在去了。却自從那天以後。斐文老伯爵忽地一病纏綿起來。

第五章

却說梅白爾自在司客脫家裏出來。便病了好幾天。所以外面的事他却一些兒不知道。只在藥爐茶竈之傍。過他清冷無味的生涯。一天一天的捱過去。他心房裏新萌芽的愛之花好似經着嚴霜烈日一般。驀地枯萎了。不留一莖。前天早上他父親回來了。他嬌怯怯的迎了出去。看他父親也含着一臉的頹喪。那顛危危的手。攙着他熱的似炭火般。說話的聲音也枯了。不覺心中十分詫異。想他父親雖然年過五旬。却向來是

康強無病。從來沒有一天不快的。今兒好端端出去。回來時便鬧的這個模樣。好叫他好生不解。隨着他父親進了休息室。他父親只是一聲兒不言語的。向一張沙發上倒下。用手帕蒙着臉。時時拿手去按他的胸口。可見他有說不出的難過。梅白爾走到他父身傍。問道。阿父。可要點什麼兒。斐文伯爵只搖頭兒。又揮手叫他退去。梅白爾再要問時。斐文怒道。傻孩子。他去罷。讓我靜靜的躺一回兒。梅白爾無奈。只得退了出來。接連三天。斐文也不上衙門裏去。只閉着臥室的門兒。一個人在裏頭書空咄咄。不許一個人進他臥室裏去。他治家的規矩。向來是很嚴厲的。他說的話。家下的人。誰敢不遵。便連梅白爾小姐也不能常進去。只聽得他的履聲。一天到晚。滿屋子裏往來不已。梅白爾十分惶急。無奈他也是有病的人。又不能前去服伺。解釋他父親的愁悶。把他也急得似熱鍋上螞蟻一般。也只在滿室裏打旋轉。不上兩天。父女倆雙雙病了。把斐文爵邸裏用的柏洛文樂醫生。忙得個不亦樂了。診罷爵爺。又要去瞧姐兒。却是。最奇怪的。父女兩個患着一樣的病症。都是七情所傷。憂思抑鬱。驚恐過度所致。倒把個醫生難住了。想姐兒正在芳年。韶華大好。免不得有些傷春懷遠的意思。那爵爺的。

病又是打那兒來的呢。難道這傷春病竟變了傳染症了不成。那裏曉得父女倆一樣的病症。却是各樣的心事。梅白爾十分傾倒那却立路索。不料却立路索已是司客脫囊中之物。免不得把司客脫恨上幾分。斐文伯爵正當要娶那司客脫的富兒。忽地又跳出一個黨人秋風子來。變成了李代桃僵。把生的一個心愛的天上神仙。自己親手兒致之死地。便把那却立路索恨得不共戴天。這父女兩人合演成了一齣愛情的妙劇。却還是各不相照。各走各的路。我做書的捏着筆兒。不禁要笑出來咧。內中斐文伯爵。却比他女兒不同。又氣又急。又羞又恨。自己做了三十年的皇室劊子手。那小黨人斷送在他手腕之下的。正不知多少。臨老了。却鬧出這個把戲。事關罪誤。當着人又宣布不得。眼睜睜看着心愛的司客脫死在他手裏。那秋風子倒一陣秋風逃到個不知去向。這一氣真非同小可。有時又想着司客脫待他那付情形。真是心上盪擊眼前哀樂。一陣陣的潮上來。把久已關別了二十餘年的愛情兩字。斗的提了起來。終日裏只是懵騰騰的和沈醉一般。那五十多歲的老兒。那裏經得起這樣的愛。嗔磨蝕。不消七日。一個嚴重高傲的斐文伯爵。早變了個呻吟牀褥的病夫。兩腮縮了進去。那

眼眶却格外大了些。在額上邊重疊縐紋底下。瞪目直視。好不怕人。一部斑白的鬚鬚。披拂衾外。却好似長了些。滿日裏只是譫語。那熱度便一天天加增起來。梅白爾掙扎着起來。瞧了他父親的病勢。早着了忙。一面忙着打電話去叫醫生。一面便叫人去請了愛倫夫人來。幫着自己看護父親。一回兒那醫生帶着一個瘦長身材青生生臉兒的看護婦來了。那看護婦自己說是這裏的舊僕。如今在海倫醫院做看護婦的。聽得舊主患病。自己情願來看護。柏洛文樂便同了他來。愛倫夫人和梅白爾果然認得他是這裏十年以前的侍婢名字喚做却克。大家便叫他住下。醫生診察了一回。愛倫夫人先來了。瞧了瞧伯爵。便和醫生到別室去譚了一回。縐着眉兒進來。看梅白爾時。兩個蘋果似的豐頤。已消瘦得失了形。呆坐在窗前一隻椅上。癡癡的望着夫人。夫人撫他的肩兒說道。好孩子。你別悶愁。我瞧你已經失了容啦。快去歇歇罷。這裏有我呢。梅白爾一絲半氣的答應了一聲。接着又對着夫人耳邊問道。醫生說怎樣。夫人搖搖頭。低說道我的孩子。這話不用問了。你聽了更難過。說着只是縐眉。梅白爾知道病情不妙。出了他父親臥房。一直回到自己寢室。伏在桌上。把腕枕着頭。只是無聲暗泣。過

了一晚那柏洛文樂醫生用盡了千般方法想清那伯爵的腦血。只是沒有効力。熱度漸漸增高。那腦中的血管將要爆裂了。只得用最利害的清血藥水打了一針。却不但沒有効力。氣息反慢慢的微弱起來。柏洛文樂搖了一搖頭轉身輕輕的對夫人說道。夫人聽了不要害怕。老伯爵所走的路。已去天國近了。便是在下做了這邸中二十多年的醫士。這回怕也要和老伯爵告別喇。說着又微微歎了一口氣。便告辭出去。醫生才去。梅白爾也來了。在斐文牀前坐着。這時斐文兩眼閉得緊緊兒的。面上火炭般燒着。口中却只有出氣的分兒了。梅白爾覷着他父親。不覺要落下淚來。愛倫夫人做着手勢叫他不要哭。只聽斐文喉中格格的一聲。忽地睜開眼兒。向牀前望了一望。愛倫夫人連忙取了一盃藥水。湊着斐文的唇邊。送了下去。斐文吁了一口氣。拿兩手交又着胸前。啞聲道。梅白爾我女。梅白爾連忙應着。斐文又瞧着愛倫夫人說道。謝謝你。夫人可能讓我同女兒說句話。愛倫夫人聽了便走了開去。斐文怔怔的望着梅白爾。好一回。便斷斷續續的說道。你你可知那致你父親于死的是誰。那便是是萬惡的國事犯人。不錯。國事犯人。他的名兒叫。叫呀我忘掉了。他真是個萬惡的惡人。是你

父一生的仇敵。我如今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兩頰上的紅已退了。神氣似乎清爽些。那目中放出兇光。心口不住的一起一伏。接着厲聲道。要你給我復仇。沒有復了仇。你便不要嫁。好一心一意的做那件事。呀想起來了。他的名字是秋風子。秋風子說時。左手握着拳向上伸了一伸。却精神已盡。那隻手落下去。便再伸不起了。過了一會。愛倫夫人又取了些藥水。送下去。一連三次。可奈斐文伯爵命運已終。便在這天半夜裏蛻化。當下喪葬完畢。又過了些時。愛倫夫人見梅白爾悲傷過度。便帶了他到巴黎散心遊賞去了。如今且按下不題。却說却立路索自那晚出來。到他那黨人秘會的所在。便接了本黨一個密電。叫他到俄羅斯去。和那邊黨人接洽。勾當一件要公。路索本來因事已破露。在這裏不能再任。便連夜改粧搭車到俄國去。他在車子上。一行一動都似機器一般。一點兒沒有感覺。胸中總覺得爲了國事。却犧牲了一個情人。自己對不住自己。第二天晚上在南俄一個地方下車。買了張奧京的晚報看看。只見緊要欄內第一行幾個大事。就是秘密黨人秋風子。于今晨在府尹署執行死刑。知道司客脫的希望已經達到了。他這時的悲傷。真是比自己要上斷頭臺還難過。面上強打着精神。肚子

裏却只叫的苦。在旅店中住了一天。第二天便病起來。在斐文伯爵死去的當兒。他的病也正在劇烈的時候。過了一個多月。才徐徐的好了。趕緊攢程到俄京聖彼得堡。真是俗語說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連二接三的敗意事。是黨中的總機關部被奧軍搜查着了。所有計畫。一切失敗。同志星散四方。那首領噶刺蘇便通知各支部。一律暫行解散。徐圖再舉。那天路索得了這個信。仰天長歎了數聲。兩手緊緊的交叉着前胸。他這時真要發狂喇。接着格格格的獐笑道。惡夢。惡夢。我別是多飲了拋脫酒喇。上帝也太會作弄我。把我似孩子般的引逗着。什麼匈牙利呀。司客脫呀。這都是上帝派來捉弄我的角色。只是也過了分兒了。說着丟掉了手中的雪茄。他這時正粧着個少年紳士的模樣。戴上禮帽。穿着燕尾烏衣。雪白的卡拉。襯着一個淡青色的結。打扮得瀟灑出塵。氣沖沖出了旅館。向公園一帶跑去。心房中的血要到沸點啦。他一口氣跑了五英里。也不曉得走到什麼地方。只覺兩傍邊的樹木和房屋。飛也似的向他身後退啦。到了熱鬧地方。不管他汽車馬車。滿街攔着。他自橫衝直撞的走過去。偏偏那大街上的人擁擠的了不得。有一個偷兒在人叢裏去摸他衣袋裏的錶。被他拿行杖打倒了。

他也不知是什麼回事。只自亂走。走了一陣。行人徐徐的稀少了。電燈也徐徐的稀黯了。那地方便是浮尼士橋的東邊。路索一脚跨上了橋心。被那冷風一吹。心中漸漸的清醒了。依着他的故態。交叉着手。兩腳丁字兒立着。望了望河心。這時已屆夏分。夜涼如水。銀河不波。繁星滿天。倒映着河中。累累如綴珠般。癡了一回。那賓格倫畔的舊事。兜上心來。只覺得四顧蒼茫。萬緣泡幻。他昂着頭。定了一定神。暗暗的呼道。愛浪。愛浪。你還記着我嗎。我却立路索。枉是一個昂藏七尺的男兒。却用了你做個李代桃僵。留着。我。這。個。千。災。萬。劫。的。驅。殼。眼。看。着。偌。大。壯。圖。盡。歸。灰。燼。咳。我。實。在。也。生。活。得。厭。煩。了。愛浪。我。愛。你。等。着。罷。說。完。了。這。一。句。話。把。他。大。衣。脫。去。往。後。退。了。一。步。才。待。躡。身。躍。入。水。中。却。聽。見。一。陣。子。馬。蹄。聲。一。部。四。輪。車。駕。着。雙。馬。滾。風。似。的。向。那。橋。上。來。聽。得。車。中。一。種。頂。嬌。脆。的。女。子。聲。音。呼。道。愛。烏。得。快。些。快。些。那。邊。橋。上。有。人。要。投。河。喇。路。索。愣。了。一。愣。只。得。縮。住。那。車。子。已。到。了。面。前。只。聽。車。中。女。子。驚。呼。道。噯。我。打。量。是。誰。却。原。來。是。路。索。先。生。呀。接。着。車。門。開。處。一。個。三。四。十。歲。的。半。老。徐。娘。將。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絕。世。美。人。亭。亭。的。走。下。車。來。車。燈。明。處。照。個。正。着。却。不。是。別。人。正。是。賓。倫。格。河。尼。勒。泊。爾。

公園兩次所遇的梅白爾姑娘。那一位中年婦人。諒看官也一定曉得是倫格夫人無疑了。

第六章

却說却立路索英雄氣盡。志士途窮。正要在浮尼士橋臨流一決。拚着把畢生志業帶入這滔滔洪波裏去。却不道驀地裏來了一個愛倫夫人。和梅白爾兩人。把他的生命竟扣留住。不令他丟掉。那時只得深深的鞠了一鞠躬。說小姐。我們不料到在這裏相會。可算得奇巧不過啦。只是小姐又何以好端端跑到俄羅斯的地方來。梅白爾聽着眼眶兒一紅。幾乎掉下淚來。愛倫夫人岔着道。先生。你既和斐文小姐相識。咱們也不必在這會立譚。可同車到我們寓所去細譚罷。說着便和二人上車。梅白爾挨着路索身傍坐下。心裏突突的只是亂跳。想找句話來說。却只是找不出來。左右總是不定當。那個軟綿綿的手。不由和路索握了一握。便疾忙縮了回去。不到片刻那車已在一個宏麗的宅子前停下。三人相將進去。只見那會客室裝潢得和天宮一般。梅白爾被着晚禮服。穿着法蘭西最新的小蠻靴。只在這室中走來走去。一回兒拿眼斜睨着路索。

要說什麼却又不說的。路索和愛倫夫人還是初見。免不得說了些閒話。梅白爾走到窗前。按着鋼琴。唱了一支歌。路索聽着那歌聲抑揚宛轉。還含着淒楚之音。入耳恍然。好像在那裏聽見過的一般。便問道。小姐。這歌詞狠熟。我似乎常常聽見一個人唱着的。如今迭遭失志。心神渙散。竟記不起來了。梅白爾嫣然一笑道。正是路索先生。這歌。你是不應該忘掉的。這便是我和先生相見的第一天。我家裏開着跳舞會。司客脫姑娘唱的那大詩家桑希而的愛立梅坦爾自歎曲呀。我正有一句話。不好問先生。前幾個月裏頭。我們與京報上。沸沸揚揚的傳着說那却拍爾的明星跳舞皇后司客脫姑娘失蹤了。想必先生一定曉得他在那裏。可肯告訴我們呵。路索怔了一怔。連忙改容道。正是。我也聽見人說着。不知他到那裏去了。怕他是已經厭煩了那熱鬧的世界。已經住在一個天國似的山頭水涯人跡不到的地方去喇。梅白爾笑了一笑。那眸子中還露着不相信的意思。恰好愛倫夫人接着說道。路索先生。我們這會子才從巴黎到這裏。住了兩個月。住的有些兒膩了。恰好有位巴桑爵夫人。今年到外國去了。他把那苟立得地方一個別墅借給我們。叫我們可以去那裏避暑。如今方在收拾。將要動身。

嘴。只是我們在這裏聖彼得堡的地方。朋友是很少的。恰覺得寂寞了些。先生既和斐文姑娘是舊友。可肯伴着我們一同去。彼此也有了件兒。原來愛倫夫人說着這話。其中很有些緣故在裏頭。不然也沒有萍水相逢的人。也不等梅白爾同意。便約他做伴的道理。原來愛倫夫人和這斐文伯爵是十多年的深交。自從伯爵死後。他便一直陪着斐文姑娘。到外邊去遊歷。他瞧着梅白爾的樣子。每天總是憂憂鬱鬱的。明知爲他青年喪父的緣故。小兒女的心裏。自然也有一番說不出的苦衷。却尙還不曉得伯爵臨死的那一席話。因此便打定了一個主意。他想梅白爾綺年玉貌。花朵一般的人兒。總不能天天浸在這憂鬱潮流裏過日子。便想拿男女之愛來打動他。不拘什麼。只要他有了得意人兒。便老老實實的索性玉成了他。自然叫梅白爾別換一個世界似的。丟掉他的憂愁。舖滿着他的樂趣。如今一見了那却立路索的模樣兒。又長得俊。譚吐兒又來得風雅。服御兒又齊整。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美少年。把愛倫夫人的意思便打動了。因此聽着梅白爾彈琴。呆呆不語了好一會。想把他們怎麼撮合攏來。也是一件好事。又見梅白爾頻頻流盼。那一種嬌羞愁媚之致。恰非無情。夫人是二十年

的酬酢場中老閱歷家。那雙眼光何等老練。怎便瞧不出來。因此更決定了。等到梅白爾琴彈完之後。便說出一番說來。約却立路索同住。這時路索正和喪家犬漏網魚一般。天壤茫茫。竟無他廁身之所。聽了一番話。暗想也無妨。得過且過。再說。當時便答應了。又和梅白爾愛倫殷殷勤勤的譚了一回。那梅白爾更是喜得杏頰添花。柳眉帶笑。臨別的時光。伸出一支玉腕。聽路索握了一握。又帶笑說道。路索先生。還記得去年尼勒泊爾園中的話嗎。如今你可許和我做了朋友了。但是路索先生。你不能失信的。累我和愛倫夫人在別墅裏眼巴巴的等着呀。路索只點了點頭。輕輕說了聲遵命。便坐上愛倫夫人的馬車回去。那邊的梅白爾不消說這晚上一定要喜的睡不熟喇。却說浮尼士橋邊。愛倫和梅白爾的馬車去後。黑魃魃從樹陰裏又轉出個人來。一壁翹着腳兒走着。自言自語道。又給他走脫了。可恨又是那厮打岔了我的事。那厮真是我巴士敦命運中的魔星。必得要驅除了他才好。到那時不是那娃娃便在我掌握之中了。說着走到了一個小咖啡館門首。用手指在門上彈了兩下。呀的二聲。一個肥胖臃腫的中年婦人。開出門來。蹙着鼻子。酒氣撲鼻。兩隻肥胖的膀子。揷着衣袖。在腰裏橫着。

見了那巴士敦。笑了一聲道：「你回來了。那雛兒可有消息麼？」巴士敦嘴裏囁嚅着，把頭一搖道：「司坦夫却克可在屋裏麼？我要和他們說話。」那婦人懵騰騰的道：「他在那屋裏坐着。已同我說了一大回子話喇。我也沒有心去聽他。我的紅酒可是性命。不能冷淡了。他去敷衍那個婦人呢。你去便去。你可別和他說歪話。做那不好的事情。那可是老娘不答應你的。」一壁說，一壁脚步歪斜的步到酒槽邊去了。巴士敦也不睬他。自走到間壁一間室裏。這裏已有一個衣服略爲齊整些的婦人坐着一個長臉兒。青生生的加着一雙凶狡的眼兒。十分可怕。一見了巴士敦。也不起身。只點了點頭兒。便道：「你可遇見他沒有？」巴士敦恨恨的道：「怎麼不遇見。便是那姓愛倫的婦人。日日同他在一塊兒。如今却又加上了一個了。却克。你看這事怎麼辦？」却克目視着地板。很注意的答道：「那人兒是誰？」巴士敦道：「還有誰呢？便是我那切齒的仇人。在送立盎獄中漏網出來的。却立路索。却克道：「哦。却立路索嗎？這個不要緊。他不能助着那人的。」巴士敦急道：「你不知道。那雛兒很愛着他。那天尼勒泊爾公園裏的情形。給我一瞧一個明白呢。如今那司客脫賤人已替着他死了。怕那兩人將來不要成了一對兒。到那時那才費事呢。却

克冷冷的只是冷笑。停了一回才道：你說我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呢。那却立路索的確是那人的仇敵。從前雖然要好。如今變了敵國了。你還怕他怎的。如今待我索性告訴給你聽。那老頭兒病着。我不是充了看護婦。混入他府裏去的嗎。我從前是他們家裏的侍婢。他們一些兒也不疑我。那時我到探着了一個秘密。說到這裏。巴士敦連忙側着頭俯着身道：秘密。什麼秘密。却克道：便是那老兒臨死的當兒。親口對他女兒說。他的仇人是秋風子。要女兒給他報仇。不報成仇。不許他嫁。說完了就再沒話兒了。但是那人他却不知秋風子是誰。他父親也沒告訴他清楚。就死了。你想秋風子不是却立路索是誰。巴士敦聽了。側着頭想了一回。說道：但是那雛兒始終還不明白這路索。就是秋風子。須得要想個法子才好。却克撲嘴的笑了一聲道：愚漢。還有什麼法子。只用一封書信。明白告訴那人就是了。頓時可以叫他自相殘殺起來。只要路索一死。還怕那雛兒飛上天不成。巴士敦道：這不安。不安。雛兒是最愛他的。明白告訴他。斷不成功。須得如此如此。方好。說着又和却克附着耳說了一回。方才各有笑容。且按下這邊。却說却立路索給愛倫夫人。及梅白爾邀他到別邸裏避暑去。那夜回到旅館。便收拾

了一收拾。到十一下鐘。便上牀睡了。說也奇怪。他上了牀。只是睡不着。因為見了梅白爾。忽地又把愛浪司客脫的聲音笑貌。一一記了起來。只有那支柔坦爾的曲子。還恍恍惚惚的在他耳邊繚繞。才合了眼。便夢見司客脫和梅白爾攜手。在一塊兒站着。向着他笑。迷迷糊糊的做了一夜夢。早上起來。便遲了些。等到十一下鐘。又接着愛倫夫人和梅白爾的信。約他午餐。他便去了。談了一回。和愛倫夫人門了一回。白立奇。又和梅白爾騎着馬到郊外去玩了一回。又同喫了晚餐。才回來。才回到自己室裏。脫去了外衣。略略休息一回。只見旅館裏的僕人。遞上一封信來。那信兒的筆迹是向來沒有見過的。不覺一怔。便拆視道。路索先生鑒。君至愛之女子。實未死。現在此間。方覓君也。君如不忘其人。可於今晚十一時至西勒尼路公園等候。必可一見。弗自誤。一友人白。路索把他翻來覆去。看了好一回。心中着實不解。想他相愛的女子。只有一個愛浪。難道愛浪果然沒有死嗎。難道是斐文伯爵把他放了出來。又把別一個不相干的人來替死。不然。不然。這是斷沒有的事。那麼還有誰呢。要便是奸人設計要害我。也不然。我本來是一個求死不得的人。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死的。他害死了我。又有什麼。

益處。真是百思不解。欲待不去。又怕失了勇概。叫人恥笑。又想萬一天從人願。果然是愛浪未死。豈不是生生錯過了。他踟躇了好一回。還是決定去的好。便結束了一結束。取出手鎗。放在袋裏。邁步獨行向西勒尼路公園中來。這時酷暑未消。遊人如蟻。都像要在公園中消夜。西勒尼路上的車馬如流水一般。路索徘徊了一回。總沒見一個和他相識的人。不覺悶沈沈在一張鐵椅上坐了下來。轉眼間十一點過了。接着便十二點一點。園中遊人漸漸的稀少。路索大張着眼。留心來往行人。也有些倦了。便回過臉去。瞧着那噴水池。只自發呆。這路索坐的地方是在園中大廳左側。那邊的電燈斜射過來。路索斗的有男女兩人的影子。影影綽綽。往路索坐的地方走了過來。才待回首。瞧時。只聽那男子說了一聲。這便是的。接着一聲鎗響。路索已撲的倒了下來。在電燈影裏橫着。轉眼那個男子已走的不知去向。那女子瞧見路索的臉兒。不覺喊了一聲。哎。也驚的暈倒了。

第七章

過了兩禮拜。路索悠悠忽忽的有些清醒了。瞧了瞧自己睡在一隻鐵牀上。那間房子

十分幽雅。却不知在什麼所在。只見牀前坐着個美人兒。淚眼泣紅。愁蛾凝翠。只在那裏拈弄他的裙帶兒。仔細一瞧。不是別人。正是梅白爾斐文。心中一驚。要想坐了起來。問個端的。却疲憊極了。坐不起來。只微微的吁着。梅白爾連忙止住。叫他不要動。用手在他額上試了一試。溫度便取過一杯藥水來。路索飲了。又奮騰的睡了。又過了兩天。路索已經大好了。支撐着。坐了起來。在房中一隻安樂椅上坐下。梅白爾也坐在傍邊。路索忍不住問道。小姐。我今天可要說話了。你再不要阻着我。我再不說話便要悶死了。我呀。小姐。我記得那一晚在西勒尼路公園裏。被人打了一鎗。怎麼又是小姐揀了我。小姐揀我已經兩次喇。真叫我說到這裏。梅白爾搖了搖手。很悲切的說道。你不用說感激的話。我是個很可惡的女子。你聽了一定要恨我的。便是我這回稍盡了些心。那裏能抵得過我的罪惡。但求你將來不很恨我。已經是你的大度喇。真的。路索先生。你可以不恨我嗎。你可能恕我一時的鹵莽嗎。路索詫異道。小姐。這是爲什麼呀。梅白爾定了一定心。慨然道。先生。我明白告訴你。這回殺你的便是我。路索驚的一跳。微呼道。便是你。梅白爾道。但是我也並不是要殺你。不過要殺我父的仇人。我父的仇人。

是臨死時告訴我的。是一個叫做什麼秋風子。我父親死的時候還恨恨的呼着這個名兒。命我一定要給他報仇的。說到此略停了一停。路索的臉却漸漸兒灰白了。梅白爾又道。只因兩禮拜前。便是我和你分別的那一晚。十二點鐘時。有個人跑到我的宅子裏。說有秘密事。一定要見我。是個很高的男子。那臉兒好似曾經見過的。又有些兒不樣。也想不起了。他一見了我便問道。小姐可是帶着父命尋一個仇人嗎。我那時因爲給他一口說着。不覺呆了一呆。他便道。小姐請你不用疑心。我知道那仇人秋風子的去向。小姐要報仇可同我走。我我被他哄來了。我也並不是容易上當。只爲想着父死遺言報仇心切。不料誤傷了你。我那時的心中不知怎麼樣難過呢。路索。我如今已說完了。聽你裁判罷。只是我始終敬愛着你。這話我本不該說。但是如今顧不得了。我一心愛你。我願意把靈魂和生命一齊交給你。只求你恕了我的罪。不要丟掉我罷。梅白爾說完了話。那淚珠已滴滿了一塊白絲巾兒。看路索時臉色青中帶白。直好似重新發了病一般。等他說畢。頓了一頓。方始開口道。唉。小姐謝你愛我的厚意。如今也把我的秘密告訴了你罷。噫。梅白爾。我這回是第一回喚你的芳名。但是也止有這

一回了。我在這世界上已沒有愛人和受人愛的權利。我是和一個人在上帝前訂了約的。況且小姐的殺我一絲不錯。這秋風子的確是我。便是我的別名。小姐我可以立誓的。實在你不會認差。我只有和你家老伯爵政治的宗旨不同。也沒有什麼私仇。不曉得倒做了你父親的仇人。然而也算差不多。我們倆政治的意見上。本是立於反對之地的。如今說明了也聽小姐的裁判罷。只是你的愛我。人非木石。豈有不知道的。況且病中又承你這般看護我。只是障礙層層。也只得期諸來世了。一席話說完了。起先梅白爾如焦雷劈頂一般。怔怔的聽着。聽到後來。嚶的一聲。早又暈了過去。路索支撐着把他抱起來。使盡力氣。放他臥在安樂椅上。一會兒。梅白爾兩眼一睜。淚珠如雨。却說不成一句話呢。痴痴的對望了一回。還是路索開口道。小姐請進去歇着罷。梅白爾怔怔的道。原是我該去了。說畢。顛危危立了起身。伸出一隻手。路索執着親了親他的蔥尖。歎了一口聲道。再會罷。願你安好。梅白爾慘聲道。再會嗎。怕不能了。說時。嗚咽個不住。便進去了。

隔了幾日。路索全愈。梅白爾便病了起來。得了一個咯血症。不上一月。香消玉隕。路索

和愛倫夫人日夜不離。到他死後。殯殮已畢。路索便飄然獨往。不知何處去了。一個月後。浮尼士橋上。又來了一個少年。濃濃兒的眉。碧炯炯的眼。戴着禮帽。穿着燕尾。烏衣。雪白的卡拉。襯着一個澹青色的領結。把兩手交叉在胸前。兩腳丁字兒立着。兩眼望着那天上。秋星微微的歎道。一事無成。萬般成夢。却白白的斷送了兩個天上神仙。愛浪梅白爾。你們倆等着罷。我也快來了。又看看橋下的水。連聲呼道。水兒。水兒。我真和你有緣。前次沒有成。今番到底還歸結在你手裏呀。

鵝雛曰。鵝雛草。此書時。淚且時。逐筆下也。夫又獨鵝雛一人而已哉。天下之至足感人者。無如生死離別。僅生死離別而已。喁喁然庸常人耳。庸常人之事。猶未足以令人聞之。而迴腸盪氣。不能自己也。則又何如。以奇女偶俠士。抗然而武。烈幽然而融。熙激之爲笙。鏞掩之爲恬。管歌泣。纏綿無不出。以激昂磊落之爲尤。足以薄人魄哉。我草此書。初未敢謂已造此境之極致。特中間數段。已自不忍卒讀。亦欲使人知余之別有懷抱。固不欲以言情之書。重爲識者所詬病也。

(完)

瀟湘雁影

胡寄塵

第一章 異簡

片紙新詞當簡投。一行細字一行愁。有人問到瀟湘客。風雨芭蕉病小樓。
無端秋夜自迢迢。檢點琴書慰寂寥。一卷毛詩當日贈。至今珍重不輕拋。
殘夢隨風渡洞庭。大江兩岸楚山青。滔天白馬春申浦。阻却離魂不許行。
明鏡無聊開白晝。孤燈有恨伴黃昏。倘君不識淒清意。認取詩箋血淚痕。

看官諸君。要知道這四首詩。是個甚麼人做的。麼說起這四首詩來。話是很長的。也是很奇怪的。把他這件事情拿來編部小說。雖然采蘭贈藥脫不了尋常的科套。却是奇謀巧計。另開一個特別的生面。諸君不信。請看下文。話說上海地方一家精緻的洋房裏。有一天坐著一位少年書生。一手托著頭。一手插在洋裝衣袋裏。半個身肢伏在一張外國寫字臺子上。心裏好像甚麼心事。想了一回。忽聽得樓外馬路上丁丁的一陣腳踏車鈴子響。便走上陽臺上去擡眼遠望。心裏暗想。莫不是我所期約人來了麼。誰知馬路上冷清清的。並無多人。只有一個郵政局送信的差人。穿了郵局的號衣。肩上

掛了信袋。將一付腳踏車。停在門前樹下。擡頭來看門牌。看得對了。便將手裏拿得一封信。從門縫裏丟入屋子裏。管他跨上踏脚車。丁丁的如飛一般去了。這裏陽臺上的少年。看見有信丟入自己天井裏。便立刻跑下樓來。拾那一封信。拾起看時。怔了一怔。看那信封上寫得是。

上海魯濱孫路九十一號陳鏡涵先生收。

左面一行寫得是。

長沙萬壽街楊公館寄。

少年看了。說道。陳鏡涵是個甚麼人。不是住在這裏的。莫不是送錯了麼。又道。魯濱孫路九十一號。門牌是不錯的。這事又奇怪了。低首沈思了一回。又道。我明白了。半年以前。我家沒搬到這裏來住的時候。聞說這裏住的是個姓陳的。這回那陳家却不知搬到甚麼地方去了。眼見得這信。他是收不到的。再開門看那郵差。早已去得遠了。便隨手將信塞在衣袋裏。仍走上樓去。挨了一回時刻。看看壁上的自鳴鐘。差不多要敲三點了。他所等的那個人。還是不來。心裏好不焦急。便伸手從衣袋裏摸出剛才一封信。

來把玩把玩消遣光陰只見那信封是個最新式中國宣紙製的白色底子上面畫一尾淡墨色的鰓魚三四點粉紅色的桃花便是這個信封已是可愛况信封上的幾行字也是寫得齊齊整整灑灑落落越看越秀越看越媚分明認得出是個女子寫的看官凡是女子做的詩文女子寫的字一到人家眼睛裏便辨別得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只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若問他們爲何認得他出自女子之手沒人說得出一個道理在下至此便要插一句閒話說是女子所秉的是清氣男子所秉的是濁氣秉了清氣所以做出來的文字也有一種清氣秉了濁氣所以做出來的文字難免一種濁氣在這清濁之間便看得出男女之別好像這個道理紅樓夢上也是說過的道是『男子是土做的女子是水做的』看官諸君你道在下這話對不對這是閒話不必管他且敘正文當時少年看了這個信封禁不住手裏癢要啓封看裏面的信管不得人家秘密事了不啓封便罷一啓封更不得了原來裏面一張精美的信箋寫的不是信只是四首詩這四首詩前面說過了這回不消再說只見詩後還有

葵心代柬

四個字左邊角上又有。

秘密秘密

四個字這四個字便用八個圈將他圈起來難道是表明寫得好麼只是表明這句話是頂要緊的少年看了呆呆的說不出話來恐怕他的魂靈這時候已飛過洞庭去了停了半晌定一定神纔自己說道楊葵心又是個甚麼人一封信裏只有四首詩又道葵心代柬照此看來他是有許多話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拿幾首詩來代表他的心事我們看了這四首詩他的身世便可知道又道他這箋上深深的寫了秘密秘密四字分明是不許鏡涵讓他人看見的誰知却落在我手裏豈不是冤枉麼假使給鏡涵知道豈不要氣死了便使給葵心知道也要哭死了罷罷我何故造這一場孽這時候偷然知道鏡涵的住址我便將這信送給他去豈不是好又想這信已被我拆過了。一回讀了又是妄想越越糊塗了覺得這信分明是寫給自己的自道我是姓木旁程他却寫錯了一個陳字這也是常有的事『鏡涵』『筱安』音也相近分明是寫錯

了。但是。我。却。沒。有。這。個。相。識。的。人。在。長。沙。莫。不。是。從。別。處。新。到。長。沙。去。的。麼。却。是。『葵心』。又。記。不。起。是。甚。麼。人。來。胡。亂。的。想。了。一。回。只。聽。得。扶。梯。上。閣。閣。的。一。陣。履。聲。知。有。人。來。連。忙。鎮。定。神。經。看。看。樓。上。的。電。燈。已。通。明。了。一。面。將。那。封。信。收。入。衣。袋。裏。去。一。面。走。至。扶。梯。邊。呼。道。秋。山。你。這。時。候。纔。來。麼。

第二章 議婚

話。說。程。後。安。走。至。樓。梯。邊。呼。著。秋。山。心。裏。想。是。他。期。約。的。朋。友。傅。秋。山。來。了。誰。知。那。扶。梯。上。的。人。走。上。來。時。不。是。傅。秋。山。却。是。自。己。的。書。僮。書。僮。見。了。後。安。呼。道。相。公。你。這。時。候。還。不。下。樓。吃。晚。飯。麼。老。爺。太。太。都。坐。在。那。裏。等。了。後。安。答。道。曉。得。一。面。跟。著。書。僮。下。扶。梯。走。入。膳。室。裏。只。見。他。父。親。古。安。和。他。母。親。劉。夫。人。他。妹。子。榴。雲。圍。坐。了。一。張。桌。子。只。留。得。上。面。一。方。待。後。安。來。坐。後。安。坐。下。大。家。舉。箸。吃。著。晚。飯。古。安。一。面。吃。一。面。說。道。俗。語。說。得。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說。著。又。望。著。後。安。榴。雲。道。你。們。睡。在。搖。籃。裏。的。時。候。好。像。是。在。眼。前。怎。麼。忽。忽。的。過。了。十。幾。年。都。已。長。得。這。麼。大。榴。雲。的。婆。家。還。不。知。在。那。裏。然。而。替。你。哥。哥。娶。了。嫂。嫂。也。便。要。預。備。你。的。粧。奩。你。在。家。至。多。也。不。過。三。四。年。了。劉。

夫人笑道：做爹爹是不容易做的。安頓了這個，又是那一個。豈不要將你老人家勞頓死了麼？古安翹著鬚鬚，撇著嘴巴，笑了一笑，纔道：這不是做爹一個人的事。你做娘也不是好做的。劉夫人道：罷罷，我是再不來管這些閒事了。前回我替彼安揀了日子完姻，你却要說時候太匆促了。預備不及，既然我說的話，算不得話。以後你不要問我，便了。爲甚麼又說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有了擔子，到要分一半往我肩上推。正經我說出口來，又算不得數。我又何必要插著身子在這裏頭，自討煩惱？古安聞言，笑起來道：不是這樣說。你動不動便說氣話，什麼事情便不好商量。我勸你……古安還未說完，劉夫人越發氣起來，說道：這都是你的面善了。親家說要遲一年，你便答應他。遲一年，他家女兒和寶貝一般，抱在懷裏，舍不得放手。難道他便打算留在家裏過一生一世麼？便是皇帝的公主，也是要下嫁的。疼痛女兒的，我也不知見了多少，却不會見過和諸集五這樣古怪的人。古安本來有一肚皮的話，要想逐句的說出來，被劉夫人這一席話，將他的氣奪了。只有話悶在肚裏，說不出他們老夫妻說這話的時候，彼安和榴雲只默默坐在旁邊靜聽。先見他們說的像是笑話，暗暗的好笑，却不便插言。後來見

他們說得是氣話暗暗的納悶也不敢插言只管低著頭吃飯榴雲聽見說到他的婆家面上便起了一陣紅雲筱安聽見說到完姻的日子心裏也有些不舒服看官筱安聽說完姻的日子爲甚麼不舒服呢原來筱安這天接到楊葵心的四首詩他的魂靈便被這詩攝去了恍惚他良心向他說一定要有才如葵心的人你纔可娶他做妻子像你現在父母替你聘的諸蘋花女士不知道他是甚麼樣一個人在你父母眼裏看起來自然是好的只是他們都是老古板的人怎樣能揀得出一個有才的女子來不如趁著還沒有娶過門早點悔了約重娶一個有才如葵心的那麼便是你一生的幸福你若不早点打算一娶過門再要翻悔便來不及了筱安受了良心的教訓胸中早存了個賴婚的願頭只是無端賴婚不但諸家不肯答應便是自己父母也斷斷不肯依的他本來是心頭如轆轤般七上八下好不自在不料吃飯的時候又聽見父母提起婚姻來他母親是巴不得早完了姻便算是做父母的責任盡了誰知筱安越聽見要早日完姻他心裏越急自己想道倘然把諸家的婚姻暫時擱起我還好慢慢的想個法子說不定還有機會將這頭不自由的婚姻賴了倘然像母親這般心急那麼我

的事便糟了。所以他一面吃飯，一面想，一面心裏忐忑不安。本來要想附和父親將完姻的事暫擱起來，只因見他父親纔說了一兩句話，他母親便這般的盛氣逼他，所以也不敢多說半句。直待晚飯吃完了，婢女們收拾了杯盤，劉夫人走往房裏洗臉去，彼安纔慢慢的走向古安身邊去，說道：「父親據孩兒看起來，這完姻的事是不必著急的。古安道：「論理你今年也有二十歲了，爲甚麼不必著急？只是前回揀定了日子寫信報知你岳家，他家回信說日子忽促了，請稍遲幾時，這也不能不受他商量。只是你娘執固說是自己揀了日子，人家却不允許，分明是丟了面子，所以他心裏老大不快。活他恨你岳家連我也恨起來了。你知道他是個肝火過旺的人，有一點事兒不如意，他便要發急起來。他姓子發了時，便甚麼人的話他都不聽，越說越惹動他的火，只好不理會他。他性子發過了，再說彼安聽了這話，便心生一計，向他父親說道：「父親如此說來，却也怪不得母親發怒。我家不揀日子便罷，既然揀了，照理是他家不能不依的。我看他家故意的推辭日子，匆促這分明是揀了意見，有意和我家爲難的。我家爲甚麼甘心受他欺負，便不能想個法子報復他麼？」據孩兒的意見，他家既然嫌日子忽

促我家便索性把這事攔起來。過十年八年不提看他又是怎樣。古安聞言笑道：「你們到底是少年人，不懂事。三句話說得不對，便生起氣來。一生了一氣，這事體便弄糟了。你岳家不過是如此和我商量答應，不答應還是在我。倘然我當時不答應他，他也不得不依。只是我已經答應了，這回又要翻悔，這不是曲在我麼？我們家庭之間，只管趁著性子行橫理，是不要緊的。難道和親戚們來往也好如此橫行麼？」古安說著，又嘆了一口氣道：「你娘是奶奶們，不知世事的，所以我只得受他埋怨，却不肯聽他的話。向親家去嚼嚙我，却不料你也是這般固執。豈不是笑話麼？」古安說著，又將手掙了鬚子，歎道：「你們少年人自然不知道這些事。等你年紀大起來，閱歷深了，你便知道你今天的話說得大錯。後安的意思，本不是在欺負，不欺負報復，不報復只是他有他的心事罷了。這回聽了他父親的一番話，知道父親是說不動，只須向母親說去，便不怕不濟事。所以他當時唯唯的答應，幾個是字數衍過去。剛巧他母親走出來，又談別的閒話去了。」

第三章 和詩

話說第二天，筱安見了父母，他父母又沒將婚事提起。筱安幾次想自己先向母親說

到底臉皮薄他母親不先說自己說不出口吃過早飯之後仍是兀兀的坐在樓上書房裏出神這時候是個新秋天氣溽暑初退新涼乍生一陣陣的微風吹到身上來好不爽快却是臨風小立也覺得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兜上心來自己不知道甚麼緣故只覺懶懶的好像是失了魂一般這是任便甚麼人都有這個光景也不但彼安一人如此且說彼安這時將靠書桌前的兩扇玻璃窗子開了便有一陣秋風吹入窗來將桌上的書吹得亂翻騰瓶中供的剪秋羅花也覺得這秋風涼冷禁當不起都隨風內向側面避著彼安見了這個光景不期然而然的要愁起來自己有了愁便要替葵心設想自道葵心自從發了這封信後沒日沒夜的不盼一封回信來約摸也有十來天了這十來天他做夢也是夢得這封信這封信他是珍重得比寶貝還要貴誰知無端落在一個不相干的人手裏他還是眼巴巴的在那裏死等等不到回看他只是埋怨鏡涵負了心誰知道這裏有個曲折麼彼安想罷心裏便是七上八下的自己鎮壓不定坐也坐不住立起來在房裏踱了一回那秋風越吹越緊窗外馬路上兩旁的樹葉都瀟瀟瑟瑟響起來彼安聽了越發覺得心裏難過不得不把兩扇窗子關起來摸

出衣袋裏那四首詩摩挲把玩一面自己想道現在要安慰葵心除非冒鏡涵的名寫封回信去也是仿他的法子除了四首詩外沒一句別話詩中的意思本來是隱隱約約吞吞吐吐的只消字句之間做得動人待他看了自然要被這詩的魔力迷住斷不疑惑是他人假造的了便是被他看穿了或者也從這裏頭生出甚麼機會來那時我再見機行事豈不好麼想罷拍著桌子說道這分明是一個妙計事不宜遲這時便預備做詩罷連忙找著紙筆起個詩稿子依著原韻成了四首詩道

片紙新詞有汝投在無言處見深愁茂陵略似瀟湘意風雨瀟瀟一角樓

一痕湘水遠迢迢萬里吳天亦寂寥千種相思向誰說只餘紅淚爲君拋

落月窺人入小庭半窗別夢一燈青可憐情海無邊際欲喚哥哥不得行

酒盞藥鐙消永晝淒風淡月度黃昏相逢欲驗相離苦認取青衫舊淚痕

彼安將四首詩稿子打好了另找出一幅最新式的精潔角花詩箋來將四首詩膽寫在上面署了鏡涵的名字再用一個五鳳磚文的信封將詩箋端端正正摺好了放在裏面上面寫道

長沙萬壽街楊公館楊葵心女士收。

左邊一行又寫道。

上海魯濱孫路陳寄。

寫完。將他細細的看了一回。然後吩咐書僮。拿到郵政局裏發去。書僮領命去後。彼安又是一個人。坐在書房裏。出神恍惚。他的魂靈已跟著這信往長沙去了。不多一刻。書僮發信回來。却又另上一封信。說是郵政局裏送來的。彼安聽了。自道莫不又是楊葵心的信來了。麼。連忙接著看時。纔知是傅秋山來的。知道沒有甚麼關切的事。方把心定了。啟開函來。只見上面寫道。

前日之約。弟以瑣務蠅集。不能前往爲歉。下星期雙清棋會。弟當先至尊處。偕兄同往。餘俟面叙。 彼安知己鑑。 秋山手書。

彼安看了。自道下星期日雙清別墅。又要開甚麼棋。會麼。秋山這人賭棋賭瘋了。我約他喝酒。他便不來。別人約他著棋。他便要去。他到這裏來約我。一塊兒去。我偏不陪他去看他。怎樣。彼安想著。便暫把葵心的事丟開。管他預備對付傅秋山去了。

第四章 棋會

話說雙清別墅是上海有名的一個花園。建在滬北康勞脫路。地址偏僻。結構精緻。雖然一樓一榭無不位置妥貼。也沒有甚麼玩把戲的。三脚人兩脚狗。這班俗物也沒有甚麼拍照的。賣洋貨的。這班商人只是良辰佳節有一兩個風雅之人在那裏開個會吟詩飲酒彈琴著棋。傅秋山所約的棋會便是約定幾個朋友在這裏開會賭棋了。自從筱安接到秋山那信。忽忽過了幾天。已到星期。筱安一早起來看看天氣。甚好。秋山也已來訪。筱安一見秋山便道：「秋山你今天却起來得這麼早。真是難得的事。」秋山道：「我每天是九點鐘前起身的。這時候差不多十點了。還算得早麼？」筱安道：「怎麼我約你喝酒。等你到晚上還不來。」秋山笑道：「這是我失約。早已有信來道歉了。還說他做甚麼一面說一面走上樓去。兩人在書房裏坐下。」筱安道：「前天我約你不來。今天你約我。我也是不肯去的。你停一刻還是管你去不要等我罷。」秋山道：「我也知道你不是不歡喜著棋的。我又何必勉強約你。只是今天却不可不去。」筱安道：「只有今天偏偏不去。秋山道你是報復我麼？」筱安不做聲。管他低頭翻桌上的書。秋山道：「我今天約你去不過借

棋會爲名。我還有別的事告訴你在這裏不便談到那邊去談罷。筱安道：你這話是騙我的麼？秋山道：不是騙你，你只管放心去。筱安見他如此說，便吩咐書僮進了點心。和秋山吃過，備了馬車，同秋山向雙清別墅去。馬蹄得得繞過了幾條馬路，已到別墅門外。二人下車入門，向左手邊轉進去。從樹影子裏穿過了一道迴廊，便是鑑亭。鑑亭擁廊面池，境界清絕。一池秋水澄清可鑑，也算是別墅中一個勝地。兩人倚著石檻，俯首弄了一回影子，只見對面一絲絲半青半黃的柳條都倒影在池子裏，微風起處，池子裏的柳絲影子也搖擺不定，將人影都搖亂了。兩人玩了一回景，致又趁著腳走了幾步，走出鑑亭，到了亭左假山。上一路還不見棋會裏的朋友來。秋山便道：這時候還早，所以他們都沒有來。我是特地早點來和你談談的。筱安道：秋山，你剛才不是說過了麼？說是有別的事告訴我。這時候你可告訴我。了。秋山道：這事不要管他。我且先問你：你不是還沒有娶夫人麼？筱安隨口答道：正是。秋山道：這時候已聘了麼？筱安聞言，怔了一怔，半晌回答不出。他心裏想：回他聘了也不好，回他没聘也不好。心頭如轆轤般，七上八下的不定。秋山見他不做聲，又道：筱安，你倘然沒有聘時，我便替你介紹。筱

安沈吟道：這番話我立刻不能回答。秋山道：這自然不要你立刻回答。只是你已聘了夫人時，我便不必再說這話。彼安又沈吟道：聘是沒有聘，但這事是很難說的。秋山會意，便道：彼安，你莫不是有甚麼意中人，格於父母的命令，不能如願麼？彼安道：雖然猜著幾分，你不知道這裏頭還有許多曲折。秋山道：我們是至好的朋友，你有甚麼事，難道也不能告訴我麼？秋山說話時，彼安已遠遠的走開了。故意拾了假山上的小石子，擲那短竹叢中的麻雀。秋山說的話，他雖然聽清楚了，却是裝著沒有聽見。等秋山說完了，他纔走過來，問道：秋山，我有甚麼事，你也能幫助我麼？秋山道：這有甚麼不能。彼安道：真的麼？秋山道：自然是真的。但是要你把你的事告訴我，我纔好助你。彼安道：這時候，我可不能告訴你。到那須你的時候，你自然知道。只是你不要食言罷。秋山道：我本來是想替你做媒的。你既然有了意中人，我的話可不必說了。只待你要我相助的時候，我再來做介紹人。彼安道：我是不要你做介紹人。只要在我父母面前說幾句話罷了。秋山道：這有何難？我那有不極力成全的道理。二人一面說，一面從假山洞裏穿出來，已見幾個棋會的朋友陸續來了。秋山上前招呼。彼安一看，也有認識的。

也有不認識的。含含渾渾的招呼了一回。跟著衆人回到鑑亭。便向秋山道。秋山這時。候不早了。我又不曾著棋。讓我先回去罷。恕我不陪你們了。衆人道。既然來了。何妨玩。玩去。秋山代他答道。他來的很早。玩得穀了。不如聽他的便。我們也應該把棋秤布起來了。秋山一面說。筱安已一面辭別衆人。走出門外。跳上馬車。揚鞭歸去。心裏自己估量。這回約好了。秋山在父母面前替我說話。我今天也不算虛走一遭了。

第五章 瓊報

話說筱安自從雙清別墅棋會歸來。忽忽過了幾天。他心裏又記念著葵心。不知他收到那四首詩。是信。是疑。是喜。是怒。這幾天裏。頭他便被這事纏住了。不料過了兩星期。的光景。居然有回信寄來。這一天清晨。筱安剛和他妹子榴雲。坐在書房裏玩著美術明信片。一幅一幅都是筱安的朋友寄與他的。一面寫的是信。一面都是精緻優美的圖畫。榴雲貪著玩。只管逐幅的揭開來看。翻過了。好幾十幅。山水美人。榴雲都不留意。忽然翻著一幅。畫得是個奇形怪狀的婦人。也是帶著些滑稽的意思。榴雲看了。不覺嚇了一跳。定一定神。他又禁不住大呼道。哥哥。這個信。可是嫂嫂寄與你的麼。筱安聞

言不知榴雲和他相戲。只當是葵心的詩簡。被榴雲偷去了。慌忙呼道：榴雲，你說甚麼快快拿給我。我看一面說，便一面伸手向榴雲這裏來搶。榴雲見他露出這副驚惶的態度，只當這個明信片真的是個秘密信。彼安越要搶他，越不讓。彼安看索性將這信片塞入衣袋裏，雙手緊抱著衣袋，死也不鬆看官。既然是封秘密信，也不應該用明信片寫。這個道理是人人知道的。獨有榴雲是個嬌癡的女孩子，不知道這事，所以竟將一封人人可看的書信當了一封極秘密的柬札。閒話休絮，且說榴雲越藏得緊，彼安越搶得急。彼安將指爪在榴雲頸下抓了幾抓，榴雲便笑得軟了將身肢縮做一團，動也不動。任彼安將他衣袋翻轉來搜檢。這個醜婦人的明信片不消說是搜出來了。彼安看了早丟得遠遠的，却不料這個明信片外另搜出一封信來。信封上寫的陳鏡涵三個字，早被彼安看見。彼安這時一面搜榴雲的衣袋，一面也見自己衣袋裏落下一封信來。原來便是前天葵心的詩簡自己便糊塗了。自道葵心的詩簡分明在自己衣袋裏爲甚麼榴雲身邊又有一函各各拿來。看時分明是兩封信。便問榴雲道：榴雲，這信是那裏來的？榴雲道：這還是昨天母親給我的。彼安聞言更糊塗了。爲甚麼這信到

了。母親手裏便問道：母親給你的父親可見過了麼？榴雲道：父親見過了。……彼安這時面上已漲得緋紅。榴雲接著說道：父親昨天接了這封信，知道是郵政局裏錯送來的，交給母親教他丟入字紙簍裏去。我在旁邊看見這信封上的花可愛不過，便向母親討了來玩，却不料又被你奪去了。彼安聞言，始知詳細，暗暗的自呼萬幸萬幸，沒有扯碎，丟入字紙簍裏去。再看這信，還沒有啟封，知道父親沒知道裏面所說的話，越發歡喜。先拿話將榴雲支吾下樓去，然後打開這封信來看，只見上面寫的也只有四首詩。那詩道：

胸中舊恨來無跡，眉上新愁疊有痕。慰我淒清書片紙，摩挲病眼一燈昏。
灰心不唱短歌行，一傳懷辛讀小青。貪却看書忘夜永，月光如水入中庭。
午慵纔把一書拋，夢入遙天最寂寥。縱使靈犀通隱約，銀河終古恨迢迢。
懷人曉起強登樓，天末孤鴻慰我愁。但得清才如此手，一函珍重再須投。
彼安看了，說道：原來是倒疊前韻。這詩真做得好，吟了一遍，又道：他第一首是說我前次四首詩可以慰藉他的淒清，但是燈昏眼病，幾度摩挲，這便是認不清是真是假了。

第二第三兩首是叙他自己的事沒有甚麼深意第四首第一句便是說曉起登樓盼陳鏡涵的覆音回來第二句是說天末鴻來離懷大慰第三句是說這詩雖認不清是真是假但是清才如此已是難得第四句是說不管是真是假但是愛他清才終須覆他一信照此看來他分明是有意了只是我下次覆他的信還是冒陳鏡涵的名呢還是我自己出名這到是個難事又想到他中間兩首用的典故恐怕還有個啞謎兒在裏頭只是我不知道罷了又道照第四首看起來他的意思已說明了何必多疑彼安正是一人在那裏出神却又聽見樓梯上呼哥哥的聲音原來是榴雲喚他下樓去吃點心了。

第六章 退婚

話說彼安在樓上聽見榴雲呼他下樓吃點心走下樓去跟榴雲入了膳室只見桌子上清燉的百合和蓮子已擺好了榴雲走進便問婢女道來喜太太還沒有來麼來喜道已請過了不知他爲甚麼還不出來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在那裏動氣不知道老爺有甚麼事得罪了他榴雲聞言叱他道瞎說你嘴巴謹慎些被太太聽見了不要敲斷。

你的骨頭麼來喜聞言驚道。小姐多謝。你不要告訴太太罷。你不告訴他。他是不知道的。你告訴了他。那麼我的性命便是送在你手裏。榴雲笑道。你要我不告訴他麼。你替我做一百個雞毛毬子。我便饒了你。正說著。彼安拉著榴雲背了來。喜問道。榴雲不知。可是真的。母親在那裏動氣。榴雲道。可不是真的麼。你不要問也罷。問起來全是爲著你的事。彼安道。難道我有甚麼事得罪了母親麼。榴雲道。你到沒有甚麼事得罪母親。只是嫂嫂得罪了母親。便是你得罪母親。彼安道。我知道了。不知母親怎樣說。榴雲道。我聽見母親說他家再不讓你娶時。便要把他家的小姐擱起。替你另娶一位嫂嫂。只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彼安道。不必問我。我且先問你母親這番話。父親也聽見過麼。榴雲道。他是背著父親的面說的。父親不知道。彼安道。父親這時候往公司裏去了麼。榴雲點點頭。還未回答。只聽見來喜呼道。太太來了。二人聽見母親出來。便走過去迎接。榴雲道。快吃點心罷。我們等得好久了。劉夫人聞言坐下。彼安榴雲也坐在下面。各吃著百合蓮子。彼安先問道。母親你今天身體有點不適應麼。劉夫人道。也沒有甚麼不適。……榴雲插言道。哥哥。哥哥。老早說過爲著你的事。你這時候還要問麼。劉夫人聞

言半喜半怒的溜著眼珠將榴雲看了一。眼罵道小丫頭誰要你多嘴纔罵了。一。句便。又。禁。不。住。疼。痛。起。來。說。道。好。兒。子。你。下。次。不。要。多。話。我。便。不。罵。你。了。這。個。情。形。本。是。母。子。之。間。常。有。的。事。不。足。爲。怪。只。是。來。喜。在。旁。邊。看。了。禁。不。住。心。酸。起。來。自。想。太。太。罵。小。姐。和。小。姐。罵。我。是。一。樣。的。話。却。是。太。太。罵。過。之。後。便。要。安。慰。他。一。番。可。憐。我。便。受。人。罵。死。了。也。沒。個。親。生。娘。來。疼。痛。我。想。著。眼。睛。紅。了。這。是。閒。話。不。必。細。表。且。說。劉。夫。人。正。在。安。慰。榴。雲。筱。安。便。插。言。道。這。都。是。我。不。好。爲。著。我。的。事。連。累。榴。雲。受。罵。劉。夫。人。笑。著。道。這。也。怪。不。得。你。只。是。你。的。丈。人。太。好。了。筱。安。呆。呆。的。笑。道。我。的。丈。人。不。好。這。也。不。是。我。自。己。找。來。的。俗。語。道。『結親如結義』他。家。既。然。不。講。道。理。我。家。也。不。必。講。道。理。了。難。道。他。家。小。姐。死。了。人。家。的。兒。子。便。要。做。和。尙。麼。榴。雲。插。言。道。任。便。怎。樣。也。不。見。得。做。和。尙。真。正。沒。得。人。家。給。他。老。婆。我。便。替。來。喜。做。個。媒。也。是。可。以。的。筱。安。聞。言。舉。起。手。來。要。抓。榴。雲。榴。雲。忙。說。道。算。了。算。了。我。下。次。不。敢。說。了。劉。夫。人。自。道。他。家。的。女。兒。好。留。在。家。裏。過。一。生。一。世。人。家。的。兒。子。難。道。便。等。他。一。生。一。世。麼。筱。安。乘。機。說。道。等。不。等。到。不。管。他。只。是。他。這。種。無。禮。教。人。家。如。何。受。得。過。孩。兒。早。打。算。過。了。素。性。把。這。事。擱。起。來。十。年。

八年不提看他又是怎樣。劉夫人道：攔起來是不能的，不但攔了他的女兒，也攔了我的兒子。索性把這段親事退了，另外娶個好的罷。彼安聞言正合著他的心意，便道：母親既然有命孩兒那敢不依。只消和父親說過，寫個退婚書去，便天大的事都完了。劉夫人道：說是如此說，到底這事還有些囁嚅。難道一封書去人家便不做一聲任你退了婚麼？這總要借著一件甚麼事情纔好說。退婚的話，彼安聞言如冷水澆背一般。呆的說不出話來。原來他一團的興致，被劉夫人一句話打散了。這時候點心已吃完了，來喜收拾碗盞去。劉夫人方伏在桌子上暗暗的想個退婚的法子。彼安榴雲見母親不起身，也是坐在那裏不動。剛巧古安從公司裏回來，這裏三人纔起身走出膳室去。彼安心裏暗想：母親一意要退婚，他總想得一句話來藉口。母親主意打定，宣布出來，父親也不能不依的待我。先將這不自由的婚姻，賴了。然後慢慢的見機行事。楊葵心這裏遲早終要如了我的心願。況我有許多話，不便向父親說的。還有傅秋山幫助我。我的事沒有不成的道理。今天待我先約秋山來叙一叙，想罷便走入書房裏寫了一個條子，分付書僮送給傅秋山去。

第七章 求婚

話說程彼安打聽得他母親有意退婚。心裏暗喜。只待父親一允。這不自由的婚姻。便退得成。了一面寫信約傅秋山來相助。一面探聽父親的消息。忽忽過了兩天消息。全無心裏疑惑。這事情有些不妥。莫不是母親變了卦麼。莫不是父親不依母親的話麼。暗暗地向榴雲來喜探問他們也。只回個不知道。這兩天彼安心旌搖搖的好不難過。直到第三天晚上。傅秋山纔得了他的信。赴約前來。這時候彼安剛在樓下吃過了晚飯。一見秋山來了。便招呼向樓上書房裏坐去。只命書僮預備了茶水。便吩咐他走開。書房裏除了彼安賓主外。沒得第三個人。彼安指著一把輪椅。命秋山坐下。自己却低頭立在他身邊。就著秋山的耳朵。說道。秋山。你前天答允我的事。今天可要你費心了。秋山道。自然我斷不食言。彼安道。我求你的不是別事。便是我已經聘定的親事。我自己不願意要。賴婚的我母親也肯了。只有父親不依你。偷然在我父親面前說好了許。我退婚那時。我再重重的謝你。秋山聞言。將身肢向左一扭。那椅子底下的輪子一轉。他的身肢便跟著轉了過去。只把一個背向著彼安。默默的不發一言。這便是代表不

贊成的意思。筱安見他轉了過去，也便跟他走過去。低聲說道：「好朋友，這事非你不可。秋山却道：『原來我只會替人家做媒，却不曾替人家拆婚。』」這事休要問我。你問我，我是萬萬做不到的。說著，便立起來要走。筱安一把將他捺住，口裏說道：「慢慢我的話還未說完，你且聽我說你的事。我是知道的，你是想和我妹子榴雲結婚。這句話我早聽見。傍的朋友向我說了你棋會的那天，你先問我，娶過親沒有你的意思，不是問我。是在從我說到你自己的你答允我有甚麼事，你極力幫助我，也是把結我的意思。我都知道的，只是不說出來罷。今天索性說穿了……秋山……你這人的品格學問和榴雲是天生一對兒。我父母早有這意思的，便是榴雲自己，也願意。只要你不得罪我，我在父母面前說一兩句壞話，包管你這事一輩子也不成。秋山，你須知成敗的權柄都操在我手裏。我託你的事，你還不肯幫助我麼？筱安這一席話，一句句打在秋山心坎裏。秋山滿肚皮說不出來的話，都被筱安傾箱倒篋的說穿了，便慌忙立起來，讓筱安坐下，自己反立在筱安身邊，向筱安說道：「好朋友，這事是要重重託你的。你答應了，不誤我的事，我也包管替你想。」

法子只是拆婚的事。終不是個好事。筱安將他肩上拍了一下。說道：「呆孩子不先拆了。不自由的婚姻。那裏結得自由的婚姻？」秋山聞言。裝癡裝呆的說道：「原來如此。我明白了。只是令尊令堂的意思。如何你可先告訴我。」筱安道：「本來是家父揀了日子。要娶過門的。他家却嫌日期太速。不肯答應。家母因此怒他欺人。便欲拿他這個錯處。作個退婚的理由。但是家父執意不肯。須託你想法子。在家父面前說好了。」秋山道：「這却使不得。因他家不肯答應。迎娶的日子便要退婚。這句話說出去。豈不是笑話麼？」怪不得令尊不肯自己討沒趣。筱安道：「據你看來。可有甚麼好法子？」秋山低首沈思了一回。纔道：「法子是有。只是有三件難處。第一是怕你做不到。第二是怕令尊不肯。第三是怕事成了。你便忘記了我的事。」筱安道：「說那裏話。果然事成了。我包管不忘記你的事。」第三件是不必慮的。你叫我怎樣。我便怎樣。第一件也是辦得到的。只有第二件。不知如何。我所以要託你的。也不過爲著第二件。你既然有了主意。想起來。總可成事。你便說罷。」秋山聞言。却又默默不語。筱安越要他說。他越不說。好像是故意爲難的樣子。看官無故。退婚本來是件難事。况筱安的事。還有兩層難處。第一層是他父親古安不肯。

答。應。便。算。想。法。子。將。古。安。說。通。了。第。二。層。還。有。他。岳。丈。諸。集。五。不。肯。答。應。待。要。將。兩。邊。都。說。好。了。纔。能。正。式。離。婚。這。不。是。難。上。加。難。麼。難。怪。秋。山。默。默。的。說。不。出。法。子。來。看。官。須。知。秋。山。並。不。是。心。裏。沒。有。主。意。只。是。不。肯。輕。說。出。來。這。是。他。要。求。彼。安。許。他。妹。子。的。技。倆。閒。話。休。絮。且。說。彼。安。見。這。情。形。也。知。道。秋。山。故。意。爲。難。便。道。秋。山。你。也。不。必。如。此。你。的。心。事。我。早。知。道。的。我。的。話。也。先。說。過。了。須。知。你。的。事。是。已。成。了。的。只。要。我。不。在。裏。頭。說。壞。話。包。管。你。沒。得。變。卦。只。求。你。早。點。替。我。想。法。子。便。是。秋。山。溜。著。眼。珠。四。處。望。了。一。望。見。房。裏。沒。得。他。人。纔。向。彼。安。道。你。要。這。事。成。功。只。有。一。個。法。子。便。是。你。明。天。裝。起。病。來。只。管。是。臥。在。牀。上。不。起。牀。我。來。看。你。的。病。然。後。向。令。尊。說。去。自。然。是。一。說。便。就。的。彼。安。道。我。的。身。肢。很。好。從。來。不。生。病。裝。起。病。來。不。但。他。們。疑。惑。便。是。我。自。己。也。不。知。如。何。裝。法。秋。山。道。這。個。不。妨。並。不。要。發。寒。發。熱。纔。算。有。病。只。消。你。說。頭。痛。心。裏。難。過。鎮。日。的。臥。在。牀。不。起。身。當。着。你。父。母。的。面。不。要。多。吃。飯。不。過。半。月。旬。日。這。事。便。成。了。彼。安。道。他。們。問。我。的。病。時。却。怎。樣。說。秋。山。道。不。消。說。別。的。話。只。說。你。沒。有。病。偷。然。他。們。問。得。急。了。你。便。說。『我。的。心。事。秋。山。知。道。』讓。他。們。來。問。我。彼。安。聞。言。說。道。我。明。白。了。你。只。管。

好好的替我辦去事成了。包管不食言。事不成時休得怪我。秋山道：好朋友，你不要失信。又道：你不要露出馬脚來。秋山再三叮嚀，然後辭了。筱安回去，走至扶梯邊，又回轉來向筱安作了一個揖，說道：我們從此不是朋友，是親戚了。說着，又將眼睛向樓底下望。一望，原來是望望樓底下，可有甚麼人恐怕這話被他聽見的意思。誰知一望，剛望見榴雲從房裏走至廳上來，幸喜這話還沒聽見。榴雲看見秋山早回避過去，這裏秋山出了一回神，然後和筱安分別歸去。一夕無話。明天筱安便裝病了。

第八章 燬約

話說筱安受了秋山的教訓，第二天便裝起病來。誰知剛剛湊巧，他本來是裝病的，竟因假病生了一場真病。原來這秋初夏末的天氣，陰晴不定，寒暄無常。現在夏天受了熱，受了寒，一交秋令，都要發作。筱安正在裝病的時候，剛剛他真病發了。當夜發了一夜的燒，明天清早便爬不起。古安劉夫人都到書房裏來看他，摸摸他，太陽筋這時候雖然熱退了，却是臉色焦黃，眼也呆了，唇也枯了，掩不掉。昨夜一夜的惡熱，再摸他的脈，却是平平的，沒有甚麼震動。問他可要吃東西，筱安搖頭不語。問他可要吃茶，筱安

本待回答不吃。却因嘴裏乾燥的熬不住了。禁不住張開枯嘴來。答道要吃。劉夫人連忙吩咐來喜斟茶來。這裏筱安却又胡言亂語的道母親我心裏難過不要吃。茶只要吃。嘴裏水。古安聞言怒道不成器的孩子。你這病便是暑天吃嘴裏水吃壞了。這時候還要吃麼。劉夫人道人家病了。你何苦要罵他。他想吃嘴裏水。落實是想得難過。你便不給他吃。也不應該罵他。萬一他有甚麼長和短。那時我却和你說不清……他的身肢素來單弱。你是知道的那裏受得起委曲好的時候。我也不會輕罵他。一句虧你眼巴巴看他在病中。還要如此的磨折他。罷了你快出去請醫生罷。不要在這裏多事了。古安冷笑道說了這一句話。便算是磨折了他麼……這時候我也和你說不清。請醫生來看。看到是正經。只待我吩咐書僮去便是了。古安一面說一面走下樓去。吩咐了書僮去請醫生重新走上樓來。這時候來喜也已斟了茶送入書房裏。劉夫人接着自己嘗了一嘗。罵來喜道死丫頭。誰叫你斟這冰冷的茶給病人吃。你怕他病害得不重麼。劉夫人說話時。筱安聽了正恐他自己病不重。連忙從劉夫人手裏搶了茶去。一口氣喝乾了。劉夫人見這情形急得雙腳亂跳。口裏說道該死的丫頭該死的丫頭。總是

你不好一面說一面舉起手來要敲來喜來喜見這情形早知自己惹了禍嚇得面色灰白劉夫人的拳還沒敲上他頭時他的頭早縮入兩肩的中間去了正是這個時候只聽得樓梯一陣閣閣的聲音大家知道書僮請了醫生回來古安忙道醫生在樓底下了你們不要鬧罷劉夫人聞言纔住了手便算替來喜解了一個劫大家舉目看時樓梯上上來的不是書僮却是傅秋山劉夫人先道傅先生你的朋友生了病臥在牀上你也來看看他麼秋山聞言慌忙走上前來向古安劉夫人各行了一個鞠躬的禮然後說道本來是走過來替伯伯伯母請安的只是走至門外剛遇見貴伴慌慌張張的走出去我問他爲何這般忙碌他說道我家相公病了請醫生去因此我便知道伯伯安有病不知他現在可好些麼劉夫人指着牀上道傅先生你看他去秋山一面走上前去一面說道昨天我還在這裏和他談了半天的心不知道他一夜過來便病倒在牀上古安道正是誰料他病來的這樣快古安說著秋山却不理會只管他揭開帳子來望後安又牽了他的手摸一摸脈說道伯伯伯母只管放心病是不要緊的後安在帳子裏老早知道秋山來了恨不得要呼他一聲秋山只恐露出馬腳來所以裝做

不知秋山揭帳看他，他纔慢慢的道：「秋山，你來了麼？我幾乎看不見你了。」秋山道：「說那裏話！他們二人口裏雖然如此說，心裏却各各忍不住笑看官。筱安的病是叫做弄假成真的，然而在古安劉夫人眼裏看起來，便假的也是真的，在秋山眼裏看起來，便真的也是假的。真真假假，兩面都看錯了，弄假成真，只有筱安自己知道。閒話休絮，且說秋山安慰了筱安一番，筱安便道：「秋山，我昨天和你談的話，你可讓我父母知道了麼？據我看，這話不必向他們說了。橫直我受了氣，我只拚著不理會他，看他怎樣。筱安這一席話分明是一個妙計，他勸秋山不必向父母說起，便是反引動他父母來問秋山。」古安劉夫人聽了，果然將秋山拉至一邊，問道：「傅先生昨天筱安果然和你談了甚麼？」秋山皺皺眉道：「沒有談甚麼。」古安道：「你也不必瞞我們了。老實說了，叫我們好放心罷。」秋山道：「他不過是小孩子的見識，見了他令岳的行事，他心裏有點不滿意，便時時把這事放在心裏，因此便恍恍惚惚，似有了心病一般。我時常和他談談說說，知道他的病根恐怕他這病根也埋伏得很久了。劉夫人聞言，便向古安道：「這都是你不好，早點讓他完了姻，豈不是沒事麼？」古安道：「你前天不是說要退婚的麼？爲何今天又悔不

早點完了。姻。秋山聞言，便插嘴道：「爲甚麼伯母也要說退婚的話？彼安執意要退婚，我屢次勸他不能如此做，他已經因此鬱鬱的，生起病來。伯母如何再說退婚？伯母說了退婚，恐怕彼安越發吵得要退婚了。這却如何是好？」劉夫人道：「彼安也是爲著受了氣，生得病麼？這孩子還有志氣，他說要退婚，正是他的好處，便退了婚，重娶一個罷。秋山道：「使不得，使不得，我自悔不該把彼安的意思告知伯父伯母，萬一將來弄假成真，人家還要怪我在裏頭多嘴。」劉夫人道：「說那裏話？還是顧全親家的面子，要緊還是救我兒子的病？要緊他既然不願意結這一門親，便勉強結了，將來還有許多嘈囂，不如早退了的好。這時古安本待插言，却怕說出話來，遭了劉夫人的怒，當著秋山的面，弄得大家罷不去，所以索性不做聲。」劉夫人說去，只見劉夫人說了秋山，便接著道：「伯父伯母都是明白人，我便說一句癡話論理，是已經聘定了的親事，沒有反覆的道理。只是彼安心裏十分不願意，他的病便是爲著這事。倘然依著道理，便是害了彼安。倘然依著彼安，便是背了道理。這個事到是很難處的。」劉夫人不等他說完，忙道：「這自然是依著我的兒子要緊。如今百事都不管，只要先將這門親退了，我的心便放得下了。」

安睡在牀上聽見劉夫人說了這一句話便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果然做得
 到那便好極了只怕父親不肯罷橫直我也管不得了知道我還活得幾時劉夫人聞
 言不禁心酸眼辣滴下淚來連忙走向牀前去揭開帳子向彼安道好兒子你只管睡
 覺我包管將這親退了你父親雖然不依他見你病得如此也不得不依了說著又走
 過來問古安道現在人家病得這樣你到底依不依古安聞言默默的半晌才回答了
 一句原來他一半被彼安的病勢嚇倒一半被劉夫人的氣焰逼住心裏雖然不願口
 裏不得不然說了一聲『既然如此也願不得甚麼只好退婚了』這話一出劉夫人
 彼安秋山聽了各各歡喜正在這時候只見書僮從樓下走上來回覆古安說醫生
 請了來在樓底下等這裏劉夫人避至隔壁房裏去古安吩咐書僮將書房裏收拾了
 一回然後請醫生上樓來看病醫生胡亂的摸了脈開了藥方古安送他出了門去再
 走上樓來看彼安時已將睡著了不敢驚動他只低聲向秋山說道這事真弄糟了！
 才說了一句劉夫人在隔壁聽見便走過來嚷道這麼便可寫信給諸家去了古安
 道說是如此說這信如何寫法說著將兩眼望望秋山秋山便道既然要如自己的心

願也不可不留人家的面子。只說：「彼安得了奇病，臥床不能起身，恐怕從此便成了廢人，不敢連累令嫗，不如將婚約作廢，請府上另擇配罷。」這樣寫個信去，婚也退了。人家也不見怪。況諸集翁是一晌佩服古安伯的這回斷斷不疑，你們撒謊待他，家女兒另嫁了。彼安兄再娶一位嫂夫人，他家明知前次受了欺，這時候也不來干涉了。古安道：「到底有些不妥。」劉夫人道：「這樣說法是千妥萬妥的，只管行去，不妨一面說便一面逼著古安寫了一封信，送往郵政局裏去。劉夫人的心纔放下了。秋山也管他歸去，彼安的病也漸漸的好起來了。忽忽過了幾時，接到諸集五的回信，前面說了幾句客氣話，後面便一口允他退婚。古安道：「他這樣爽快，却是料不到的了。」當時兩面應允退婚。彼此退還庚帖。這程，彼安和諸蘋花便算斷絕了關係。看官諸君，諸集五這般老實分明，是上了彼安的當了。誰知他退婚這般容易，乃是彼安上了他的當。這是後話，如今不表。諸君看了下文，自然明白。

第九章 結婚

看官諸君，彼安的心事，第一步是要和諸蘋花退婚，第二步便是要和楊葵心結婚。現

在他第一步已經做到。便要做法第二步。說書的人也應該說後安葵心結婚的事了。如今却不說後安葵心結婚。偏要另外叙兩件結婚的事。原來第一件便是傅秋山和程榴雲結婚。第二件便是諸蘋花和江心遠結婚。看官江心遠這個人。在本書中。要算是初次登場的人物。諸君自然是不認識。現在不要着急。且看下文。話說後安自從退婚之後。病便好了。心裏也感激得秋山了。不得有天他父母說起榴雲的婚姻來。後安便道。據孩兒看起來。傅秋山這人。是個誠實的少年。我和他訂交也。已好久了。深知他的性格。他家門第。產業。父親。母親。是知道的。倘然兩家聯了婚姻。豈不好麼。劉夫人道。這事。我却。不問你。向你。爹爹。說去。便是了。古安接著道。兒子定親。退婚。都是你的。主見。兒女的事。也索性。你去。料理。罷。我再。不來。多事了。劉夫人道。我也說傅秋山。這個小孩。不壞。我到。看得。中。只不知。榴雲。自己。願意。不願意。說著。便吩咐。來。喜道。你。快去。請。小姐。出來。當面。問。一句。來。喜。領命。一面。跑。一面。笑。一面。呼著。小姐。說道。小姐。太太。請。你。原來。榴雲。坐在。房裏。後安。的一番。話。榴雲。都聽。見了。不待。來。喜。呼他。他。早。知道。詳細。聞聲。之後。只是。罵著。來。喜。道。活。見。鬼。誰。要。你。喚。我。太太。越。請。我。出來。我。越。不。出來。來。喜。道。人家。到。

是。一。番。好。意。你。反。罵。起。我。來。恩。將。仇。報。豈。不。是。冤。枉。麼。這。外。面。劉。夫。人。筱。安。也。嚷。著。呼。榴。雲。出。來。榴。雲。抵。死。的。坐。在。房。裏。那。裏。肯。動。筱。安。却。道。榴。雲。你。也。用。不。著。害。羞。這。是。你。自。己。的。事。須。你。自。己。答。應。了。便。算。成。了。事。你。偷。然。不。願。意。時。只。管。說。你。願。意。時。說。一。聲。更。好。默。默。的。贊。成。也。便。算。了。榴。雲。聞。言。仍。是。默。默。的。不。發。一。言。原。來。已。贊。成。了。劉。夫。人。却。向。筱。安。道。我。們。說。好。了。知。道。傳。家。願。意。不。願。意。萬。一。他。不。願。意。時。却。怎。樣。好。筱。安。拿。手。拍。著。胸。道。我。包。管。他。願。意。當。時。又。說。了。一。回。閒。話。這。婚。姻。便。算。議。妥。了。筱。安。連。夜。告。知。秋。山。秋。山。千。謝。萬。謝。立。時。揀。了。日。子。行。聘。禮。又。過。了。這。年。的。一。個。殘。冬。一。到。第。二。年。新。春。便。擇。期。迎。娶。當。時。兩。家。少。不。得。忙。碌。了。一。回。不。必。細。叙。程。家。剛。剛。嫁。了。榴。雲。也。聽。見。諸。蘋。花。和。江。心。遠。結。婚。了。一。天。古。安。從。公。司。裏。歸。來。大。衣。袋。裏。塞。了。張。報。紙。走。進。門。時。將。大。衣。脫。下。掛。在。架。上。劉。夫。人。便。去。替。他。收。拾。從。衣。袋。裏。檢。出。一。張。破。報。紙。來。劉。夫。人。不。識。字。不。知。道。這。可。是。甚。麼。要。緊。的。文。件。便。拿。著。問。筱。安。道。這。張。紙。可。是。有。用。的。麼。筱。安。道。這。是。報。紙。却。不。知。道。可。有。用。沒。用。一。面。接。著。看。時。原。來。是。『。長。沙。日。報。』。筱。安。心。裏。便。有。些。奇。怪。隨。口。回。答。劉。夫。人。道。想。這。張。破。報。也。沒。甚。麼。太。用。處。讓。我。拿。去。看。看。

新聞消閒罷說著將報塞在自己衣袋裏走上樓去坐在書房裏將報紙打開來看時只見有一行大字的題目搶著攢入他眼睛裏去旁的字他都沒有看見却先看見了這一行字那題目道

諸蘋花女士之結婚

再看他的正文道

諸蘋花女士爲前清太史諸集五先生之女公子幼承庭訓博通文史昨由黃吾庭先生介紹與江心遠君結婚假教育會行禮江君籍隸沔陵亦前清舉人曾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品學皆優來賓滿庭無不咄咄稱羨云

彼安看了這條新聞心裏覺得有一種特別的感觸真說不出是喜是怒是悲是歡只把報紙丟開了說道如此也好剛說了這句話便聞書僮傳了古安的命令叫他下樓去說話彼安不知甚事依命去見古安古安說道如今我的心却安了彼安聽了心安二字自己也把心放下再聽古安說下文古安道自你和諸家退了婚我總覺得對他不不起如今見他家小姐已另嫁了我便不必把這事放在心裏彼安裝著不知問道父

親如何知道這事。古安道：你向房裏找我衣袋中報紙看，你便知道。後安聞言，稱是。走入房裏去，其實這張報紙後安早看過了，還待這時再看。後安這時一意打算楊葵心的事。

第十章 敗露

話說後安自從退婚之後，又和楊葵心通過好幾回信，彼此情投意浹，一天密似一天。美滿因緣，便在眼前了。誰知他們造就的一個圈套，到此便敗露出來。後安聽得這個惡消息，始知滿盤皆錯，大局全翻。看官，你道是甚麼，且聽在下說來。有一天後安仍是坐在書房裏出神，却看見書僮慌慌張張的走上來，說道：相公老爺請你去說話。老爺剛剛從公司裏回來，不知爲著甚麼事，鐵青了面色，和往時大不相同。相公去回話，可要小心些。後安聞言，早將膽子吊了起來，跟書僮走下樓去。古安一見後安，便道：你可知道楊葵心是甚麼人？後安一時慌了，回答不出話來。心裏如轆轤般轉，自己打量多半是私通音信，被父親知道了。這時候還是直說的好呢？還是瞞著他的好？正是主意不定，只聽得古安又說道：不爭氣的孩子，你還當楊葵心真有這個人麼？楊葵心便是。

諸蘋花他家父女嫌你佻用出這條計來騙你退婚的你果然中了他的計……你的事我都知道那四首詩在那裏快快拿來給我看看這詩便是集五做的蘋花寫的你上了他的當不知道還在這裏癡心妄想麼……這都怪你自己不好也怪不得人家……人家小姐另嫁了好丈夫去了只看你這樣不三不四的有那個給老婆與你……你簡直是不要臉的却是人家談論起來叫我的面子放在那裏你從今只管你去不要做我的兒子罷筱安聽了這番話真比冷水澆背還要利害除了呆呆的望着古安外話也不說一句動也不動一下還是書僮在旁邊問道老爺這番話從那裏聽來的只怕不確罷古安大怒道甚麼不確從湖南來的人說起這事兩家名和姓都說得一絲不錯爲甚麼不確正說着只聽得房裏一片喧嚷之聲原來是劉夫人聞說這事拍着桌子大罵了。

寄塵爲文簡潔明淨亦特孤峭蓋如其人也此篇一以平實出之篇尾一軍結出蘋花詭計全局生動有畫龍點睛之妙則平實中有至奇存焉可深玩也 鵝雛附識

(完)



新劇本

三之書叢史稗



價洋二元 全書八册 目類書本

- | | | | | | | | | | | | | | | |
|-----|-----|-----|-----|-----|-----|-----|-----|-----|-----|-----|-----|-----|-----|-----|
| 情中幻 | 情中感 | 情中媒 | 情中化 | 情中靈 | 情中緣 | 情中私 | 情中癡 | 情中愛 | 情中豪 | 情中俠 | 情中諧 | 情中義 | 情中烈 | 情中真 |
| 情中案 | 情中蹟 | 情中通 | 情中外 | 情中妖 | 情中鬼 | 情中神 | 情中浪 | 情中淫 | 情中妒 | 情中累 | 情中報 | 情中仇 | 情中憾 | 情中正 |

(卷1)

發行所

上海文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炊黍夢新劇本

鷓鴣

鷓鴣曰。邯鄲一夢。升沈俄頃。菀枯不常。然而無足異也。夢作醒觀。醒作夢觀。終於擾擾而已。世之人。孰不枕羅生之枕哉。以我徵之。故獻所傳。宦海風波。飄忽百變。時有詭恣可喜者。而湘人李某之事。其尤已。諸貞長秦鬢樓談錄。載其事曰。湘人李某。其兄官江西。爲知縣。某乃之江西。依其兄。中道羈滯。及其抵南昌。而兄已奉母諱。先數日。去官歸里矣。遂暫留。依鄉人以居。某好飲博。鄉人皆不禮之。既久不歸。舟車之費亦無所出。日奔走於道路。欲乞一事。然鄉人薄其所爲。皆靳不與。敝衣冠。僂如乞人。同居者亦遣之出。乃移居于昭忠祠。祠本以祀湘軍死威同之民難者。故湘人皆許儻居焉。祠中居有某某同族。亦羞不與接。某既無飲博資。遂日踞坐祠廊下。與守扉者相語。某曰。傍夕。搥門聲甚急。守扉者出應之。則官役持一名刺。詢此間是否住有李某。明日藩臺將傳見。守扉者顧某不敢應。某睜眦不知所對。初某之兄。以憂去官。會虧空藩庫數千金。久無以償。某常聞人言之。今忽聞官府相召。慮或以此將係致于獄。而追索之。乃誕曰。李某已他出。官役卽匆匆去。某乃告守扉者以故。且云將

他避其同族之某。詞其事。則曰。此必召我也。明日我且入謁大吏。令傭呼與以候。謂且日吾且出。至夜漏三下。前役又至。曰。我前所奉命來延問者。爲前官某縣令之弟李某。聞稿在此。明晨幸往見。時某已臥。守扉者諾之。并趣某起。曰。果以兄虧空案係汝。則來者必以符牒。今以名刺來。當必無事。明晨盍假衣冠一入見。他日有富貴。毋相忘。某亦大悟。卽出假衣冠于素所識者。初以爲詐。不之許。某力白無僞。遂于借衣冠家坐待曉。卽出。素所識者猶疑之。且命僕隨某行。實監視之也。某至藩署。則藩臺是日已謝客。獨傳呼使某入。見者訝之。某旣入。見禮貌甚野。且首叩藩臺之姓字。藩臺亦哂其童騃。不以爲忤。還詢其邦族。并出一札示之。曰。兩廣某制軍。將屬君以贛州鹽局事。且慮君無以辦裝。屬先墊付五百金。君可卽馳書告君兄。云虧空欸。近已暫置。可弗念。君何日往贛州。定期可相告。吾當爲君電達某制軍也。某捧金挾札。唯唯而退。蓋其兄爲某制軍門下士。旣回里治喪。制軍卽招之入幕府。念其江西有虧空未償。故以鹽局事畀其弟。使有所資以繳公帑。事旣定。其兄曾以書告某。適某已移居。故書未遞到耳。贛州爲粵鹽引地。當其時任局事者。歲入可萬金。某本無官。復

迫于窮餒。一旦得此。誠異數也。明日其事喧傳于人。其舊日同居之鄉人。首挽人爲道地。治具相招。願爲懽如初。昭忠祠所居之同族某。則日日造其家。爲指揮瑣事。所借素相識者之衣冠。早舉以相贈。隨行監視之僕。則已執役於左右。雖呵斥之。不去門矣。然某至贛州。未逾年而以喪歸。因某素嗜飲。且荒於色。遂以瘵卒。惟守扉者隨某至贛。得小資。既返南昌。營小肆以終老。每述及某事。尙指畫當日與某踞坐殿廊下。官役來打門時之景狀。太息不已。此爲清光緒中事。某制軍記係張文襄。藩司則方汝翼也。繼聞某之兄所貢之公帑。終由其兄鬻產始完繳。云。鵠雖反復此篇。謂其可以警世。思爲譜一傳奇。然角色不備。且元曲在今。已爲古樂。解人稀矣。獨新劇極盛於今日。無已。則我亦編爲新劇乎。世之覽者。弗譏擧效。

登場人物

湘人李端五	三十餘歲	守扉者王七	五十餘歲
藩司方汝翼	五十歲	同族李甲	四十餘歲
友人趙言	四十餘歲	隨行僕史禮	二三十歲

李僕 李升 李福

李甲僕 李盛

趙言僕 趙貴

劇中人所在地 江西南昌

第一幕

布景 飾一廳事。陳設華麗。李端五作行裝。其僕李升負行囊。作懊喪狀。繞場上。

(李升)二老爺。嗒們今兒。往那兒去喇。

(李端五)(怒介)混帳。用不着你問我。難道說大爺丟了官。我二爺便沒有地方去不成。我二爺在南昌地方的朋友。正多着。本來也不希罕。在縣衙裏住。你慌的是什麼。

(李升)(冷笑介)二爺。不是家人多說嘴兒。二爺本來鬧的也太不成話了。嗒們大老爺的書信。是去年秋裏到的。本說叫二爺趕緊到他任上去。誰知你二爺。一到漢口。就耽擱住了。成日價在窩子裏取樂兒。不是喝酒。就是碰和。一住上半年多。那

時家人也會勸過二爺來。怕大老爺等的心煩。如今可好了。大老爺是丁了。艱了。二爺你的錢也花完了。趕到南昌却奔一個空別。不用說家人跟着二爺老遠的跑來爲的。是在大爺任上好撈幾個錢。所以一路上陪着二爺也貼了不少。如今可叫我到那兒去歸本呢。(作歎氣介)

(李端五)好了好了。我還沒有說一句。倒饒上你許多話兒。如今到了趙老爺的府上了。且去他那裏權住幾時再說。(作叩門介)

(史禮上)是誰這麼早晚還來碰門。真晦你媽的氣。

(見李主僕呆視介)

(李端五)你們老爺在家嗎。

(史禮)在家便怎麼樣。你們是……

(李端五)我是李端五。李老爺便是前南昌縣李大老爺的兄弟。今兒找你主人來了。

(史禮)(驚作詭容請安介)是是。(又猛省介)南昌縣大老爺好像姓張不姓李呀。

(李端五)是呀。我說的是前任李大老爺便是我的哥子。

(史禮)(背語介)吓。這是什麼話。還糝媽虎呢。(回視李作驕態介)你們倆是來找我們老爺嗎。你且候着。

史禮下。趙言寬袍闊袖搖擺上。

(李端五)趙大哥。咱們久違喇。你一向好。

(趙言)(怔視介)呀呀。是是。李二哥你多兒來的。你好。你令兄好久違得很久。違得很久。來呵。(內應介)把李老爺的行李搬進去。請他管家門房裏坐。再預備酒飯喇。

趙李同行。(僕後隨介)(同坐介)(送茶介)

(趙言)(二哥。這會來是什麼貴幹啊。

(李端五)(欲言又止介)沒。沒什麼事。

(趙言)(笑介)想是爲你令兄任上的事。這也沒什麼。不過二哥你帶了多少銀子來呢。

(李端五)沒。沒有帶銀子。我還不曉得我們大哥是……

(趙言)(作不悅色上下視李介)呵……你沒有帶銀子來。那你來是幹什麼的。難道

你真還不知道你老兄的事嗎。

(李作沮喪色介)趙大哥。你老不知道。我大哥丁艱的時候。我還在路上呢。我到了這裏。才知道了。真是命運不通。盤費也用盡了。哥哥又不做官了。叫我怎麼辦呢。

(趙言)(冷笑介)你還說這些呢。你老兄自己也不得了。本來你們老兄也太糊塗了。一做了官。誰也不認得。只顧自己鬧他的闊勁兒。也不會去巴結上司。倒要什麼做詩。嚇打詩。鐘。啞。成。日。價。做。他的名士把衙門裏的事攪得一團糟。自然就虧空下來了。說不少他去任的時候。一古腦兒空了十萬多官款。前兒我聽見南昌府李大人傳着方伯大人的話。要嚴飭追繳完案呢。哼。哼。這就是你令兄未了的事。

(李大驚失色介)這……這……這……話是真的嗎。可怎麼好。

(李升作轉背冷笑低語介)哼……你還樂嗎。還逛窯子嗎。

(趙言)李二哥。不是我說你。你在這省治住不得了。萬一給方伯大人知道。李令有個兄弟在此。一定要把你管押起來。逼勒着完案。那時你那裏有這十萬金來彌補。

你老兄的虧空呢。我看你還是早些兒去的好。

(李端五)趙大兄你不知道。我實在一個錢也沒有了。便叫我回去。那裏來的盤費呢。況且我回去。家裏又不知怎麼樣……

(趙言)咦。你這話說錯了。俗語說的好。一家不知一家事。又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你的事怎麼問起我來了。(冷笑介)

(李端五)如今也沒有別的話。只求趙大哥。騰一間閒房給我們住幾天。待我再想法子。

(趙言沉吟介)這怕有點兒未便。一來舍下也沒有閒房。可以住客。二來你是有官事的人。怕追究起來。連累了我。這……這實在有點兒不便。

(李端五)(作哀求介)趙大哥。你也別這麼說了。我便是有官事。我也決不連累你。求你答應了我罷。可憐我實在囊無半文。想不出別的法子。只得求你了。好大哥。你總算念我們給你府上是兩代世交。我哥哥同你大哥的情分。也不算薄。你搭救了我。將來我哥哥自然會報答你的。

(趙言冷笑起立介)交情是交情。官事是官事。誰也顧不得。誰只是我還看。在這世交兩字的分上來呵。

(史禮上)着老爺有什麼分付。

(趙言)把他二人安置到耳房裏去。便請他們在門房裏吃飯。把預備的酒菜端到上房來呵。(趙言入)

(史禮)着……着……(視李嗤鄙介)老爺分付。請你們到耳房裏去住呢。

(李端五)李升。

(李升慢應介)什麼事。

(李端五)把行李拿進去。

(李升)慢着。二爺這耳房。是只可以給家人們住的。難說二爺也住耳房嗎。

(李端五)唉。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

(李升)家人有一句話。告訴二爺。家人一路跟着二爺。這苦也吃盡了。二爺却只顧自家兒樂。如今二爺也不樂了。却叫家人來陪你吃苦。這不算不來的事。二爺如今。

明白告訴你我李升要辭了你各走各的路啦。況且二爺現在的模樣也用不着家人多了一個人吃飯倒費事。叫這裏老爺看不過二爺我去了。

(李升揚長下)

(李端五怔視頓足介)你看這東西多混帳。真是個忘八旦。

(史禮冷笑介)別再粧官勢啦。這裏可用不着老實告訴你好好的隨我到門房吃一碗飯。吃完了我還要到上房伺候老爺和姨太太吃飯呢。

(李端五)唉。(長歎介)

(閉幕)

第二幕

布景 飾二昭忠祠廟堂。李端五衣衫襤褸。同守扉者王七坐階下。王七鬚髮半白。手持長旱煙管坐吸。

(王七)李老爺天氣很冷了。你還穿着這夾袍子。破得七零八碎的。我看你凍得簸糠似的顫咳。少年人這麼便到這個地位。你難道不能想個法子回家去嗎。

(李端五)(流淚介)老王。我不說也罷。說起時真叫我不傷心。我本來是官家子弟。

我哥哥在這裏做官。難道連一個熟人也沒有。看着我流落到這個地位。也不替我想個法子。只是如今我哥哥的官是丟了。還虧空着公帑。一個丁憂。寧誤知縣的兄弟。誰還來瞅睬他。

(王七)(太息介)俗語說的人在人情在如今。可要改一個字。叫做官在人情。在了。真是想起來。叫人可怕。(作吸煙介)

(李端五)便是在這裏。不是還住着我一個本家兄弟。叫李甲的嗎。也不過是一個縣丞。班他到省的那一年。我還在家呢。那時我哥哥做着轟轟烈烈的南昌首縣。誰還不來奉承我家。他還請了我好幾次。臨了兒求請我寫一封信給他帶去。把我哥哥叫我哥哥栽培他。聽說他見了我哥哥。還叩頭呢。如今是兩樣兒了。見了我總是愛理不理的。有時望見我的影兒。便避開了。倒好像沾染着他什麼似的。我自從趙言那裏出來。弄得不成樣兒。他也只做不瞧見一般。飯也沒有留我吃。一頓老王。你想他還是我的本家兄弟呢。(太息不止)(又顫介)

(王七)那個李縣丞李老爺。不是我說。我本來瞧不起他。但是你說那趙言。不是住在

府南街的趙老爺嗎。這人想是好的。你何以又住了不久呢。

(李搖首介)咳。老王說起來。真叫我好慚愧。這是我自家不好。我是世家子弟。嬌養長成的。在家鄉時。嫖賭吃喝。沒一件兒不在行。一出了門。把盤纏就在路上花完了。不料巴得到省城。又遭了意外。沒奈何。只得在趙老爺家裏權時住下。不料我的皮氣。依然未改。我生平最歡喜的。是賭錢喝酒。如今錢雖沒有。却不肯歇手。把帶來的衣服。皮的。棉的。一件件當的當了。賣的賣了。當賣來的錢。便和趙家的下人們去賭。贏了錢。便喝酒。有一天給那可惡的史禮去告訴了趙言。又添了我許多壞話。那趙言便將我趕出門來。不許再住。我原知是自己的不是。也只得忍氣吞聲。走了就完了。

(老王)可憐。可憐。這也不過是一時之錯。又沒有花你的錢。也沒有就趕的道理。(再吸煙仰視介)呀。天已經晚下來了。李先生。我們進去罷。

(李端五)好……只是我冷的這個樣兒……(顫介)

(差弁持大紅名刺急行上)

(差弁)門上有人嗎。

(老王急出視介)(驚介)呀呀什麼事。

(差弁)(揚名片介)我們是藩臺衙門裏來的。大人傳諭到這裏問一個人。

(李聞急遽欲遜介)(復止步聽介)

(王七)是是。爺上請坐。請問找的是誰呀。

(差弁)名叫李端五。是湘鄉人。有在這裏沒有。

(王七愣介)(以目視李介)

(李端五)這：這裏沒：沒有這：一：一個人。爺上別處去尋罷。

(差弁)(視李介)真不在這裏嗎。你們問清楚啦。這不是玩的事。是大人的鈞諭。啊。

(李端五)真：真：真不在這裏。

(差弁下)

(李股栗介)嚇死了。嚇死了。一定是我哥哥。虧空公帑的事情發了。要究追我啦。(泣)

介)

(王七) 唉。可憐。呵。

(閉幕)

第三幕

布景 置一牀。李端五臥其上。作熟睡狀。王七坐傍一櫬上。吸煙自語。

(王七) 唉。可憐。可憐。一個人最不要犯了毛病。一犯了毛病。便要弄到這個樣子。吃也沒有。穿也沒有。好好兒一個官家子弟。鬧的同乞丐一般。也無非爲嫖賭吃喝四個字的報應罷了。

(差弁上叩門介)

(王七)(聽介) 誰在這裏叩門。

(差弁) 我們是藩臺衙門。

(王七) 呀。又是藩臺衙門。你什麼事呀。

(差弁) 我問你那李端五李老爺。到底在這裏不在。

(王七驚介)(旋沉思介)(作省悟介)

(王七) 你聽他們稱他做李老爺。這聲口不像是耍拿人的。不錯。不錯。頭回來。他還拿。

着。藩。臺。大。人。的。名。片。啦。我。活。了。五。十。多。歲。從。沒。有。見。藩。臺。大。人。拿。着。名。片。拿。人。的。對。對。莫。非。是。那。李。先。生。運。氣。來。了。待。我。把。他。答。應。下。來。

(王七)不錯。那李老爺的確在這裏。頭回是我們弄錯的。如今藩臺大人不是要傳他上院嗎。

(差弁)正是。我們大人請他明兒去見你替我請李老爺的安。請他預備着我去啦。(

差弁下)

(王七)是。是。

(李昏睡作囈語介)

(王七)(推介)李老爺……李老爺……

(李囈介)我我不是李端五(醒介)呀。老王。你做什麼呀。

(王七喜笑介)李老爺。你的官運來啦。

(李端五)唉。老王。你說什麼。還是算罵我呢。還是什麼。像我這樣。不遭官司。也就毀了。還有什麼官運不官運。

(王七笑介)我並不騙你。也不罵你。真是你的官運來了。但是李老爺。要是你果然做了官。可別忘掉我啦。

(李端五)我終是不信。

(王七)你還不。信。什麼。那藩臺衙門裏的差官。又來了。

(李慌介)又來了。便怎樣。

(王七)我已經替你應下了。他說叫你明天見藩臺去。

(李抖介)老王……王伯伯……你這不是坑了我了麼。你……你何苦呀。

(王七笑撫李介)不要緊。你放心罷。這事就在老王身上。包你明天去見藩臺。一定大喜。一定大喜。你不知道那藩臺的差官。老爺還稱你做李老爺啦。還請你的安啦。況且這回他是拿片子來請的。你雖沒有做過官。可聽見過藩臺拿片子去請人家坐監牢嗎。

(李省悟介)(雀躍介)是真的嗎。老王……是真的不錯嗎。

(李甲衣冠。僕人李盛持燈上)

(李甲)酒喝多了。有些醉意。噲開門。(作叩門介)

(王七開門介)是誰。呵。原來是李老爺。

(李甲)王七。我才見有個差官模樣的人。在這弄口出來。是到這裏來的嗎。

(王七)李老爺。不錯。這是藩臺大人跟前的差官老爺。

(李甲)呀。是藩臺大人跟前的。來找誰呀。

(王七)是找李老爺。

(李甲大喜雀躍冠墮於地介)是找。我嗎。是找。我嗎。我好喜呀。

(王七暗笑介)找。是找李老爺。但他說是李端。五李老爺。不是李甲。你李老爺。

(李甲)吓。你敢。叫起我的名兒來。啦。看我明兒上了藩臺衙門。回來問你。你說是李端。
五。他配。藩臺叫起嗎。他是個什麼人。你。你多分。你老昏了耳朵。沒有聽明白來。
呵。

(李盛)着。

(李甲)預備。轎子。要頂。漂亮的。轎夫。要跑得。頂快的。明兒。一早。上院。去。

(李盛)着。

(閉幕)

第四幕

布景

(仍飾一廳事作夜景李端五偃僂上)

(李端五)唉。一個人在世界上。簡直和做夢一般。顛來倒去。真沒有一定。我在南昌窮的將要討飯了。平白地又有一個什麼藩臺大人。叫差官來請我去。聽老王說。好像要給我官做。我一個嫖賭吃喝的。統統子弟。那裏做得來什麼官。雖說是藩臺大人。瞧得起我。我不是拿了皇上的官做人情嗎。像我李端五這個人。也好做官。所以現在那些人。一個個都想應縣知事考試。高等文官考試了……咳。只是我好端端睡在老布被裏。正在暖和。明天要叫我去上什麼轅。我連一件布棉袍子也沒有。那裏來的衣帽。給那老王苦苦勸着。叫我到趙家去借去。沒有法子。只得走一躺呀。已經到了。(叩門介)

(史禮倦眼模糊上)是誰是誰。這麼三更半夜。還來碰門。(開門介)

(史禮)赫。你是李端五。還來這裏做什麼。想是叫化窠分了家了。你沒有地方住。是不

是。

(李端五)咳。史禮。你別儘着勢利呀。我並不是沒有地方住。來找你老爺有一件事商量。你只去報你老爺便是。

(史禮)商量。商量。攪我的帳。(隨下)(趙言上)(見李介)

(趙言)端五。你又來做什麼。

(李)沒有別的。只因明天早上。藩臺傳我去。

(趙言)咄。藩臺。藩臺。傳你在那裏做夢呢。

(李)不錯的。實在是藩臺。差官。拿名片來傳我的。你不信時。我還有個昭忠祠裏的。王七。做兒證啦。

(趙言搖首介)你別說了。拿藩臺來嚇我也沒有用。便是傳你。你又到這兒來做什麼。

(李)只因上轅沒有衣冠。所以想到大哥那裏。暫借一用。

(趙言)沒有沒有。我大毛的衣服。只有一身。不能借給別人的。

(李)趙大哥。你別作難了。我也因實在沒有。所以和你商量。況且藩臺傳我。我是不能。

不去的。用過了就還你。便是了。你再不信。還有藩臺的名片在這裏。是那差官去時。把名片塞在門縫裏。我出來時。王七拿上來的。(呈名片介)

(趙言接片反復視介)方汝翼。調柬。唔！唔。名片到不錯。(又想介)如此你請坐着。我拿給你來呵。

(史禮)着。老爺不是要叫小的拿衣帽去嗎。老爺我看這人信不得的。他一定又賭急了。要來騙老爺的衣帽去當錢啦。

(趙)你去拿來。我自有道理。(史應下)(旋持衣帽上)

(李換衣帽介)呵呵。好一件狐皮袍子。好一頂貂帽。帶上了。便覺得暖和多了。

(史禮作嘖鄙狀介)

(趙)你就在這裏坐着。天快要亮了。你要上轅。是一天明就要去的。史禮。

(史禮)着。

(趙)你伺候着李老爺。在這兒。一天明就跟李老爺上藩臺衙門。別讓李老爺獨個兒走着。你知道嗎。

(史禮) 着着。

(閉幕)

第五幕

布景 飾一衙署。侍立者閹役數輩。撤去衙署內卽爲廳事。李端五冠服史禮隨行上。

(史禮) 這裏便是藩臺衙門。你別嚇跑啦。

(李端五) 嚇跑是不會的。只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官場禮節。一些兒不知道。可怎麼進
去呢。

(史禮) (點笑介) 原知道。你沒見過世面。你站着別跑。我替你回去。(前行數步介) 門

上大爺們好呀。

(閹役) 你是那衙門的。今天衙期。大人一概不見。只分付道是……

(史禮) 是誰呀。

(閹役) 是李端五李大老爺來。便請見。其餘無論首道府縣。一概擋駕。你快回去叫你們主人下次來罷。別多嚕囉。

(史禮) (大喜大叫介) 我們主人正是李端五李大老爺。(上手本介)

(司閹)如此請班房坐。我便回去。(下)

(史禮)(雀躍就李介)(請安介)大老爺李大老爺小的史禮請安。

(李端五)史禮他們怎麼說呀。

(史禮)回大老爺藩臺大人說今天首道府縣一概擋駕單見大老爺請大老爺班房裏坐門上即刻就回。

(李端五)史禮我是個叫化窠裏來的你還是叫我李端五罷你別見我穿着衣帽便大老爺長大老爺短的。

(史禮)(足恭介)小的不敢小的該死。

(司閹)(上)大人傳李大老爺(又呼介)會客呵。

(李隨司閹進)(方汝翼便服坐)

(李端五)(請安介)這位便是藩臺大人。

(方藩臺)(笑介)請坐下。

(李坐介)(役送茶介)大人你貴姓呵。

(方笑介)姓方。

(李)是。是。大人。台甫呵。

(方笑介)是。是。靈。靈。兩個字。你老兄是頭一回到省呵。

(李)是。是。所以沒有和大人請教過。

(方)你貴處呵。是不是湘鄉。

(李)是。是。湘鄉。離湘鄉四十里路。一個三家村。便是我的家。

(方大笑介)你令兄這會在南皮制軍幕裏一定好。可常有家書來嗎。

(李)回大人。家兄那裏祇有兩個老媽子。沒有男婢的。

(方)不是這麼說。你令兄在兩廣張制臺那裏。我這會請你。便是你令兄的話。

(李)(急介)大人。大人別拿我關起來。我哥哥欠的錢。可問我哥哥。

(方)你聽着。前兒張制軍。有一封電報給我。便爲你令兄的事。你現在可趕緊寫一封。信去告訴你令兄。說這公款的事。已經暫緩了。叫他不用挂心。本司這裏還給你。

一個贛州鹽局的差使。

(李)大人不是叫我到鹽局裏去做杆子手呵。

(方笑介)那有這事。便札委你去做總辦。

(李躍起介)做總辦。總辦不是大人嗎。大人你別哄我。

(方)本司那裏會哄你來呵。

(僕)着。

(方)把鹽局札子同五百兩銀子。給李大老爺帶了去。(僕取銀及札呈李介)

(李)(接札及銀介)大人還有這銀子。給我。是做什麼的。

(方)這也是張制軍的恩典。知道你旅況不好。一時到任去。怕有什麼急用。叫本司先

行墊付你這五百兩。你便一起帶了去。

(李喜介)謝謝大人。

(方)好啦。你回去預備到任罷。(李出介)(方及僕下)

(史禮)老爺辛苦了。這是什麼。

(李笑介)這是札子。大人叫我到贛州鹽局去做總辦。這是五百兩銀子。叫我辦行裝。

的。(付史禮介)

(史禮)(請安介)小的替老爺道喜。請安。老爺榮任。還要求老爺恩典。許小的跟隨。

(李)史禮。你跟我。去不怕。到了。叫化窠裏嗎。

(史禮)小的該死。只求老爺大人不記小人過。小的原是胡說。不過玩話。罷喇。自從大人。在我們那裏住。我就知道老爺一定要發跡的。所以故意說句笑話兒。叫老爺開開心。

(李)哈哈。哈哈。

(閉幕)

第六幕

布景 飾一廳事。張燈結綵。僕從雁行立。趙言李甲拱立。

(趙言)李兄。是時候了。你們貴本家李大老爺。怎麼還不見來。

(李甲)咳。不要說了。俗語說的。能者多勞。想我們二哥。自從藩臺大人。特加青眼之後。省裏自從道府以下。那一個不天天來。會說這樣譚那樣累的他。也乏了。還要料理。着到任。請幕友上衙門謝稟。稟辭一天到晚。連我也忙個不了。我們既是族。

中自然替他分勞。所以我也累的。此刻才來呢。

(李端五盛服史禮先行上)

(史禮) 啫們大人到啦。(趙李二人趨上)

(趙言) 二哥兩天不見了。前兒親來道喜。尊駕沒有在家。連薄禮也不賞收。見外得很。見外得很。

(李端五) 失迎。失迎。抱歉得很。今兒怎麼又費事呵。(各坐介)(送茶介)

(李甲) 二哥你也別客氣。啫們趙老大人是直爽的。來呵。替本家老爺換了衣帽着。

(趙言) 請上坐。一杯水酒。啫們老兄弟隨便譚譚。(僕人擺席介)

(李) (換便衣介) 還有一件事。前兒借了趙大哥的衣帽。沒有奉還。今兒兄弟自己。的已做成了。明兒就叫小价。奉上我的記性。真不好。二位別笑話啦。

(李甲) 這叫做貴人多忘事。罷啦。有什麼說的。

(趙言) 不敢不敢。那天兩件衣服。實在太舊了。很不配。二哥穿。二哥肯賞臉。便收下了。那有還的禮。

(李甲)閒話少說。咱們喝酒罷。我已經餓啦。

(趙言)對對。請請。(各坐飲酒介)(閒譚介)

(史禮上)回老爺。王七來說家裏有客拜會。請老爺就去。

(李端五)(起身謝介)少陪。少陪。

(史禮)李升。李福。伺候着。老爺出來呵。(內應介)

(李趙鞠躬介)請便。請便。簡慢的很。候榮任時。再來恭送登程。

(趙言)史禮。你好。好兒。伺候。老爺上任。別討打啦。

(史禮)(黯笑介)不用說的。我史禮同你老人家是一樣的。皮氣。再不會錯的。

(三人合)哈哈。哈哈。(閉幕)

第七幕

布景：設一靈牀。白幃素燭。上書故候補道贛州鹽運總辦李端五之位。王七手拿煙

管坐其傍。含淚太息。

(王七)唉。人生在世。夢也沒有這麼快。我老王活了五六十。年紀一向平平穩穩的。自

從認識了李老爺也叫牽連入這勢利的漩渦做了一場春夢。那李老爺總算君子不忘其舊。得了鹽局總辦的差使。便帶了我去做了一名扞夫長。天天混着進款。到也不差。不料他老人家皮氣不改。一朝有錢有勢。什麼賭錢呵。喝酒呵。女色呀。一件件的攪起來。不是這樣。便是那樣。到底把身子淘壞了。一朝身死。還是三寸桐棺裝着一個皮囊。一件也帶不來。一事也留不下。和從前天天坐在昭忠祠階下向陽捫蝨的時候。有什麼差別呢。便是我老王也原是老王。再加上幾年。便和老爺一般。一死之後。誰也不知道。所以我聽見念書人說有什麼三不朽有了。這三不朽才可以死。我和老爺一般。還是白死啦。(泣介)閒話少說。又是上香時候了。(上香介)(泣拜介)

(李升李富同上)王伯伯。你又在這裏哭了。

(王七)正是。如今主人死了。你們打算怎麼樣呢。

(升富笑介)還有怎麼樣。各走各的路。便是了。你不見史禮哥嗎。我們去罷。(下)

(王七揮淚介)老爺。不想你轟轟烈烈一場。還是我老王來送你回去呵。(閉幕)(完)



筆記

從認識了李老爺也。叫牽連入這勢利的漩渦做了一場春夢。那李老爺總算君子不忘其舊。得了鹽局總辦的差使。便帶了我去做了一名扞夫長。天天混着進款。到也不差。不料他老人家皮氣不改。一朝有錢有勢。什麼賭錢呵。喝酒呵。女色呀。一件件的攪起來。不是這樣。便是那樣。到底把身子淘壞了。一朝身死。還是三寸桐棺裝着一個皮囊。一件也帶不來。一事也留不下。和從前天天坐在昭忠祠階下向陽捫蝨的時候。有什麼差別呢。便是我老王也。原是老王。再加上幾年。便和老爺一般。一死之後。誰也不知道。所以我聽見念書人說有什麼三不朽。有了這三不朽。才可以死我老爺一般。還是白死啦。(泣介)閒話少說。又是上香時候了。(上香介)(泣拜介)

(李升李富同上)王伯伯。你又在這裏哭了。

(王七)正是。如今主人死了。你們打算怎麼樣呢。

(升富笑介)還有怎麼樣。各走各的路。便是了。你不見史禮哥嗎。我們去罷。(下)

(王七揮淚介)老爺。不想你轟轟烈烈一場。還是我老王來送你回去呵。(閉幕)(完)



清史紀事本末
 全書八冊 價洋二元
 太平天國軼聞
 全書四冊 價洋一元
 清代聲色志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銅琵琶金縷
 全書四冊 價洋六角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春八)

抱香移隨筆

槩子

京師陶然亭西北叢蘆亂葦中有土一堆土人名曰香塚塚側立一碑碑銘凡四十五字不紀年月日不署撰者姓名并不志塚中人也銘云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胡蝶又詩云飄零風雨可憐生芳草迷離綠滿汀開盡天桃又糝李不堪重讀瘞花銘相傳一士人昵歌妓名舊雲者欲納之未果有大腹賈以千金強聘妓不從自刎死士人爲瘞之於此又有謂某生屢試京兆不第憤而埋其平生所作文銘詞蓋自悼也

京師琉璃廠昔年新正有粘詩鐘徵課者題爲新嫁娘春雨其後壓卷曰洞房昨夜停紅燭深巷明朝賣杏花真無縫天衣也

詩鐘一名折枝龍陽易哭庵（順鼎）最擅此昔僑寓宣南時與陳伯嚴文芸閣繆筱珊曾重伯輩各以此事競勝斜街花底挑燭擲箋以歌郎梅雲爲上官昭儀選定甲乙一時傳誦如賀新娘二字鴻爪云暮雨吳娘桃葉渡秋風胡騎賀蘭山新五板橋四字碎錦云新潮板渚三春水舊雨楓橋五夜船世樓蜂腰云落花身世隨流水細雨眉樓對

遠山分詠茶松子云。春愁禪榻看煙颺。秋夢琴牀聽雨敲。又其弟由甫分詠樓昭烈帝云。其中綽約多仙子。天下英雄惟使君。又妹香晚有朝夢鳳頂云。朝潮夕汐吳江水。夢雨靈風聖女祠。均佳。所謂一門風雅者。非歟。

朱啓連棧堦。爲一代文豪。專治古文詞。而詩詞隸草。又無不工絕。善談諧。發言雋妙。傾倒一座。晚年自號琴皇。帝嘗爲贊語曰。學律不成。而去而學書。又不成。而去而學琴。遂稱帝。其友聞之。因鑄一玉章。以爲勸進之奉獻物。其文曰。聊以自娛。蓋刺取趙佗傳。老夫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以調之也。

寄禪上人。俗姓黃。本名讀山。出家後名曰敬安。居湘潭。世業農。誕時。其母胡嘗禱白衣大士。夢蘭而生。幼爲田家牧牛。又嘗爲館僮。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所摧。不覺失聲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爲僧。學道精進。率其徒提倡苦行。少未識字。壯歲忽有神悟。偶登岳陽樓。俯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之句。後爲詩。乃大進著有八指頭陀詩集三十餘卷。其說法語錄稿本亦多。嘗營生塔於天童山。自撰銘誌。並題一詩。有傳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句。是可謂能了激者矣。

小萬柳堂藏有嘉禾黃皆令女史畫葉元禮遇艷影事。易哭庵題一詩曰。浙詞近代喜。浮眉朱厲元來是本師。淚滴斷虹橋下水。可憐朱十斷腸詞。是能以少許勝者。

蘇州城西藝圃爲明賢姜如農先生別墅。清咸豐庚申之難。鄰女殉池中。以數百計。池邊純白多異種。北海鄭叔問（文焯）有詞記之。調寄秋聲云。殘雨空園。臘水佩風。裳暗寫愁色未了。琴尊已涼。亭館病者感秋無力。墜紅信息。廢池何恨成凝碧。悵故國千里暮雲。江上倦游客。還念舊社醉墨。題襟十年。飄零清事都寂。晚香叢鷗邊。夢續疏狂花也笑。頭白一語問花。應解得又斷魂處。待賦卅六芳。陂載秋單舟冷。楓江驛。

稚儂程氏住吳門之紫蘭巷。色艷而命薄。痴於情。以石頭記。夢巴黎。馬克尼。自況嘗避仇。寄居黃摩西家。丁未秋以幽憂死。年才二十三耳。摩西作長聯哭之。聯云。鴛鴦待闕廿三年。絕豔眷驚才。問眼底烏衣馬。羹齏兒郎誰堪擎。架奈氤氳使者處。未注定正式姻緣。霧鬢風鬢乍謝。牧羊憔悴繡襦甲。帳又臨跨虎危疑。明月易奔小星難。賦十斛珠。聚作六州鐵。誰實爲之例。諸鐘建負我。寧畏鳩鳥微言。綱取西施。贈人原出鷓鴣。夷左計。矯情成薄倖。猛回首。前塵半雲綠。葉緋桃。鈿盟都誤。更累。剗賚志而終。豪如牡丹。

王烈如芙蓉神癡如茶花女欲界魔宮種種悲涼歷史印偏腦筋怎一箇愁字了得
繚躒忘形五百日感恩兼知己較世間熨體畫眉尋常伉儷尤覺綢繆在專制社會中
算畧遂自由目的拗蓮擣麝但拌並命伽陵善病工啼忍聽斷腸杜宇紅霞偷嚼絳雪
無靈七香車送入四禪天嗟何及矣從古曠代丰姿斷不雙修福慧奚况書猷寒乞豈
容永占溫柔暫別卽長離最傷心通替重看朱櫻翠黛玉色猶生尙向我含顰若語始
以橫塘曲繼以上雲樂亂以華山畿笙朝笛夜喁喁美滿名辭蕩爲血淚臙幾聲魂兮
歸來計三百二十四言沈博絕麗真傑構也

吾鄉有楊氏女行五家本名閼貌亦娟麗早年失怙恃姊氏復嫁女深閨待字居處無
耶惟中表兄周生時時過從紅牙小妹夜携蒲梅邨之詩卽二人閨中行樂圖也嗣爲
女族叔某侍御所知遣悍僕值周生出攢毆之生返家羞憤不欲生吞阿芙蓉而卒閨
日女聞之以珍篋所貯珠翠寶石私自擣碎和水嚙下投纆死焉余嘗作同命鴛鴦記
小說詳述其事

戈珊字佩文亦吾鄉人蓬門弱質有林下風能寫生仿南田草衣賦色絕工又擅泰西

攝影法。以是芳譽。蜚一時。某公子。某大令。百計挑之。不動。依姊居。後從其女師。一至滬。上爲匪人所結。誓死弗從。旋歸里。卒適一海。賈而去。余有無題四首。卽爲佩文作也。詩云。芙蓉爲貌。雪爲膚。稱體輕衫。試五銖。春去惜花燒。絳蠟秋來補。屋賣明珠。早邀碧玉。才人譽重。寫青溪。小妹圖惱煞。高唐神女賦。中藏名字。阿誰呼。又中庭碧樹。未棲鴉。獨坐寒牕。擁髻斜銀管。烏絲臨薤葉。玉臺粉本。畫蓮花。誰憐翠黛。銷眉嫵。自秘。匿射月。華爲想。文簫何日。遇彩鸞。枉是謫仙家。又小閣。爐煙水樣清。薰殘錦思。與花情。機邊梭。擲。憐鄰女。花底。琴挑笑。長卿繡帶。鴛鴦描未就。雕籠鸚鵡。教初成。誰知飛絮。無家恨。曾泛吳淞。一權輕。又生小。多愁祇解。擧年年。未識鬪芳春。修來烏目山頭。隱。仍是龍華會上人。色爲兼才尤覺秀。情何累德不妨真。蕭郎休讀樊川句。綠葉成陰暗愴神。

余昔年避暑水鄉。午窗一榻。夢至伽藍之後院。忽遇粲者。扶小鬟前行。履聲細碎。風香襲人。折入西屋。余躡其後。雙扉已闔。隨手推之。呀然而闢。則碧海茫茫。一望無際。嗟訝而醒。經卷猶拋在枕畔也。

江都方地山(爾謙)工聯語。有妓小銀者。臨別乞贈聯。方得十四字云。相思不值一些。

子。此別真成莫奈何。運典入化。妙造自然。

嘗於朱彊村師處。見金冬心梅花畫幀。名流題詠殆徧。冬心先生自題。玉樓人口。脂畫眉。螺黛合寫。小幅覺春光。撩亂几案間。老子興復不淺也。其風趣爲何如。

相傳清仁宗征噶爾丹於厄魯特。御營獻俘時。有老胡能漢語。善吹筚篥。賜之酒。命其奏技。乃掩抑而歌曰。血花如雪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仁宗大笑。因手書此歌。以告皇子。按此歌有古樂府神理。老胡恐無此才調也。

有朱生者。皖人。美丰姿。貧而從軍。爲書記。繼隨大軍度關隴。隸統領陳姓麾下。統領甚倚重之。一夕。統領忽獨邀生。小飲酒闌。燈燭留與同榻。生不許。拔刀將殺生。不得已。從之。及登床。孰知統領乃女子。新苞紅綻。小洞春深。猶處女也。大樂由是。夜夜同宿。僚屬皆鄙之。以生爲統領之龍陽君耳。久之。統領之腹。皤皤如五石瓠。將分婉。生慙。愚直言稟大帥。時左文襄督陝。甘得稟。大驚異。欲據實聞於朝。以事涉欺罔。恐見罪。乃命朱生襲陳名。統其軍。而陳於是易弁而釵矣。十載雄飛一朝。雖伏其事。不較。奏良王爲尤奇。

耶。

李梅庵別號清道人。食量甚宏。尤嗜蟹。朋輩戲呼爲李百蟹。余曰。李百蟹可對張一麀。或謂張一麀又可對馮二狗。二狗伶人春航之兒。

清穆宗好治遊。常便服與宮監出外徵逐。最曠一南妓名花兒。花兒者。故某相國之棄婢也。雙足甚纖。小後穆宗以惡疾殂。諱爲天花。不知別死於所謂花兒也。

十年前滬上有搗名楊妃榻。太平丞相洪仁千之愛女也。仁千之寵姬曰楊淑真。本平康女。破金陵爲仁千部下所獲。獻之仁千。仁千愛其姿媚。寵之專房。生子女各一。女即楊妃榻。小名亞珍。旣而太平亡。仁千死於亂兵。淑真攜其子女以逃。轉輾至滬上。重墮樂籍。而亞珍體肥。無時譽。因有楊妃榻之謔。號繼與母及弟去而遊津沽。始稍稍積金。蓄女未幾。復還滬。以虐養女案發。遁至杭。不數年。染異疾死。其養女有雪香二寶。皆復姓洪氏。示不忘本也。

嘗聞楊叔僑有詩鐘一聯。題爲來本二字鶴膝格。云。抽刃我思來。叔壯橫刀人詭本。初雄當時見者。不過賞其屬對之工。隸事之切。豈知遂成戊戌之讖。

天津李文忠專祠落成時督直者爲袁項城撰有楹聯云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詔臨淮壁壘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堂哉皇哉。

沈北山年丈以劾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鐫職獄居三年雖幸得釋而竟以佯狂死曾見曹君直有哭北山集玉溪詩云貞吝嫌茲世驚人肯再鳴風標森太華天怒識雷霆莫學啼成血徒勞恨費聲捋鬚塞不顧物議笑輕生往事經春物離羣雜歌猶餘遺意在不奈寸腸何楚水招魂遠湘篁染淚多平生有遊舊駐馬魏東阿不減山陽聞笛之悲矣。

彭嬌本名金菊仙在滬時負艷譽略能文義所作六法亦復楚楚有致吳癭公眷之甚切置爲籓室挈往津門鵝鶩愛者三年有餘陳伯嚴贈癭公詩云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癭公漲海邊執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嬌彭嬌不能憐才耳誰識彭嬌萬劫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爲沈吟癭公爲吳武壯子有雋才與陳伯嚴丁叔雅勒深之世所稱爲清季四公子者袁項城楊蓮夫開府北洋時禮爲上賓按月所入甚

鉅悉以供彭媽揮霍一日彭媽忽攜萬金亡去而癭公始終憐之未嘗深究然竟以是抑鬱死跡其所事何前後與定公之與靈籥如出一轍也

吾錄癭公與彭媽事因憶及吾鄉翁慵庵慵庵本翩翩佳公子自戊戌隨松禪老人南旋後與余兄弟交有逾骨肉朝夕過從無虛日所箸桃花春水詞見者疑爲迦陵頻伽復生也偶遊滬上見名伎王小寶好之出三千金爲之脫籍挈與北上供職京曹尊甫齋先生持家嚴厲慵庵乃別營一金屋藏之每於月斜人定始得悄悄出門而去侵曉歸來日以爲常風寒霜露飽受既多而慵庵病矣未幾笏齋陳臬山右而此事已微有所聞不禁勃然於是慵庵獨留都門一切澆裹之資靳而不與慵庵卒以貧死推原禍水王小寶也然而恨海情天中斷送於此者正不知凡幾但人琴之慟吾於慵庵爲尤深矣

湯臨川所著玉茗堂四夢皆信手而出納書楹曲譜言其往往不守宮格俗伶罕有能協律者然驚才絕艷實足壓倒元人李越縵嘗填秋夢一齣有那邊歌院那邊舞簾這一答軟丟丟的楊葉兒繫情絲那年那一答艷生生的花影兒證情詞那年我兩人呵

結下了沒頭的恩怨。試問此種哀感頑艷之句，有讓於玉茗否？

秦淮名妓小喬，有提督楊金龍絕寵愛之，無何見爭於徐寶山。徐諱名老虎，某君道出金陵，頗聞其事。一日把筆大書小喬帳額曰：龍蟠虎踞之勝，又沈鳳樓曾眷一妓曰小五子，有戲集成句贈以聯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皆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張遜先丈嘗言品花寶鑑小說，出於清道光中葉。著者常州人陳少逸，挾貴人紹介，徧謁江浙諸大吏，所至以句爲限，獲金無算。書中人華公子者，崇華岩父名玉某，兩任戶部銀庫郎中，積資百餘萬，有園林在平則門外，迨死貧無以殮。徐子雲者，名錫某，六枝指其園，卽在南下窪，名怡園也。田春航者，畢秋帆也。侯石翁者，袁子才也。史南湖者，蔣苔生也。屈道翁者，張船山也。孫亮功者，穆陽阿慈安后之父嗣徽嗣元卽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者，常州朱宣初卽江浙時文八名家中朱雪塍之父也。蕭靜宜者，或曰江慎修也。梅學士或曰鐵保也。奚十一或曰孫爾準之子爾準時爲兩廣總督也。潘其觀者，內城內興隆肆主人，姓蘇也。高品者，名陳森，書卽著書之人也。伶人袁寶珠，則

仍其姓名。雲南甘太史爲之。自盡者也。宏濟寺卽興勝寺。金粟者卽桂竹蓀。曾權常州。遭更議者也。至梅子玉杜琴言則皆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義也。以上所述張自云得之於清宗室覺羅炳成者。

花月痕小說一書。閩中魏子安所作。書中韋癡珠卽夫子自道也。子安客川陝十餘年。身經喪亂。不得志以歿。所著有石經考陔南山館詩話咄咄錄等書。與謝枚如爲莫逆交。枚如贈詩云。一代才名魏子安。奇書百輩快傳觀。如何長向風塵下。不遣文章付寫官。又題其花月痕云。有淚無地灑。都付管城子。醅酒與婦人。末路乃如此。獨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讀之可以概子安之生平矣。

祥符周雲將先生（紹寅）有侍姬沈栗娘者。吳名伎。色藝冠一時。歸先生二年而寡。又五年而死。任渭長嘗爲先生畫扇。一面寫折枝桃花。一面寫李香君小象。先生亡。扇存。栗娘所栗娘之死。冒鶴亭爲作傳。一時名流咸有題咏。如俞曲園云。千秋兩柄桃花扇。前是香君後栗娘。易實甫云。少日守眞同姓馬。中年絡秀竟歸周。生無豔福鷗波館。死有香名燕子樓。皆傳句也。

抱香移隨筆

二

吳船殘響錄

服香

僕自庚子後。僑居會垣。皋橋。賃廡已十餘載。於茲矣。結習未忘。多預花酒之宴。吳宮花草相識。儘多倚竹洗桐言笑。冥冥習之既久。韵事滋多。少年聽雨歌樓上。中年聽雨客船中。前塵影事。殊難爲情。劉伶荷鍤畢。卓盜囊阮籍眠。爐火大有託而逃。古今傷心人。豈獨信陵君。醇酒婦人爲不可說。不可思議哉。昔余澹心之作板橋雜記也。援道君在五國城作李師師傳爲說。豈非以佳人難再故作此情癡狡耶。爰將耳目所及。排悶折紙。戲爲紀錄。自詠自寫。忽忽成裘。趙秋谷所謂以誌吾過且語好事者。

余生也晚。已不及見張少卿。然聞其人。則固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時南皮張子青中丞之萬方開府吳中。與有題扇之雅。自製楹聯以贈曰。少之時不亦樂乎。卿以下何足算也。集四子書成語。可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矣。自此聯出。張之聲價。旣頓增十倍。於是寶霍名豪。五陵游俠。薦紳貴介。過夏郎君。莫不駿奔麀至。每宴會以張之來否爲榮辱。故衣裘鮮華。金帛充牣。卓然爲羣芳領袖矣。未幾中丞他調。而張之聲聞。即日衰

時張已漸嗜阿芙蓉。故容光銳減。嗟懷身世。頗極狼狽。趙秋谷海鷗小譜云。嗟乎一人之身。三載之內。非有美惡懸殊也。前之所棄。卽爲後之所爭。前之所爭。而又爲後之所棄。觀於張少卿事。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吳宛宛行三人第。稱其行亭亭玉立。秋水爲神。時蓋罕爲輩矣。自待甚高。意所不愜。雖竭資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亦卽無所隱也。用是爲雅流所賞。大鶴山人鄭叔問有章臺月詞。述其少時七夕遇仙事云。露漿花水。蛛絲一縷。秋魂細香。囊暗度。凌波地。吹粉仙梯。隨步亂雲起。清霄記。曲西池。醉天衣。香冷和雲。睡月中。小字明珠墜。笙鶴相騎。重解綺蘭佩。時大鶴爲諸侯上客。又負詞社盛名。經此提倡。一時播爲美談。獨居半塘橋。鑄戶非稔。客不見。顧影自憐。猶曩之態也。

李小寶爲西麒麟巷李慕宜家養女。李本老曲師。崑伶周鳳林之師也。小寶旣出其門。固獨工歌曲。而小身常貌色亦鮮好。艷名屢著矣。嗣李慕宜以案繫長洲獄。全家星散。時貴陽林太史方視學過蘇。一見詫爲絕艷。以五百金聘之。而去。甲辰秋。遇於滬上清和坊。已仍作出山泉矣。姿容頗憔悴。蓋年鬢已漸衰也。

傳彩雲。小名三寶。亦曰鈺蓮。與其姊住城東白蜆橋。識性同居如小瓊花之與南枝。秀姿態。綽約背立。風前殆奪。畫圖性尤慧。利工於應對。髮一說評話者。朱品泉與訂。嚙盟。蓋性既蕩。佚舉動。佻急不能自持。不三年而朱竟以瘵死。時洪文卿學士鈞。方銜命出使西歐。以請假掃墓回籍。一見奇賞之。遂以鉅金聘之。而去。寵專房也。長風破浪。載與俱西。留歐數載。通其語言文字。識其貴人命婦某女。皇且與訂手帕交。時論榮焉。及歸國而學士不久以病死。彩雲已生一女。且擁鉅資。終以結習未忘。重爲馮婦。改名曹夢蘭。在滬上新清和里懸牌應局。此丁酉秋九月事也。洪氏族人以其有礙家聲。控之公廨。彩雲不得已。狼狽北行。始住津沽。繼入都門。庚子難作。彩雲獨留京師。因與聯軍統帥有舊。得其片語。保全殊多。癸卯冬。以虐斃假女案。發倉皇南歸。已改名賽金花。而彼都人士。因其喜作男子妝束。且尊之爲二爺。云近日滬上坊曲間。尙有賽寓其人者。年鬢已高。羣且起而姍笑之。烏知阿婆三五少年。亦曾從東塗西抹來哉。

潘小紅始亦在西麒麟巷李慕宜家。後在顏家巷。自張門戶。美艷綽約如藐姑射神人。昔吳石華先生嘗言。癸未歸舟過無錫。訪清微道人於福慧雙脩庵。命其女弟子定保。

出見年才十三。能誦唐人詩數百首。脩眉入鬢。清華如玉。生平所見女子。當以阿定爲第一。眞天人也。余嘗謂天地生人。匪易生美人。更難美男子。旣不見美婦人。亦少余生平未見美男子所見美婦人。惟小紅耳。與陳其年婦人集。述冒巢民語曰。婦人以姿致爲主。色次之。生平所見。惟圓圓可稱絕色。之說同。故每逢小紅入坐。則四座動色。迥非常觀。其爲人尤淵然靜穆。不苟言笑。而來前者莫不各得其意而去。嗣適某公子。辛丑春聞以療疾死。紅顏薄命。紫玉成烟。傷哉。

劉二寶姿致韶秀。眉目楚楚如畫。言詞舉止並皆安詳。雅無市井倚門賣笑習氣。玉水滌源。方流圓折。庚子之春。寒夕濃陰。紅燈綠屋。友人某君曾爲余以計致之。年芳漸長。而色不衰。翩然而來。明艷猶奪目也。某鄉達時。亦在座。平日鏗鏗以道學稱。一轉盼間。頓失常度。乃與言笑。雜以嘲諢。盡歡而罷。繼聞戀一市儈。與之識性同居。居藏於密。近聞在蒲林巷。蓄雜伎三人。作秘密賣笑生涯。鶯花小譜有云。反舌已聲乾。舞東風。興未闌。筵前笑語。司空慣。刻毒哉斯言。聞之者能無悵然自失乎。

二十年前。滬上有所謂四大金剛者。曰林。黛。玉。曰陸。蘭。芬。曰金。小。寶。曰張。書。玉。金。名。粟。

亦吳娘也。曾住閩門下塘。手足柔纖。膚肌瑩膩。風韻體態。近是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以加也。嗣遷於滬。負一時盛名。而絕無叫囂。驟突習氣。固猶是吳兒本色也。包衙前仇氏所植錢樹子。不下十數人。均以能串劇得名。故爲一時歌壇。蒼鶻而其中。以金鳳翠鳳爲尤著。金鳳爲生而翠鳳爲旦。合之兩美。時人比爲梨香院女樂。芳官之與齡官也。紅氍毹上。偶以色身示人。令人自爾傾倒。自金鳳翠鳳去。繼之者雖有巧鳳珠鳳及金齡巧齡輩。然極盛難繼。而仇氏門風不振矣。

張翠玉住閩門下塘。冶媚入骨。有時神明煥發。光照四座。以其善自脩飾。故異常妖冶。丙申冬。爲程三劫去。擁致於東百花巷家中。經月不出。程本執袴方以少年登乙科。斥弛自意。而張亦跌蕩。風流時人。亦以璧人目之。不三月。而翠玉竟以一夕遁去。赴滬後。更名祝如椿。且榜其門曰韻語樓。一時香譽鵲起。楚中孫三公子見之。於照春屏下。相與目成。繾綣旣深。立畀五千金爲之脫籍。不期年。孫以其蕩佚不能堪。開閣縱之。歸仍以祝如椿原名。應客年髯漸長。而名不稍衰。皖山韓六亦翩翩貴介也。其父方持虎節鎮守福山。鞏金結客。揮霍甚豪。旣識如椿。遽爲所惑。遂以鉅金聘去。供應豐腴。不二年。

蕩。其。家。資。之。半。而。如。椿。亦。遂。下。堂。求。去。矣。嗚。呼。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戊。申。秋。猶。在。新。清。和。里。然。人。亦。相。對。有。戒。心。也。盛。衰。榮。悴。迴。首。何。堪。茵。溷。雲。泥。誰。能。遣。此。哉。

高。秀。卿。住。三。茅。觀。巷。京。幫。中。之。色。藝。俱。擅。者。也。風。格。既。灑。然。而。語。言。尤。妙。天。下。其。爲。觴。糾。酒。錄。也。座。中。無。慮。數。十。人。人。各。有。性。情。有。面。目。有。志。趣。有。喜。忌。或。動。或。靜。或。默。或。語。裙。屐。雜。沓。釐。學。橫。處。以。秀。卿。肆。應。其。際。莫。不。欣。然。開。口。而。笑。各。得。其。意。以。去。時。有。皖。中。平。陽。君。流。浪。吳。中。百。無。聊。賴。偶。與。秀。卿。遇。一。見。目。成。而。秀。卿。亦。誓。以。此。身。事。之。矣。過。從。旣。密。盡。出。其。奩。中。珍。秘。以。與。脫。籍。從。此。深。藏。金。屋。占。盡。美。滿。因。緣。不。三。年。平。陽。竟。以。監。司。大。員。筮。仕。江。右。未。幾。且。量。移。吳。下。而。秀。卿。亦。且。服。六。珈。乘。八。騶。居。然。命。婦。矣。姊。妹。行。嘖。嘖。艷。之。嗚。呼。巨。眼。能。識。英。雄。世。而。有。秀。卿。其。人。者。當。鑄。金。事。之。矣。

葉。韻。蘭。琴。川。人。貌。既。昳。麗。而。胸。次。尤。灑。落。不。屑。與。凡。卉。伍。且。通。文。史。能。畫。蘭。水。墨。淋漓。落。紙。無。烟。火。氣。見。客。初。不。甚。酬。對。而。談。言。微。中。使。人。之。意。也。消。久。住。倉。橋。浜。屏。絕。紛。華。獨。居。一。小。樓。中。非。素。心。人。不。輕。一。見。也。昔。梅。禹。金。作。青。泥。蓮。花。記。記。北。里。人。取。周。茂。叔。

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意也如韻蘭者亦誰謂淤泥中無青蓮花哉有女弟小蘭眉目明秀穠纖得中而嬌服儉裝尤具一種天然韶令之致舊院風流賴以不墜戊戌秋游西子湖歸舟遇盜而仇之者且更以莫須有中之香名幾爲所替次年春卽得所歸而去小蘭去而又有素蘭秀蘭金蘭等亦能嶄然各露頭角

王雪琴亦琴川人爲月仙妹豐腴端麗髮不加澤膚不留手彈箏度曲以及口技觴政皆出人一頭地然不自炫露能隨客所好偶一呈之而其烟視媚行之致所謂犀與辟塵而玉與辟寒者偶爲惡客或姊妹行所激動亦懷珠蘊玉不露圭角殆以含忍爲强者歟居家共服其性情座客尤嘉其淑惠與穎川生有嚙臂盟過從二載連舉兩男此忘憂之草終當樹之北堂者也

金玉琴亦琴河之秀輕軀立鶴影驚鴻本姓章姊曰蓉寶適同里某太史卽世所稱爲眉韻樓外史者是也玉琴依姊居有年歲已酉始到蘇爲自立計獨張門戶初無藉藉名戊戌秋毘陵南亭亭長李伯元方創游戲報選艷蘇臺甲乙芙蓉之帳月旦從新品藻玳瑁之梁風流未沫外史爲張詩百詠以寵玉琴都人士更百喙和之於是玉琴

聲價頓增十倍。榜發而元龍屬狀頭矣。春風管領不圖於斯人。得之未幾。即嫁某公子。去急流勇退。其識亦有足多者。

高文蘭住三茅觀巷。丰神雋爽。儀靜體閒。獻酬應對。靡不中節。久享盛名。與五柳後人。善有平原君誕之。幾於非食不飽。寢不安人。皆以爲兩賢相厄。必有一傷者矣。而文蘭獨處之。泰然使尹邢相對。而各得其當。以去而其惑人處。尤在不矜才。不使氣。不炫色。有萬事輸人之量。故姊妹行亦多稱之。庚子以後。韜光匿采。不知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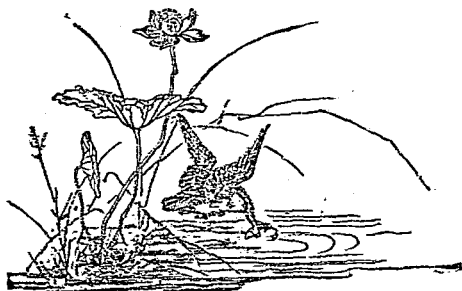
薛鳳凰住五涇廟弄。亦吳兒中之絕艷者也。舉止安雅。無少年佻達習氣。竹肉絲絃。大抵皆苦心孤詣。與人酬酢。不即不離。山陰周生眷之綦切。與有雙棲之約。格於事中止。自是飄鸞泊鳳。不能自繇。幽怨惺忪。形於眉睫矣。泉唐天虛我生之友也。爲譜桐花箋傳奇。以寄意。鳳得之且泣。且誦曰。吾負周郎。周郎不負我耳。則其一種深情。不言可喻矣。

楊學生日。個中人。不過五年爲一世耳。余編此錄。首以張少卿殿。以薛鳳凰前茅。後勁中權。蓋已及見其三世矣。自是而後。余遨遊南北。而吳闔花月。且日有彫零。

之歎。曾幾何時。風景不殊。而舉目有山河之異矣。然而十步之內。亦有芳草光風。轉蕙泛崇蘭。於是將甲辰以後列入下編。人間有癡於我者。當亦有樂於是歟。

(上編完)





稗乘譚雋

鷓 雛

南人謂酥酪如鹽鼓。北人說荔枝如楊梅。鷓雛之談。小說是已。國故淪墮。風雅凌夷。獨小說爲舉世所同嗜。樂其簡易。浸淫醞釀。遂成風會。特不考其實。飲人醜酒。亦有足虞者。友人爲余言。當編一提要。審擇其良。示以適從。斯語固當。惟患鷓雛所見。未必遂爲舉世所可。強途人而同之。弗論小說。舉無是理也。無已。雜舉所憶。加以評隲。如詩詞話例。庶幾諸流泛濫。並列異同。譬之蟲言。聊露鱗爪爾。案次無書。可供翻閱。謬陋無當。所宜矜亮。

外傳別識。小說所發軔也。我于其間。獨取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二書。謂其精能縝密。一時無兩。外傳如開張天馬。絕迹飛行。秘辛如五銖仙衣。千針萬縷。而綴合無縫。漢魏野書。此爲極至。畏廬師譯吟邊燕語。謂實倣漢外戚列傳。綠方胝一段。大抵東京文字。最能寫細膩風光。晉以後便無是也。

世說新語寫兩晉清譚之士。言動顰笑。舉足資譚。嘗謂兩晉人物。最足入小說。詠譎姿肆。要皆有獨至處。如與可墨竹。間軼象外。而自然名雋。

控鶴監秘記。初無完本。僅見于隨園詩話者兩則而已。文字摹倣秘辛。亦頗細緻。其事則誕穢無足觀矣。里中沈南橋丈藏一抄本。僅十許頁。除所見兩則外。餘亦凡下。殆爲贗鼎。要之小說文字。間入風情。靳不傷雅。若是類者。大嚼江瑤。以爲殊甘。尤不特傷雅而已。特和盤托出。尙不足爲巨患。石頭記等意淫之書。出而世道晦矣。

唐宋人隨筆小品。多紀典制風土。筆意簡雅。東坡志林。尤天懷灑落。具徜徉自適之趣。曾滌笙教子弟讀詩。取香山劍南東坡三家。取其恬澹。足平矜釋。讀志林亦然。小說極盛于元。爾時文風日靡。人情日趨樂易。家弦戶誦者。迺非經子而平話。于是撫拾遺聞點綴近事。往往意在諷世。而至誣蟻古人。所謂孤村人語。趁斜陽。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沿街聽唱蔡中郎。是也。

金瓶梅一書。袁中郎珍爲上品。有舟中看金瓶梅雲霧滿几案之語。作者或謂爲明中葉人。或遂謂爲王弇州手筆者。弇州文骨高騫。自謂唐宋以下。書不觀。身後乃有人以此誣之。亦可曠也。有謂是書實出明兵部主事吳人某之子。某爲主時。事荆川唐順之。方總督薊遼。以公謁之。例總督皆挂兵書銜。分爲堂屬。某抗不爲禮。荆川遂撫他事。勅

殺之。其子仇唐甚。是時荆川已罷官家居。方搜求異書爲娛老計。其子乃窮旬日力草是書。漬砒于紙以進。荆川大喜。盡日夜讀之。以指蘸唾沫。且揭且閱。夜未半。發病卒。此一說也。又一說與此同。特爲嚴東樓事。

金瓶梅如急湍。峻嶺殊少。迴旋石頭記如萬壑。爭鳴千巖。競秀金瓶梅如布帛粟食。僅資飽暖。石頭記如瓊裾玉佩。儀態萬方。此皆以文論也。

石頭記不知出誰氏手。最前說謂出納蘭太傅門客之手。曹雪岑特手刪五過而已。近說謂實道清章帝宮闈中事。以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爲證。小宛入宮。卽書中寶黛二人也。影梅庵憶語支離愴悅。亦足爲證。如皋冒廣生力辯其非。然其說不立。又謂王鳳姐實影崑山徐乾學迹。其平生矜才納賄殊大近似。

小說自元迄今。凡三變。王關輩出。門藻矜華。披之管弦。流爲韻語。是爲傳奇院本時代。元人百種。濫觴于前。繼之者玉茗四夢。云亭桃花。佃夫燕子。藏園七種。亦擅勝場。大致續繪兒女。雍雍冶冶。聲律情文。所宜兼到。此其一也。平話旣風行。曼倩諧諧。敬亭是已。于是平話體書輒大盛。以至清初。詞涉側艷。意近導淫。如石頭記。誨盜如水滸傳。雖嬰

厲禁。弗能絕也。大致格局既大。容納亦夥。爲複雜的小說。張茂先千門萬戶。杜征南十萬武庫。差足擬也。特是發揆既盡。難乎爲繼。至于今日。而遂有不得不變之勢。歐學東漸。鉛槧日新。遂譯新體。遂更舊俗。則林畏廬爲之長。我聞人有推吳研人李伯元林畏廬爲小說界之傑者。然吳李皆紹述舊聞。獨林翔新基耳。論唐人詩李供奉力能復古。杜拾遺兼能開今。此之謂也。

儒林外史于小說中爲特立獨行者。沈文肅曾文正皆喜閱之。謂精覈吏事。得力于是。書者頗夥。是書狀叔季士俗。彫傲潦倒。燃犀鑄鼎。無以加茲。文筆之犀利瀏亮。亦不多覩。書中莊徵君實卽程綿莊。徵辟一段。又暗用吳康齋故事。小說紀事。寓言十九。本往往而有。無足深攷也。

儒林外史如倪迂。水墨蕭疎。跌宕結構。却極謹嚴。渲染皴擦。無法不用。却無一毫痕迹。神品也。石頭記水滸傳。淺絳青綠。各極其致。擬之畫品。當在仲圭叔明之間。決爲能品。近來林譯迭更。司諸書筆舌並用。別饒逸致。又似東坡朱竹寫自異。方當爲逸品。此外零縑斷墨。專摹一家。縱有所長。都非極則矣。

畫鬼易。畫美人難。雪膚花貌。人人意想中所有也。唯其在人人意想中。摹寫能出人意。想之外。斯尤大難。若夫兩峯鬼趣。縱極荒極。人知其似而已矣。又孰能諦審其爲非似者。則較易一層矣。秘辛能畫美人者也。石頭記畫美人。猶未能出人人意想之外。若林譯迭更司厥文諸書。則幾庶能畫鬼怪者歟。

楊學生京塵雜錄。筆墨富有。而稍嫌雜沓。遠不如余澹心板橋雜記之簡淨。然已爲難能而可貴矣。聊齋一書。噲炙人口已久。重洋遙譯。流布殊方。後之倣之者。尤不可僕指數。王紫銓稍近似。已如漢儒解經。墨守師說。此外更何足論。南史之論張融曰。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其聊齋之謂歟。

花月痕出山西王子眉手品。花寶鑑出常州陳少逸手。皆有可觀。以文字言。花月痕似較雋。上特文氣太重。每當酒酣拔劍拍案誦詩。累累不休。不特無此事。亦且無此理也。詞家北宋得美成。南宋得夢窗。而白石峙其中。爲蜂腰焉。以我所見。說部中水滸金瓶梅石頭記。殆亦相似水滸傳。大刀濶斧氣象萬千。爲之初祖。金瓶一變而爲細筆。狀閩閩市井難狀之形。故爲雋上。石頭記則直爲工筆矣。然細述之。盡無一不自金瓶上書。

脫胎換骨而來。金瓶第一回。武大郎冷遇武二郎。西門慶熱結十兄弟。冷熱二字于篇首揭出。卽爲全書之幹。熱處有冷。冷處應熱。冷卽爲熱之果。映帶生發。不出二者。令讀者時有臘月三十夜。聞樓子和尙高唱之感。石頭記首題真假。已更勸進一層。然冷熱爲真假之現象。真假卽冷熱所由來。花。落。子。盈。初。無。二。致。闡。發。天。人。之。際。激。揚。清。濁。之。中。無。餘。蘊。矣。石。頭。記。一。部。大。書。線。索。却。在。甄。士。隱。發。端。佛。火。蒲。團。霜。鐘。清。磬。中。吐。露。出。浮。華。草。露。之。感。與。金。瓶。發。端。一。詞。所。謂。玉。堂。金。馬。竹。籬。茅。舍。一。例。都。無。據。翻。雲。覆。雨。橫。顛。豎。倒。世。事。都。如。許。者。蓋。有。同。感。焉。

石頭多詞曲。金瓶多小曲。石頭記繪閨閣大家。金瓶梅寫井市編戶。各有所當也。然石頭記詞曲。恰未臻上乘。

絳珠魂返後之大觀園。與春梅遣嫁後之紫石街。宏深闊闢。蔓草荒煙。同寫出盛衰不常之感。蓋石旣空頑。而梅魂不返矣。

天下至愚懷者。無有與孟賁比力。師曠競聰。非不敢也。是不能也。俞仲華盪寇志。乃悍然爲之。不少顧恤。胡其懷哉。且懲邪導善。前傳已具存之。一百八人。以段錦住終場。百

川歸海。收束已盡。更無可續之餘地。徒見其甘蔗滓兒嚼了又嚼而已。通書雖亦精神飽滿。其能免于鈴痴符之誚乎。

近二三十年來。所最震驚著稱于社會者。孽海花一書是已。同光二朝。朝章國故遺韻軼聞。蓋略備于是。而以養二爺爲全書之線索。以我所聞。彩雲晚年。流連顛困。誠有令人生商婦琵琶之感者。書中所未及。特補誌于此。彩雲歸洪文卿學士數年。偕歸國。洪病瘵垂危。彩雲嚙一僕。偕遞去。旋僕亦以瘵死。彩雲無慘甚。復張艷幟于都門。手定北京南妓班規則。爲南嬾之初祖焉。繼以虐養女罪。讞成被逐南下。自是遂時時往來津滬間。年華遲暮。盛譽遂衰。歲癸丑。余寓之滬上。時賃屋富春里。仍出應客。澤髮雪膚。略施膏沐。猶似三十許人也。與語外交掌故。肆應如流。于當時名輩。如郭筠仙。薛庸庵。曾紀澤。皆抨擊無完膚。獨許合肥李少荃爲第一流。殆爲庚子一役。不免阿私耳。然而紅拂老去。曾侍越公。天寶當年。能譚故相。亦可謂極身世淒涼之慨者矣。嘗至其院中。指五齡一雛。謂膝下一點。僅存此多。藩溷相依。正不知飄落何所。語時輒復泫然也。旋挈兒北去。謂將賣笑津沽。天壤茫茫。不復知紫雲消息矣。

孽海花叙一時清流。如莊壽香爲南皮。莊綸樵爲張佩倫。陸莘如爲陸鳳石。聞鼎儒爲文學士。芸閣。瑞午樵爲馮陽。祝寶廷爲寶竹坡。金葵。青爲吳縣學士。潘八瀛爲文勳。龔和甫爲虞山相國。莊小燕爲南海張樵野。皆確鑿無疑。獨叙大刀王五以蕭聲劍氣出之。磊磊落落。漁陽鼓。尤足起人頑懦也。

鏡花緣野叟曝言之譚藝講學。皆可謂傾筐倒篋而出之者矣。然其病也。文繡異錦。羅列滿目。而無一稱體之衣。山珍海錯。日費萬錢。而無一可下箸之味。何也。其病在不知爲小說。而徒以能講學論文爲能事也。夫徒以能講學論文爲能事。則四庫之書夥矣。何藉小說爲哉。

小說不獨不可無文氣也。尤不當有儻氣。儻氣太重。不失之迂。卽失之蠱。嘗謂鏡花緣野叟曝言二書有頭巾氣。花月痕北部煙花錄（卽品花寶鑑）有名士氣。一則幅巾布袍。高譚虞舜。一則科頭箕踞。白眼看人。然皆爲文氣過重。失之迂而已。若一失之蠱。便無足觀矣。近來坊本流行諸書若施彭公案等。皆是類也。

古人說部。難傳而易工。近人所爲易傳而難工。野史小言。屏之小道。縉紳不道。風雅所

譏。每一書成如施耐菴所謂僅供目前賞玩。朋輩發笑已耳。胡貶瞻致書毛西河。引旣生亮何生瑜語。爲西河所誹。譏爲不學無術。剛毅謂董福祥爲臣之黃天霸。一時騰笑廟堂。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小說之不見重于儒林如是。然惟其不見重也。故無沽名無噍利爲之者。皆抑塞無聊之士。用以發洩其拔劍砍地搔首問天之感。皆有精至可傳者。宜其易工也。近三十年說部盛行。又漫淫西風。小說之書卽爲文學。泰西文士無一不以說部名者。于是癩祭類書堆砌故實。日試萬言。月出一冊。陳陳者非導淫。即誨盜。思想則飲食男女。文字則打油滑稽。聚蚊成雷。羣焉趨之。而不知媿。少年子弟樂其易入。輒復耽之。流傳則流傳矣。其爲利害于社會。匪所計也。坐是遂以小說家自居。人亦羣名家之相習。于是恬不爲怪。哀哉。

小說有十弊。典章氣太重。其弊拙。兒女氣太重。其病纖。名士氣太重。其病迂。市井氣太重。其病俗。堆垛之過。其病滯。綺麗之過。其病褻。淺易之過。其病率。粧點之過。其病蕪。胸中有書。則病雜亂。胸中無書。則病鄙陋。能手寫。朝章國故。能不拙。寫探蘭贈芍。能不纖。寫酒龍詩虎。則不迂。寫閨閣瑣事。能不俗。樓臺七寶。金碧橫空。而能不滯。盛道。裙裾。昌

言。閨。閣。而。能。不。褻。輕。絳。縹。水。到。渠。成。而。能。不。率。博。士。賣。驢。書。券。三。昏。而。能。不。燕。白。戰。則。寸。鐵。不。持。使。典。則。六。轡。在。手。并。擅。勝。場。者。吾。未。之。見。也。得。其。一。轡。已。爲。至。味。矣。

作小說又有三忌。忌胸中先具本事。而強以文就之。其不稱弗論也。忌筆下先有此文。而強事以實之。其滅裂弗論也。卽文實并具。而無別趣無閒情。亦不臻雋。上蓋小說者。所以悅性怡神。必其風趣足傳。乃足使人忘倦也。

歐西小說名家。大小仲馬。哈葛得。迭更司。葛威廉。爲最著。已仲氏之文。綿麗。哈葛得之文。空靈。却而司迭更司。幾于心細如髮。筆下有神矣。托而司泰本。其忠愛。發爲文章。細膩風光。不如二仲。結構謹嚴。不如哈迭二氏。而傳神遺貌。獨立特行。亦有足觀者。矧其寄托遙深。每出一語。目光四射。能使元惡覩之汗下耶。

浪游筆記

寄塵

無塵先生

明之亡也。東南志士。爭建義旗。屢仆屢起。慷慨激昂。斷頸折脰。而不惜。然而神州陸沈。之禍。發端于三桂之引敵亡國。覆種爲千古罪人。吾獨怪乎朱舜水輩。又欲乞師于日本。不幸而事成。倭人復爲建州之續。野心思逞。雖欲制之而不能也。則舜水輩其能免于賣國之寃乎。吾於是乃服無塵先生。先生明宗室也。國亡後。變姓名爲某。起義於江南。兵敗。爲流矢所中。傷其唇焉。療治數旬。幸而無恙。而唇遂缺矣。唇與塵同音。故先生遂號曰無塵。往來江淮間。聞舜水將乞師日本。一晝夜走三百里。謁舜水。欲止之。及至。則已先一日。行先生痛哭曰。此揖盜之計也。其天禍中原乎。欲買舟追之。時人皆諂其迂遠。莫肯相助。竟不果行。已而聞日皇不允所請。乃喜。先生清康熙中。嘗流寓吳越間。或授徒以自給。然人莫知其何許人。先生工詩文。能書。尤精奇門六壬等術。嘗至燕京。望宣武門。慨然曰。皇氣盡于此矣。人莫知所謂。先生亦未嘗示人。後年八十餘。入山不返。或傳其仙去。閱三百數十年。世無知先生者。獨九華一樵者。能言其事。蓋其先世曾

隸先生麾下。親見先生行事。嘗以語其子孫。歷數世猶能道之。及清鼎既革。遂謂先生王氣盡此之言。蓋指宣統也。夫讖緯之說。本難深信。宣武宣統。其字適符。偶然事耳。是何足據。先生起義亦義所應爾。獨是阻舜水乞師之舉。其識見獨高于他人。然裨史野乘。未聞有載先生事者。是可慨也。

水上飛

馮莊者。屬廣西某縣一村落。擁山而面水。三面山嶺。嶄絕不能置足。南向臨大河。居民出入者。皆駕舟。村人聚族而居。采山釣水。饒林木魚鼈之利。無減乎桃花源也。清咸豐中。洪楊之役。城既破。遂略憑莊。薄河欲渡。村人相聚謀抵禦之策。衆議紛紜。莫知所適。有老漁獨建議曰。明日聚壯丁二三十人。雙足各縛巨木片。執器械行水上。乘流而下。第無與敵鬪。更先使人間于敵曰。吾村勇士號水上飛者。不可犯也。比敵見之。可不戰而走。衆如其議。選壯丁習水性者。縛木片如漁。言果行水面如履平地。而謀亦先往。明日破曉。敵遠偵于河畔。第見壯夫巡弋河中。往來輕捷。過于鳧鴨。大懼。厚賞。謀者拔隊去。頃刻間一村安謐。此兵家所謂疑兵也。不意老漁能用之。又聞近人有造水面腳踏

車者。殆老漁之故智乎。

濟南妓

濟南妓。洪姓。曰寶珠。本江南良家子。幼知書。父爲繭商。客死山左。母無以爲生。鬻女爲大家婢。有倡家見之者。詫曰。此奇貨可居也。遂以百金假於無賴子。命娶之。爲妻。大家不疑也。于是遂入青樓。假母洪姓。襲姓洪。字之曰寶珠。女殊無所怨。苦願亦端莊。而不類輕賤者。流客至。周旋應對。輒得盡歡。遇風雅之士。媿媿與訴衷曲。論文藝。使聽者忘倦。往往清談未終而長夜已闌矣。客乃憫然而別。遇大腹賈。俗客之流。輒嗚咽曰。今日之事。惟君命妾父。昔爲豪商。縱情風月。作擊不淺。令弱息一一償夙債。理應爾也。尋之賤之。吾又何怨。聞者反躬自顧。爲之憬然。或且涕下。不自禁。雖往往不歡。而散然輒厚資之。以此亦復得假母歡。寶珠爲倡三年。卒未嘗失身。且所獲甚巨。後一旦出私橐。贖身去。不知所往。

落花塚

仙源之北門外。有馬頭山焉。山之陽。芳草綿芊。修篁叢雜。歲逢寒食。城中人輒携酒榼。

紙錢至馬頭山吊落花塚。塚高二尺，疊土爲之，傳以文石樹短碣焉。題曰落花。或曰：是清咸同時一士子葬花處也。士子酷愛蘭花，齋中蓄百數十盆，灌溉護持，不啻性命。時值洪楊之役，士慮遭蹂躪，乃築一大塚而瘞之。戒家人曰：生而葬之不猶愈于歸沙叱利乎？歲歲寒食，汝等以一杯冷酒澆塚上，足以慰芳魂矣。亂兵入城，其家遂散失。兵定不歸，隣人有知其事者，艷稱之，爭攜酒奠落花塚。久之，遂成例焉。或又曰：塚中所葬非蘭花，實其愛妾也。蓋烽火倉皇時，手刃而葬者，若然，吾不得謂其非忍也。吾不敢謂其非解脫也。思陵嘗殉國之日，手斫公主臂，其用心亦猶是耳。

獨足樵者

清末齊魯之間有獨足樵者，失其右足，左腰懸巨石，一足跳躍如飛，踰山越谷，人莫能及。每日擔柴入市，不計多寡，輒索錢百文入酒家謀一醉，飽則趨破廟廢屋間酣臥。雞初鳴，已腰斧斤入山去矣。或有怪其懸石者，樵笑而不答。人知其嗜酒，設釀誘之，盡歡頽然臥檐下。夜半稍醒，掀鬚長嘯作深溪虎吼高柳蟬吟，已而悲歌泣涕，慷慨談當日事。樵山東人，父爲仇家所陷，誣爲盜，不勝酷吏拷掠，竟誣服被殊。時樵年十八，棄家

入少林寺爲僧。習拳術。誓復父仇。藝未成。思更年及耄。將壽終不復。能待。遂逃。出寺。然技已足。殺仇。竟斃吏及陷父者。復歸寺。寺中爲弟子者。不得私出。出追獲。則死之。樵復來。其師欲治之。如法。樵泣。陳始末。師曰。然。雖然不可爲汝壞。吾法別一足而逐之。出。于是遂爲廢人。日臥墟。暮間一日有獨足鳥。躑躅于旁。足生胸中。左右輕重。維均。故不患顛蹶。于是遂悟。已一足不能行。足偏左而身右。重故也。荷懸石于左。以均其重。其身平而步履穩矣。試之果驗。樵夙擅跳躍。騰擲之技。至是獨足更捷于雙脛。及全醒。知自泄其事。大悔。即去。齊魯不知所往。

孫生

清光緒時。四明孫生行簡。年少美丰姿。風流倜儻。自負不凡。嘗春日郊行。拾得繡帕。閨中物也。其上蠅頭細書云。五銖衫子。杏花紅。六幅羅裙。颺晚風。偷使凌風仙去也。舊游認得。廣寒宮。又云。一分微雨。一分晴。一樹垂楊。一個鶯。如此韶光。如此地。最難安置。是聞情詩。旣清。新字復媚。麗恍惚。見二八妙人。輕盈之於其上。孫生反覆吟誦。心神俱醉。襲以錦囊。傳以麝屑。佩之襟袖之間。未嘗須臾離。越一歲。赴鄉闈。返中途遇盜。檢括行

李破書而外蕭然無長物及捉襟搜索孫生大懼雙手護持其囊盜疑爲環寶也則劫之去既啓僅一絲帕大怒裂而擲之痛毆孫生以洩憤始呼嘯而去尤物爲禍水此之謂也一帕且然況其他乎

姜雪英

姜雪英吳中宦家女幼明媚知書嘗蟄居一小樓上斑竹之簾髮檀之几鏡臺香匳與墨筆床硯盒錯亂雜置西隣有姚生者女見而悅之顧無由自達會一日游虎阜相遇于千人石上衣香鬢影車馬囂雜之中各俯首佯避流目送盼而已女歸怏怏如有所失越半載仍未得間一通情慄姚生亦奉父母命聘他姓爲室女一夕以針自刺其臂作雪英二字爲小婢所見怪而問之曰吾將死矣轉輪至誰家可認取其臂知其前身爲姜雪英也未幾果死人亦初不爲意迨姚生既娶一索得雄孕凡十有二月墮地不啼而笑臂有紅絲恍惚是雪英二字墮地而母歿隣里相傳以爲異聞姜家婢聞之曰此吾家雪英姐也因語其事姚生曰此因也自虎阜一遇時種之于是遂不復娶後子竟未及十齡而夭

神虎

江陰楊執夫爲蜀中某縣縣令嘗游峨眉過大坪踰華嚴頂捫崖走壁穿雲入漢宿萬年寺聽寺僧談虎時值八月山上寒重秋夕已如冬夜禦重裘閉戶深居煨芋相對僧曰願述神虎以破寂寥虎居寺後二十里懸崖上每歲必來禮佛其出必以夜半月黑雲陰之夕狂風怒號林木摧折通夕不甯平旦有平準廣額客止於寺外自稱黃居士參拜畢蹣跚行數步乘風長嘯寒飈四起山鳴谷應陰雲晝合而居士香矣而自此至懸崖二十里間隱約有虎跡旬日內不見豺狼不聞猿獠初寺僧輒被豺狼殺猿獠佛像亦往往爲猿竊去置於松端石罅自神虎來遂絕此患談時悲風嘯于寺外咸惴惴然謂神虎來矣明日虎跡蹤橫顧不見平準廣額客執夫曰上人說虎如虎至謂之爲見虎無不可此之謂神虎歟

花神

宛陵郡城有舊家故第蓋自紅羊之役毀于兵燹數十年無人居矣亭臺傾地略盡惟西樓猶完好當夕陽西下時或風清月白之夜輒有絕代佳人推窗露半面輕薄子豔

其色踰牆而入。又無所遇。樓外木筆一株。爲百年老樹。花時五色璀璨。一日數見者。異焉。曰：是花妖也。有謝生東亭者。聞其事。思一覘之。薄暮盛飾而往。荆棘叢雜。鴝翎。蠶。糞。堆滿庭宇。至西樓倚木筆而坐。見佳人珊珊來叱曰：何處莽男兒。敢入人園闖。生長揖謝罪。佳人熟視曰：君非謝東亭乎。吾幾得罪君子。君幸無怖。妾花神也。與有夙緣。敢以一事爲託。生曰：娘子有何見教。苟我所能爲者。敢不効力。佳人曰：無他。砍斷此木筆而已。生驚問何故。佳人蹙眉曰：言之長矣。初吾爲士人女。一夕食葷。中毒而死。凡暴死者。靈魂脫離軀殼。飄轉空中。久之始漸漸消滅。苟其未散時。一與他物接觸。遂附之。而存。而是物乃爲妖。爲祟。魂不復能自主。當吾魂離軀而出。遇西風吹去。二三十里。著於老木筆樹上。遂喩然合焉。夙根未泯。不敢以妖冶惑人。自增惡孽。然永永相守。不復能離。君苟斷此樹者。則吾或得轉輪乎。生曰：斷樹獨無損於卿乎。曰：否。否。樹吾身也。我樹魂也。吾身雖有所痛苦。然能忍之。須臾吾魂乃超苦海而至極樂國矣。生嘆曰：花神之苦。乃如是乎。佳人曰：豈獨花神。世人孰不然。生爲之憫然者久之。乃曰：然則卿不願反魂爲士人女歟。曰：非所願也。便願亦何益。蓋其軀已肉消骨枯。豈能重附之以生。藉曰。

未損而吾魂飄忽莫定不能自擇所往何由期必合生日然則將何往則泣然答曰仍非吾所知言已掩袂泣別行數步又回顧曰苟盤根錯節不受斧斤可于地去六尺許覓有大穴如雞卵者納硝磺其中舉火燻之可已生驚覺乃一夢涼月照樹梢淒然不復能留急走出明日斧之血出焉遂購硝磺燻樹穴數日枯死樓上不復見佳人

盲妓桃紅

嶺南之俗有所謂盲妓者其慘酷無比初倡家買女子之有色者教以琵琶胡琴羌笛諸藝既成藥其目盲焉一以防其逃一以防其擇客一以盲而能藝爲奇作俑者不過偶然爲之效之者衆遂相率成風習見而不爲怪有雛妓曰桃紅者技尤精能彈琵琶肖物音雜鶯出谷老鶴唳天凡此諸聲皆能擬之畢肖使聽者忽悲忽喜情隨聲移恍惚在柳陰松濤間初忘其聲自五指四絃出也一日應貴人召挾琵琶而往燈紅酒綠之候輕攏慢撚爲悠揚清婉之音已而轉急切切作角聲燈火變慘淡色座客凄然不歡而琵琶忽作人語自訴其飄蓬身世歷歷可辨客乃停杯歛泣涕不能卒聽忽善然一聲人絃俱絕矣久之始蘇曰初不自知其然惟心之所感聲遂隨之貴人哀其遇

召其假母。重笞之。贖桃紅去。自是盲妓之風稍殺。桃紅隨貴人去。醫藥半年。竟復其明。獨棄琵琶。不復彈。曰。見之輒思。往事令我心傷。人憐之。不敢強。廣陵散遂絕響人間。

碧溪生

碧溪生。狂士也。姓韓氏。名曰節。世居古安吳之碧溪上。自號曰碧溪生。生狷簡。蕪俗。終日閉門深居。不與人來往。或獨出伏叢籓灌莽間。伺人過。突出而執之。曰。若識碧溪生乎。或答之曰。子狂士也。孰不識之。則曰。知我者也。縱之去。苟非然者。必痛毆之。人以其狂。獯不與較。然生實非狂者。博通經史。百家之書。又有卓識。論理斷事。一空前人之說。願陳義。過高人不知。生亦不求人知也。冬夏一布裘。蕭然臥於頽簷之下。蟻蝨滿襟袖。間處之。晏如。天雨屋漏。濕其裳之一端。則翦而去之。其行事類如此。前年以病歿。四壁蕭條。惟破書數卷。他人爲貨之。始成殮。余得其詩一册。生所自撰。其一曰。卯色天光空。色湖淺深。曾界一絲無空濛。一點明如雪。道是孤帆落日餘。其二曰。中年落落無多趣。坐看荒煙大地沈。病胃已曾憎飯健。詩心恰可與秋深。其三曰。萋萋芳草裙腰路。澹澹斜陽笠子亭。詩寫落花千點句。夢搖春水一痕青。余與生爲同里而不獲交。生僅僅聞。

其事讀其詩低徊往復想見其人嗚呼世之奇才異人如碧溪生者可不哀哉

紅柳

紅柳本漢臯名妓清同光間皖中某翰林授貴州某縣知縣赴任路過漢上悅紅柳納爲侍姬攜以自隨其縣地遠而僻與苗獠雜處土地礮礮城市荒涼幾不類人境官署清苦異常居半載諸僕役皆逃去某翰林羈留天未進退維谷久之以憂憤死紅柳既葬其骨於署後易男子服顛沛至長沙復張艷幟常與人談出入苗穴事多奇險可資談助初紅柳既出署迷途滿目榛莽十數里不見人跡時聞狼啼虎號及叫弓之聲叫弓爲苗獠獵器箭尾安巨羽迎風而鳴嗚嗚有聲於是知入苗境伏草間避流矢則見裸婦趑趄逐獸而過見紅柳急負之去蓋是族多女少男而婦女健碩過於男子匹合無常惟女所欲男子稍不稱意則殺而啖之尤喜漢人見男子輒劫去強合然往往數女爭一男自相殘殺並及男子既得紅柳見其爲男子服大喜置之石洞中褫其上衣探其私紅柳知將洩初腰間固藏刀自衛至是陽與瞻出不意挺刃刺其腹而死之乃脫險紅柳言時猶若有餘慕自恨身不爲男子也又山中有巨蛇喜曠人目遇之者趁

其未見。愈閉目。跌坐。蛇來。疑其言也。不之傷。盤旋其側。以守之。往往相持。終日。蛇即自去。人竟無患。然或倦極而寐。則蛇疑人已死。又必臭之。而後去。人爲所臭者。必中毒而死。紅柳管爲所困久之。遇大雷雨。蛇始驚竄。乃免。買人劉曉嵐者。曾識紅柳。其言如此。

忠馬

昔管仲嘗思老馬則騏驥之智。有時或過於人。以余所聞安福崔氏馬者。亦智亦忠。是不可無紀。安福屬江西。其地產馬。中產之家。必畜馬四五頭。出則乘之。崔氏者富甲一邑。畜至百數十頭。其中一火眼白毫者。尤神異。號曰白兔兒。仿小說關羽有赤兔馬也。一夕黃昏。羣盜入室。搜括器皿。至馬廐。各騎一馬而逸。分途奪關。出城去。獨白兔兒負一盜返。奔盜鞭之不顧。其馳如風。勢不能下。直奔至縣署。爲守兵所執。刑訊之。供羣盜姓名。於是皆次第就獲。追所劫物。一無所失。崔氏感之。常不施羈勒焉。

山月

寧國有富翁某氏者。中年無子。娶妾生一子。方三歲。乳媪抱之。嬉于門外。有普惠寺老僧曰山月者。日來就之。喃喃誦咒語。不可解。叱之。則曰。此兒前身爲僧。修慧未修福。長

當破家不如舍爲吾弟子媪以白主人主人曰俟其再來問何所據而云然媪如教僧曰此兒前身亦爲普慧寺僧行甚高將化謂弟子曰吾當往某家惜生平曾一犯綺語戒所修福不能久享汝等當求山月爲吾誦心經萬遍吾受其弟子託故來爲此言初僧死弟子爲塑像供寺中其狀貌酷肖此兒試一觀之當知吾言之非誣矣媪如所言白主人主人往普惠寺偵之果有僧像跌坐神龕中眉目神態逼真其兒于是遂深信山月言明日山月復至主人向之頂禮布施巨萬命其兒爲佛弟子于是眷屬常往來普惠寺久之其妾與山月通主人微有所覺偵之急山月乃席捲而逃於是其奸計盡敗露蓋山月初嘗捏泥爲人藉以博蠅頭利顧不足供其揮霍聞普惠寺產富遂爲僧又矚富翁妾美悅之其捏泥技甚精能肖人像毫絲無失方日向兒誦咒時已默記其面貌歸而捏僧像又假詞以欺主人乃竟爲所愚惡僧之狡詰亦甚矣哉

蟒珠

田勝。粵之南海人。初爲商。嘗航海遇盜。劫其舟。棄勝於荒島。上天風海濤。日夜洶洶。長林。豐草。皆千年老物。除海鳥引吭長號外。他無所聞。一日藉草臥老椰子樹下。其樹高

二三丈粗枝大葉蔽天覆地時方暮秋枝葉繁茂益甚蓋南方氣候炎熱經冬不凋也蟲豸蛟蚋之屬爭緣人身而上揮之不去勝苦甚忽見一巨蟒倒掛枝上朱鱗血舌張口而吁氣咻咻然其狀似甚憊者勝微窺之見羣蟻出入鼻觀知其方爲蟻所困卒出不意以利石刺其頷蟒騰擲者數遂臥地而死解其肢於骨節間得徑寸之珠十數顆小者倍之懷之初勝苦蟲擾輒投身海水淺處蟲即紛紛漂去是日入海自腰以上不沈知珠有異於是遂乘潮而去浮沈驚濤駭浪間不溺一晝夜適遇他船救乃重還鄉里出其珠示人名之曰辟水珠其大者皆爲西商購去其小者或能劃石或能辟熱爲用不一勝遂以此致富夫蟒有此寶乃不免爲蟻所困哀哉

詩
詞
選



青年必讀

新醫書

上海文藝編

輯社出版

實驗
理論

房中醫

▼全書一册

價洋一元二角

實驗
良法

最新種子法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慾

海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賣

春

害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春四)

詩詞選

文錄

與胡樸庵論學說史書

姚錫鈞

承示先儒學說史之作體大思精殫心浩瀚讀數過不能贊一辭錫鈞束髮讀書治名理於往哲陳義頗嘗究心生平伏膺陽明因以上溯陸程竊意濂溪出於希夷種穆之傳百源亦其別子嬗蛻之迹略有可尋是以明道之書不深闢佛殊途同歸已有定論不足異也尊輯陽明學史體例未詳不敢究其愆惟願擴此高懷宏我至道舉宋以來結習一掃空之正不必以援引泰西比例新說爲尙謬託同心敢進愚管然學道之書所貴冥契闇然日章狼藉風光已落下乘則我與足下皆存而不論可也梨洲選王案無甚刪節固由其心折之深亦體例當然我輩轉以餉人要當別具手眼苟其陳陳相襲則全豹具在甯必一斑足下首標特見如絜領振衣誠先得我心者矣搜輯之勤足下餘事不復贅也鈞白。

與楊了公論楞嚴書

姚錫鈞

詩詞選

執事與鈞治楞嚴皆三年嘗謂楞嚴旨同齊物懷欲乘之而未。有間近者章太炎齊物論釋成始暢斯指夫離諸名相亡是衆籟而齊不齊則楞嚴破自性假立之旨也非彼無我以指非指則楞嚴求心之旨也其他似象尙難僕列惟齊物筆勢驅邁有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之概而楞嚴行以以齊自成一種爲小異耳其間術數頗費索解流變三疊之類記牧齋箋時以問南雷今梨洲文定中尙存答復亦不復能憶其爲何語也禪誦餘時希發定慧楞嚴此等處膠於宗法本非上乘似亦不須深求耳執事治經好入禪宗得悟棒喝而無深法定力時有八處如浮雲太虛何從少留雖謝靈運才人成佛不妨稍後終是一病不知執事亦以雍之言爲然否不宣。

與葉楚儉書

姚錫鈞

去時僕偶之他無緣相送聞至秣陵寓勝棋樓濡染淋漓將成戰紀班生一何壯也猶有虎頭食肉意耶惟是桃葉菱波藕花香滿時於是中得少佳處高詠定不乏耳此間人士漸成雲散亞子旣歸梨里一厂又去潮東深宵刻燭誰與爲歡盛會不常良爲永歎僕顧念瑣碎神解都盡茂陵消渴受病已深而自檢遺書封禪未存獨此悵悵夫復

何言足下椽筆獨扛燕然高勒亦有剩馥殘膏沾此枵殘者乎及旬當歸復得痛飲書此聊發一粲鈞白。

答王悼秋書

姚錫鈞

來教值小極神氣昏亂不能置辭不肖少學爲文便已縱橫都無懋抑又讀老莊重增其放單辭片言時抵人諱顧雖悔之弗能止也既尋明誨敬聞命矣昔仲遊規東坡以抱石子幼誠會宗以寡譚高義所著何遽遜乎比來朋舊頗見零落袁梨言歸逾益然矣平生哀榮本過常人世變飽更生趣都盡長者哀我當不忍與病夫較是區區耳月杪將歸慎夏自愛錫鈞白。

詩錄

夜讀願無盡盧詩話走筆成此質鈍劍

姚錫鈞

清廟生民誰點刪詩史一落空人間世兒細點角爪嘴抗言競病無慙顏不能下與滄浪班持作禽犢毋乃頑仲謀鮮恥巧作計太息世變深痼君旣言之淚暗潛某君詩史之作君力排之君思挽之艱復艱肌華削盡筋骨立斯事乃與造化關近來聲音行變徵憂與余暗合

時傷事憑君參願以深淬出適立要薰之三沐之三陳侯遺閔石論詩我所許漏痕釵脚
 良當探就中東坡好風調殊斷句我欲籠詩龕人生萬象各自得攫取光景真大貪妍
 媿妄鑿至可厭曷勿一視齊天凡君亦捐書逕絕筆拂衣相守橫雲南橫雲我 卿山名

清明次笠雲韻

姚錫鈞

感逝方憐氣類孤閉門種菜計全疎一春歸夢詩能說三月閒愁酒不如已見縈塵衣
 易素更堪青眼柳全舒輕烟細雨逢寒食剩幾侯家好問誰

春暮雜感

姚錫鈞

漠漠輕寒上短簷錫簫聲裏奈愁何患多頗似髮難數貧甚都無雀可羅逝水華年明
 鏡在牛晴天氣落花多數聲啼鳩關心甚輸與詩人解放歌

題笠雲詩卷

姚錫鈞

捫舌猶存足自奇袖中短筆鬱蛟螭我儕未死終成是天下皆狂可語誰直以性靈收
 片紙正宜風雨助淫思尖叉鬪韻心還壯起看斜陽滅沒時

雜詩

姚錫鈞

移牀就初涼。簷牙散禽語。此間大可人。少安子姑去。
自愛松聲住。危石獨坐聽。閒雲亦何心。茫茫弄孤影。
槐風灑然來。微添澗水綠。幽人待月生。自起搗寒玉。
西山致最媯。與我適相值。一笑開簾迎。房櫳滿秋色。

感秋三首

姚錫鈞

醉骨何時暫復蘇。秋風忽已來。庭柯毛髮蕭疎。坐自惜。鄭真嚴遵懷我。徒歡樂。苦短憂情多。人生不偶。當如何。自胡之反。足悲嗜殺人。不復持干戈。巖疆日蹙。一百里。江愁海泣。天何辜。王導大臣習蘭閣。景君客氣虛橫磨。吾生二十骨。不賤攬鏡。頗復思江湖。欲去。不去。強爲歌。嗚呼。吾意其蹉跎。

銀鞵金絡大宛馬。云是長安年少者。少年昔日佩刀劍。今日蘭陵花底醉。長安荆棘多。羈魂此輩。煦煦安足算。頗聞部令猛於虎。已盡民脂。股血汗十年。孤負及身。嗟累百空觀。羣鷺亂當門。一樹桃李顏枯槁。使我心骨悲逝者。如斯彼少年。
芭蕉綠敗椰子肥。開軒坐我秋陰前。秋乎愁乎俱不見。自撫夙昔生哀憐。有弟有弟江。

之。潯。長。鏡。托。命。行。逡。巡。朱。顏。美。秀。何。嘗。逝。皮。骨。雖。存。軼。欲。死。一。身。寄。食。知。何。方。眼。中。之。人。長。已。矣。八。月。風。多。寒。奈。何。豪。家。歌。舞。何。其。多。

石梅講舍坐雨

龐樹柏

山。館。自。幽。寥。鄰。院。梵。初。歇。隱。几。學。苦。吟。禪。味。勝。茶。悅。硯。色。流。寒。雲。茶。乳。沸。瑤。雪。時。聞。疎。雨。響。竹。石。共。清。絕。

哭吳烈士綬卿即題其遺詩後

龐樹柏

慷。慨。吞。胡。氣。自。雄。絕。裾。擊。楫。兩。般。空。賦。成。鸚。鵡。羞。黃。祖。拚。了。頭。顱。贈。馬。童。娘子。關。前。愁。夜。月。闕。氏。山。外。哭。秋。風。傷。心。一。卷。西。征。草。難。得。簪。花。替。寫。工。

清明後三日袁墅展墓疊韻

龐樹柏

地。變。天。荒。到。墓。門。空。餘。慘。淡。夕。陽。痕。紙。灰。颺。盡。難。消。淚。松。氣。吹。來。欲。語。魂。但。得。負。薪。償。舊。夢。昔年擬寫袁墅樵園何。須。澆。酒。種。愁。根。茫。茫。世。亂。何。時。已。傍。壟。還。尋。老。樹。村。

春晴買醉北郭仍用前韻

龐樹柏

小。步。貪。晴。出。郭。門。尋。芳。難。認。隔。年。痕。漫。攜。素。扇。遮。塵。影。自。有。青。山。妥。醉。魂。日。暖。野。花。明。

鬢脚風香汀絮壓籬根何嘗提榼聽鶯去重訪藤溪上村孫禹錫藤溪草堂其址在秦坡澗下

客夜

龐樹柏

殘月荒江夜新寒別館天簾衣霜氣重枕樸淚花薦錦札何由達蘭膏祇自煎浮生足憂患搔鬢漸中年

詞錄

西子妝

龐樹柏

蒨草隨輪柔楊胷袂十里紺烟橫路眼中猶恨少谿山避繁華結廬何處輕敲竹戶羨修到雙鷗同住恁東風正花光如海香塵如霧空凝佇門外啼鶻早又催人去闌紅塞樹易斜陽怕重看一天飛絮旗亭劃句祇贏得啼痕無數向尊前難認蕭娘眉嫵

端正好

龐樹柏

數才華吹香嚼蕊總難寫畫眉心事風鬟霜髻早飄零易安永遇樂詞有於今憔悴風登霜髻怕向花間重去之句剩小字人間記玉鴛夜夜凝雙淚鎖獨伴冷吟閒醉何時銀燭研烏絲把漱玉詞箋

玉燭新

龐樹柏

啼珠凝露泣正寶帳寒多翠簾香展數枝粉簇緜梅小試作東風幽件葳蕤細剪奈尙
 覺今番粧淺遙想取璫晚靈芬仙心一般悽惋無端瘦盡春愁怎結就丁香夢痕都
 遠曉牕靜對羞抹麗但襯釵鸞鈿燕沈湘遺怨爲補入箋騷芳卷還怕是吟到宮花霞
 綃淚濺

喜遷鶯

龐樹柏

移船何處指岸柳青拖谿桃紅嫵黛淺波輕聲柔艣瘦蕩破半湖香霧酒畔碧衫重認
 鏡裏蒼髮無語問否共尋秋簫舫分箋題句清遊能有幾他日重將樂府湖田補
 吳竹橋著有小湖田樂府漸黯芳情難拋鈿約最是又愁春暮閑卻斷絲叢笛且伴浮鷗棲鷺醉歌
 起趁烟寒月悄夜深歸去

蝶戀花

柳棄疾 亞子

未卜他生今已誤釵斷琴焚南浦當時路十樣蠻箋勞寄與幾曾寫盡傷心語往事
 思量誰記取斷雨零風又送春歸去正是江南三月暮鷓鴣聲裏留人住

鏡裏窺儂顏。色誤蕉萃。年來總爲郎。辛苦鸚鵡。前頭休絮。昔人紅淚。還如雨。繡盡迴文。無一句倩夢。驚魂只逐楊花去。盼汝今宵飛到處。秦淮水繞鍾山樹。

滿江紅

柳棄疾 亞子

鷓鴣聲中那忍見。衆芳銷歇。恨何物。萋菲貝錦。敢污清烈。媧后從來思補石。常儀豈有會。奔月嘆從容。就義謝讒人心悲切。拚一死。冤應雪。傳萬棋。恨難滅。痛世間底事。磽礧易缺。六月霜飛東海獄。三年碧化袁弘血。料貞魂招盡不歸來。排雲闕。

詩詞選



餘

錄



上海文書局發行



學校適用 各種習字帖

陸潤庠	張文瀾	曾國親	成親	何紹基	何基	王基	王基	黃元	黃元	黃元	黃元	姚元	董昌	趙孟頫	趙孟頫	趙孟頫	趙孟頫	趙孟頫	蘇軾	柳公權	歐陽詢	歐陽詢	顏真卿	顏真卿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以上楷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大字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八分	六分	八分	八分	九分	六分	八分	八分	五分	八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金冬心	陶澂	錢大昕	周興嗣	董其昌	文衡	趙孟頫	米芾	岳武穆	蘇東坡	鄭板橋	劉石庵	董其昌	米南宮	黃山谷	王羲之	董其昌	劉春霖	馮其昌	馮其昌	馮其昌	馮其昌	馮其昌	馮其昌	馮其昌	馮其昌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以上隸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習字帖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九分	六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八分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春十五)

畫概

張韞斯著

庚戌之秋。先師楊古醞由滬來函。命作畫概一書。云是三十年前。受劉融齋先生之囑。人事忽忽。卅載於茲。先生縱歸道山。而此言殊難自食。祇以他鄉寄跡。碌碌未遑。深恐天不假年。有負宿諾。爰命韞斯。就見聞所及。隨時記諸簡端。俾得積久成編。錄呈審定。謹諾之餘。每有心得。輒記兔園。以備集成卷帙。質疑函丈。詎書未成。而先師又復仙去。竊思前人未竟之志。自應來者繼述。況有諄命。何敢不遵。用再考求見聞。詳察衆論。寒暑五易。是册告成。惟是先師長往。同學久疎。是非紕繆。指摘無人。安仰之嘆。其能已乎。遙望披雲。曷勝嗚咽。乙卯仲冬之月。泖東逸少張韞斯謹識於峰影湖光室之南牖。

天地一畫本也。古今一畫史也。岡陵原隰。畫本中之布景也。花卉草木。畫本中之設色也。人物器皿。畫本中之點綴也。古人作畫師天地。故能信手拈來。都成妙諦。與造物爭變化。爲日留月精神。代宇宙燮陰陽。此筆墨之所以難能而可貴也。令人知師古人而不知師天地。宜乎其有無脈之山。不流之水。半殭之木。裝塑之人物也。是故後之學者。

而不欲爭勝古人也。後之學者而苟欲爭勝古人也。則董文敏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言。急宜爲吾黨韋絃之佩也。夫萬卷書一無形之天地也。萬里路一有形之天地也。收上下千年於眼底。藏縱橫萬里於胸中。然後可取之不盡。用之無窮。狀物傳神。得心應手。時而惜墨如金。則似李成復作。時而潑墨成瀋。可與王洽爭奇。畫家至此。能事畢矣。而繪事之樂。亦永永無極矣。然而千里起於跬步。九仞始於一簣。由勉強以幾自然者。聖賢求學之程序。由守戒以至入定者。佛門止修之傳燈。由拘謹以至神化者。畫家經歷之階級。不至固不可獵等。亦無庸也。故吾謂後進初學。固當留天地萬物於胸中。尤應存古人筆法於腕下。荆關雖長往。而下筆神會。如在几席之間。其擲管搆思之謹慎。小心。須若陸文定公寫字然。每下一筆。深恐千載後人指摘。有此思想。有此功用。方可爭勝古人。流傳來裔。否則以草率爲自然。杜撰爲生峭。謬說誇人。惡習欺世。非特不能成家。抑且不可稱畫。究心六法者。其知所戒哉。

筆墨二字。最難解說。淺而言之。渲染墨也。皴擦筆也。然吳道子非不渲染。何以有無墨之譏。項容豈無皴擦。何以有無筆之諂。筆墨之不在皴擦渲染。於此可以想見。而筆墨

之即在皴擦渲染。亦因此可以悟澈。吳項之所以無筆無墨。正吳項之有皴擦渲染故也。彼陸探微畫水捫之有稜。顧愷之畫虎望而生栗。由於人見其水與虎。祇知是水與虎。而不知其爲畫。所以能使人畏心生而稜角出也。假令此水此虎。知其爲皴擦渲染而成。既無待於望與捫。又何能有稜而生畏者哉。是故不知皴擦渲染。卽是無筆墨。僅知皴擦渲染。亦是無筆墨。何則。蓋皴擦與渲染。乃筆墨之形貌。而非筆墨之精神也。率爾而爲之。固無所謂精神形貌。刻意以求之。又豈可與言精神形貌耶。大抵精神寓於形貌之中。形貌不在精神之外。筆過乎墨。則取其形貌而棄其精神矣。墨過乎筆。則得其精神而喪其形貌矣。夫精神既不堪僅有。形貌又豈可徒存。徒存形貌。猶雕塑之偶像也。何足與晤對。僅有精神。猶遺體之魂魄也。尙何憑以能有靈。然則欲求筆墨之完全。須得形貌精神之兼到。何謂形貌。法則全備。局度謹嚴是也。何謂精神。氣運生動。光華煥發是也。有法有則。而又生動煥發。卽是筆墨到家之作。生動法則。何自來乎。要不外於皴擦渲染。然而同一渲染也。吾渲數次而不足。彼渲一次而有餘。同一皴擦也。吾皴百十筆而不足。彼皴兩三筆而有餘。且同一皴擦渲染也。吾作一畫。皴擦自皴。渲道

染自渲染。彼既不見皴擦。又不露渲染何也。此無他。我則有意於筆墨。所以筆自筆。墨自墨。卒至皴擦與渲染。蓋形捍格。彼則神明於筆墨。所以筆筆是筆。亦筆筆是墨。能使皴擦與渲染。融若水乳。夫至皴擦與渲染若水乳。而後無筆墨之痕。盡筆墨之能。入顧陸之門矣。稍有捍格。雖極盡經營。終是吳項之流亞也。有志斯道者。可不慎旃。四王之畫。苟度謹嚴。格律純正。學得其門而入。即可以上窺董巨。媲美荆關。即使不得其法。而取貌遺神。然山陵樹木。樓閣亭臺。亦可安排妥貼。配搭停當。必不至如近世莽夫。以率直之筆。施諸樹石。謂學步大癡。污垢之墨。漬於山坳。謂規模彥敬耳。是故畫學四王。譬諸詩家之揣摩李杜。苟格律具在。則氣息雖非。而形貌未至於盡喪。非若侈口王黃者之一味生硬艱澀。或竟至於平仄失諧。文理欠順也。

四王以煙客年歲較長。石谷麓臺皆其親手陶育。所以領袖三家。名領一世。其實煙客所長。只在水墨。淺絳旣應讓步麓臺。青綠更當推尊石谷。廉州於二者之間。却能兼收並蓄。然較諸兩家。實有專泛之別。嘗見梁溪秦氏名祖論石谷麓臺之畫。輒有微辭。謂石谷爲筆法刻露。易於傷韻。麓臺有霸悍之氣。未能沖和自在。不知青綠之家。最忌鈎

勒黯澹而焦墨重用。設色又難融洽。欲使色不蓋墨。墨不碍色。求諸古人。惟伯駒右丞。吾無間然。其次則大年子昂。差堪比擬。六如可謂典型。未墜衡山。偶一爲之。亦尙不俗。藍瑛墨重。已有嵌青綠之譏。文嘉仇英。終嫌骨力太弱。所謂縱使青山無恙。可惜六脈未調。是則數百年來。青綠專家。奚啻車斗。毫無譽議者。共有幾人。此道難能。已可想見。石谷雖未得抗衡王趙。豈不能韻頡文唐。乃再目爲傷韻。則青綠從此可以不作。其輕量古人沮喪。後學爲何如哉。余嘗見石谷青綠中堂一幅。色澤鮮麗。元氣渾淪。嚴重輕清。誠能兼備諦審之。不僞。皴法歷歷。而且渲襯兼備。輪廓點苔。則又無論矣。此種筆墨。前代名家。除專習北宗。絕少。水墨烘托之。伯駒子畏外。假令置諸文敏待沿中。亦是不。可多得之作。藍仇輩。殊覺儻乎。其後。況榭幹石脚。因筆露而愈見精神。瀑布溪流。因墨重而益增氣勢。豈特不傷韻。且由刻露而出。梁氏之說。殆由未窺全豹所致。或竟誤。贗爲真。亦未可知。嗟乎。買得魚目。遂謂明珠無光。見慣玳瑁。深疑美玉不潤。螻蛄之不足與言朝夕。竟如是耶。至於麓臺。則畢身師事大癡。其用筆設色。氣韻骨格。物類情狀。何莫非黃家嫡派。神形俱得其惟。吾孫麓臺之嘆。良有以也。霸悍之氣。於何徵之。而於

何信耶。余見麓臺畫。不下數十幀。其精到之作。蒼勁。鬱鬱。清荷。明麗。虛處。精神。實處。筆力。無不畢具。方諸後人。日初有其蒼。而不潤。椒畦得其勁。而不圓。蓬心貌似。而神不完。丹思體具。而力不足。卓卓名家。猶難比擬。其餘尙有何說。梁氏論椒畦之畫。謂汰其霸悍。不難上追四王。而於麓臺亦云。稍有霸悍之氣。信斯言也。然則四王未必不霸悍。霸悍亦奚爲。而不四王哉。尙論古人矛盾至此。亦可謂孟浪甚矣。要知四王用筆。麓臺最爲不苟。一點一拂。悉透紙背。分觀有況。着痛快之能。合看有渾融適鍊之妙。此中妙諦。參透甚難。卽親炙之日。初丹思相去已遠。何況私淑諸人者哉。惟是四王之畫。確謂一無短處。余亦不敢強爲辯護。蓋董文敏嘗云。縱橫習氣。子久未斷。然則大癡且不免。何況學大癡者乎。不過鄙堯舜而薄湯武。自有巢許之流。出諸吾輩。多見其不知量而已。乾濕二字。惟吾鄉董文敏創之。亦惟文敏能善用之。後起者不足與於斯也。每見文敏之畫。蒼勁中寓幽秀之趣。滋潤中有枯澀之分。合江米於一罇。處高李於一室。不見其不相容。反覺其甚相得。千古未有之奇局。由此而開。百世不磨之蹊徑。於是乎闢。其氣魄雄偉。筆力超卓。爲何如哉。間嘗思之。乾濕卽筆墨之分影也。能乾濕互用。斯筆墨兼

到矣。自來能濕者。往往不善用乾。能乾者。又皆不善用濕。嘗見房山仿昭道筆意。而蕭疎之致。終嫌未遠。名手如此。其他可知。晚近乾筆盛行。取其易於著力。亦畫苑之終南也。惟濕筆一道。幾至失傳。遑論互用。而未流之弊。即乾字亦多誤解。甚至以專用焦墨爲厚重。乾濕兩忘。爲蒼老。一畫之成。每多向背不分。陰陽錯亂。此種筆墨。直是中畫之魔。昔人以破邪一論。屬諸汪海雲。吳小仙輩。以余觀之。小仙之失。在破碎甜熟而已。較之今人。任意塗抹。一無理法者。猶有逕庭。斯文悼喪。至於此極。曷勝浩嘆。

文敏之畫。其長不僅在乾濕互用已也。岡巒脈絡。山川氣勢。又皆渾灑融潤。靜穆沖和。厚而不見其濁。秀而不覺其薄。遠望如春雲出岫。行止自如。即視若秋水照顏。光華映帶。點綴樹木。似不經意。而有扶疎瀟灑之態。位置人物。似極潦草。而有裙屐翩翩之度。筆墨到此。乾濕二者。得其一長。已足傳世。何況乎兼工。何況能互用耶。夫畫至明末。已多歧出。起衰救敝。端賴斯人。比諸畫中昌黎。尊爲四王領袖。誰曰不宜。

書畫一理也。書家之善於用筆者。如化百鍊剛爲繞指柔。能屈伸隨意。揮灑從心。偶爾拈毫。儼然太常右軍之規模也。興來潑墨。猶是懷素張顛之遺意也。不必有意學古。而

下筆自與古人脗合。是之謂名手。惟畫亦然。掃除穢垢。自能清光大來。淘汰浮汚。方可沉着外着。於是偶然點綴園亭。似剪取輻川一角。時或怡情景物。可分出瀟湘九秋。不求工於畫而畫妙。不自知其爲畫。而畫更妙。假令先存心於繪色繪聲。模形模影。勢必至形影胥失。聲色全無。是故初學之時。務須摹擬刻劃。功成之日。尤當略跡忘形。世未有形跡未忘而可以稱家者。亦未有形跡既忘。猶不能成名者。設或有之。必學習功夫未到故也。功夫未到。大抵濁而不清。浮而不沉。求清與沉。舍掃除淘汰外。別無他法。否則強作自然。謬爲脫略。誠不足供明眼人之一盼。

畫家之三病十二忌。初學者誠不可不留意。然到功力漸進。此意亦應漸忘。萬不可仍舊提心在口。惟恐或失。張平山吳小仙之畫。非不工緻也。而後世斥爲邪魔者。何哉。良由爲忌病二字所縛。稍一馳驟。既恐愛畫家之病。偶參己意。又恐犯古人所忌。於是以不受指摘爲能事。以苟求諧俗爲變通。始則如鸚鵡學語。能弄舌而不能達意。繼而若東施效顰。知捧腹而不知美醜。坐令心思日窘。智慧日亡。縱筆墨無恙。而手腕已麻木不仁。因趨避太工。致品類近同。和流俗。欲無病而病更纏綿。思遠忌而忌偏叢集。求工

反拙。求益反損。張吳有焉。學者觀於此。而可以悟矣。却病毋庸太急。去忌不當取巧。功力未至。不妨直撓其忌。事勢使然。更不妨任受其病。明知此病此忌。稍加潤色。尙可彌縫。然寧蹈周公之過。不爲陽貨之仁。以此存心。庶不致魔障重生。誤入邪道。況且大家筆墨。未必一無忌病。試取石濤髡殘雪個大風諸真本。而一觀之。其犯密無天地。疎無遠近。山境平鋪。道路中斷。諸忌者。指不勝屈。而不碍其爲大家何也。彼蓋貌不足而神獨完。景不深而情自足。故看大家之畫。當先看其忌病。非重視其忌與病也。重其才與力耳。自來犯忌大者。力必大。其病多者。才更多。不然。刻劃爲受病之媒。而世專有以刻劃見長者。拙筆爲致忌之道。而世每有以拙筆取勝者。智者不爲人所料。賢者不受人之防。區區忌病。其何能束縛賢豪。牢籠俊傑耶。夫故敢犯忌。不可無力。能受斯病。正是有才。然而彼初不知有是忌與病。而更無所容心於其犯而受也。特以吾盡其才竭其力以爲之。而忌病與才力恰相值。於是乎竟犯而受矣。才力不終絀。則畫以傳。忌病不相蒙。而才力益以着。才力著而大家成。然則大家之名。實與忌病血戰而得者也。豈偶然哉。揣摩六法者。寧血戰以成大家乎。抑趨避而作邪魔乎。其慎自擇之也可。

畫之有浙派。自戴進始。至藍田叔而極盛。戴畫不經見。田叔却過目不少。攷其壞處。在有意求名。矜才使氣。所以傳世之作。絕少。古意嘗見。巨屏八幅。布置並不淺陋。與天地自然之景不同。運用非不超雋。與百物生發之理有別。其殆中進之毒深。攷古之功少乎。惟余所藏尺頁小幀。亦能清澹簡潔。一洗劍拔弩張之習。與他作似出兩手。意者其天資明敏。而識力未充。故尺幅尙能照顧。而尋丈難以貫通歟。自來作家。惟才學相敵。方可內含勁氣。外着英華。一有偏倚。弊病隨之。田叔之超雋。正田叔之才有餘而學不足也。師法捨短。自應汰去。穢悍澤以婀娜。而乃變本加厲。挺如蠶殭。黑如枯炭。誇炫庸俗。自謂浙派正宗。同類交譽。盲夫和附。亂人眼目。遺害無窮。藍戴有知。應亦不取。吾輩處此。慎毋自蹈哉。

劉道醇論畫中六長。余獨以平畫求長爲最難。求之古人。足當此語。惟董文敏一人而已。蓋思翁之畫。極平淡。極純正。初看旣一無佳處。卽諦審亦不過爾。爾非若雪。個諸家狂怪僻澁。一展卷間。足使庸人斂手。俗子寒心。迨旣經把玩。轉覺文多理晦。力大才疎。雖不至弊病叢生。然較之初見傾倒之心。已漸減却。思翁則不然。山川氣韻。愈看愈真。

草木精神。愈玩愈顯。熟不覺甜。生不厭澀。比見洞庭始波圖。布局甚是寥寥而已。寫畫水闊天空之致。深嘆筆墨疎散。至是而極。而精神貫澈亦至是而極。曩於友人處觀馬遠赤壁後遊圖。一舟一月一水一山。寫於丈幅中堂。不嫌其少。已覺難能。但一比董畫。尙不可同日而語。蓋馬畫墨重筆粗。才思橫溢。想見其落筆時。有壓倒時流。凌轢前賢之概。思翁則淡淡着筆。既少矜炫之心。又無爭誇之意。用筆則隨放隨收。未見着刃應有盡有。並不加工。而統觀全局。自覺神氣凝結。精靈內蘊。成如容易。却艱辛。正可爲斯人詠也矣。至今思之心。猶忽忽觀止之嘆。其能已乎。

元四大家。惟倪高士筆墨最難摹擬。吳圭才氣過人。王叔明天資高。尙黃子久功力純粹。後之學者。苟揣摩一家。稍有領會。皆足揄揚千載。睥睨一時。四王八怪之尺素寸縑。爲世爭寶者。攷其得力。無莫非取法元人。脫胎三派。惟此中欲求一貌似高士。既無其人。而神契雲林。更難其選。廉州司農。偶一寄興。容或有之。然既非所長。又非素習。不過大致楚楚。畧具體貌而已。較之撫叔明子久。諸真本。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也。查二瞻生平得意之作。自謂可遙接荆蠻民衣鉢。當時士夫亦多以倪派正宗目之。第由今

觀之簡潔恬靜。果然不讓迂翁。而淵穆冲和。猶覺未逮。餘子碌碌等諸自槍無譏。然則數百年來。雖荆關董巨。遠在北宋五代。而其家派承替綿綿。猶能至今不絕。獨瓚公筆墨絕少。傳人其故何歟。蓋因高士志趣清明。胸襟高曠。得天獨厚。積學甚深。又復遭時喪亂。肥遯自甘。浪跡江湖。結盟鷗鷺。饜飮天地自然之景。飽嘗山林隱逸之風。名爲取法。右丞實則自抒懷抱。所以筆情駘蕩。局度從容。既無蹤跡之可尋。又無法度之可守。今人僅以筆幹偃臥。惹取石紋山脈。稱爲雲林皴法。已背雲林作畫之本旨。其何能求肖雲林者哉。故吾謂雲林之畫。譬諸靖節之詩。有靖節襟懷。靖節境遇。然後可賦悠然。見南山耳。徒以天資學力爭。無益也。不然。鮑謝何沈。其幽艷。楚悲感。蒼涼。亦能各造其極。而後人之學步六朝者。於此諸家。或猶能得其彷彿。獨學陶詩。人終難名世。豈其格調過高。後之人終不得而攀歟。而要知大不然也。蓋陶詩皆至性之言。得自然之趣。後人縱有陶公之襟懷。而陶公之學問。有陶公之學問。無陶公之遭逢。時事不同。性情自異。雖使陶公復生。既不書羲熙之年。又不見東籬之菊。則其詩思詩情。亦將變易。況摹擬陶公者乎。迂翁之畫。即陶公之詩也。效法迂翁者。慎弗枉費心力。虛糜時日哉。

包 天 笑 主 任

小說大觀

各 體 備

● 第一集內容

短篇

小說 情空

小說 妻

偵探 寶石鴛鴦

小說 酒池

偵探 鴛鴦

小說 油礦之報

偵探 告書

小說 俘虜交換

偵探 血剪案

少年 狗捐

偵探 仙足奇譚

小說 古井

波

長篇

小說 瓊島仙葩

人耶非耶

小說 待兒艷

聞錄

其餘劇本筆記日記外傳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 第二集內容

短篇

小說 冥鴻

小說 美國

之第一紀念日

小說 梅

雪爭春記

小說 五十

後之重逢

小說 血婚衣

滑稽 肥人外史

政治 玉簪

花

復仇 二十年前

漁家苦

小說 大偵探

長篇

小說 瓊島仙葩

蒙邊鳴筑記

小說 統袴

鏡

戰爭 死死生

其餘劇本筆記日記雜著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價目

季出一冊約三百頁左右定價洋一元
全年四冊三元六角郵費每冊七分半

首 尾 完 全

(春五)

上 海 省 各 行 發 售 代 局 書 明 文 局 書 華 中

本 社 通 告

一本報各門皆可投稿短篇小說劇本尤所歡迎
 一來稿務祈繕寫清楚并乞將姓名住址詳示以便通訊不受酬者請於卷尾註明
 一中選者分四等甲等每千字三元乙等每千字二元丙等每千字一元半丁等每千字一元
 一來稿不合者除長篇立即退還外其三千字以內之小說及各種雜稿概不奉璧
 一如有將詩詞小品或名書古畫攝影風景寫真惠寄者本社無任歡迎一經採用當酌贈本報若干册以答雅意惟如不合者書畫當即退還餘概不奉璧

The Spring Uoice

不 許 轉 載

丙辰年舊曆一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人 雲間姚鶴雛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印刷所 俞 上海甘肅路
 印刷所 文 上海甘肅路
 印刷所 文 上海棋盤街
 發行所 中 上海棋盤街
 發行所 華 上海棋盤街
 分處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石庄
 常華書局

目價告廣		費郵		定冊		定價表	須先惠
特等	一等	外日	本國	本國	本國		
每面三十元	每面二十元	二角	五分	五分	五分	一冊	半年六冊
每面十五元	每面十元	一角	三分	三分	三分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每面十元	每面五元	一角	二分	二分	二分	全年十二冊	全年十二冊
每面五元	每面三元	一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全年十二冊	全年十二冊
每面三元	每面二元	一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全年十二冊	全年十二冊
每面二元	每面一元	一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全年十二冊	全年十二冊
每面一元	每面五角	一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全年十二冊	全年十二冊
每面五角	每面二角	一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全年十二冊	全年十二冊

特等(底面外面)上等封底面裏及封前(其餘爲普通)

